

傅隸樸撰

周易
理解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周易一書，經歷四聖之手，始告完成。在伏羲之畫卦，原爲造字，此在繫辭及許慎說文序都有說明，至用八卦斷吉凶，不過其推行識字教育的一種手段。文王遭紂之無道，上憂昏君，下憫黎庶，乃藉八卦卦爻的變化闡發人君建國育民的哲理，如上經始乾，即以上九的亢龍有悔爲誠，下經始咸，即以九四的朋從爾思爲誠，這些告誡，都是亂世的藥石，但良藥苦口，也是暴君最厭惡的教條。所以不得不不用比譬以委婉其辭，藉占筮來逃避其忌，故繫辭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到周公作爻辭時，已無暴君之忌，故較卦辭已稍放肆，到孔子作彖傳象傳，言意更露骨了。三聖的文字，雖有顯晦的差別，雖有吉凶的告誡，都未嘗有超人的預言，所指吉凶悔吝，全決於個人的行爲，故曰「視履考祥」。惟爲推行這一政治教育，周制有太史之官專主占筮，國有大事，必問於占，每占一次，即不啻爲君主講授一章政治哲學，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未有較此更爲彰著的了。可是太史們要神秘其職，壟斷其業，便想出了許多占筮的花樣，如左傳所載的占法，便有之卦占一爻的變，（宣公十二年的在師之臨即是）互卦占卦中有卦，（莊公二十二年的遇觀之否即是）還有占不變的（襄公九年的遇艮之八即是），這些花樣，無疑的都不是外行人所能爲的，這是易學的流弊，可是它却使文王逃過了生前的劫運，也使易經在後世逃過了秦火的災厄。這不能不說是文王的智慧和先見。西漢是一個迷信的時代，所以當時的各派易學都偏於術數，僅費直一家講義理，並不受重視，到東漢後期，學術轉趨理性，始得抬頭，大儒如荀爽、馬融、鄭

衆、鄭玄、劉表等，都以費易爲宗。術數之學便式微了，只有會稽的虞翻一人傳孟喜之易。

可是學術的積習，成之既非一朝，革之也不能期於一夕，西漢神怪餘毒在東漢尚未消除盡淨，而讖緯之學却又大行了，東漢後期的碩學，當推鄭玄，而鄭玄最初是從第五元習京氏易的，後來才改從馬融習費氏易，同時他也是一位迷信緯書的，所以他解說易義多引緯書，釋卦爻用互體及爻辰，對於周易的義理之學仍未能淨化。直到魏末王弼注易，獨標義理，把東漢末期的那些龐雜的易說，一掃而光，到唐初孔穎達等作九經注疏，採用王本，鄭虞諸說既廢，書也隨着失傳了。一般不通的腐儒，以爲聖人的著作必然異於凡俗，怎會似王注那樣的淺近，於是認王弼之注罪浮於桀紂，尤其是清代諸漢易學者，都棄之於不齒之列。真不知這般人將置夫子的「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於何地？試看他們的成績怎樣？只不過掇拾蟲餘東鱗西爪的在那裏拼湊，講術數既不通，釋義理又不明，煩文碎辭，纏夾不清，在他們自鳴得意的解釋，正是讀者頭痛的地方，遂使人談易色變，不敢問津。易經不絕於秦火，竟斷送在這批腐儒之手，真是國學的一大不幸。

王弼死時方二十四歲，他雖天資察慧，通雋卓出，以年資來說，不可能有壓倒馬鄭諸大儒的學力，但他的易學是由世代累積而來的，他的祖父王靚與王粲爲弟兄，粲的祖父是王暢，劉表的易學即得自王暢，中原之亂，粲兄弟投劉表，表擬把他的女兒嫁粲，因粲貌陋行疏，結果便嫁給了王靚，生王業，業生二子，長名宏，撰有易義，弼是次子，也即是劉表的外重孫。故他的易學不是一人之力所造，也不是朝夕之間所成。至其敢於獨據義理，掃除雜學，如狂風捲落葉，就不得不歸功於年少氣銳了。四庫提要評他的易注說：「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弼與康伯深爲有功，祖尙虛無，

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這裏以使易入於老莊爲王弼之過，也不是確論，老子之學實出自周易，易疊剛柔而成卦，在德行事功上都是主剛的，但在戒愼一方面則常用柔，老子揚棄了剛，全取柔以成其虛無清靜的道術。如乾之上九是「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老子則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節卦的初九說：「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老子則說：「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又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這裏所說的兌正是節卦下卦的卦名，所說的不勤不救，正是无咎有咎的異辭，所說知天下，見天道，正是象傳的知通塞。也許有人以爲老子早於孔子，不可能引用孔子之說，要知老子年雖長於孔子，其死則在孔子之後，其著道德經也在六經之後，道德經中所罵的聖人，所反對的禮，都是針對孔子發的，只要把道德經與論語一對照，便明若觀火了。老子之襲易，正如韓非之襲老，韓非去老子的清靜無爲，取其陰謀而成法家的術，老子去周易的剛，取其戒愼而成道家的虛，故善解老者莫如韓非，善解易者莫如老子，王弼之用老釋易，可謂深明百慮而一致的哲理，提要作者拘於孔老異道之見，於老易之關係實未達一間，宋代崇尚義理的易學作者，如東坡的蘇氏易傳，伊川的易程傳，楊萬里的誠齋易傳，都是宗王的，唯朱熹的易本義稍雜。

易之所以陷於深度的迷信，以及術數派所得到的鼓勵，都是由左傳的記載。左氏所記占筮之術，已如前引，至其對迷信的記載，如僖十五年秦晉的韓原之戰，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又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解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成十六年晉楚鄢陵

之戰，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所指人身時地及傷處，無不應驗如神，但都不是周易的卦爻原辭，顯然是占史於事後編造的；左氏喜浮誇，書中雜引鬼神以增波瀾之處，不一而足，於占筮之事自不會放過，只須再看它的另兩則記載便可明白其真意所在了：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同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這是穆姜駁占史的不明易理。昭十二年載：「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將欲有事（指叛亂），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果然南蒯失敗奔齊。左氏載此二事，無疑地是告訴讀者，占史之言，非誣即妄。後之術數家，信其誣妄，而不察其忠告，真可說是不善讀書的了。

本人反對易經的象數之說，也不敢妄同近人以易經爲科學的見解。此作用王弼易注爲底本，旁參鄭虞諸義，蘇程諸傳，以及晚清各家易說，作爲補苴罅漏，張皇幽眇之資，在不背經旨，不廢師承的原則之下，用語體文字將六十四卦的義理作深入淺出的闡釋，目的在使此一憂深而辭危之古籍成爲人能讀，而且一讀即懂之書。惟易理精博，自非淺學所能盡其含蘊，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這是作者所不敢不勉的。其餘繫辭、序卦、說卦、雜卦諸篇，都是學易者的筆記，王弼所不注，故亦從略，所解以六十四卦爲限。

民國六十一年秋傅隸樸

自

序

五

周易理解

目錄

自序

一、釋辭

二、卦名

(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七三

六五

五八

五〇

四二

二九

八

八

一

比

八一

小畜

八八

履

九六

泰

一〇四

否

一一二

同人

一一八

大有

一二五

謙

一三二

豫

一四〇

隨

一四七

蠱

一五四

臨

一六二

觀

一七〇

噬嗑

一七七

賁

一八五

剝

一九三

復

一九九

无妄.....二〇六

大畜.....二一三

頤.....二二二

大過.....二三〇

坎.....二三八

離.....二四六

(二) 下經

咸.....二五三

恆.....二六二

遯.....二七一

大壯.....二七八

晉.....二八五

明夷.....二九二

家人.....三〇〇

睽.....三〇九

蹇.....三一八

解	三二五
損	三三三
益	三四二
夬	三五二
姤	三六〇
萃	三六八
升	三七七
困	三八四
井	三九三
革	四〇一
鼎	四一〇
震	四二一
艮	四三〇
漸	四四〇
歸妹	四五〇
豐	四五八
旅	四六七

巽	四七六
兌	四八五
渙	四九四
節	五〇二
中孚	五一二
小過	五二一
既濟	五三〇
未濟	五三九

一、釋辭

易經在占筮方面所用的術語及專有名詞很多，今就王注本所用到的名辭加以解釋，王注所不用的，一概從略。

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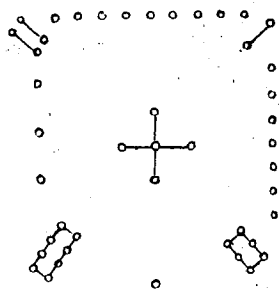
九是陽爻的代名，六是陰爻的代名。這兩個代名是怎樣產生的呢？最原始也是最簡單的解釋，是九爲數之極，從一到九，單（奇）數爲陽，雙（耦）數爲陰，把奇數的一三五相加，所得的數爲九，六之上不能加七，因加七便超過九了。所以九即陽數的代表，把耦數的二四相加，所得的數爲六，六之上不能加八，加八便超過了九。所以六爲陰的代表，但由於解繫辭「兩儀生四象」者，以四象爲老陽少陽，老陰少陰，（其實四象便是四時，）又左傳所載的占法，有遇艮之八，便說九六爲老，七八爲少，認周易占九六的變，連山（夏）易占七八的不變。它的形式如下：

數：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依照卦爻計算，單卦是三爻，疊卦是六爻，爻數到六便盡了，故六爲老陰，老之後的數又回到少了，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是數之極，故又稱老陽。周易占變是就之卦說的，如左傳的在師䷆之臨，䷆師的初六變成了初九，所以解釋這一卦要用師的初六爻辭：「師出以律，否臧凶。」如同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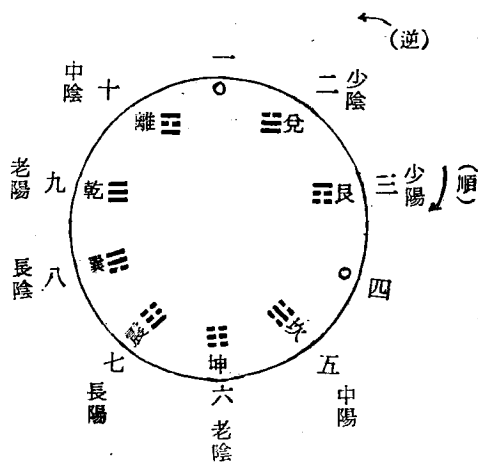
遇艮之八，占史說是謂艮䷳之隨䷐，艮的六爻在隨卦中僅有六二未變，其餘五爻都變了。六二正當上式的八，故曰遇艮之八。另有依洛書形式而定之說，洛書是宋人依北周甄鸞九宮算術所製，它的歌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圖式如下：



中間的五不算，以一爲陽的起點，二爲陰的起點，陽下起陰，一之下是八，故八爲少陰，由八經過四，二，到六，正滿一週，故六爲老陰。陰下起陽，二之下是七，故七爲少陽，由七經過一、三、到九，正滿一週，故九爲老陽。

崔憬立又謂：「說卦云：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乃其云參天，則謂陽數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于一也。其云兩地，謂陰數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于四也。乃以其數配八卦，則艮爲少陽，數三，坎爲中陽，數五，震爲長陽，數七，乾爲老陽，數九，兌爲少陰，數二，離爲中陰，數十，巽爲長陰，數八，坤爲老陰，數六，合上八卦所配數計之，剛有五十

，故曰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于天數一地數四者，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筮取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卦取六十四者，法長陰八八之數也。所謂著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也。」現在把上說畫成圖如下：



上圖的卦位，只是按照崔氏所說，順數推列，與八卦本有的方位不相關涉。圖中的少陰爲二，少陽爲三，不符一般以七八爲少之說，而又略去一四不計，顯有不能自圓之處，故李鼎祚毛奇齡等都不之信。

用數字演算的，當以筮儀之說爲詳，他說：「掛扚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耦，掛扚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所謂重也。掛扚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扚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扚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這是根據繫辭推算的，繫辭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策是神著，揲音舌，是分策的動作，扚音勒，把分剩的策夾在左手指中間名爲扚。依理五爲奇，四不得言奇，八爲耦，九不得言耦，怎麼說五四爲奇，九八爲耦呢？四是由「四營而成易」來的。因爲四營才能成一變，故四爲一變的代詞，所以謂奇。數之極爲九，如把九用二除，非四卽五，故四五爲奇數的單位，兩營便是八，八九兩數均爲四的倍數，故稱九八爲耦。八便是耦的單位。實際上九與五都是陪字，並不算數。三奇是十二策，怎麼合十三策呢？因爲筮法必須從分而爲一的天數中掛一等扚數算出那一策要加在所扚的策數裏，十二加一，便合爲十三策了。在四十九策中減去十三策，多餘三十六策，故曰過揲三十六策。因爲四營而成易，把三十六用四除，所得便是九，九名爲老陽，它的符號是□，又叫着重。兩奇相加是八，一耦也是八，兩奇合一耦卽是八加八，等於十六，十六加一（卽掛一象三之一），等於十七，故曰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四十九減十七，多出三十二，故曰過揲三十二策。三十二除四，（四營之數）所得爲八，八爲少陰，它的符號是--，又叫著拆。兩耦是十六，一奇是四，十六加四爲二十，二十加一（掛一象三之一），便是二十一，故曰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四十九減二十一，餘二十八，故曰過揲二

十八策。二十八除四（四營之數），所得爲七，七爲少陽，它的符號是一，又叫著單。三耦是二十四，二十四加一（掛一象三之一），合爲二十五，四十九減二十五，多出二十四，故曰過揲二十四策。二十四除四（四營之數），所得爲六，六爲老陰，它的符號是×，又叫著交。這裏所說的推算方式不够簡明，另外擬定一個計算公式如下：

第一揲…

$$4 + 4 + 4 \text{ (三奇)} = 12$$

$$12 + 1 \text{ (掛一象三之一)} = 13$$

$$49 \text{ (其用四十有九)} - 13 = 36$$

$$36 \div 4 \text{ (四營而成易)} = 9 \text{ 老陽，} \square \text{ 重}$$

第二揲…

$$8 \text{ (二奇)} + 8 \text{ (一耦)} = 16$$

$$16 + 1 = 17$$

$$49 - 17 = 32$$

$$32 \div 4 = 8, \text{ 少陰，} --, \text{ 拆。}$$

第三揲…

$$8 + 8 \text{ (兩耦)} + 4 = 20$$

$$20 + 1 = 21$$

$$49 - 21 = 28$$

$$28 \div 4 = 7, \text{少陽, 一, 單。}$$

第四揲..

$$8 + 8 + 8 (\text{三揲}) = 24$$

$$24 + 1 = 25$$

$$49 - 25 = 24$$

$$24 \div 4 = 6, \text{老陰, } \times, \text{爻。}$$

應與位

每卦六爻，一三五為陽爻的本位，二四六為陰爻的本位，如果一三五的爻是陽九，二四六的爻是陰六，便是得位，不然便是失位。一與四要相應，二與五要相應，三與上（即第六爻）要相應，所謂相應，便是一為陰，一為陽，相互配合。如果兩者都是陽或者都是陰，便是不應了。失位有咎，不應也有咎。失位而有應，便可無咎，這是常例。但有時跟著卦名爻義而變例，如剝卦的六三以與上九相應得無咎，因此卦惟上九一爻是陽，它代表正人君子，下面的五爻都是陰，代表邪惡小人，在五陰之中只有六三與上九相應，是羣小之中唯一應君子而不剝君子的，所以爻辭許其無咎。夬卦是君子決小人的卦，上六是在高位的小人，九三與之相應，是不決小人之徵，故爻辭斷以凶。程氏易傳困九二注

云：「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厄於陰，故同道相求（即陽與陽應）。小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豐卦的初九與九四同陽相應爲配主，六二與六五同陰相應爲夷主，也是以不應爲應的，這便是易無通例的事實，也足以證明爻例是隨卦義改變的，易的重點在義理而不在占筮。

據、承、乘、比、貞、悔

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大應該在上，小應該在下，故陽在陰上名曰據，據的意思是控制，小人爲君子所控制，便不致爲非作歹。陰在陽下爲承，承是順承，也就是服從的意思，小人服從君子是應該的。陰在陽上爲乘，乘是賤陵貴，小壓大的象徵，這是反常的，故陰乘陽的爻多半險。但也是隨卦義而變的，有時六二下比於初九，反無咎，但在此種解釋下必然用比而不用乘，乘是侵陵，比是親附。由於洪範有「曰貞曰悔」，注云「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因爻位是由下向上數的，故初二三爻爲內卦，也就是貞卦，四五六爻爲外卦，也就是悔卦。

二、卦名

(一) 上經

乾三三乾下乾上

卦名解：

八卦的卦形原本都是豎畫的，隸書定體之後把它們變成了橫畫，失了本形，於是生出許多誤解，如說乾的三畫象天地人三才，如果三是代表天地人三項物體，說卦就不能說「乾、天也。」如說天從一大，以體積大小來論，在易的觀念，天地是等形的，且坤之六二明說「直方大」，老子也說：「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大也就不能專指天言了，乾的三畫原本象氣，氣之輕清上浮者爲天，天字的本形是夭，由於書家把下面的一畫故意凸起，久而成了天字，後人不得其本，望文生義，出現了許多異說，乾既爲天，何以不名之曰天，而呼之曰乾呢？乾是健的諧音，天體是靜止的，不能發生作用，易是變易的簡稱，它是講動的，動需要有力，力愈大，動的效果也愈大，力愈小，動的效果也愈小，健是強有力的別名，故說卦又說：「乾、健也。」天體是靜止的，但它的日月寒暑是變化不息的，單卦的乾☰是取天之象，重卦的乾☰☰便是取其自強不息之義了。本卦的卦旨在示人以創

業之道，它所講的是帝王的道理，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替天行道，責任也在生人，以一人君臨天下，生養萬民，非有如天的力，如何能完成天的使命？故本卦的名義就在教人效法天的自彊不息精神。

卦辭解：

乾：元、亨、利、貞。

這是說乾道須具備此四德，這四德的意義，據子夏傳說：「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元義的始，是說乾有始生萬物之德，但僅生產了物，而不能使之有無相通，物便不能起作用，故元之後，必須繼以亨，亨就是有無相通。有無相通之後人我俱利，故亨之後繼以利。利是爭訟之所在，平息爭訟，唯有公正無私，故利之後又繼以貞，貞即公正。乾道具此四德，帝王替天行道，也必須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爻辭解：

初九，潛龍勿用。

乾的六爻是帝王創業的六個階段，九是陽爻之名，也是君子的別號，初九是君子創業的初步，龍在我國是神物，牠能潛伏地中，能飛升天上，能屈能伸，變化莫測，初九是君子事業的起步，也是君子處於下位的時候。一個有權有勢的在位者，最怕的是奪他權勢的人，處心積慮要消除的也是足以威脅他的地位的人。一個胸懷大志的人，在毛羽未豐滿的時候，爲了培養自己的力量，爲了避免敵人的傷害

，必須深自藏匿，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然後可期於大成，劉備當曹操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時，驚駭失箸，這是多麼深的自藏行爲！故終能成就帝王的大業。而古今中外却不知有多少具能力富大志的青年，因為缺少這種含蓄的功夫，以致大業不就，中道夭折，故本爻的用意，在積極方面是教我們培養創業的實力，在消極方面，是教我們作避害的防範。潛龍勿用者，是說在此無能爲力的時候要像潛龍一樣伏處地下，不要表現自己。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字音義同現，見龍在田，即龍出現在地面，田是地面。見龍是潛龍的動，當潛伏的時期已過去，修養的功夫已到家的時候，就得及時採取行動，所以君子不可非時而動，也不可坐失良機，當行動的時機成熟時，君子就當在社會上有所表現，如龍之出現在地上，以利萬物。君子一旦見之行動，就要使人民歡忻鼓舞，以爲出現了爲他們造福興利的偉人。故曰利見大人。史稱「更始欲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脩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又云：秀至河北，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便是利見大人的事驗。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卦六爻，雖是循序上進，但下乾的三爻是事業的初基，上乾的三爻是事業的大成。如果初基不健全，是無法大成的。九三居下卦之極，所象徵的是事業的小成，一個小器易盈的人，在事業小有成就時

，便會趾高氣揚，得意忘形，以致半途而廢，不克大成，最爲創業之忌。故九三提出警告說：君子在此時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才可以无咎。終日乾乾是整日的勤勞，如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夕惕若厲，是說到夜晚還心存警惕戒懼，就像大難將臨一樣。无咎是說如此方可免於禍咎。至於初九、九二都以龍爲代表，此處爲何用君子，不用龍爲代表？這是因龍雖能變化，却不知憂懼，惟有君子才懂得臨事而懼。至於九二、九五都稱大人，九三何故不稱大人呢？因大人是指才、德、位三者俱備而言的，君子是指有才德不必有位者言的。所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可稱大人，孔子則只能稱君子，而不能稱大人。九二和九五，都居中得位，故稱大人，九三偏而不中，是思危之時，故只稱君子。後漢書載光武三年封功臣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卽是此爻用意。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三居下卦之上，九四居上卦之下，故這兩爻是一義的兩面，九三所言爲臨事而懼，九四所言是好謀而成。人生的志願，有大有小，各不相同，在一個平生無大志的人，當他的事業到了九三小成的階段，便心滿意足，不求上進了，正如老子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也是一種人生哲學。一個有雄圖大念的人，他非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可。爲了不能滿足於小成，於是就要超越小成的界限，向大成跨躍了。但人類的慾望無窮，而才智則有限，孔子說：「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假使一個人只求野心的滿足，而不衡量自己的才能是否配得上，盲目的躍進，那就要遭墜入深淵，萬劫不復的災難了。或躍在淵一語，是連九五飛龍在天言的，語法上凡用或字起頭的，多屬兩種以上的

事，如左傳的「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詩谷風的「或棲遲偃仰，或燕燕居息」，孟子的「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都是其例。此爻本文應該是「或躍在淵，或飛在天」，因為下面有飛龍在天一語，故用探下省文的語法，以或躍在淵一語言之，意思是說這一步的跨越，成功則龍飛九五，君臨天下，失敗則墜入深淵，萬劫不復。如漢高祖之出褒中，還定三秦，便是此例，漢高以一亭長起義，項羽封之為漢王，當他過褒中，燒絕棧道的時候，項羽深喜其無復出之志，也就是說他如果以漢王為滿足的話，就可安享王侯的生活，不必顧慮到被項羽消滅的危險了，可是他不以漢王之位為足，於是出陳倉，回霸項羽，這便是一次大膽的冒險，因為以項羽之兇猛，一敗將不可收拾了，但漢高在燒棧道之日早已開始了他的老謀深算，所以他還定三秦，雖是冒險的行為，但他已掌握着七分的勝算。世間原無萬全之策，所以孔子不同意季文子的三思而後行，而曰再思可也。本文所說的或躍在淵无咎，就是教人再思可也，不必三思。或躍在淵是事業失敗的一面，我們在創業的時候，只要把失敗的一面加以考慮就够了，若必計出萬全，天下就無可為之事了，易經對人的鼓勵是如此。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龍為君德，天為君位，以具有君德之人，升此君位，是以人民有利見大人之喜。但飛升九五之位者，在歷史上並不全是人民所利見的大人，也有是「時日害喪」的暴君，爻辭只言「利見」，而不言「害喪」者，聖人言理，尤其是在示人以創業之道的時候，重在積極一面，不取消極。但若從「利見」二字深入思考，則非「利見」之大人是不能安於此位的，這是爻辭的微意。

上九，亢龍有悔。

王肅注云：「亢者窮高也。」窮高就是高到了極點，九五之尊，位已高了，若再憑其高位，剛愎自用，唯我所欲爲，那就是窮高了。一個政治領袖而表現出窮高的態度，必至脫離羣衆，失却民心，悔義爲錯誤，因人惟有做錯了事才生懊悔，等到懊悔，大錯已鑄成了，大錯鑄成，大禍必隨之而來，但乾取剛強，不欲對剛強有所傷損，故不言凶咎，只言悔。意思是說人君應該位高而德謙，若以高貴驕人，便犯了錯誤。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即指此。鄭玄釋悔爲小疵是對的，但舉堯之末年有四凶在朝，以證有悔，便錯了。堯在晚年仍廣徵側陋俾父之臣，以熙帝之載，何嘗有窮高之態？四凶在朝，只是姑息所致。鄭氏忽略了本爻的悔是由驕亢而生，爻義的重點在亢，並不在悔，真是本末倒置了。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是爻外附加的意見，乃對全卦言，因爲本卦爲純陽卦，六爻俱陽，九爲陽之代名，用九即用剛健的意思，剛健是做大事、成大功的必備條件，我們本着這種精神去創業去奮鬥則可，若是用它來作領導的態度就不適宜了，羣龍是指六爻言的，因爲本卦六爻都是以龍爲喻的，（九三及九四雖未明言龍，實際上仍是龍）見字作表現解，意思是說本卦主剛，故表現在六爻中者都是剛，也無一不吉，但須注意，一個爲領袖的人，不可有此態度，因爲一個聰明的領袖重在用人，使臣下各盡其能，但剛健的人，事事要勝過人，不惟不能用人，也很難容人。故韓非子主道篇說：「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威，是故（君）去智而（臣）有明，（君）去賢而（臣）有功，（君）去勇而（臣）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

。」所謂无首，就是去智去賢去勇，因為无首就使得羣臣守職，百官有常，這豈不是一國之福嗎？故王弼注說「乾吉在无首」。既然吉在无首，則知有首必凶。无首吉是正面的鼓勵，反之則是警誡了。故程頤說：「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孔穎達引褚氏莊氏并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為彖也。」更明白的說，彖就是對全卦卦義的解釋之辭。這裏所解釋的是乾的四德——元、亨、利、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解釋元的：乾是天，天是一種形體，形體是無甚作用的，作用就算了那形體所具有的精神，元，就是它的基本精神，它有了這偉大的精神，才能創造萬物，萬物資始即是說宇宙萬物都是靠它創造出來的，所以元是天的全德，故曰乃統天，也即是說這股精神大過了天的形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二語是釋亨的，亨義為通，元是創造萬物的精神，亨是創造萬物的行動，佈雲降雨是行動的表現。品物即物類，流形即變形，也就是成形。由於雲雨的佈施，然後一切物類變化成了它的形體。大明終始至乃利貞，是說的保養功夫，也就是利貞之德。大明終始就是深深的明白物類有始有終，終始循環的道理。冬季不可播種，春季不可斬刈，過時與不及時都為不明終始，一個帝王的創業也同此理，六位時成，就是說六爻各依它的所處時會，去完成它的任務，如初九當潛則潛，九二當見則見，九三當惕則惕，九四當躍則躍，九五當飛則飛，上九不當亢則勿亢。這六個程序，一步也不能亂，當潛而飛，當飛而潛，便違反了時成，足以敗事。時乘六龍即是說當潛伏的時候則遵潛龍以行事，當飛躍的時候則遵飛龍

以行事，進退不失其時，出處不違其節，以執行天德，故曰御天，天道是有變化的，春生秋殺，以成新陳代謝的功用。人道也同樣有窮通壽夭的變化以正其性命。性指剛柔邪正言，命指窮通壽夭言。使剛正者通而壽，使柔邪者窮而夭，這便謂之各正性命。大和是天德，以天德存心謂之保，奉天德行事謂之合，保合了天德，才算做到了利貞。以上四德都做到了，便可以出人頭地，身為天子，使天下萬國都能安享太平，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有大、小之分，說明卦象的曰大象，說明爻象的曰小象，象與象的分別是，彖釋含義，象釋形象，含義深大，故彖在象前，形象淺顯，故象在彖後，卦名為乾，何以稱天行？因為天是體名，乾是用名，體是主靜的，用是主動的。易是變動之名，故卦名取動不取靜，由於乾是主動的，說乾行就於辭不順了，那又為何不說天行乾呢？就像坤象的地勢坤一樣。坤義為順，乾義為健，為了明白起見，故直云天行健，免得多一層解釋。天行健有何證明呢？日月的運行就是它的證明，日月是天象，日月的運行，自混沌開闢以來，從無停滯或休止，在風雨晦冥的時候，日月遭受掩蔽，無法顯現，但日月却未因一日的風雨停止一日的運行，半天的晦冥停止半天的運行，君子行身處世，也當取法於天的這種健行，自我勉強，不因任何困難，而停止或改變志行。以字在此作仿效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孔氏正義說這一段文辭是夫子釋六爻的小象，上面已講過，乾的三畫是象氣的，故初九說「潛龍勿用，

「夫子以「陽在下」去解釋它。意思是說潛龍便是地下的陽氣，陽氣在地下人不知，正如潛龍不爲人所見一樣。龍出現在地上，便能興雲雨以霑潤萬物，故九二之見龍在田，即是譬喻大人出世，廣爲人類造福的。九三處在上下卦之交，當事業升降之會，所終日繫念警惕者，無非進退之道，故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義爲進，復義爲退。九四能先考慮了成敗的因果然後行動，便可免除災禍，故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九五的飛龍在天，同於聖人的功成業就，升登帝座，故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即成就的意思。九五飛龍在天，事業已盈，過盈便是亢了，故上九是亢龍，天道惡盈，過盈的局勢怎能長保？故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九爲陽數，本卦六爻純是陽，純陽是天的德行，天德剛健，利於對事，不利於對人，若以天德作支配領導人羣之器，必然敗事，故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他卦均只有象象二傳，獨乾坤兩卦於象，象之外，又加文言，因之各家對文言的解釋頗爲紛歧，劉瓛說：「作文而言其理，曰文言。」孔穎達引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又隨駁之曰：「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毛奇齡「以爲釋文王所言，故名文言。」鄙見以爲毛氏這一解釋是對的，也許有人以爲六十四卦卦辭都是文王所言，何以獨釋乾坤之言呢？這是因爲乾坤爲易之門戶，六十二卦都是由乾坤二卦演繹而成的，乾坤二卦之德——元、亨、利、貞——分散在六十二卦中，已釋乾坤中所言，便無須再釋餘卦的卦德了。本卦文言一共分爲六節，上面是第一節，說明乾的四德——元、亨、利、貞——的意義。善

之長的長讀長幼之長，義爲大，元義爲元始，元始即有萬物之始，在元始之前是無物的，故元始的意義便是始生萬物，天地之大德曰生，如無元始，便無天地，也就無人，更不會有所謂善與惡了，元實在是在宇宙一切善中之最大者，有此大德，即可爲人民的君長，長又有君長之義，故曰：元者善之長也。亨義爲通，嘉義爲美，會義爲聚。天地生物，散在各處，如不能有無相通，就會飽的飽死，餓的餓死了。必須把分散在各地的產物會聚起來，以有易無，才不負天生萬物以養人的美意，故曰亨者嘉之會也。物物相通目的在互利，利是人類爭端所在，要免爭端，就在義務相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便可一團和氣，免於爭訟了，故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即宜，言各得其宜。貞爲正直，元、亨、利都是自然的德行，而維持這些德行的力量就靠了人爲的貞，物的生、養，物的交通，物的互利，如果未有公平正直的德行調和其間，則養民利民者就會成爲毀人害人的因素了，故曰貞者事之幹也。幹義爲舉辦，言能貞，則元亨利之事都幹辦得了。生養萬物是天地的仁心，君子效法此仁心，便足夠資格爲人民的君長了，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爲效法。使人民聚會一處，有無相通，這種美好的聚合，就是禮之所由產生，故曰嘉會足以合禮。言嘉會足以生相合之禮。物是人，利物即利人，物物交換，利人也就是利己，人已兩利，豈不是一團和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義便是兩利。人有正直之德，又能堅持其正直而不爲非義所屈，便足以幹濟天下之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具有正直堅固兩義。過去解釋四德的都認爲元是仁，亨是禮，利是義，貞是智，獨缺信，不知正直屬智，堅定屬信，并無所缺。此四德唯君子能具備，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在野是有德之人，在位是有德之君，乾爲剛健之君，所以乾下繫這四德。按這一段文字見於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駁占史的記載，夫子生於定、

哀之間，穆姜不可能引夫子之言，故歐陽修易問據此認定文言非夫子所作，這一段文辭非夫子所作是無疑義的，但穆姜也不可能說得出這番道理來，應該是前代解易者的言論，穆姜引用它，夫子也引用它，故不必計較穆姜與夫子的主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從初九起到是以動而有悔也，是文言的第二節，旨在解說六爻的辭義。何謂，是夫子自我的設問，子曰，是夫子的解釋，龍是一種能飛天能潛水的獸物，潛龍是譬喻士君子之有德行而隱居不仕的，他為什麼要隱居呢？因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故曰不易乎世，如果與世俗同流合污，就是為世俗所易了。他不爭取世俗的虛名，故曰不成乎名。遯世无悶，是指不易乎世言的，因他不願改行易操以迎合世俗，所以樂於逃避這社會，无悶便是快樂。不見是而无悶，是指不成乎名言的，因為他不爭虛名，獨行其是，所以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批評反對他，他也不以為憂，故曰不見是而无悶。邦有道，他便以快樂的心情出仕，邦無道，他便以憂悶遁世，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他有一種堅定不可動搖的意志，這便是代表士君子的潛龍。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確乎即堅定。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這是對九二爻辭的解釋，初九是龍德而隱者，九二是龍德而見者，見音義同現。因九二居下卦之中，中則不偏，不偏便是正，九二之見龍即出仕君子的代稱。言君子出仕，他所表現的是中正之德，庸義

爲平常，庸言即平常一句話，也必遵守信用，決不胡言亂道，故曰庸言之信。庸行即平常的任何行爲，也必十分謹慎，決不輕舉妄動，故曰庸行之謹。閑義爲防止，閑邪即防止邪惡。誠字一般的解釋是眞誠，眞誠即是良心，通常防止邪惡的是法律，再上一層的是教育，但這都是外爍的，可以逃避的，惟有用良心來防止邪惡才能徹底消除邪惡，因爲良心是內在的，是無法逃避的，人要是做了違反他良心的事，夢魂中也無法安寧，故曰閑邪存其誠。存其誠即是說用他的良心。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這兩句用的是互文法，善字當淑字講，善世即是淑世，用什麼去善世呢？用他博大的道德力量去感化人，使世人都能改過向善，這樣世就善了，雖然他有此善世的大德，但他並不自矜其德，自伐其功。善世是憑德化，善世不伐，德化也自然不伐了。龍是能屈能伸的，他的處身，可分三層，上層在天，下層在淵，中層在田，田是地面，見龍在田，即龍出現在地面上，比喻士君子的出處，潛淵是隱居，飛天是爲帝王，在田是出仕，出仕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初露頭角，他一入社會，便用中正的道德，信謹的言行，眞誠的態度，使世人受其感化，故世人都以得見此大人爲幸。利見即是樂見，人民所以樂於見到這大人的，是他有帝王之德，故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因九二是臣位，言其具有人君的德行，並非人君。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這是對九三爻辭的解釋，君子立身之道有二：一是進德，一是脩業。進德是增進道德，脩業是光大功

業。要增進道德，就得講求忠信，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辭義爲令，脩辭卽出命令，立其誠卽本乎誠意，不威脅人民，也不利誘人民。居業本該疊上面的領句用脩業，因爲句首有脩辭之脩，爲避句內複字，故用居業，居業卽主持功業。子曰：「不誠無物」，物卽人民，出令不誠，卽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不得人民的信任，便是失民心，失了民心，還能光大其事業嗎？故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所以終日努力不懈，到夜晚還憂懼不安的，就是爲了這進德脩業的事，惟有憂德不進，懼業不脩，才得无咎，否則便難免敗德墮業之咎了。九三處下卦之上，上卦之下，是德業到了初步應到的階段，知曉德業應到的階段，便達到那階段，可以說是知幾了，繫辭說：「知幾其神乎。」幾音機，幾是吉凶禍福的預兆，它的徵象很微細，不是對事理有先見之明的人，很難覺察到。可與的與字當許字解，言這樣的人可以許他爲知幾的人，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至隱含有上進之意。九三處下卦之終，世事善始者未必能善終，九三能以朝乾夕惕而獲无咎，是他注意到了保全其終，知道終的難保，而能保全其終，則功業便可不墜，生命便可不危，像這樣的人，可以說是得處世之宜的了。義同宜，存義卽處得其宜，合知至知終來說，便是韓愈所說的舉動合機宜了。知道全終之難，所以居上位不敢驕人，知道時機不至，所以處下位並不憂心。隨時自我警惕，未有片刻的鬆懈，雖遇危難，也必可免於咎戾，故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這是對九四爻辭的解釋，九四與九三同居全卦之中，同在上下交接的時機，在人生事業上是最重要的

關頭。九三深知幾宜，行爲比較保守，九四富於進取心，所以行動帶着幾分冒險性，或躍即是衝上去，在淵即是退下來，或躍在淵，便是可上可下，无常即不一定，一個不能固執的人，往往是不能直道而行的，離開直道便是邪道了。本卦下二爻爲潛龍、見龍，上二爻爲飛龍、亢龍，九三、九四居中，都不稱龍，九三稱君子，九四與九三爲同體，所以省了君子二字。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故九四之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與上下无常是同義異辭，避重複的語法，因不便說上下无常非離羣也，故改曰進退无恒，意思是說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並不拘泥，這並非表現自己的卓異，與衆不同，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標新立異，不是聖人之道，故曰進退无恒，非離羣也。既不爲邪，又非離羣，那麼這上下无常、進退无恒是爲的什麼呢？是爲的進德脩業，爲了脩業，便要上進，爲了進德，便要謙下，及時便是適時，這无常的上下，无恒的進退，都是適應時機，切合事機的行動，唯有上下進退切合時宜，才得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這是對九五爻辭的解釋，聲音相同之物，有唱必和，故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氣質相同之物，有徵必驗，故木潤而風，礎潤而雨。這是自然界聲氣相同的感應。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之性喜低濕，所以總是向低處流，火之性喜乾燥，所以總是把乾燥的先燒。這是自然界性質相同的感應，故曰水流濕，火就燥。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出水飛升時，總有雲氣護身，故曰雲從龍。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虎的吼聲震動山谷，於是便有風隨着吼聲而起，故曰風從虎。這是有靈性的生物，可

以與無靈性的風水相感應。聖人與百姓同爲人類，聖人與百姓的感應，自然不會低於以上的各種感應了，所以聖人登上了帝位之後，受萬民的瞻仰，天下便無不歸化了，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作字馬融本爲起，作便是起來的意思，萬物即萬民，覩即瞻仰，瞻仰就是向化。聖人作是解釋飛龍在天，萬物覩即是利見大人的異辭。以上各種物類的感應，都限於形迹，但聖人之感萬民，不是形迹，而是精神，正同天地生物，動物得天之氣特多，故動物之性近於天。何以見得呢？天體是運動的（這裏的天體是指日月言），故動物都是行動的，故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天即受氣自天，親義爲近，上即天的異名。植物得地氣最多，地質是固定的（指土壤山石言，不是指地球言），所以植物根深柢固，都是靜止的。故曰本乎地者親下。言受地氣者，性近於地。由此看來，民風國俗的善惡，都是隨着國君爲變動的，所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故曰則各從其類也。因爲九五以剛明之資，居中履正，像這樣一個剛正嚴明的君主，必能使民風國俗同受其化。這便是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意思。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上九居一卦之上，足見身分之貴，但上不是陽九之位，今以九居上，是謂失位，失位即无位，故曰貴而无位。上九居一卦之極，是身份高極了，但在他下面無一陰爻，陰爲民，下無陰，便是下無民，故曰高而无民，九三是君子，九二是大人，這都是賢人，可是這些賢人在下卦，即都處在卑下的地位，與他相隔而不相應，不能輔佐他，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无位即無權，无民即無衆，无輔即無助，身在高位，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一無所有，孤獨的一個人，他如安靜不動，尚可無事，假如要動，

必致後悔，故曰：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這是第三節，全用人事解釋六爻，不用問答形式，只就每爻重點下一斷語，不深求其義，因各爻含義，在第二節已有深入探討了。勿用即不可施用，言君子隱藏才能，不施於世，是因所處卑下之故，因初九最處卦底，爲潛龍之象，故曰潛龍勿用，下也。龍由潛而出現在田，是由時運已通。王弼注以舍爲通。因九二在初九之上，爲由潛出現在地面之象，故曰見龍在田，時舍也。乾乾是自彊不息之意，九三所以終日努力不懈的，是爲了進行自己所應當進行的事務，什麼是他的事務呢？那就是知至的當求至，知終的當全終，故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的或字是兩事中可能發生的一件事，因九四已近君位，士君子事業到了這一階段，就是成敗的關頭，成則龍飛九五，爲帝爲王，敗則墜入深淵，萬劫不復，躍字的含義是飛升，淵字的含義是墮落。也就是說這一步的行動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是成是敗，已不容猶豫了，必須鼓勇一試，故曰或躍在淵，自試也。事業到了九五，就有如龍飛天上，居上位而統治下民了，故曰：飛龍在天，上治也。事業飛升到天上了，前途已窮，無可進之處了，如尙不知與民休息，生事妄動，必然有懊悔的事發生，什麼懊悔的事呢？那就是事窮尙不知止所惹起的災難，故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是君的代名，元是德的總稱，乾元即是君德，用即任用，言乾元之君，所任用的都是剛正之人，不用便辟柔媚的小人。正人在朝，小人在野，天下便太平了，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九是陽剛之爻，所代表的是剛正之士。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這是第四節，在以天時解釋爻位，漢儒的卦氣爻辰之說，即從此出。龍爲陽氣，冬至一陽始生，是陽氣潛藏的時候，爲建子之月，也就是夏曆十一月，潛龍所以勿用，就因這是陽氣潛藏的時候，不爲人知，在這裏是以爻爲人，以爻位爲時，言人的進退出處，必須識時務。故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九二是建寅之月，也就是夏曆的正月，這時春氣發越，萬物滋生，天下便顯得文彩而光明了。故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所謂見龍在田便是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故天下文明。九三是建辰之月，也就是夏曆的三月，季春初夏的時候，植物最爲茂盛，終日乾乾不懈，正如此時植物生長未有片刻的停滯，故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與時偕行即把握時機而前進。九四是建午之月，也就是夏曆的五月，夏至一陰生，是變革的時候，故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九四居上卦之下，當兩卦之交，正是上下兩卦變革之象。革讀棘。九五是建申之月，爲夏曆的七月，陽氣在天是飛龍之象，帝王以元德升登大位，也正如陽氣升天而完成他生物的大德一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言以如天之德，才居九五之位。書召誥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即言功德居首者乃能在王位，正同此義。極意爲窮盡，與時偕極，即言亢龍的命運與時日同歸於盡，命運如此，能無過悔嗎？故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上九是建戌之月，爲夏曆九月，戌月爲陽氣終盡之期，故曰與時偕極。乾卦爲純陽之卦，天德純陽，人君用剛正而黜柔邪，即乾元用九，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即是此義。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

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這是第五節，簡括的敘說乾德，乾元者是乾元亨者的省文，因下句有亨字，故避免重出，乾的四德是元亨利貞，這裏把元亨利貞分作兩截，言乾的元亨之德，即表示他能始生萬物，亨通萬物；利貞者上省了乾字，全文該是乾利貞者、性情也。因首句已有乾字，避免重出。利貞即利而不失其正，利而不失其正，就無邪惡之事發生了，如何才能使利而不失其正呢？那就得使人情本乎人性，人性是本善的，世有不善之人，乃因情離了性的緣故。情是欲的衝動，假若能使情不隨欲，而依人性去行動，天下就不會有邪而不正的事情發生了，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即以性統帥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這句話，也是用的省文語法，始是元的代稱，乾始即乾元，元字又包含了亨字，言乾之所以能元亨者，就在其能以美利利天下，美義爲善，元者善之長，故這個美字是對元的回顧，言元之所以爲衆善之長的，就在他能以其善遍利天下的人民，遍利便是元亨，利天下，即不爲一己的私利，利不爲私，便不會失其正，故利天下便是利貞。在它卦言利，都各有所指，如坤卦言：「利牝馬之貞」，屯卦言：「利建侯」，需及同人等卦的「利涉大川」即是，惟乾卦的利無所指，利無所指，即是無所不利，無所不利之德，該是多大的德呀！故曰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一語是下面四事的領句，乾是純剛的卦，它的剛由初九到上九，始終不變，顯示了它的剛健，中正是指九二和九五言的，九二和九五都居中守正，顯示了它的中正。六爻俱陽，故曰純粹，不雜陰爻，故曰精，乾卦所以能剛健中正者，就因它的六爻純粹而精，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功用的發揮，可以貫通物理人情如第二節所說的，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龍即乾卦的六爻，因各爻都以龍爲名，故稱六龍，時乘即乘時而動，如勿用

之時便乘潛龍，利見之時，便乘見龍、飛龍。御天即御天而行，御天而行，便是順自然而行，不扭天行事，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是回顧「利天下」的，言乾之利天下，如同天上的雲雨一樣，無不覆庇，無不霑潤，普天之下，未有不感覺到它的公平正直的，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這是第六節，由君子到下面的其唯聖人乎，用人事來分析六爻的各個德行。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成德即成章，不達即不出。君子之行，首重才德，才德未成，即爲無行，才德已成，方爲有行，這種德行，是無止境的，必須日日新，又日新，每日都有可見的新德，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的字義，是幽隱而未能見，德行尙未完成，需要潛脩，弗用即不出仕，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不達。良工不示人以璞，君子在德行未成的時候，應當閉門潛脩，不應當急於出仕，故曰是以君子弗用也。這是說初九是人潛修的階段，所以勿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義爲積，辨義爲明，君子所當潛修的是什麼，首在多見多聞，積聚學識，次在就事事物物審問慎思，明辨個中道理，學聚是下學的功夫，問辨是上達的功夫，既然下學而上達了，便是學有所成了。然後以恕道自居，所謂恕道，即是寬柔之道，故曰寬以居之。禮云：「恩者仁也。」仁即恩澤，仁以行之，即恩澤加於民的意思，寬居仁行是德行的表現，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日可見之行。」君子的學問德行表現於社會大眾之前者是這樣，這就具備了人君所應有的德行，因九二不是君位，故只言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以陽剛而居陽剛之位，故名重剛，重剛有過剛之嫌，因它處下卦之上，爲偏而不中之象，如果剛而得中的話，不是上面九五的大人，便是下面九二的大人了，天是指九五的，田是指九二的，因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處不得中，所以要乾乾終日，自我警惕，唯有這樣，才可免於過咎，所以說，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是以陽剛居陰柔之位，與九三之以陽剛居陽剛之位不同，怎的也名之曰重剛？這是就上下兩卦說的，因九四當兩陽卦交接之處，故名重剛，九三的 not 中是偏上，九四的 not 中是偏下，故 not 中與九三相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的情形也與九三相同，故也說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每卦具有天地人三才，上爻爲天，初爻爲地，三爻爲人。因爲人近於地，遠於天，故三爲人，四近於天，遠於地，故曰中不在人。由於四近於天，故飛躍之志比九三爲強，但這一飛躍是成功還是失敗，並無絕對把握，不得不臨事而懼，故爻辭云或躍，或字有疑懼的含義，所以夫子說：或之者疑之也。由於他能臨事而懼，必也好謀而成，得免於咎，故曰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以大德而居大位，他的恩德會像天地一樣無不覆載，他的光明會像日月一樣，無不照臨，他的信義會像四時的節令一樣，刑賞不爽，他的威靈會像鬼神的報應一樣，福善禍淫。故曰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他的行事，有的在天時之前，如水潦未至，先修堤坊，到了水潦至的時候，就不受天災了，故曰先天而天弗違，有的行爲在天時之後，如月令仲冬謹門戶，慎火災，而盜賊災難即可避免了，故曰後天而奉天時。先天是天不違人，後天是人不違天，天尙不違大人，人民又怎能違大人？鬼神之明勝於人民，自然更不會與大人相違了。故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這個字的字義，是指僅曉得前進而不曉得後退，曉得存在而不曉得滅亡，曉得獲有而不曉得喪失的人說的。就只有聖人，能懂得當前進便前進，當後退便後退，當存在便存在，當滅亡便滅亡的道理。運用進退存亡，都恰到好處，不違失正道的，就只有聖人了。知進退存亡一語，是總結上三事的，爲什麼略得喪不言呢？因得喪不及存亡嚴重，言存亡便可包括得喪了。乾元用九，是聖人所稱許的，上九正是用九有終，爻位本身並無凶咎，爻辭有悔二字是警誡之辭，言這樣的作風，將來會懊悔的。故文言對上九爻最後的解說，僅指處上九時代的道理不易懂，教人慎終，並不提及有咎无咎。

坤三三三坤下坤上

卦名解：

說卦謂：「坤也者地也。」又說：「坤，順也。」上一說是據形，下一說是據勢，都是針對乾卦言的，乾三天以氣之上升爲形，坤《地以土之下墜爲形。天高而性剛健，故引伸之爲君爲夫，地卑而性柔順，故引伸之爲臣爲妻。剛健主動，故處於領導地位，柔順主靜，故處於順應地位。就自然的人性說，男剛女柔，剛者好動，柔者能順，是無待於勉強的，至於同爲男性，都稟受著陽剛之氣，徒以地位高低，取勢大小不同，而分爲君臣，且用制度來迫使臣服於君，這是違反本性的，違反本性的事是無法持久的，一個具有剛強性格的男人，他是不甘久居人下的，所以一個被屈服的人，未有不想翻身，高居上位的，翻身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力足以造反，便去革命；一條是力不足以造反，便陰謀劫弑。造反革命是陽剛的表現，無關於本卦，陰謀劫弑，就關於坤道的變化了。文言說：「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解說：「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頤傳說：「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剛故應乾不違。」這是說坤雖主柔順，但如果帶幾分剛性，那種柔順的態度，也是無法終始不渝的，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他或她們未有一種臨死不屈的剛強之氣，是無法完成那忠貞的志行的。這是往好的一面講，也是易經獎勵人善行的一面。相反的，如魏源批評老子說：「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奸臣之逢迎君欲無所不至者，而劫殺其君的行爲也最殘酷，故初六的履霜堅冰至，上六的龍戰

于野，都是教人提防陰惡的。

卦辭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具備有元亨利貞四德，坤也同樣具備了，只是附帶一個條件，即牝馬之貞。爲甚麼不用龍而用馬呢？乾是創業的，需要像龍一樣的飛潛屈伸的本能，坤是從命的，故用牝馬，坤有完成乾命的責任，必須能任重能致遠。爲何不用牡馬？牡馬不易駕馭，不如牝馬之順貼，且坤爲陰性，故用牝馬。爲何不用牝牛？牛能任重，不能追速，牝馬的德性，即良臣的品格，他能完成君主的重大使命，又能謹守臣道，不叛其君。君子是指良臣言的，君子有攸往，即是說良臣有所行爲，先迷，先義爲領先，也可以說是主動，迷義爲失。臣子的行爲不可自作主張，領先於君主，如果不待君命，先命而行，那就是過失，故曰先迷。後義爲跟隨，即奉命行事，才得爲臣之體。爲臣得體，能得君主的信任，得君主的信任，便是人臣之利，故曰後得主利。依照周易八卦的方位是：震東兌西，離南坎北，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在西南方的兌爲少女，離爲中女，巽爲長女，都是陰性，爲坤之同類，故曰西南得朋；在東北方的震爲長男，艮爲少男，坎爲中男，都是陽性，與乾同類，故坤如往東北便喪朋失類了。喪朋便得平安，便爲貞正，可吉而獲福，反之如得朋便不安不貞不吉了。這意思是說以柔順之性，爲剛正之行，便可獲安貞之吉，如以柔順之性，爲陰險之行，便不得安貞吉了。這是對小人的的一種警告。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至義爲極爲盡，至哉坤元，猶言至矣哉坤之元德，按乾稱大哉乾元，大與至有何分別？至極至盡，都是對本體言，大則兼包異體，天能包地，故稱大，地不能包天，故稱至。乾元稱萬物資始，此稱資生，因爲生是就物已成形說的，始是就物之受氣說的，氣先於形，故曰資始，形後於氣，故曰資生。資生是承資始的，言天授氣，地承受之以生物。地之生物乃奉天意而行，表示其功由天，非地所有，在國家，臣之立功，乃承帝命行事，其功在上，不在臣，所謂地道無成，就是這意思。坤厚載物即地厚載物，言地之面廣，地之體厚，故能生養萬物，與天的無疆之德相配合，以上是釋坤元的。含弘光大，是說地之含蓄弘，故所發出的光也大，萬物都由它而亨通，就像周公由於內在的德行深厚，故表現在政治上的規模特別遠大，生民都賴之安樂，這是釋亨德的。坤德柔順，牝馬有坤地柔順之德，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是執行地的無疆責任，無疆責任即是最遠大的責任，言牝馬以柔順之性，執行地的遠大責任，就像周公謹守臣節，完成文武所遺之大業一樣，這是釋利貞的。爲臣之道，當柔順貞正，故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言先命而行，則失爲臣之道。後順得常，言奉命然後行事，才是爲臣的本份，常義爲本。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是說臣與臣相爲朋比，便忘了君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說臣若不與臣相朋比，傾心於君國，才有最後的福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是說由安貞所生的吉，是報酬臣子的大功的。前面的無疆是指大任，此處的無疆是指大功言的，吉的意思，就

是報酬。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義爲順，地勢坤即言地勢順，地形直方大，並不順，言順者對天而言，天高地卑，卑即是順，天高故其勢尊，地卑故其勢順，勢是指位言的，與形不同，故曰地勢坤，而不曰地形坤。君子處在臣位，就得法此地勢的卑順，盡其爲臣之德，以爲聖天子生養萬民，故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爻辭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爲始，六爲陰，陰氣初集的時候，水氣結爲霜，但朝陽一出，霜便消了。陰氣再集，水氣便結爲雪了，在當陽的地處，經過一二日的太陽，雪也就化了。但當陰氣盛集的時候，水結爲堅冰，不要說太陽不容易消化它，就是用鐵錘也不容易擊碎了。小人的惡念正同此情形，當他的惡念初萌，稍施刑罰，便可糾正，如果小惡不懲，惡性養成之後，雖刀鋸斧鉞，也不易糾正了。所以文言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弑君弑父，爲人類大惡，但是人之所以敢於弑君弑父的惡念，決非萌於旦夕之間，必其由恨生仇，由仇而動殺機，所以就爲惡者個人而言，應該在惡念初萌之時，即自我克制，遏止其滋長。就負有治民之責者來說，對於民之惡行，必須防微杜漸，及早加以消滅。履爲踐踏，履霜即是蹈霜，簡單的說，就是落霜，就是堅冰的預報，猶如不敬尊長，便是弑君弑父的開端，所以不可不提高警覺。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容齋五筆云：「王韓生真本，象曰：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字。」故履霜下的堅冰二字，似是多。履霜是陰氣的始集，馴義猶順，言順此陰道發展下去，霜就會成爲堅冰了，猶如小人之勢，初甚微小，若任其發展，便會勢傾熏天了。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二爲陰位，六以陰居陰，是得其本。地的本來面目是直方大，孔穎達說：「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無物不載，是其大也。」這是就地的自然現象解釋，地所生的植物，都是向上直長的，故直是生物不邪。圓體之物滾動，方體之物靜止，地安靜不動，這足證明地體是方的。宇宙萬物，莫不生長在地上，這足以證明地的容量之大了。不習的意思是說這種直方大不是勉強學習得來的，一切均出之以自然，出之以自然，便見其真誠，真誠的人是無往不利的。故曰：不習無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既全備了坤道的直方大之德，所以其見之於行動者，均能直而方，也就是說表現出敬義的德行。這種自然的表現，所以能無往不利的，乃是由於地道的廣大，光義爲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爲陰爻，三爲陽位，以陰居陽位，在人事上是內剛外柔的表現，含爲包含，卽是說內在的，章義爲美，含章卽是內在的美，也就是說六三外表上雖顯得柔滑，實具內在剛正之美，人臣能外順君，內秉正，可稱得是正直的了，故曰含章可貞。孔子答季子然問大臣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事君是順，以道是剛正，不可則止，是表現。一個無內在正氣的臣子，怎能不可則止呢？或從王事之或字作可是解，是對上文的轉折語頭，正如法律上的但書，意思是說，含章固可稱貞，可是在執行政令的時候，不可自作主張，必須服從命令，无成即是不可自作主張，有終即是奉行命令，韓非子曰：「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功歸於君，故人臣無成。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以時發也，即待命而動的意思。知同智，知光大即智慮深遠，也就是說深知爲臣之道，應當无成有終，象辭下省了无成有終一句，知光大即指无成有終而言。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以陰居陰，得位而不中，既無六二直方大的本質，也少六三含章可貞的內美，居兩陰相接之處，上下都是黑暗，這是個天昏地黑的時代，如僅就創業者來說，亂世出英雄，正是大有可爲的機會，但坤是臣卦，臣是因事成事的，在此是非不明，善惡混淆的時代，如果投靠錯了人，就會身名俱滅，故論語稱美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六四這個時代，是君子隱退的時代。囊就是俗所稱的口袋，口袋盛物之後，必須將口繫緊，所盛的東西才不會漏出來，比喻一個有才能的人，把自己的口封閉，不談時事，人無從知其意向，也就不致遭受嫉忌，惹火燒身。无譽是指功過言的，无咎是指禍福言的。无咎无譽，就是說處世就可無功無過，無福無禍了。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本爻所以取象於括囊，而斷以无咎无譽者，就是教人處亂世要危行言孫，才可免於禍害。

六五：黃裳元吉。

五是君位，六爲臣身，以臣身而居君位，便是位極人臣了。五居上卦之中，又是柔而得中之象，這表示他雖位居首輔，能以中和的態度奉上撫下，未有驕矜倨傲的行爲，好比黃裳一樣，黃在五色爲中間之色，它不像黑與白的相拒，紅與藍的對抗，它與各種顏色都能調和，就像一個宰相與百官相處融洽，無絲毫扞格之處，這是指宰相的才德說的。裳爲服之下飾，仕宦而至將相，這是人臣最高的尊榮，人臣位在君下，故稱臣下，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裳代表著上下的等級，貴賤有別曰垂衣裳，裳是下服之最美者，古代非貴族不得著裳，故六朝稱貴胄子弟爲裙屐少年。至今日本人仍以在和服外加一長裙爲禮服，故裳是比喻人臣之尊榮的。今六五之臣具備了黃的才德，裳的尊榮，故曰黃裳元吉。元吉卽大吉。書載堯試舜說：「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卽此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色是文彩，黃是中色，以表德；裳是下服，以表位。人臣能以文德治下，以中和奉職，就像身著黃裳之美服，所以能獲大吉。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以費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同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根據惠伯這段解釋，黃裳是忠以事上，信以率下之意。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處坤卦之極峯，是陰盛到了極點的徵象。陰盛到極點，則柔弱的水，成了堅冰，堅冰的剛硬可比於鐵石，坤陰盛到了極點，就與乾陽的亢龍一樣了。亢龍是不容許有第二亢龍的，因此陽龍會與陰龍發生戰鬪，由於上六的作戰是對卦外的乾，故曰龍戰于野，野是外的意思。人臣權位太尊崇，就與國君相似了，但一國是不容二君的，左氏載晉文公請隧，襄王拒絕他說：「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文中的亦字是說，不只是我所厭惡，也是你所厭惡的，措辭含蓄，故省去我所厭惡一語。天子既不容有二王，兩不相下，其結果不是臣弑君，就是君戮臣，也許最後弄到亡國，兩敗俱傷，故曰其血玄黃，天色玄，地色黃，天地即君臣，也即是說君臣都流血。霍光佐孝武孝昭孝宣三帝，擅廢立大權，故其參乘時，宣帝若負芒刺於背，豈不是陰盛疑陽了嗎？及光死後，宗族誅滅，故漢書於光傳後引俗傳說：「威震主者不畜。」不畜即不容之意。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窮字作極解，道指臣道，言所以有龍戰于野之象者，就是坤陰盛極，干犯到乾陽，正如臣權極盛，侵奪了君權一樣。

用六，利永貞。

乾卦用九是不可為首，坤卦用六，是利永貞。坤卦六爻都是陰，故為用六，用六即是運用卑順之道，這也是就全卦說的，非專為上六而言。前已說過，卑順之行，人所不堪，故外為卑順，包藏禍心者，所在皆有，用卑順的手段，以達成規弑的目的，那種卑順是一時的，不是永恆的，人臣對國君的卑順

，應當永恆不變，故曰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六三說无成有終，那有終是指下卦而言的，此處用六是全卦的總結，用六既利永貞，則必事事奉命而行，故曰：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這一節是釋坤卦卦德的，至柔即全柔，因坤卦六爻均陰，故爲至柔，柔在形迹上似乎不如剛的強硬，但在耐力上卻勝於剛，所以柔能克剛，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故柔在靜止時，就像一池清水，用根釣魚竿就可以穿透，可是當它的波濤衝擊起來，即使銅牆鐵壁，也會被它衝破，這是坤至柔而動也剛的事實。容齋隨筆卷一說：「余頃見臨安退居庵僧墨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這就是就爻象變動解釋的。地是最靜止的物體，地形直方，顯示地德的方正，故曰至靜而德方。坤道貴後不貴先，以後於主而行動爲常道，故曰後得主而有常。坤厚載物，無所不包，所以它的化育功效也廣大無邊，故曰含萬物而化光。光義同廣。坤道是柔順的，所以大地生物，都是順天時而行，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行晉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這是第二節，從此以下是對六爻的分別解釋，積善是累積善行，一個累代行善的人家，他的子孫必然

受到那積善所當得的福報，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餘慶即遭福。慶字讀匡。不善便是惡，積不善便是累積罪惡，一個累代行惡的人家，他的子孫必然受到那積惡所當得的惡報，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餘殃即遭禍。人臣弑國君，兒子弑父親，這種罪行並不是偶發事情，弑君的行爲必自不敬開始，弑父的行爲必自不孝開始，這種罪惡都是由長時間養成的，如果當這種叛臣逆子犯小惡的時候，就能嚴加懲罰，防微杜漸，何至於釀成弑父與君的罪行呢？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漸義同積，漸矣即是積漸而成，辯同辨，一作辨，義爲明白，言弑父與君的罪行，都由爲君爲父的早先不明白那種微小的罪過，會積成這樣大惡，如果他們早明白這積漸的惡行必生的後果，他們便不致被弑了。易曰即初六曰，履霜即落霜，霜降是在夏曆八九月之交，並不是太冷的時候，但從霜降開始，溫度逐漸下降，最後是冰天雪地了，故曰履霜堅冰至。順通馴，初六的小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義爲習，蓋言順也，即是說由馴習所致。非由天生，也不是偶然發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這是六二爻辭的解釋，直者必正，正者必直，直與正義實相通，故曰直其正也。方也是正的意思，但方與直微有不同，正直者必直道而行，不肯枉道以循人。故正直是不屈不撓的氣節。方正者必擇善固執，不隨便動搖自己的立場，故方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義即宜，凡事之相宜者都名爲義，方其義，是說方有其宜，處事接物，當方的時候便方，故曰方其義也。世上一般行爲邪惡的人，就因未有自尊之心，君子要養其正，必須先能自我尊敬，故曰敬以直內，內即心，君

子既有自尊以培養內心的正直之德，表現於外的方正才能合宜，故曰義以方外。敬是直的代稱，義是方的代稱，敬義立，即直方二德養成之後，便建立了自己內正外方的人格，我以方正待人，人也一定會以方正待我，德不孤必有鄰，鄰愈多，德便愈大，上二句明言直方，德不孤則隱示大，一個具有直、方、大、德行的人，對於世事不必有所經營，世人自能與他相應，在這情形下，還有不利的嗎？所以六二的爻辭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習義爲經營，經營是一種有計劃的作爲，不習即不必存心去求世人來應我。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所以不習无不利。既然无不利，本著這種品德立身行事，便是對的了，還有何可疑的呢？故曰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這一節是解釋六三含章可貞的，章義爲美，美是屬陽的，因六三以陰居陽位，是外表雖陰柔，內含陽剛之美，陰雖有內在之美，在居官從政的時候，不得自作主張，故曰以從王事，弗敢成也，成即主其成的意思。爲甚麼不敢主其成呢？因爲六三所處的是地道，地道應該奉天命行事，也是妻道，妻道應該奉夫命行事，也是臣道，臣道應該奉君命行事。地道無成一語的地道包含了妻道臣道，這是舉重以包輕的省文語法。地道無自成之理，妻道臣道也無自成之理，地是代天成物，妻是代夫成務，臣是代君成治，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終便是完成的意思，言君出命令，臣代完成命令，非有君令，臣不得有所主張和行動。陰雖有美含之，這句話的句讀，一般都以美爲句，把含之二字屬下句，作含之以從王事，這是錯誤的，因六三爻辭是以「含章」成一辭，章就是美，今將美含分句，是把含章割裂了，這怎可以？陰雖有美含之，是說陰雖有內含之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刮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這是解釋六四爻辭的，天地是陰陽二氣的代稱，變化是相感應的意思。陰陽二氣能相感應，一切植物便蕃茂了，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反過來說，如果陰陽兩氣不相感應，草木便不能蕃了。在草木都不能生長的時代，賢人怎能存在？天地閉即陰陽兩氣不相感應，陰氣閉塞，六四處兩陰之間，名為重閉，重閉便是闇無天日，也就是政局昏亂的時代，子曰：「邦無道則隱。」故天地閉，賢人便當隱居以求其志。易曰即指六四爻辭說，囊是盛物的口袋，口袋盛物之後，必須把袋口括結起來，袋內之物才不會遺落出來，君子人在黑暗的時代，應該危行言孫，才可免於亂世之禍，括囊即是閉口不議時政，故曰蓋言謹也，言謹即是教人要謹慎的意思。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這是對六五爻辭的解釋，在五色之中，黃是居中的顏色，它不像紅白黑的顏色那樣顯著，因此黃與其它四色都能接近，君子通達事理，就像居中的黃色一樣。正位居體，即身居五的正位，五本陽九的位，今陰六居之，是六五外雖陰柔，內實具有陽剛之美，故曰美在其中。人有內在之美，把這美見之於行動，發展到事業上，這美便是最完備的美了。故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四支即手足，手足是行動的肢體，故暢於四支，即見於行動的意思，行動便是事，事的成功便是業，故曰發於事業。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這是對上六的解釋，疑字是指陰盛的意思，虞翻本作凝，陰盛則水凝爲冰，所謂履霜堅冰至，初六爲履霜，上六是堅冰，故虞本作凝。這裏的陰是指臣言的，陽是指君言的，臣勢過盛，必爲君所疑忌，君忌臣必謀去臣，臣勢盛必抗君，於是君臣相戰了，故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即言陰盛便有無陽之嫌，因其目中無陽，便以陽自居，所以上六稱爲龍戰。龍便是陽，虞翻本作「爲其兼于陽也」，義相同，辭面則較顯明，故嫌於無陽，即以陰兼陽的意思。言人臣勢盛，便形同國君了，如曹操王莽當政之日，那裏看得見皇上。陰以似陽而稱龍，但似陽并不是陽，所以龍戰之下用其血二字，血是陰類，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玄黃是天地混雜之象，天色玄，地色黃，故其血玄黃一語即陰陽混雜的意思，在人事上便是君臣職位混亂的意思。

屯䷂震下坎上

卦名解：

卦名的屯音鈞，序卦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一直以屯義爲盈，這是由於彖辭所引起的誤解，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彖辭的語意到大亨貞就結束了，下面的雷雨之動滿盈，是附帶釋大亨的，並非爲卦名作解，觀於彖辭明說「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是很肯定的以屯義爲難的，再看六爻爻辭也無一語不是言難的，故孔氏正義曰：「屯難也。」從這一誤解實可證序卦之不出於夫子。容齋五筆說：「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乾坤兩卦講的是君臣創業的道理，人在創業的過程中往往是出萬死不顧一生的，漢高祖之困於滎陽，如非紀信的替死，他還有命嗎？被項羽追急時，三番兩次的將親生兒女推墜車下以逃命，後來困於平城四十日，僅賴陳平的狡計而脫險，在在說明了未有一件大事業不是從艱難中爭來，未有一個大英雄不是從危難中衝出。故多難足以興邦，殷憂足以啓聖，屯義雖爲難，而卦辭却繫之以元亨利貞，彖辭且斷之以大亨，用意便在鼓勵人不要畏懼危難，六爻所說的，磐桓、屯遭、往吝、往吉、小貞吉、大貞凶、泣血，都是處理患難的指示。

卦辭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卦的元亨利貞四字，乍看之下，似與乾卦同德，實則不然，乾的四德是四件事，坤的四德是三件事，屯的四德所說僅兩件事。元義爲大，元亨即大亨。利義爲宜，利貞即宜貞。屯是險難，險難是事業道路上的阻塞，要達到我們事業的目的地，必須突破這險難，突破了險難，就算亨了，亨即是通過，但突破了前面的險難，是否還有險難躡其後呢？必須要消滅了險難，才算大亨。元亨的意思就是說要消滅險難。消滅險難，應該採用什麼方法呢？淮南子人間訓稱：「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耆夫，聞能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士也）舍仁而後（從也）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這就是利貞，言克難當循正道。敵有強弱，勢有順逆，一個深謀遠慮的人，決不會逞匹夫之勇，僥萬一之倖。故孟施舍說：「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勿用有攸往，即是說勢不宜往時，即勿往，以不敗爲勝利。利建侯，是說在艱難奮鬥中，對爵位不可有所吝惜，凡與人共其樂者，人必分其憂，漢書本紀：「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灌嬰追斬羽東城。」這便是建侯之利。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卦六爻純陽，坤卦六爻純陰，剛柔不相交接，自屯卦開始，如初九爲陽剛之爻，六二爲陰柔之爻，一剛一柔，互相交錯。在人事上說：兩雄相爭，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王爲君子，寇爲小人。今六二乘初九之上，是君子遇難了，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下卦爲震，震義爲動，上卦爲坎，坎義爲險，動在險下，故曰動乎險中。人在險難中的行動一定慎重，決不敢荒唐，故動乎險中的人，必得大亨通。大亨卽元亨，利貞的利字只是助動辭——應該貞的意思，既已大亨了，應該不應該已不是問題，故只言貞，不復言利，故大亨貞三字卽是元亨利貞的省文。孟子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卽是動乎險中大亨貞之驗。雷雨之動滿盈，是亨的旁義，言剛柔始交，化險爲夷，正如雷摧雨降，使萬物欣欣向榮，蓬勃的生氣，充塞天地之間，就是大亨。在創業的階段，我們的環境正如開闢草萊，到處是荊棘，又如值天亮前的黑暗，不辨東西，險阻艱難，克服大爲不易，必須引賢自助，始可轉危爲安，變不寧爲寧，故曰：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水氣屯於天爲雲，雲化而爲雨，然後能解除大旱之望。在禍難籠罩人民之上，如陰雲蔽天的時候，人民都希望能有爲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的人出現，君子在此時，就當像雷一樣去摧動那陰雲，使之變化成雨，人民不僅可見青天，又且獲得甘霖。這時的人民，該是如何的歡迎與擁戴這君子！君子以經綸，是說君子締造他的大業，就當在此雲雷屯的時候，也就是說雲雷屯之時，正是君子創業之時。

文辭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即盤，磐桓是觀望不前之意。初九爲震動的主爻，震上是坎險，顯示著動將遇難，既是動則有難，就以觀望不進的好。故曰磐桓，但畏難磐桓，並非退却，也不是心存僥倖，是加強自己的有利，以待敵人的不利。什麼是自己的有利？那就是居正養德，故曰利居貞。同時要增加自己的助力，對有功於我的，用封爵建國去延攬他鼓勵他，故曰利建侯。但建侯是帝業完成後的事，初九居屯之最下，當險難之初，憑什麼去建侯？但這是可以辦到的，廣羅人才，推誠相與，使人相信助我定業之後，必能享分土之封。如耿弇之杖策以從光武，終封好畤侯即是其例。其次是利用現有的諸侯，使之附己，如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人即是其例。論語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即是居貞，服事殷便是磐桓。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是指利居貞言的，所謂居貞，即志行正大。以貴下賤，是指利建侯言的，文王訪呂尚於渭濱，即以貴下賤，以貴下賤是最得民心之法，故能三分天下有其二。陽爻爲貴，陰爻爲賤，初九居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之象。孟子離婁篇說：「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這便是大得民的事實。老子曰：

「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即襲此意。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乘初九之上，爲初九所嫉，是屯難之象。六二與九五相應，欲往赴九五，但因下逼於初九，遲迴不敢進。屯爲屯難，遭音鱸義爲遲迴，兩如字都是語助。乘馬是想前去之意，班同盤桓之盤，所乘之馬盤旋不進，爲何盤旋不進呢？因初九在身邊敵視他，匪寇是說如果不是初九的嫉妬仇視，婚媾是說便前往與九五成婚了。此一女子雖被初九這男子所威逼，但她堅守著貞節，不肯移情別愛。字是愛的意思。十爲數之一階段，十年是說當這一段仇視時間過去之後，就可以如願往嫁所愛的人了。此字爲出嫁之意，故曰乃字。這是借貞女來喻忠臣的，二爲臣位，五爲君位，臣當應君，猶之女當愛其夫，但因二五遠隔，初九貪近水樓臺之利，威脅二嫁他。但二甯可不出嫁，也不改嫁初九，十年之後，初九見目的不達，必然改圖，放棄他的威脅了，到那時六二便可安安全全地往與九五成婚了。一個忠臣在權臣威脅之下，往往欲效忠於君而不敢，但他雖不敢公然忠於君，也寧死不肯背君而附和權臣，等到權臣敗亡之後，他便可大效其忠了。東晉時征西大將軍桓溫有不臣之心，當簡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因恐謝安王坦之不從，呼二人入，想加殺害，安不爲動，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起草，安屢令修改，拖延到溫死，九錫的命令仍未得下，故溫志不遂。溫死後，安總攬朝政，撫內攘外，功出王導上。便是此爻史例。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所以遭遇到屯難，就因下乘初九之剛，九爲陽剛，二在九上，故云乘剛也。十年之後才出嫁，是

因情勢恢復了正常。女愛其夫，臣忠其君，是正常之事，但非常之時，女不得愛其夫，臣不得忠其君，一俟情勢平反，女便可愛其夫，臣便得忠於君了。所謂貞婦，所謂忠臣，也唯有在此非常時期才可證明。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居陽位，而又在震動之極，是一個愚而好自用的人。在屯難之時，非長才不足以濟，六三以陰柔之質而想完成剛強者的任務，又躁進以邀功，其行爲實在是妄動。卽鹿卽獵鹿，虞爲天子司獸之官，詩召南：「彼茁者葭，壹發五豝。」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矣。」故古時帝王狩獵必以虞人相從，無虞人卽無法獲獸。今獵鹿而無虞人之助，只是空入林中，不會有所獲。故曰惟入於林中，惟卽徒然的意思。幾義卽卽，幾不如舍便是卽不如舍，既知無虞人相助，不能獲鹿，明理的君子就不如捨而勿往，言倒不如不去獵的好。若冒昧前往，必致受窘，故曰往吝。鹿指君位，古稱爭奪帝位爲逐鹿，這裏的鹿卽指九五言，六二往應九五，有初九爲難，六三遠離初九，無此威脅，而上面的六四下應初九，也不碍己路，於是六三就想進親九五，他却不知九五自與六二爲應，不會接納他，這種無知的行爲，就同於逐鹿的人，無虞官之助，空入林中，無獲而返，多丟臉！故有自知之明的君子，他們寧可放棄這次的狩獵，免去丟臉，無濟難之才，不如不冒濟難之險，免把屯難擴大。阮籍論廣武戰場，非無大志，但始終不仕的，卽深知往吝之理。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禽與獸爲異類，獵鹿而去追鳥，怎能獲鹿？卽鹿无虞，正同此行爲。君子放棄濟難之責者，乃由於知

道時不可爲，冒昧前往，徒自取辱。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三所誠的是拯難的行動，必須等待有利的時機，時機不成熟，將徒勞無功，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者，就因紂之惡尚未滿盈，己之德尚未盡孚，到了武王的時候，三仁去殷，是紂惡已盈，八百來會，是周德已孚。更無所躊躇，故父死不葬不管，日子不吉也不管，以雷霆萬鈞之力，一鼓而殲紂翦商。六四是繼六三的行動，六三往吝，六四往吉，何以會往吉？以婚姻爲喻，六四是初九的配耦，初九愛情不專，竟追求六二，故六四想往與初九結婚的行動不得不猶豫，故曰：乘馬班如，現在時過境遷，初九知道六二不愛己，已放棄了對六二的妄想，在他這空虛寂寞正需要安慰的時候，前往和他結婚，他定然是歡迎之不暇，故曰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因求與初九結婚，便逕自前往，原因是他對時機有明確的認識，知道六二羅敷自有夫，無碍於己，也知道初九正需要己。故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膏是膏澤，屯音豚，義爲屯積，也是滯留不發的意思。與卦名屯難之義有別。屯其膏卽孟子所說的「膏澤不下於民」。卦辭說：「利建侯」，卽爲屯其膏作告誡。九五爲君位，這是說九五平息了災患，身登王位，論功行賞，未能大公無私，九五與六二爲應，是私愛六二，六二以外的人，無法承受其恩澤。一個人在打天下的時候，必須有幾個心腹來共患難，功成之日，封賞這些心腹以酬其勞，原屬應

該的，故曰小貞吉。但共患難者是心腹之士，至於出生入死，與敵人爭城奪地者，未必盡是心腹之人，功成之日若徒賞心腹，置非心腹者於不顧，就不是大公的態度，大事不公，將失天下人心，失天下人心，爲有國者之大患，故曰大貞凶，言屯其膏是大正之凶。史記稱漢高祖得天下後，「於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便問留侯張良：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戚，所誅皆平生讎忌，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正是此爻的含義。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其膏的意思，並不是說國君對下無恩，只是施恩的範圍限於親戚故人，未能廣博，故曰施未光也。光義同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以陰柔之質處極端的屯難之時，本身無拯難的能力，惟有望在下的應援了。但應當來援的六三不來相援，（六三不應上六）親近的九五又屯其膏，不肯分顧，於是居則不安，出則無所投，騎在馬上盤旋徬徨，血淚交流如雨。故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就爻的連貫性來講，上六是九五屯其膏的結果。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己身既無突破屯難的能力，在下又無靖難之臣，空自血淚交流，怎能支持下去？故曰何可長也。

蒙 ䷃ 坎下艮上

卦名解：

本卦疊艮坎而成，艮爲山，引申爲止，坎爲水，引申爲險，這是說一個人前阻於山，後困於險，不知所從，顯出愚昧闇弱，是爲蒙。蒙義爲愚昧，一個人的愚昧無知，是一個人的不幸，一國的愚昧無知，是一國的不幸。故求個人的幸福的，必求明師以啓發其愚昧，求一國的幸福的，必用教育以感化愚昧。求明師者爲下民之事，立教化者爲聖人之事。下民的愚昧，有時竟以安於愚昧爲幸福的，此下民之所以謂愚，是不足多責的，獨身負有膺世覺民之責的人君，則不可以任下民之愚而不施教，更不可以幸下民之愚，威福自作，如老子所說的：「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若真像老子所說的愚民政策，使一國之人都蠢如鹿豕，管理自然較容易，但人類還有什麼文化可言，既無文化可言，則帝王之尊貴，從何而表現？所以聰明的帝王是不會愚民的，這就是立國之道，不得不以教化爲先之故。但教育之道，不止一端，如何能達成國家教育的功用，使民智大開，國家治平，就不能不講求教育的方法與原則了。本卦初六的發蒙是教育的方法，九二的包蒙是教育的態度，六四的困蒙是對下愚不移的慨歎，六五的童蒙是對大智若愚的獎勉，上九的擊蒙是強迫教育。惟六三不用蒙，是專對師道說的。如果我們能根據這六爻的命題來發揮，便可成一部教育原理的巨著了。

卦辭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昧者之求知其所不知，正如迷困於山中之人必尋求可出的通路，也可以說是人之求知，正因其不知，蒙亨即是蒙昧者來向我求疏通指示。因為本卦重在教育，教育人者必須先使受教者尊己，然後學者才能信其言。我是教者，童蒙是求教者，教者不能去求童蒙接受我的教，一定要童蒙來請求我教，然後教他。故禮有來學，不聞往教。呂氏春秋勸學篇說：「故往教者不化。」高誘注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孟子說：「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是待童蒙求我的意思。筮所以問疑，故筮字在此作問解，初筮告，這是以占筮作比喻，一個占筮的人，在初筮的時候，所得是凶，他不相信，要再筮，如果再筮得吉，他便信再筮，不信初筮；如果再筮仍凶，他便要三筮，必得吉然後滿足，因為這種態度不是用筮來決疑，而是以筮來從疑了，筮有何用呢？瀆為褻瀆，褻瀆即不尊敬，不敬筮，筮就不能為之斷吉凶，不尊師，師就無法施教。當辛我問三年之喪的時候，「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宰我曰安，子曰：汝安則為之。」辛我之問，正是想夫子從他，而不是想明白三年之喪的真理，故夫子不再作答，教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好了。維持師道的尊嚴，是教育的正理，枉己以正人，不是教育之道，故曰利貞。但本卦的道理雖重在教育，也旁及於政治，本卦卦主為六五爻，故六五為童蒙，告初筮者是剛中，剛中為九二爻。以爻位言，五為君，二為臣，以六五童蒙之君，問疑於九二剛中之臣，九二雖是以剛居中，可是所處者為陰柔之位，有變剛中為陰柔的可能，故卦辭戒之曰：利

貞，即是說你不可因所處爲臣位，不敢以直道事君，而枉道以從君，如果那樣，你就不是中正之臣了。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卦上山下險，故曰山下有險，艮名爲山，其義爲止，故山下有險之象，即遇險而止之義。遇險而止的人，是愚而不能解決問題的表現，所以卦名爲蒙。蒙者求通，我便指示他通行的道路，這便是適時的教育，中爲適，故曰時中也。我雖知道，不可去求童蒙而示之以道，童蒙不知道，來求我指示他的道，他有問道之志，我盡明道之責，如同聲應氣求，故曰志應也。初次來問，我便給他解答，我憑什麼爲他解答呢？因爲我有剛中之德。本卦四陰爻都是蒙，上九剛而不中，唯有九二剛中，負有啓蒙之責，也够資格啓蒙，故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言告初筮者，唯有剛中。初次示之以道，他不相信，至於再問三問，這種再問三問的原因有兩種：一是不敬老師，不敬老師即是不重道，既不尊師，又不重道，還教他幹嗎？故瀆則不告。另一個原因，是他真愚蠢，並不是不敬師，故一問再問三問，還是不懂，像這樣的瀆便不是褻瀆，而是愚蠢，故曰瀆、蒙也。言其所以再三瀆的原因，是由於愚蠢。但這種愚昧無知的人，並不完全是不可教的，一個有智慧的人，也就是有成見的人，他們有一種先入爲主的觀念，教起來往往扞格而不通，一個愚昧無知的人，他心無雜念，我們只要用正道去教育他，栽培他，他就可成聖成賢，又何必以其瀆而不告呢？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前人多以此二語解作自修功夫，但於上下文義不貫，故不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即是山下有水，進則阻於山，退則陷於水，進退無所適從，這就是蒙的現象。蒙者必求明，困者必求亨，我指示他一條明確可行之道，使他果決的向那可通之道去行，這便叫着果行，果行是釋惑的，這是釋初筮告的。古今成不世之功，留不朽之名的人，未有幾個不帶幾分傻氣。成佛成聖，都在愚者，一個教育家正當利用這成聖成賢之質去培養他，育德即是培養其聖賢之德。這是釋蒙以養正的。

爻辭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闇之質而據陽九之位，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因其位在九二之下，九二以陽明之光照耀他，以剛中之威糾正他，故曰發蒙，愚昧之人，不知利害，不明是非，往往犯罪於不知不覺之中，在發蒙的初步，應當威之以刑罰，使知所畏懼，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功效就易見了，若一味的用恩德去教化他，他昧於犯罪的後果，便會習非勝是，那時再用刑罰去矯正他，收效既難，傷害也大，愛之反而害之了。故曰：利用刑人。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書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都是此義。愚昧之妨害人就如手拷腳鐐的拘束人一樣，銷除一個人的愚昧，就等於解脫了一個人的鐐梏，恢復其自由一樣，這對身受者來說，是多麼的幸運，故曰：用說桎梏。孔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說字的音義同脫，桎音質，梏音谷。用刑罰為教育的開端，即俗話所說的下馬威，

是強迫愚昧者服從，不得已的措施，刑罰之後，必須濟之以恩德，如同政治上的獎懲一樣，愚者知道了犯罪有如何的害處，爲善有如何的好處，他便自然去惡向善了。若徒用刑罰，不施教化，將使愚者益愚，惡者更惡了。這就是秦用韓非法治，所以二世而亡的道理。以往者，就是說專用刑罰爲教是行不通的。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應當用刑罰來治民的時候，就得用刑罰；應當用鞭扑來發蒙的時候，就得用鞭扑，刑罰可以使法得其正，鞭扑可以使教得其正。象言法而略教，法在國，教在家，爲舉重略輕之辭。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是包含，納是容納，本卦六爻，四陰兩陽，上九剛而偏，無容納之量，九二以剛居中，光照上下，所有愚蒙的人都向他求指示，他有教無類，悉數收教；故曰包蒙吉。六五與之相應，他接納六五如夫之娶婦，一唱一和，歡好無間，故曰納婦吉。以陰陽來講，六五是婦，九二是夫，故九二與六五相應，如納婦之吉。但若就爻位言，六五是君，九二是臣，九二之應六五，正如臣之奉行君命，君臣猶如父子，臣能完成君命，如同子能承當父業一樣，因上句是納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爲使文辭連貫，故不用臣而用子，子克家，即子克承家業，實在的意思，乃是臣能幹濟君事。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爻辭三句話三個意思，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當然也是吉，由於上兩用吉，故克家之吉，冒上文而省了。象辭也應當就三語三意解釋，但象辭却只釋子克家，而把包蒙納婦二語省了。這是顛倒爻辭的

語法，用探下省文。全文的解釋應該是包蒙古，剛柔接也，納婦吉，剛柔接也，子克家，剛柔接也。總而言之，九二之所以有如許吉，全由其能以剛接柔之故。接字經文誤爲節。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卦乃談教育事業之卦，何以涉及娶女的問題？本文所言取女，乃屬寓言，實際的問題是師道。六三居下卦之極，往應上卦之極的上九，是女往求男，有背男下於女的親迎之禮，這叫着不守婦道，不守婦道的女人是不可要娶的，故曰勿用取女。六三爲何往就上九呢？因爲上九以陽剛之資，高踞六爻之上位，是位尊而多金的現象，六三見有如此美丈夫，便忘了婦道，主動去就他。故曰見金夫不有躬。金夫是位尊而多金的簡稱，不有躬，即忘了自己是婦女之身。像這樣一個仰慕勢利，不守婦道的女子，娶了是不會有好處的，故曰无攸利。叔孫通初事秦二世，拜爲博士，後從項梁，梁敗，從懷王，懷王被尊爲義帝，徙長沙，留事項王，沛公入彭城，遂降漢，後爲高祖起朝儀，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無污我！」師道如此，不同於見金夫不有躬之女人嗎？向之請教有何益處？爻辭所指，正此輩師道掃地的行爲。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婦道當順，不順便是不正，行爲不正之女是不可要娶的，品格不端之師又怎可從？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以陰闇之質，處在六三及六五兩陰爻之中，而與九二及上九都有隔闕，是困於愚蒙之中，無從就

教高明的現象。故曰困蒙。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蒙即是困而不學之人，吝即鄙下。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爻爲實，本卦四陰，獨六四與九二及上九兩陽爻距離都遠，故曰獨遠實也。因爲他不知「就有道而問焉」，所以便有困蒙之吝。

六五：童蒙，吉。

童是童稚，童稚之無知，并非童子之愚蠢，六五以陰柔之質居人君之位，是才與位不相稱的現象，可是下有九二之應，這是說柔闇之君而有剛明之臣，且能全心信任這剛明之臣，把國家大任付托之，好像一個無知的幼童聽從他忠實能幹僕人的指示一樣，以人之智爲己之智，以人之明爲己之明，因蒙而反獲吉。故曰童蒙吉。武王勝殷之後，以箕子歸於鎬京，問箕子說：「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作洪範一篇以告之。以人君而問道於臣，正符此爻。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褚氏曰：「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迹相卑下也。」心不違即是虛心受教，外迹相卑下即是敬禮有加。國君以順巽的態度對待臣下，似乎是愚懦的表現，實際上是知人之明。故童蒙并非真愚，乃大智若愚。童心是天真無邪的，童蒙的順巽之行，并非外示敬禮，內存猜忌。如果國君外敬內忌，臣下何由得安，臣下既不得安，又怎能鞠躬盡瘁以從國事？那就談不到吉了，故童蒙之所以吉者，由上能順巽以接大臣之故。故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擊蒙是教育的末路，上九居蒙卦之極端，正是窮途末路之象。初六的發蒙無效，九二的包蒙也無效，最後只好用強制教育，以打擊的方式使之改正其愚行。故曰擊蒙。但擊蒙是消除愚蒙之害，不是爲愚蒙之害。寇就是害。伊尹作伊訓以戒太甲，但太甲不聽，伊尹只好放之於桐宮，這便是擊蒙。假若伊尹利用太甲之愚行乘機篡劫其君位，那就是傷害愚蒙了，伊尹不乘太甲之危而奪其位，終於復子明辟，便是不利爲寇，利禦寇的表現。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下順上就是不利爲寇，如伊尹之不篡劫者是。上順下就是利禦寇，如太甲之悔過者是。象傳省了上句，是以後包前的語法。上下順的意思是臣竭忠以事君，君虛己以納諫。故擊蒙是利或是不利，全要看上下是否相順。

需二三乾下坎上

卦名解：

本卦疊乾坎二卦而成，乾爲健，乃自強不息之德，坎爲水，乃險阻艱難之象。就卦象說，是在一個生性剛強者的前面有了險難，這時候該如何應付呢？知難而退吧？那就不算是剛強了；暴虎馮河，冒險一試吧？那是自殺的行爲，剛強的可貴在能消災弭難，不在能殉災死難，故死而無悔的匹夫之勇，夫子所不與。一個智勇兼備的人遭此境遇，就要見機行事，伺可而動，故彖曰「需，須也。」須義爲待。雜卦曰：「需，不進也。」不進就是待。但待機而動，是成功的秘訣；坐失良機，也是失敗的根源。需字有儒軟二音，儒爲儒，軟爲弱，懦弱是不能成事的，左哀六年傳曰：「需，事之下也。」孔疏曰：「需是懦弱之意，懦弱持疑，不能決斷，是爲事之下者。」又哀十四年傳載子行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注曰：「言需疑則害事。」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故智者建功，貴當機立斷，不俟終日；君子進德，過則即改，善則即行，無終食之間的猶疑。武侯出師表云：「伐賊亦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伐之。」這才是負責者的用心。自宋儒倡動謹和緩之說，以爲忙中有錯，養成官場推拖的惡習，至今爲政治進步之梗。故需有它的利的一面，也有它的害的一面，無論是進德修業，用之都不可不慎。本卦初二三爻所言是需的

時機，九五所言是需的修養，六四及上六所言是弱者的自衛方法，人能懂得這些道理，便可臨危不亂，履險如夷了。

卦辭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本卦是承上卦蒙而來的，遭遇險阻，不知所從，是愚昧無知的表現。愚昧者所待的是果行育德，我們用什麼去育他的德呢？有孚即是養成其孚。需字通儒，儒有懦弱之義。見險而失措，固是無知，亦由儒怯，懦者必須使之能自立，子曰「人無信不立」，孚義即是信。信便是醫儒的。故有孚便可使需道得到光明，也可使困者得到亨通，更可使懦者之行得其正，最後還能化凶險為吉利。故隨有孚而來的便是光亨貞吉。乾是剛健，剛健的人是不會畏懼艱險的，但由於需待的道理，使之失去了部份的勇氣，如果能以信來補救由需所生的猶疑，便未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了，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有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義為待，需與須音義相通，故曰需須也。為什麼要需待呢？因坎險在前面之故。剛健的人好逞血氣之勇，暴虎馮河，就有陷於險中的可能，要剛健而不陷於險，就惟有採取需待的態度了，故需待的意義就在使剛健不致陷於困窮，故曰其義不困窮矣。需道如果能養成其孚的美德，便可獲致光亨貞吉。那麼需道的孚有養成的可能嗎？有的，因為需卦的主爻是九五，九五以陽居陽，是居得其正，位在坎

中，是履得其中，身在天子之位，居中履正，這就有孚之驗，故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以剛健中正之德，行其王政，還有何不可克服的險難？還有何不可達成的事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爲水，水是危險的象徵，故坎義爲險，需者本爲避免危險，但危險渡過，便是逢凶化吉了，故需的行爲是避險，需的目的是化吉。象已解釋了需對危險的作用，故象又釋需的化吉結果。坎是水，水氣上蒸則爲雲，雲化解則降而爲雨，雨露是萬物生養之資。坎爲雲，乾爲天，坎上乾下是雲上於天之象，雲既上於天也必將下於地，上下是相待的，故曰：雲上於天需。爲何不說雲在天上？因爲在字無上下相待的作用，不能曰需。現在將坎險變作了雲雨，雲雨爲蒼生所需，天施雲雨，是天道的光輝，蒼生得霖雨，是萬物的亨通，帝王佈其德澤，以舒民困，使政治清明，民生富庶，這豈不是君民同樂的時候了嗎？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所以需的結果是飲酒作樂。

爻辭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坎水爲險，初九與坎相隔三爻，好比知道了前面有危險，便待在郊野不進。郊是城外之地，不是水邊，故需于郊即是距險遙遠的意思。既然距險遙遠，可以從容應付，不用慌張，恆是常態，慌張便是失常，臨險而失常，最足以害事，故曰利用恆。无咎即无害，遇險而能鎮靜，且預爲戒備，只是一種消極避禍的方法，並無化險爲夷之功，故不曰吉。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犯難的藏頭語是冒險，需待于郊，即是不冒險前進，武侯不納魏延出兵子午谷的建議，便是需于郊，需于郊是尚未遇險的時候，如果尚未遇險，便以爲無險而前進，等到危險切身，便後悔莫及了，故需于郊不是遇險，而是慮險的表現。武侯不行險以徼幸，屯兵渭水，可說是利用恆了，然終无成功，故所得只是无咎，但後世多稱道諸葛亮爲節制之師，即以其不失常之故。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是近水之地，待在沙上，比之需于郊，是接近險難一步了，好比兩人相罵，未至動手，故曰：小有言。如果所遇的危險到相罵爲止，不至發生傷害，這結果算是吉了，故曰：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沙雖近於水，究竟中間尚有緩衝之地，故曰衍在中也，正義以衍爲寬衍，寬衍即是緩衝，雖稍有言語的責難，仍以吉收場。故曰小有言，以吉終也。按終吉當作吉終，終與中叶韻。王弼注云：「以吉終也。」可見當時的經文還是吉終。齊桓興兵臨楚，楚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齊侯又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彼此以言語相諍責，終未以干戈相見，最後是屈完及諸侯盟，把一場戰禍化爲盟好，便是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以陽剛之資而居陽剛之位，且在乾健之極端，緊與坎接，是有意犯難之象。泥是水邊之地，比沙更接近危險了。在人事上說，等於與兵以壓敵境，怎不招來寇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九三雖進到了水邊，但並未入水，坎爲災，坎卦是外卦，故曰災在外也。但九三自身雖未陷入敵險，然外患之來，實由其招致，故曰自我致寇。自己既然惹敵人，就應當謹慎戒備，鄭重其事，以免失敗。乃惹事生非的人，往往玩寇以圖僥倖，故少有不敗的。如南宋之韓侂胄，封了平原郡王，進位太傅，信蘇師旦等之說，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爲恢復中原之計，用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敗。侂胄不理。及金人渡淮，吳曦受金命，叛稱蜀王，侂胄請和，金人要縛送首議用兵之臣，和議不成，於是罷侂胄平章軍國事，夏震因其入朝，呵止於途，殛殺之。這便是不能敬慎所遭的災禍。如果侂胄能慎選邊帥，雖致寇，猶可不致如此慘敗。故甯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是坎險的門戶，把守著坎的頭關，但六四是陰柔之質，乾卦合三陽之力，蓄久而發，六四如何抵擋得住，於是六四受傷逃離了關口。血是傷的象徵，需于血即是說三陽需待於坎下，久未敢進，今見六四柔弱，遂合力奮擊，使六四受傷而逃，而三陽也就克服了坎險。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既已敗傷，只好降順於乾，伏首聽命，故曰：順以聽也。這裏說明了需待之義，並不是畏怯，乃是蓄養自己的實力，窺伺敵人的弱點，不進攻則已，進攻則必掃穴犁庭。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本卦前三陽皆主需，但能收需之功，享需之榮者，則全在九五，九五在克服危難之後，以尊居尊，八表同歡，此時所需待者，不是戰爭，不是刑戮，而是酒食，九五如果因勝而驕，好戰不已，或者是殺戮有功之臣，或者是縱一人之欲，不顧萬民之養，都是失正，失正的結果必然是凶，故曰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本卦之所以卒能逢凶化吉而得酒食宴樂者，全在九五居中履正，置身於坎險之中，指揮領導皆得其宜，若當需者迫使之進，當進者抑令需待，兩皆失宜，險難何由得克？李光弼與史思明邙山之戰，即敗於此。當時有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急擊之可破，肅宗遂敕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魚朝恩力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促光弼出師，結果官軍大敗，走保聞喜，不惟東都未能收復，反把河陽懷州皆失於賊。故本卦初九的需于郊，九二的需于沙，九三的需于泥，雖各能臨機制宜，如果不得九五居中履正的領導，未必能有酒食之吉。故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居坎之極，也是需卦之末，物極必反，險過則安來，需待到末了，就不用需待了。險難既過，進便獲安。六四因拒守而受傷，故出穴逃避，上六無險可守，來者不拒，轉而獲安，入于穴即不逃之義。由於險難已盡，乾之三陽無需待的必要，故皆主動的前進，進入這平安之地，成了上六的不速之客。

，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速義爲邀請，非邀請而入我室者，不是至友，便是仇敵。是至友，就以客禮款待他，是仇敵，就用武力拒絕他。上六以柔弱之質居險難之終，以一柔而拒三剛，徒自召災，故將敵作友，敬而禮之。敵人既已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地，又得到主人的尊敬，他們自然也會以賓客的態度來同敬主人，結果是皆大歡喜，故曰：敬之終吉。左宣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即敬之終吉之例。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強敵入境，我以敬賓之禮迎之，終於逢凶化吉。如上舉鄭伯之迎楚子，卽是其例。然六爲柔弱之質，不適於高居上位，像鄭伯這樣卑躬屈節，有辱國體，實在是才不稱其位，可是他雖才不當位，但國君以保存國家爲重，以個人的恥辱換得國家的生存，也不算大錯，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訟三三坎下乾上

卦名解：

序卦說：「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飲食是人之所需，乃指需卦言，這是說人賴飲食以生活，故飲食常引起人類的爭端，因爭而遂涉訟。鄭玄周禮秋官大司寇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即同此義。實則人生而有欲，有欲則相爭，左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此爲財產之爭，左昭元年鄭公孫楚與公孫黑爭徐吾犯之妹，此爲女色之爭，哀十三年夫差於黃池之會與晉爭歃血先後，此意氣之爭。凡酒色財氣均足以興訟，固不止於飲食一端。至於訟的對手，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這些平等的爭訟，較易平息，等到延及君臣父子上下相訟，就會天下大亂了。外則革命，內則篡弒，訟之初用言語，言語不息，便以兵戈相繼了，故訟則終凶。訟雖凶，但本卦卦爻諸辭多言吉，這是何故呢？因卦爻所言之吉，都是就戒慎言的，初六與六三以不終訟得吉，九二與九四以不克訟分別得无咎與吉，九五以斷獄中正元吉，惟上九是勝訟之爻，其結果則終朝三褫之。六爻所言是治訟之標，大象言君子以作事謀始，則是治訟之本，所謂謀始，即是說壓根兒消弭爭端。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也是此義。至於本卦卦象上乾下坎，乾爲陽，陽氣上升，坎爲水，水性下注，是兩性乖戾之徵，凡爭訟之起，皆由兩性乖戾。乾爲健，坎爲險，乾爲外卦，坎爲內卦，以示本卦的內險外健，一個內心險惡，外行剛強的人，是不肯輸人的，故又爲健訟之徵。本卦之得名在此。

卦辭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中國有句俗話：「無捏不成辭」，即是說涉訟的人，無不以捏造的事實誣陷對方，辭就是訴狀，所以狀辭多半是不可信的，用捏辭誣陷人的人是不會吉的，所以訟必須出於誠信才得吉，故訟的首要條件是有孚，有孚便是誠信，以誠信贏得訟，輸的一方面便能心服口服，不會藏恨於懷。訟既是起於財貨，爭訟的人，往往想由訟案中獲得所希望的財物，俾因涉訟而財源亨通，這就無異以訟為賭博了，在賭場上贏方固然是錢財茂盛，但輸的一方，誰又不在計劃撈本，於是輸輸贏贏，循環不已，幾曾見有世家出自賭博的？所以訟要以杜絕爭端，永無後患為吉，故訟的次要條件是窒。訟源雖多半在財貨，而健訟則多出於意氣，意氣用事的人，不惜用任何手段與方法去爭取訴訟的勝利，一旦獲得勝利，便覺揚眉吐氣，喜形於色，不知勝方得意，只增輸方的報復力量，俗語說「一代官司九代仇」，也就是輸方九代子孫都要報這仇恨，試想贏得一代的官司，留給九代子孫的後患，這是多麼可怕的結果，所以訴訟必須心存憂懼，以訴訟為可怕的行為，才能獲吉，故訟的第三條件是惕。在爭訟中有句俗話是「得理不讓人」，意思是抓住了對方的弱點，必須予以徹底的打擊，不讓他再翻身，這就犯了終凶之忌了，中是中道而止，也就是俗話說的「得饒人處且饒人」，當我們的訴訟有了贏的希望，對方自知理屈，願意和解，我們在此時接受和解，面子裏子都有了，而且輸方也必心存感激，不思報復。這又是夫子：「君子不為已甚」的道理，故訟的第四條件是中。所以訟之吉，在有孚、窒、惕、中四個原

則下，反此原則，結果便凶了，故曰終凶。利見大人是指九五的，九五爲斷訟之主，因九五有中正之德，經九五判斷的訟案，一定公平無冤枉，故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是指上九言的，涉大川是解決大難，如國事之類，以訟爭來圖解決大事，解決不了，固然是載胥及溺，如水益深；即使解決得了，錫之鞶帶，仍不免終朝三褫之辱。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卦的卦象，上爲乾剛，下爲坎險，險而健，是爭訟之源，故曰險而健訟。訟何以能有孚窒惕中吉呢？這是因爲有九二之剛來在坎險之中，陽剛爲實，故能有孚，有孚，則窒惕中都相從而備了。九二在卦辭裏代表的是有孚窒惕中吉。他是訟主，也就是俗所謂原告，並不是主審人員，（王弼注此稍有誤解。）在卦辭中九二是忠實的原告，在爻辭中九二是悍僕。因卦論整體，爻以位斷，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因所取角度不同之故。成是訴訟的判決，訴訟經過判決確定，便成定案。訴訟到判定，便是勝負分明了，勝負分明之日，即是報復開始之時，訟最好是雙方適可而止，不要使勝負分明，訟所以終凶者，就因訟結了案。訟雖是有孚窒惕中吉，但也必須主審的人判斷公正，如果主審有偏頗，或者是含糊，雖原告有理，也不能獲吉，故曰利見大人，尙中正也。因九五之大人居中履正，他所重的是中正，所以不會冤枉好人。世間有許多大問題，是無法完全合理解決的，你如果相信訴訟是可以解決大問題的途徑，那你就只好陷溺益深了。就如近世國際間的許多大問題，海牙法庭判斷得了嗎？聯合國解決得了嗎？倒不如爭論的兩當事國直接談判，互相忍讓，不失和氣的好。故曰：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入于淵即如水益深的意思。上九是卦之窮，窮則變，變就下到坎了，爲入淵之象。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彖云：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是指一人的表裏心行言，象云：天與水違行，訟。是指人我之間的不和言，荀爽謂「天西轉，水東流」，是天與水背道而馳。故曰天與水違行。在人事上，人與人之間彼此性向不同，易起爭訟。故訟是由人性的乖戾而起。有治國平天下責任的君子，不能只靠訟起後的公平判決，應當堵塞訟的來源，消弭訟的起因，所謂謀始，就是先事預防，訂立一種制度，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

爻辭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本卦既以終凶爲戒，初六爲訟之根本原則，故曰不永所事，永義爲長，不永所事即不延長訟事，也就是俗話說不要纏訟。再就爻位言，初居卦之最下，是位卑，六爲陰柔之質，是力弱，位卑力弱，也無能與別人纏訟。故不永所事一語可作不宜永所事解，也可作不克永所事解。既云不永所事，是已有事了，以初六之位卑質弱，何以會有事的呢？暴寡凌弱的事，世所常有，我不犯人，人却犯我，這怎麼辦呢？小有言是稍作答辯，說明錯不在我就算了，不用反擊。所謂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曰終吉。

初六應九四，是九四訟初六，初六作答辯，小有言即稍作答辯。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長則終凶，故不永所事的意思即戒訟事不可延長。在戒訟的原則下最好是忍受不言，如直不疑傳言有同舍郎失金，以爲不疑盜竊，不疑不辯，買金予之，後竊金者以金還失主，失主乃大慚。此係私了，未涉官府，如涉官府就要像公冶長坐牢了。故訟有不得不辯的，史記陳丞相世家云：「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劃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平只爲自身辯護，並不反擊讒者，這就是雖小有言，其辯明也，其字是語助，謂小言不過辯明罷了，由於平不反訟，故後來得與絳侯共誅諸呂，建再造漢室之功，此所謂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是臣位，五是君位，君臣是應該相應的，但相應必須是一剛一柔始行，今九二與九五同樣是剛，爲互相排斥之徵，也就是君臣相訟的表現。但九二以剛居柔位，先自失位，且九五居中履正，高處尊位，豈是九二所能勝的？九二既不能勝，唯有逃歸其本邑了。他的邑如果地小人稀，僅三百戶，不足以爲亂，他還可以无禍，否則就難免召忌了。國策稱齊威王封靖郭君田嬰於薛，靖郭君要高築其城牆，門客相諫，都不被接受，後有齊人以海大魚喻之，他才有所悟而停止了建築。到威王死，宣王卽位，

與之不善，他便辭職歸往本邑，就因薛無深溝高壘可據，宣王雖恨他，終無忌他之念，最後還因齊貌辯的游說，迎他回來爲相。假使他當時加強了薛的壁壘，在宣王恨上加忌，他還能保有安全嗎？這就是人三百戶无胥的效驗。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逋竄即奔逃，因訟君不勝，逃竄而歸，如果邑小人少，便可免於災禍，若是據大邑以訟上，那禍患的到來，就像俯身拾物般的容易了，故曰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以陰柔之質，處在九二及九四兩剛之間，地位甚危，但他既不與之相應，也不與之相訟，只一心順應上九，守正不貳，所以處境雖危，最後仍吉，故曰貞厲終吉。上九以陽剛之性，居崇高之位，非可訟者，六三奉命行事，不敢自專，故曰无成。食舊德即是保有舊祿，不失其官位。唐憲宗穆宗文宗時代，李德裕牛僧孺植黨互傾，舉朝風靡，唯裴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同，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威望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卒贈太傅，蔭封子孫，可說是食舊德，貞厲終吉了。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之所以能食舊德，保有其爵位，就因他能順從上九，以貞處厲，故得終吉。從上吉也，是從上終吉的省文。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之訟初六，實是憑勢凌人，以上壓下，非理相干，經初六以言語辯明，其曲在九四，所以九四之訟，未能得勝，如果九四肯服輸，反身從理，改變訟初的意圖，安守正道，便可獲吉。復爲反身，卽爲從理，命爲意圖，渝爲改變。安貞卽安分守正，安分守正，便不訟了，不訟就可獲吉，故曰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安貞就是不失正道，不失正道，就得復卽命渝，中國禮教，首重倫常，尊卑貴賤，等級極嚴，流弊所至，是上以尊凌卑，貴以權壓賤，在下之人隱忍不敢較，在上之人遂過不知非。韓愈擬文王琴操云：「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以紂之殘暴爲聖明，以文王之德行爲當誅，人格何在？公理何存？觀九四以復卽命渝爲吉，定知上擬文王操非文王之本意了。

九五：訟、元吉。

九五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是居得其正，五在上卦之中，是不偏之象，不偏則態度公正，剛毅則賞罰嚴明。獄訟所患，就在不公不明，今既有此公明之君主爲審斷獄訟，自然是訟者的大幸了，故曰訟，元吉。元吉就是大吉，訟是凶事，何以能大吉呢？大半與訟的原告，都是受委屈的弱小者，他們本身無力抵禦強暴，只有籲天告哀。如果籲天仍不得伸冤，民怨積於下，天下就要大亂了，這是人民的不幸，也是帝王的災難。若帝王能執法無私，使天下無冤民，這是人民之幸，同時人民也必擁戴此公明的帝王，愛之如父母，又何嘗不是帝王之福呢？君民皆因此受福，故曰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所以大吉者，就因訟在中正的九五主審之下，反之，主審不能中正，必然是凶了。毛詩虞芮質厥成

的傳說：「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共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九五之德如此，除了斷之以元吉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故卦辭曰利見大人。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居訟之極，是健訟而敢訟者，訟雖非吉事，但姦邪用事，公道不伸之時，如果未有敢訟健訟之人出而主張公道，則世道人心將何以扶持？劉向訟陳湯之冤，功臣賴以保全。程宏圖訟岳飛之冤，忠良賴以有後，至於胡銓請斬秦檜一疏，正義之聲，震撼天下，豈可責以終凶？鞶帶是獎賞功臣的服飾，錫義爲賜予，或錫之鞶帶是說因訟得直，而受爵賞的人，可能會有，或即可能的意思，如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立拜爲大鴻臚，便是其例。但爻辭之義並不是指事實言的，鞶帶只不過代表褒獎之意罷了，是說伸張正義的訟是值得褒獎的，但訟風不可長，如人皆以訟爲利祿的捷徑，則天下就要大亂了，故結以終朝三褫之，褫音馳，奪衣曰褫，終朝三褫，即一日之間三奪所賜的鞶帶以止訟風。意謂同時必須防止其流弊。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爲什麼要終朝三褫之呢？是說用主持公道爲升官之計，這種人便不值得尊敬了。爲社會鳴冤，爲世道鳴不平，必須是不以利祿存心，才值得尊敬。

師 ䷆ 坎下坤上

卦名解：

訟是口頭之爭，到了口頭之爭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就得以武力來解決了。口頭之爭，行爲限於個人，得失也限於個人，兵戎之爭，就成了集體的行動，勝則殺人，敗則人殺，勝則開疆拓土，敗則亡國殄祀。訟則終凶，戰則終危。老子說：「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本卦坤上坎下，坤爲田邑，爲民衆，又爲順，坎爲險，爲弓輪，又爲盜，這是說當我們的國土受到侵盜的時候，我們便只有與師動衆以弓矢來捍衛她了。但兵凶戰危，我們發動民衆去作戰，一定要使他們順利的通過這危險，這就是本卦取名爲師的意義了。學記說：「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鄭注：「動衆謂師役之事。」可知諉聞之士，是不够格來談師役之事的，故孟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衛靈公問陳，子曰：「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這些在在都說明了古人重視師役，不敢輕啓戎端的一斑。但立國於天地之間，我可以不犯人，不能禁人之不犯我，是以古有安不忘危之戒。師役之事，可以不用，却不可不講，本卦卦象，既是衆而險，故其所講究的都是克敵致勝的道理。

卦辭解：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役是動衆之事，衆是不整齊的，但行軍用兵的第一要求就是行動一致，尙書牧誓說：「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這裏反覆的要求，都是止齊。憑什麼去止齊？就是號令，誰發號令？便是主帥，故興師動衆不難，所難在主帥的人選，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即指此言，統率三軍，首重公正，不公正則衆心不服，衆心不服，便不能收整齊一致之效，故曰師貞，言統率師旅，必須公正。淮南子人間訓言：「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卽是其例。王弼注曰：「丈人，嚴莊之稱也。」嚴莊卽老成持重，丈人吉，卽是說以老成持重之人來作統帥，用兵便吉，吉就可無災禍了，本來說吉就够了，何必再加无咎呢？因兵凶戰危，師本有咎，唯有用丈人，才得吉而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字有師法和師長諸義，此處釋爲衆，表明是軍隊，並非前二義。貞有堅貞與貞正二義，此云正也，表明是公正之義。能憑一身的公正態度，使得三軍都正，這不止是堪爲統帥，簡直可以王天下，此言公正人材之難得，與及公正作用之大。剛中而應，乃指九二言，九二爲本卦卦主，以剛居中，而上與六五相應。二爲臣位，五爲君位，九二既與五應，是不以強將壓弱主之徵，同時也是六五之君全心信任的將帥，坎義爲險，坤德主順，坎下坤上是順理而行險之象，毒義爲役使，憑着九二所具有的這種美德來役使天下的人民，人民也會服從，何況指揮三軍呢？故用九二爲帥，便只有吉而无咎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坤爲地，坎爲水，坎在坤下，故卦象是地中有水，坤地載物，含量最多的莫過於水，故水之義於此又衍伸而爲衆了。行軍用兵，是要人爲國犧牲的，要使人民爲國犧牲，就不能不在平時施惠於民，使民知國之可愛，君之不可背棄，然後在危急之時，能出萬死不顧一生，效命於疆場。古語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便是此理。韓非子五蠹篇說：「民之自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民安得勿避？」這是說平時不知容民畜衆，急時用民之死力，就不可得了。象云地中有水，不云地在水上，或水在地下，中字卽是含容畜養之義。

爻辭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易卦的初爻，有據爻位判斷的，如需的初九，訟的初六便是；有不據爻位，只從卦義的原則判斷的，如坤的初六，和本卦的初六便是。行軍用兵之道，紀律爲先，岳飛的軍隊，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徵糧，所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晉楚郟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已與楚言和，林父就想回軍，他的副師先穀抗命，以中軍佐濟，魏錡趙旃以召盟往楚師，結果以挑戰還，士季設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及楚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於是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所表現的是一團糟亂，怎能不敗？否晉鄙，左傳知武子解此爻說：「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執事卽將佐，順成卽服從命令，故臧爲將佐聽命的意思，也卽是有

紀律，否爲將佐不聽命，也就是無紀律。言師出以律則吉，無紀律則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何以要有紀律？因無紀律必有損兵折將之凶。故否臧卽是失律。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爲剛強之資，二爲陰柔之位，故九二是剛柔相濟之象。本卦六爻，唯此一陽爻，以一陽居五陰之中，故曰在師中，也卽是統率師衆的意思。九二以良將之材，而又得六五君位之應，是上能信任他，下能服從他，以如此條件爲統帥，自然是吉而无咎了。這是說統帥得人，也就是卦辭師貞丈人吉所指的。統帥得人自然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了。有此戰功，王就會賜以三命，三命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故曰王三錫命。錫命卽是賜以三命，此句意在強調吉无咎，並不在三錫的事實。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自古將帥之能立功於外，未有不由內得國君之信任者，國策載：「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九二所以在師中吉者，承天寵也，天寵卽天子之寵任。未有天子之寵任，九二何能在師中吉？懷萬邦卽是使萬國入朝，因其能威鎮天下使萬國入朝，故王三錫命，以賞其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九二爲帥，能成其功，故王三錫命，六三以陰柔之質而統三軍之任，才不當位，就會有損兵折將，輿

尸而歸之凶。與本義爲車，尸爲死人，與尸即運尸回來，言六三爲帥，必致陣亡，主帥陣亡，士兵還有倖免的嗎？六三何以致此？因三爲陽位，陰六居三位，是才不當位，九二之吉，由六五相應，六三則與上六不相應。九二之下爲初六，初六承剛，不敢抗九二之命，六三之下爲九二，以柔乘剛，指揮不動，上無信任之君，下無聽命之將，如何能行軍作戰？所以有與尸之凶。有以與作衆解，尸作主解者，謂與尸即衆人作主，事權不一之意。不知與之訓衆，尸之訓主，都是旁義，且六五象曰：弟子與尸，使不當也。明以與尸爲弟子，何得以衆主解？九二是丈人吉，六三是非丈人凶，爻義一貫，甚爲明確。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三的三錫命是大有功，六三的輿尸是大无功，九二是吉无咎，以无咎來強調吉，六三是大无功，以大來強調失敗。爻義全是針鋒相對的。

六四：師左次，无咎。

這一爻是指行軍言的，四爲陰位，六爲陰爻，以陰居陰，是處得其宜，初六不與六四相應，是行軍無接應，行軍無接應，是危險的，故在此時宜駐軍不宜於進軍，次義爲駐，駐軍必須選擇地勢，行軍之法：當「右背山陵，前左水澤。」立於可攻可守的不敗之地，故曰：師左次无咎。左次即靠山近水的意思，无咎即無害。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常就是正規，與出奇行險相反，既然行軍之法要前左水澤，則師次於水澤之左，就是循正規了。不循

正規爲失常，故左次卽未失常。若韓信之背水爲陣，鄧艾之偷度陰平，以出奇行險致勝，便是失常了。出奇致勝，唯軍事奇才能之，不然必敗，馬謖街亭之敗，便是失常所致。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兵者凶事，戰者危行。故戰爭忌爲戎首。田有禽是句喻言，禽入田中，食我禾苗，我便弋禽，這並不是我好殺生，而是禽妨害了我的生。在國事上說：田便是國土，禽便是外寇，我不外犯，寇來入侵，則我之擊寇，便是名正言順了。故曰利執言，也卽是說師出有名。戰爭之事，在策略上當先發制人，爭取主動，但是引起戰爭的責任必須加在敵方頭上，表示我是被迫應戰，出於不得已，並非好戰。如此則我軍必憤，敵軍必怠，以憤怒之軍擊怠慢之敵人，還有不勝的道理嗎？老子曰：「兩兵相加，哀者勝矣。」所謂哀者卽指被迫的一方言。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故意退避三舍，使晉軍感到以君避臣的恥辱，故能敗楚。普法之戰，俾斯麥故意公佈法國要求割讓洛林等地的條款，使德國人羣憤慨，故能敗法。都是此戰略的巧妙運用。就爻位言，五爲君位，六爲陰柔之質，一個陰柔之質的人是不會犯人的，這是田有禽之徵，執言卽是宣戰，宣戰之權操之於君，故六五是執言之人。六五既是柔弱之質，非剛毅之材，是不適宜於指揮軍事的，既與敵人宣戰，就必須選擇主帥，擺在眼前的主帥人選有兩個，一是長子，一是弟子。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於人，弟子謂六三，德劣於物。」這就是就德行言，另方面就爻位言，二在三前，故稱長子，三在二後，故稱弟子。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二語，是用的互文法，言長子帥師則不輿尸，弟子帥師則輿尸，長子帥師則貞吉，弟子帥師則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指九二，九二以剛居中，中行即履中，言長子所以宜於帥師者，有剛而得中的條件，左氏稱：楚子將圍宋，令尹子文使子玉治兵，國老皆賀子文委任得人，獨鬻賈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剛而無禮，即是剛而不中，不能入即是不能生還，也就是與尸的意思。故長子帥師之所以爲正者，因其有剛中之德，弟子帥師之所以有與尸之凶者，就因使人不當其才，也就是說選帥的錯誤。楚子不替子玉，終有城濮之敗，子玉自殺，既驗了鬻賈不能入之言，也證實了本爻與尸的先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處在師卦的極端，象徵着軍事的結束。軍事既已結束，就得論功行賞，功大的命爲諸侯，故曰開國，功次的命爲世襲大夫，故曰承家。誰下此命呢？自然是大君了，大君即是天子，故曰大君有命。但此時有一應當注意之事，即是功臣的人品問題。在作戰時期，用人只重才藝，不論品德，故能成非常之功，在承平的日子，就得重品德而輕才藝，方能維持國家的安寧，故在論功行賞之時，必須注意，如果是德藝俱備的功臣，命之開國承家，不惟顯示出天子的厚道，也足以獎勵後進。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者是。若是小人有功，你封之土地，命爲侯王，一旦毛羽豐滿，他就不甘久居人下，而起反謀了。如果天子制服不了他，就要國危身亡在他手上，如果能制服他，削平患難，加以誅戮，後代就會罵你猜忌功臣，狡兔死走狗烹了。漢高爭天下時，因用人死力，濫封將士，故韓信彭越都王以勝地，等到天下既定，韓彭都遭菹醢，實犯此戒。所謂小人勿用，並不是說置功不論，而是說勿用開國承家。光武定天下後，對於功臣儘可能加以殊榮，但絕不假以任何權力，故國家既無叛亂之禍，而功臣都賴

以保全。這一爻不只是指示帝王鞏固國家的道理，也是痛定思痛，爲戰亂循環作的警告。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論功之大小，或命之開國，或命之承家，這便是正功，所說正功即是功當其賞，象用省文，故以大君有命包開國承家，太公封齊，周公封魯，卽爲正功之例。東晉之桓溫王敦均以位高權重，次第作亂，這便是用小人必亂邦之例。

比三三坤下坎上

卦名解：

比在論語有兩種解釋；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安國注曰：「阿黨爲比。」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邢疏曰：「但有義者則與相親。」阿比之比音匕，相親之比音界。周禮職方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鄭注：「比猶親也。」並引本卦象辭：「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爲證。詩大雅皇矣篇：「王此大國，克比克順。」毛傳：「擇善而從曰比。」阿比是小人的勾當，故君子不比。但與義相親，擇善而從，便不能說非君子了。本卦取義不在君子小人之別，而是在闡發王者無外，志士擇君而事的哲理。本卦緊承師卦之後，師爲戰陣之事，戰爭之起，必然兵慌馬亂，天下騷然，這正是帝王立業，志士建功的機會，立業首重親賢，建功就得擇主。親賢是比義，擇主是從善。比義從善，字面雖殊，義實相同。本卦卦辭統論求親與被親者所當選擇的途徑與所應持的態度，故名曰比。六爻則在分析其中道理，初六是說被比者應具的德行，與求比者選擇的條件。六二是比得其人，六三是比非其人，六四是選擇正確，九五是使人來比的態度，上六是比较的落伍者，體會了這些道理，則對於立業建功，便可無往不利了。

卦辭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在比的時代，主要有可親的對象，不管是上親下，或者是下親上，有親便好，故曰比吉。馬援說：「當今之世，不惟君擇臣，臣亦當擇君。」原筮便是選擇的過程，先推求對方的情志，然後決定親比與否，原卽是推求，筮卽是抉擇。就以臣擇君言，此君必須具有元大的度量，永恆不變的志節，貞正可法的德行，則與相親比，然後可無悔咎。故曰元永貞无咎。楊慎升菴詩話云：「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之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敷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今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故原筮是比道所必須有的過程。人君能具此元永貞三德，不惟有志之士來求親比，卽平時心懷反側不安的人也將來求親比的，故曰不寧方來。後夫凶之夫爲語詞，讀同扶，言既有此三德具備的君主，大家便爭先相投，以求親比，來遲者，無所容納，致不獲親比，窮無所歸，便凶了。後漢書馮衍列傳稱：「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而衍獨見黜。」這便是後夫凶的史例。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彼此相親，爲生人一大樂事，故比爲吉道，所以說比吉也。在政治上來相親比者，便是輔佐我的人，故曰比輔也。人君在上，下皆親比，便是下皆順從的現象，故曰下順從也。推求筮決而能得到具元永

貞之德者而比之，即可无咎，誰具此德？唯有九五，九五高居君位，有乾元之德，九爲陽剛之資，陽爲實，剛爲堅，堅實之性是不變的，故九五有永久不變之德；五居坎中爲陽位，九以陽居陽，處得其正，又在坎卦之中，行得其中，是九五有中正之德，得君如此，尙有何咎？故曰无咎，以剛中也。君求良臣，臣求明君，反側不安者皆來相親比，其非反側不安者自然都來了，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聖明之君，千載一出，是以寧戚有生不逢堯與舜禪之歎，士生於明君求才之日，而不疾速往求親比，觀望徘徊，時機一過，遂致終生無所親比，仕道豈不是絕了嗎？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地上，便四散分瀉，明君在上位，恩澤便廣被，先王效法此地上之水，建立萬國，以親比百姓，廣封諸侯，以親比功臣。這是單就君主立場論比的吉德的，所以特提出先王二字者，因建萬國親諸侯不是臣下之所能。本卦坎在坤上，坤爲地，坎爲水，故爲地上有水之象。物之相親附者莫過於水之與土，故其義爲比。

爻辭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親比雖是吉道，但必須出之於內心的真誠，才能獲吉，若外示親比，內藏禍心，便不能无咎了。人心多端，往往禍心愈深者，親暱愈甚，周公握髮吐哺以接士類，王莽亦握髮吐哺以接士類，但周公出以尊禮賢士之誠，王莽出以籠絡人心之詐，故周公之門多吉士，王莽之門都是獻符瑞的輕薄之士。初六

爲比卦之始，故本爻所示的是比道的基本原則。有孚即用真誠，比之即相親比，无咎即无禍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親暱既有虛僞的一面，則如何始見其爲真誠呢？這種真誠必須如以瓦缶盛物，缶中是實實在在的，缶身質素一點華彩都沒有。故曰有孚盈缶。一個政治領袖如能本着這種真誠來親天下之士，則天下之士必將輻湊於其門下，不止是有多士之美，還將得到意外的收穫。故曰終來有它吉。它吉即意外的喜事。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六爲比卦的開始，故其所講的，也就是比道的基本原則。聖人謀事，必慎始以要終，初六既有有孚爲比的基本原則，是慎其始了，既能慎其始，故其終就有它吉來。有它吉即爻辭終來有它吉的省語。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以陰居陰，是守正履中之象。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心無旁念，是以身許國之臣，但陰主靜，陽主動，故六二之臣必待九五之君來求己，始與之親比，而不會主動的去求君之親己，故孟子駁伊尹以割烹要湯之說爲齊東野人之語，蓋以直道事君的人，是不汲汲以求比的。六二坐待九五之來比，故曰比之自內，六二居內卦之中，是君子思不出其位者，故曰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卦辭既云後夫凶，今六二守正以待九五來求，豈不是犯了比的戒條了嗎？若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的急於救世態度來衡量，則六二的比之自內，僅能不失其己身之正罷了，不是宏道的表現，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自內即自守的意思。不自失是歎賞之辭，也是惋惜之意。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以陰爻而居陽位，是謂失位，在比的時代失位，就是走投無路，無可親比之人的象徵。何以見其無可親比？在他之下的是六二，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不受其比，在他之上的是六四，六四上承九五而外比，也不受其比，他所當比的是上，但上六有无首之凶，揚雄在漢因三世不徙官，而阿附王莽，終有投閣之恨，就是比之匪人的例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舉世無親比之人，以致失身匪人，豈不是太可悲傷了嗎？依一般辭例，應該用悔吝，今用傷不用悔吝者，是說自傷之不暇，那有功夫去悔吝？六二以能自守，故不自失，六三之傷，傷在不能自守。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本應與初相比，但初不往求，遂上承九五，與之親比，卦爻之在下者爲內，在上者爲外，九五居六四之上，故曰外比。外比何以爲貞吉？四爲陰位，六以陰爻居陰位，是處得其正，九五既具剛明之質，又居君上之位，以下比上是應該的，以陰暗比剛明是正確的，六四的外比，是比得其正，故曰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在四上，以四比五，是以下從上，九五有剛明之賢，六四比九五是以愚暗比賢明，以愚親賢，以下從上，怎能不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是君位，故其爻爲本卦之主，本卦五陰，只此一陽，王者無外，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之比，不限一姓一邑，故曰顯比，顯是開明的意思。開明之比是怎樣的呢？殷本紀言湯見獵者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以爲如此禽獸將絕種，他獵時去三面網，只留一面，祝曰：「欲左，欲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後代帝王於圍獵時，三面張網，留一個缺口，任獸來去，即師湯之德意。所謂王用三驅，即是說圍其三面，虛其一面，讓獸自去，因爲前面是缺口，獸從此逸去，故曰失前禽。顯比即是說願來親比者來，不願親比者自去，不用絲毫勉強。邑人不誠，邑人是與王同邑之人，邑爲皇都，與王同邑即住在皇都內的人，以喻左右親近之人，誠爲期約，邑人不誠即是說並不獨期約左右親近，而疏遠荒服的人民，帝王對所有人民，一視同仁，並無遠近親疏之分，故得比之吉。高祖所封皆蕭曹故人，光武所用多南陽人，都違反了邑人不誠之義。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怎見得是顯比呢？五爲陽位，九爲陽爻，九五以陽爻而居陽位，是處得其正，五爲帝位，又在坎卦之中，是天下而立之君。故曰位正中也。九五居中履正，是開明無私之君，故顯比之吉，全由中正所得。三驅之義是順我者我親比他，逆我者任其自去，不加強留，如同失前禽一樣。也即是說，失前禽便是舍逆取順。邑人不誠即是不與邑人相期約，也就是說不與左右的人特別親比，這就顯示出在上者的公正無所偏比。中即公而無偏的意思。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卦是後夫凶，上六在九五之後，正是後夫凶者，國君所以求賢而親比之者，目的是爲了自己所要締造的事業得到有力的助手。一個立志建功的人，就當在人君需才之際迅赴事功，不能坐觀人功成業就之後再去投效；揀現成的便宜。而上六却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諸爻都早已親比於九五，而九五亦已飛龍在天了，他却姍姍而來遲，像這樣現實主義的投機份子，不爲夏禹防風之誅，就當光武馮衍之棄，豈能得到親比？由於其比之不早，所以結果是凶。无首是不早的意思，比之无首凶，是指不趁人主需才之時投效，而在人主大業定後去投效的人說的，至於潔身自好，根本無攀龍附鳳之想的人，是不在此例的。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世事有有始有終者，有有始無終者，決不會有無始而有終者，上六既不能求比於始，如何能受比於終？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爻辭之无首作不早解，象辭之无首作無始解，這是因爲兩者語意略有差別之故，實則始也是早的意思。

小畜三三乾下巽上

卦名解：

比爲君臣相親，但君臣之親必有道，無道之親便成爲相狎了。有道之親如何呢？即止君之惡揚君之善，比象曰：比吉也，比輔也，所謂輔，即論語以友輔仁之輔，若臣不能輔君之德，止君之惡，那就是飛廉惡來之流了。故比之後繼以小畜，畜義爲止，孟子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並召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臣止君之邪惡，乃出愛君之心，好君即是親愛其君，大凡親愛其君之臣，必止其君之惡。故這一段故事，即是本卦卦名正確的解釋。本卦卦主是六四，六四是陰爻，爻義陽爲大，陰爲小，艮以陽止乾故名大畜，巽以陰止乾，故名小畜。在人事上，以臣止君，是以下止上，以小止大，故稱小畜。在創造事業的君主，險阻艱難，一身備嘗，而其臣下又皆同甘共苦，相知有素之人，故對於臣下之諫止，較易接納，然功成業就之日，懷諫遂非者尙所在多有，故乾之上九以亢龍有悔爲戒，至於繼嗣之君，生長深宮，不知艱難，縱慾敗度者十之八九，臣下要以諫止約束其行爲，不惟極困難，而且極危險，故龍逢比干，均死於諫。本卦上巽下乾，乾爲剛健，巽爲和順，以示畜君之道，當用和順，以柔制剛，不可以健止健，形成君臣對立，甚或變爲以臣制君了。

卦辭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所止君惡雖是小的一部份，但小惡不戢，大惡遂成，所以小畜亦亨。民之所賴者爲君澤，猶如禾之所賴者爲雨露，在小畜的時代，國君之私慾，既未能全部戢止，民人所仰賴的德澤，也便像密雲不雨的天候，禾稼無從沾溉到雨露。雲是陰氣的集結，必須由上蒸的陽氣與之相搏，陽氣被阻，才發揮出它的熱力，化雲而爲雨，若雲層阻不住陽氣，陽氣穿出雲層，雲就不能化爲雨了。澤之所以不能下流，就因臣之所畜者小，不能致君於堯舜之故。雲之興起必自郊野，乾的方位在西北，巽的方位在東南，巽爲風，我是指城邑而言，城西興雲，城東風起，雲就無法飛到城邑上空了，以這種風雲的形勢來說，人民對於雨露的盼望是落空了。故小畜之亨，不過人民不致深受暴君之害，至於君澤的下及，是無望的。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是指六四言的，六四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本卦只此一陰爻，故上下陽爻都應它，它以一陰止衆陽（這是就卦體言，若以爻體言，是上三爻止下三爻，卦與爻，解釋各不同。）故曰小畜，乾爲健，巽爲順，不說乾而巽或者健而順者，是用的互文法，知乾爲健，則知巽爲順了。內卦爲乾，故稱剛中，外卦爲巽，巽爲柔順之質，並不強止剛健之行，故乾之剛健仍得通過巽順而表現於外，故曰而志

行。這是君剛不廢於內，志行得施於外，故曰乃亨。密雲所以不能化爲雨者，就是陽氣有一部份穿雲而上行，未能全被止住，尚同上。雲出自我之西郊，是喻君澤欲施而未能行，故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爲風，乾爲天，巽上乾下，爲風行天上之象。語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又曰：「五風十雨兆豐年。」風雨必須施及於物，然後能起作用，今風在天上吹，是施不及物之象，故名之曰小畜。也就是說小畜未能使君澤下流。君子既和順以事君，則用什麼方法來止君之惡揚君之善，使主澤下流呢？這時就得反省了，君不納我之諫，必是我的行誼不足以感動君，於此之時，就得加強自己的文章道德，使國君以爲我可師可法，像周武王稱呂尚爲師尚父，唐太宗以魏徵爲一鑑，那還有言不入，諫不止的嗎？故曰君子以懿文德也。懿義爲美，作動詞用，即是美化自己的文德。

爻辭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乾具陽剛之德，其本性是向上的，今居於巽下，是失德了。猶如人君，位在萬民之上，其德行也應該高人一等，今反而低下於人，這就是失了本性之故。在他失性之初，如果有人規諫提醒他，便極易回復其善性，否則習非勝是，必至悞諫違卜，無可救正。初九在下，有上升之意，而六四從上應之，於是初九便順利的上升了，猶之人君有悔過之心，臣下從旁助成之，雖揚善止惡，功出臣下，但悔過向

善，實君之本願，復自道即自復於道。人雖有一時的失行，而能自復於道，何來災咎？既无咎，便早了。鄭莊公因其母助共叔段爲逆，遂絕其母，後來有些自悔，穎考叔便以微言感動他，使他們母子和好如初。錫類之功，雖出自穎考叔，而母子天性，則爲鄭莊公所自有。初九之吉，是說勸善規過，以早爲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義者宜也，人能自復其善道，應該是吉的，故曰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初九升進的目的是四，六與九相應，故初很自然的升進了。九二升進的目的地是五，但兩陽是相排斥的，九五不應九二，九二應該無法升進，只因九二居下卦之中，九五居上卦之中，雖兩剛有相互排斥之性，可是彼此都居中，不致爲過份的排斥，故九二得以勉強升進，回復到他的本性，牽義爲牽強，也就是勉強。乾卦的三爻，並不是分指三人，乃是就一人過失的次數言的，國君初有過行，臣下即加畜止，很自然的就止住了。到了第二次有過行時才加畜止，就較難了，雖也能止住，却出於牽強。到了第三次有過行時，便無法畜止了。初九的无咎之吉，是全吉，九二的吉，是勉強的吉，九三就無吉之可言了。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之所以能勉強復歸於善者，因爲他以剛居中，中則不致過份，剛則能自勉強。雖然他之止而復於善，出於牽強，總算未失其向上之本性，故曰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初九及九二，惡習未成，故一加規諫，一加德感，均可止惡而回復其善性，到了九三的時候，積非勝是，痼疾已成，就非言語德行所能畜止的了。六四欲阻其行，他不聽，六四只得拆去其車輻，輻是輪中的支木，即老子所說的三十輻共一轂之輻。輪無輻便無法行動，他不止也得止了。故曰輿說輻，說的意義與脫相同。妻是指上九的，爻例三與上爲正應，三爲陽位，上爲陰位，故三之與上，猶夫之與妻，九三偏剛不正，上九之妻勸諫他不見效，因爲異之上九處陰之極盛，爲強烈之婦，夫爲偏剛，妻爲盛陰，各不相下，遂致夫妻失和，故曰夫妻反目。夫妻反目即君臣爲仇之意。局勢演變到這地步，於家於國是何等的不幸，韓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九三之不幸，實由六四上九未能及早畜止之過。明儒張時泰評右正言鄒浩疏論宋哲宗廢孟后而立賢妃劉氏，致被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一事說：「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虧，則大綱絕矣。厥後汴宋淪於沙漠，誰其尸之？雖然，鄒正言孤忠勁節，固人之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爲，而禍之所以易召也。噫！豫讓不諫智氏之貪地，而徒殺身於國亡之秋，褚遂良不諫武氏之再入，而徒叩頭於冊命之日，鄒浩不諫哲宗於廢后之時，而徒進言於立妃爲后之際，是智氏之豫讓，李唐之遂良，汴宋之鄒浩，皆失於此乎！」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敢與夫反目，則是不能齊家之證，九三偏剛不中，

是不能正身之人，身不正，怎能正其家室？家室不能正，怎能治天下國家？九三之不幸，固由畜止不早，但一個剛愎偏激的君主，又豈小畜之所能爲功？是以三仁去殷，伍員沉江，無補二君之亡。象辭所責，重點在君。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爲巽之門戶，是小畜之主，以一陰止三陽之亢進，易爲三陽所傷，又乘九三之上，九三求親而已拒之，三性剛偏，不能不懼，幸好上九居巽之極，剛柔兼具，亦深惡九三之不正，而又有制止九三之力，使九三之輿說輻，而不敢進犯，故得免於傷害，消釋惕懼。上九與六四同惡九三，故曰有孚，陰陽相傷謂之血，血去即是傷害免去了，惕出即是憂懼沒有了。既無傷害，又無憂懼，何來的災咎？故曰无咎。這是說以臣止君，是有傷害的憂慮的，但如果畜君是出於好君，至誠可以格天，得道者必然多助，六四之得免於傷害之憂者，就因其至誠足以動人之故，故曰：有孚……无咎。明太祖讀孟子至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認爲大逆不道，下令撤去孟子在聖廟中配享的神位，有敢諫者，以大不敬論，執金吾立即以箭射殺之。刑部尚書錢唐與樞入諫，袒胸受箭，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明太祖爲其至誠所動，立命金吾止射，又令太醫療其箭傷，遂不廢孟子配享。可算得是本爻的實證了。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拒受九三之親暱，上九亦與九三反目，二人可稱志同道合了，故曰上合志也。由於有上九之同志，故六四得以血去惕出，然其所以致此者，全由有孚之力。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下卦三爻是就被畜止者說的，上卦三爻則是指畜止者說的。六四是敢止，九五是德止，上九是力止。六四有孚是對上九，九五有孚則是對九二，九五以陽居陽，陽爲實，實即財富，故九五富有，九五居中履正，而他所富有的並不是真的財貨，而是道德。鄰是指九二言的，因二五相應，故爲鄰，九雖是陽實，可是二非陽位，陽居陰位，便是失位，也即等於失去了財富，一個失了財富的人所追求的當然是財富，九五是個居中履正爲人民利見的大人，在九二需要財富之際，即分以財富，九二焉得不感而化之。攣是握手之意，如是語助辭，九五以誠信待人，見九二有牽復的可能，便握其手而歡迎他，並以自己所有者去分享他，這是以德畜止人君之惡，並不是以言語諫止。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之握手以迎九二，並不是虛禮，而是有誠信的事實的，什麼是事實？即分富於其鄰，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富即是善，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即不獨富的例子。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巽爲陰卦，上九以陽剛處陰之極，是陰之最盛者，也就是說爲小畜之健而有力者，由於盛陰在上，乾卦上升的三陽，無法得過，於是兩氣相搏，密雲便化而爲雨了，故曰既雨。密雲之能化雨，也就顯示出陽氣止於陰下，故曰既處，處即止的表現。上九之能有此表現，是由其重尚道德，累積道德，達到了飽和的程度之故，載義爲滿，即理化名辭所謂的飽和。陰盛而止陽，就有如悍婦制其夫，強僕限其主一樣，即使動機良善，也是危厲之事，故曰婦貞厲。望爲十五日，十五爲月滿之夜，月滿時其光敵

日，有如臣之威大者震主。故人臣以權力畜止君惡，是非常的行爲，不可以爲典常，故曰君子征凶，征即常此以往的意思。如人臣偶用權力糾正了君惡，便每事都以權力去迫使其君聽從，此人君所不能長期忍受的，人君既不能忍受，則臣下就凶了。左傳莊公二十年載：「鬻權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鬻權所以自刎者即爲後世欲以兵諫者戒。故上九之力止，應當爲君子所戒，不可以爲法。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所以能使其君既雨既處者，是因其積德深厚，力足以止君之故。所謂君子征凶者，君子是忠君愛國之臣，言君子常用力以制止其君之所以爲凶者，就因臣下權力太盛，犯了敵君的嫌疑。一國不能有二君，臣敵於君，是有二君了，此舉國所欲誅，故君子之征凶，即是犯了敵君的嫌疑。

履三三兌下乾上

卦名解：

這個卦是講人在社會上立身行事原則的。履爲踐踏，也即是行路。世路是險巇的，人心是狡詐的，在我們人生的道上，隨處都是荆棘，無往而非陷穽，如果我們不能過足不出戶，或是至老死不與人來往的生活，我們就難免被荆棘刺傷，被陷穽淪落。於是應付世變的道理便不可不講究了。但宇宙非一道，世界非一人，你能一道道去巡查，一人人去試探嗎？我們都知道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不是長生保命之道，但不貪不爭，有時也不能長生保命，淮南子人間訓載：「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刖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淮南子批評此事說：「此能以知知也，而未能以知不知也。」故用智慧以應世變，未有不犯千慮一失的，於是憂世的聖人爲我們發明了一個以不變應萬變，既安全而簡易的處世方法，即所謂禮。序卦說：「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說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故履即禮，履的表義爲行，履的含義爲禮。禮的表義爲法，禮的含義爲行。禮所以序人倫，辯上下，象云：「君子以辯上下，安民志。」也是在以禮釋履。禮是爲事鬼神而設，人之事神，必卑以自處，虔誠於心，人

卑以事神，便可致福，我以事神之禮去事人，人又誰來害我？以禮事神可以致福，以禮履世，即可免禍，虞翻以本卦與謙旁通，因謙也是尚卑的。所以世道雖險，行之以禮，便可履險如夷，此本卦名義之所在。

卦辭解：

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音埶，咥人即咬人。虎是吃人之獸，你不惹牠，牠也要咬你，你蹈在牠的尾巴上，牠有不咬你的嗎？而卦辭却說履虎尾，不咥人，是何道理？這語意是和詩小晏「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樣的，臨深必墜，履薄必陷，怕墜怕陷，最好是不臨不履，踩到虎尾，定會被咬，你怕被咬，就不去踩牠的尾巴，世道是危險的，你涉世時抱着一個履虎尾的心理，就可無傷了，道上之虎既不傷你，你豈不是就通過了嗎？故曰不咥人，亨。本卦只六三這一爻爲陰，餘五爻皆陽，以一陰履五陽，正如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一樣的情形，陰鬪陽，多半是危險的，故小畜的六四是血與惕，本卦的六三是履虎尾。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義爲踐，踐是對下言的，王弼以爲因六三踐九二之剛，故曰柔履剛也。但反對的意見以爲剛如果僅指六二，則上卦三陽就不相關涉了，故有以乾爲虎，九四爲虎尾的，履義爲藉，六三在九四之下，同於藉墊，故爲履虎尾，但乾非虎，以九四爲虎尾，殊爲無據。於是爲調和之說者以爲履有二義，對上爲躡，對下爲踐，故虎是泛指上下俱陽的。這與小畜的六四畜九三之爭是一樣的意見。其實這兩卦的

卦義與爻義都是有別的，小畜的卦義是謂一陰畜五陽，但六四的爻義則只畜九三；履卦的卦義是謂一陰履五陽，而六三的爻義則只履九二。故柔履剛應該解作一陰履五陽，是就全卦講的。這可以由下句「說而應乎乾」來證明。兌爲說，乾爲剛，而不用「說而應乎剛」者，正與小畜象的「健而巽」同一語法。柔履剛是危險的，因爲柔以和悅的態度來承應諸剛，有道是「伸手不打笑臉人」，故事雖危險，而無傷害，是以如履虎尾，不咥人，而得亨通。下面的剛中正是指九五言，九五以陽居陽，居中得正，故曰剛中正。五爲帝位，九居五是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故曰履帝位。疚義爲病，也是愧，夫子答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之間，謂「堯舜其猶病諸。」病諸卽愧色，「而不疚」是當之無愧的意思。九五履帝位而無愧者，就因其剛德光明之故，故曰光明也。這段彖辭分爲兩截，前半在釋卦，後半在贊爻，前半所講的是涉世之道，後半所講的是馭世之道。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乾爲天，本卦乾在上，故曰上天，兌爲澤，本卦兌在下，故曰下澤。上天下澤成爲履卦，君子用這現象分別人事上的尊卑，定爲上下共遵之禮法，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隨其本分以生活，這便謂之定民志，定卽確定，使尊卑不亂之意。也卽是論語中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意思。

爻辭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是本色，不做作，不裝假，老老實實的做人，謂之素履，往義爲涉世，无咎爲无災咎。前已說過，世道是險巇的，人心是狡詐的，我以誠實去接物處世，豈不是要處處吃虧了嗎？怎樣能够往无咎呢？這就是易理基本的表現了。在爻例陽與陽是不相應的，陰與陰是不相應的，唯陰與陽才能相應。狡滑人遇到狡滑人，彼此互相猜忌，各不信任，外表上看起來是物以類聚，狼狽爲奸，在他們彼此的內心裏實在是如芒刺在背，不知何時何處自己會遭到對方的傷害，所謂同床異夢，唯有兩個狡滑人在一起最切了。狡滑人既不喜狡滑人，而世上又到處都是狡滑人，於是誠實人便成了可愛的珍寶了，狡滑人初對誠實人，是會給他一點當上的，但在其發現了你是誠實可靠的人時，他會以最誠懇親切的態度來與你相交，以你爲心腹人。膚淺的看法，誠實人在社會最吃虧，如往深一層研剖，你就會發現社會上最占便宜的是誠實人。老子說：「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便是襲自本爻。他的大象是樸，樸即素材，執義是履，執大象便是素履，往而不害便是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履之往是素履往无咎的省語，獨行願是說我只說我內心要說的話，做我內心想做的事，一本真誠，不虛僞，不掩飾。獨即只的意思。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世道險巇，然能履之如行平坦康莊大道者，唯有守正的幽人，才能做到。幽義爲隱，爲靜。二是陰位，九爲剛才，以剛才而自安於幽隱之處，是謙卑以自處，不自矜炫的表現，二居下卦之中，以剛居中，又是守正不偏的表現。故能獲得幽人之吉。屈賈都是有才而守正的人，但因他們不能自隱其才，又

守正太過而不得其中，所以遭遇到世途的坎坷，不能自免，才德反成了逃亡的凶器，豈不可哀！本文設意，在爲有才有德者涉世之戒。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處世之大忌，是恃才而傲物；臨危之大忌，是不能寧靜以觀變。九二有才而能隱其才，是處世不失其中，歷險而能靜，是中懷不亂，既不失中又不亂中，則涉世自無不吉了；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爲陽位，六以陰居之，是以柔而冒剛之能，正如一隻眼的人，視力本不全，他偏自謂能察秋毫之末，又好比跛脚的人，行走本不方便，他偏自謂能登千仞之山，故曰眇能視，跛能履。六三爲小人，九二爲君子，今六三乘九二，是小人位於君子之上，這種情形正好比踐踏虎尾，必爲噬斃。故曰履虎尾，咥人，凶。六三位偏而不中，但却處下卦之上，是猶武人因一時之僥倖，偏據一方，就行使起天子的命令來，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大君即天子。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即是指六三之類而言，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正是武人爲于大君的注腳。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一隻眼能觀物，但觀察不明，跛脚能行路，但行不遠，這是力不從心的現象。咥人之凶，是說六三乘九二之上，是才不當位，以一介武人而妄行天子的命令，其奈志大而才小何？言志剛而不言材弱，是舉重以包輕的語法。爻辭對六三有貶意，象辭對六三隱有同情惋惜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音素，愬愬是危懼之貌，九四緊在九五之下，九五是剛而決斷的君主，九四以陽承陽，有如躡着虎尾，是相當危險的，但九雖質剛，而四則居乾卦之下，而爲陰柔之位，是能以卑柔自處之徵，知懼而能卑柔，在戒慎恐懼之下，勢雖危，終必獲諒解之吉。東晉初期王導爲相，王敦爲大將軍，王含爲光祿大夫，軍政大權悉在王氏一門，及王敦稱逆，王含出奔，獨王導日奉宗姓詣宮門泥首請罪，不惟當時未受誅戮，及王敦敗後，亦未受到絲毫牽累，反列爲中興功臣之首，豈不是履虎尾，愬愬，終吉之驗嗎？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處危懼之地，終以愬愬而得吉者，就由於他能盡其謙卑之節，以奉承九五之君。志卽志節。舊日官場有句名言說：「伴君如伴虎」，又說「位高者身危」，能守臣節，雖危不害，不能守臣節，必致危亡，卽本爻命意所在。

九五：夬履，貞厲。

夬讀古快反，其義爲決。夬履卽斷然行事，毫不猶豫，九五以剛中而居帝位，在下的巽卦又能以和順事奉他，所以他便成了一個「惟其言而莫予違也」的專制帝王，但履道之貴在謙，夬履的行爲，實違反了履卦的原則，卽使其行皆正，也難免履虎尾之危，故曰貞厲。厲卽危。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明之資，居至尊之位，而臣下又皆能順承其意旨，其行事專決，乃勢所必然，故曰位正當也。

。但世事多變，以一人之精力才智，日理萬幾，而謂萬無一失，此必不可能之事，而臣下習於承順，雖有可替之道，亦不敢獻，必致一誤者再誤，再誤者三誤，積小誤而成大誤，積小失而成大失，到了最後總體崩潰，便無可收拾了。故孔子以「惟其言而莫予違」爲喪邦之證。夫履貞厲，意在告誠專制之君。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人之吉凶禍福，都取決其平生行事，行善者得善報，行惡者得惡報，上九是履卦之終，也就是人生旅程的終點，其當吉或當凶，就可由他平日行事來確定了，故曰視履考祥。祥爲吉祥，不言凶者，略省其反面之辭，以示勗勉，並不是說只有吉祥並無凶咎。考字有作成字解者，但以下文「其旋元吉」來研判，似以作「知」解較妥，意思是說看其平日行事，就可知其禍福了。旋字義爲回顧，也就是不忘本的意思。人生事業總是向上的，但千丈高樓由地起，我們如果只顧向上增築而不顧地基，必有傾塌之險，爲人如果居移氣，養移體，忘却根本，必難善終。初九的素履即是根本，「其旋」之「旋」即指回應素履言。六三爲兌之主，初九爲兌之基，上九與六三相應，也就是下應兌卦，兌之基爲素履，故上九之旋即復於素履。我們斷定一個人的吉凶禍福，不必問鬼神，只須看他是否在得意時忘本，如果他在富貴時，不忘昔日的貧賤，他就會大吉，故曰其旋元吉。後漢書稱馬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也是其旋元吉之義。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有始富終貧者，有初吉後凶者，故人生禍福非到人生終站，是無法斷定其真爲禍抑爲福的。今元吉在上，上爲履之終極，是他能以大吉終其身了，終以元吉，才是大大值得慶幸之吉。故曰大有慶也。

泰 ䷊ 乾下坤上

卦名解：

史稱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衣爲上裝，裳爲下飾，言以上下階級分明爲治天下之道。商子示伯禽以父子之道，教他往南山之陽觀喬木，見其高而仰，謂爲父道，又教他往南山之陰觀梓木，見其晉而俯，謂爲子道，伯禽遂悟其禮，以其式見周公，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這二者都說明了君父當高而在上，臣子當俯而在下之理，洪範所謂彝倫攸敘，卽是上下尊卑不亂之義。乾爲天爲君，當在上，坤爲地爲臣，當在下，今泰卦以坤上乾下爲象，豈不是以倫常顛倒爲國泰民安之道了嗎？此中是有道理的，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這是靜的道理，是禮制，易經所示的是動的道理，是治平之方，天是在上的，但天之垂象都是向下的，地是在下的，但地之生物都是向上的。天是陽氣，陽氣是上升的，地是陰氣，陰氣是下墜的，如果乾陽在上，則上者自上，坤陰在下，則下者自下，陰陽二氣永遠無法接觸，便無法生養萬物，而成就造化的大功了。在人事上說，天生民，而立之君，目的是在爲民造福，而不是爲犧牲萬民以供一君享受，可是許多身居九五的國君，就忘了這一點，竭百姓之脂膏，以爲一人之奉養，民苦於下，君昏於上，下情不能上達，上澤無由下流，君民背馳，國何由泰？民何從安？這就是昏主暴君未有能享國長久的最大因素。如果國君能知道民爲邦本，一切以民爲上，則人民感恩戴德，必能更忠於君，更尊其君，本卦卦位雖是乾在下，坤在上，而爻義所示三陽都在向上，三陰

都在向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君下於民者正所以提高君位，以人民爲上者，正所以使民安於下。老子曰：「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卽襲此理。老子這聖人是指的聰明君主。

卦辭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小謂陰，大謂陽，往是向外，來是向內，卦例上卦爲外卦，下卦爲內卦，依正常的位置言，應該三陽在上，三陰在下，現在三陰在上，是三陰都往外卦去了，故爲小往。三陽本該在上，現在三陽都在下，是三陽都向內卦來了，故爲大來。就自然生物言，陽氣上升，陰氣下降，二氣調和，萬物得遂其生長，這是天地交泰；以國家團結言，國君越是尊重其人民，人民必然更尊奉其君主，君民一體，這是國家交泰；以朝廷政治言，君愈尊禮其臣，臣必更鞠躬以事君，君臣一心，這是朝廷交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以陽處內卦，是君子在內，以陰處外卦，是小人在外，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就天下交泰了。故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謂泰的小往大來吉亨，所指的是下面四事：第一，乾陽來下，坤陰往上，是天地之氣相交，宇宙萬物都因之而亨通了；第二，君以禮下臣，臣以忠奉君，是上下相交，君臣同志了。第三，乾爲健，坤

爲順，乾在內卦，卽是朝廷健全，坤在外卦，卽是人民順服，是內外相交，君民一體了；第四，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卦在內，是君子得勢，陰卦在外，是小人失勢，天下皆知敬君子而賤小人，豈不是天下交泰了嗎？卦辭就原則言，彖則詳爲列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是成泰之因，但天地交後，萬物失節，利才見，害亦隨至。以自然來說吧，春生夏長，秋殺冬藏，是謂時節，如果春行秋令，便生殺不明了，冬行夏令，便代謝無由了。就政治說，古者帝王命將出師時，跪而推其轂，只不過是加重將帥之責任感，示以尊崇罷了。果真天子爲將帥駕車，則天子何以節制將帥而行其獎懲之權呢？則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層層節制作用便不存在了，還能立國嗎？民爲邦本，固當受到尊重，如全依民意的話，民誰樂意納稅？誰樂意當兵？民不納稅，政府何由生存？民不當兵，國防誰去把守？其結果必是國亡種滅，何泰之可言？故象意在防其流弊，它說：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通裁，卽剪裁之意，天地交泰以生萬物，只不過如經緯交織而成布帛一樣，布帛不經剪裁成衣，便與絲麻的原料一樣，不起作用。帝王必須把天地自然之理，當作布帛，把國計民生當作身體，量體裁衣，以完成天地生物的功用。這就是說帝王當立定一種制度，來完成階級的作用，達到上下一心的目的。這便是財成天地之道。淮南子脩務訓說：「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繇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這就是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卽是協助人民，河工浩大，非一民之力所能及，禾稼改良，非凡民之智所可到，必賴繇禹之功后稷之智的協助，始能通天地利

之功，后是天子侯王的泛稱。

爻辭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茹音如，相牽引貌，彙音胃，其義爲類。泰的基本作用，在上下交通，既然上下交通，則下三爻就得上行，上三爻就得下行。初九居下卦之始，有上升的帶頭作用，二三兩爻也都想上升，見初九上升，他們便都跟進，就像拔茅一樣，它的根往往是連帶而起，故曰拔茅茹，物之相隨而動者必爲同類，初九、九二、九三都是陽爻，故它們的上進，乃是以類相從，故曰以其彙。劉向上封事言：「在下位則思與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以爻言，初九上升，六四應之，是往則吉之象。故曰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所以獲得拔茅征吉者，因九二九三均有志向外卦升進，只是無敢發動，初九一帶頭，便自自然然地跟進了。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爲臣位，九爲剛正之才，上得六五之應，象徵着一個剛毅有爲之臣，其升進時得國君之信任。九二之臣有何優點呢？第一他有大的度量，能包含一切荒穢之物，即使是暴虎馮河的愚頑之人他也用，馮音憑，徒步涉河曰馮河。第二他大公無私，待人不以親疏爲厚薄，苟有可用之才，雖疏遠者也不遺棄。

，故曰不遐遺。未有朋黨的私見，故曰朋亡。得尚于中行的尚字作配字解，爲仰攀之義。中行指六五，由九二言，中行爲君，九二得六五之應，故曰：尚于中行。後世謂與公主爲婚者曰尚主，便是取此尙義。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爻稱九二有大度包荒之量，得仰承六五之應，是因九二以剛居中，有光明正大之德，故曰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是乾之盡頭，凡事到了盡頭，必起變化，正如平地的盡頭一定是斜坡，故曰无平不陂，日月輪轉，春秋代序，未有一往而不同頭的，故曰无往不復，下之上升者到九三完結，此時乾卦整個在上了，坤卦也將整個在下了，各復本位，是世局整個翻倒的時候，際此大變，位高者最爲危險，但九三以陽居陽，以正自處，是臨難不改其操之徵，板蕩識忠臣，九三以艱貞而得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一個處艱難而守正不變的人，是不會被懷疑的，故曰勿恤其孚，恤是憂的意思，孚是誠信的意思，是說他不必怕人不相信他，指上六下應九三而言。于食有福，食指祿言，福卽幸福，處大變而持艱貞的志節，對於一個食國家俸祿的人，是會帶來幸福的。故曰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今乾往上，坤復來下，是天地易位之際，故曰天地際也。象所釋无往不復，卽一往一復的意思，與爻辭的无往不復語意稍別。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初九是向上的帶頭，六四則是向下的帶頭，初二九三以其彙征，六四帶頭，六五和上六以其鄰跟着而下，鄰也是類的意思。初九向上難故稱拔，六四向下易故稱翩翩，不富以其鄰，言六二上六兩鄰跟着向下，並不是由於六四有何財富的給予，而是出於相同的志願。戒爲勸戒，言六五上六之跟着向下，並不是出於六四的勸戒，而是出於自己的誠願。用今日的辭語，不富即是不用利誘，不戒即是不用威脅。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是輕易，不富是不需利誘，他們皆跟着向下的，就因三陰之在上，都是失家之象，實義爲本，人之本卽家，不用勸戒威脅，他們的跟着而下，是出於離家的人都中心的願望回家。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殷帝以乙爲名者有三人，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左傳哀九年傳云：「微子啓者，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帝乙紂父。」帝王嫁妹之事，當不自商代始，而此處特言帝乙歸妹者，必是從帝乙起制訂了一條公主下嫁之禮，帝女爲公主，帝妹後世稱爲長公主。大約古時帝女驕貴，多輕視其夫婿，帝乙特訂爲公主下嫁之禮，以尊重其夫婿，此禮後世不傳，漢遂制尙主之法，使夫屈於婦。綱鑑稱唐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降，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六五爻辭稱歸妹，但九二爻辭則稱尙于中行，對於兩方身份辨的很清楚，九二站在臣位言，故用尙，六五站在妻位言，故用歸，女子出嫁曰：于歸，歸

就是嫁。既言嫁，就得行婦禮，婦於舅姑，當行盥饋之禮，於丈夫有三從之義，恭順丈夫自不待言，此處所云歸妹，並不是寫歷史，乃是比喻六五之順從九二，紆尊降貴，有如帝乙歸妹之禮。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夫婦相敬則家道興，君臣有禮則國運昌，以祉者，言因此而得福祉，元吉即大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爲坤之主，坤義爲順，五則居中，這是說婦之恭順其夫，乃中心所願，也即帝之下禮大臣，出自至誠。既然六五之下應九二是出於中心所願，則六五之能獲元吉，便是由於其能行中心所願了。故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隍是無水的溝，因爲築城用土，便掘地成隍，到城崩潰的時候，城土又填入隍中了，故曰城復于隍。以喻帝王來自民間，國亡之後，便又成了平民了。這是說國家的盛衰興亡，就像城與隍的循環一樣。其義同於九三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只因九三當變更之際，危在臣身，故用平陂往復來說明，上六關係國家的存亡，故用城隍來警告。上六在泰的終結，泰之終結，便是否的開始，上六一下去，就成爲內小人而外君子了，也就是說從此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了。君子是國家的干城，君子盡去，就等於城池的傾圮，國家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國無保障，就會自亡，不用敵人興師來攻了，故曰勿用師。故檀道濟被誅時，擲幘於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邑爲帝王所居，自邑告命，是說命令只能行於邑內，也即是號令不出國門的意思。貞是持泰的意思，吝爲羞恥，到了號令不出國門的時候，國君雖欲

持泰保盈，能够嗎？只增羞恥罷了。故曰貞吝。否的時候乾陽在外，坤陰在內，是內柔而外健之象，故號令不行。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在泰的時候怎會城復于隍的呢？由於人君安逸縱慾，寵任阿諛之小人，將正人君子一一逐出，於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國家怎的不亡？誰造成這種時局的？乃是由於國君的亂命，故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宋史載王巖叟拜簽樞密院事時，進言於哲宗說：「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所謂此際，正是指的上六之際。

否䷋坤下乾上

卦名解：

否音鄙，義爲閉塞與隔絕，故時運不通者名之曰否。乾爲天，坤爲地，本卦天上地下，各得其所，上下不亂，秩序井然，應該是人事上最理想的現象，何故名之曰否？這便是宇宙的大道理。宇宙所以能生生不息，文化所以能日新又新，都是動的結果，動是由不安所促成。人唯有在失位的時候才感到不安，在不安的情緒下才會起衝動，由於這股衝動的力量，才造成了宇宙的奇觀。泰卦之所以成爲泰者，就在坤上乾下的失位，乾失位在下，不甘於下，而力爭上游，坤失位在外，不安於外，力求返本，因此上下交流，內外互通，而成爲天人通泰之局。當泰局完成之後，一切正常了，歸於靜止狀態，於是是否的情形發生了。這時候乾安於上，陽氣不下降，坤安於下，陰氣不上升，於是水不能興雲，雲不能降雨，雲雨不作，生物絕了；人事上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不求上進，不相照應，文化就絕了。這豈不是要回到洪荒去了嗎？所以泰之上六，凶險萬狀。因爲泰終就是天理閉塞，人事隔絕的代起，如此說來，否不就是絕望的時代了嗎？不然，卦象以失位成泰，以得位成否，象與名反；而在卦義上，泰之終是凶的，否之終是吉的，名與義又相反。人在泰的時候，不求否而否自來，在否的時候，必力求泰，而泰始來。若竟妄自菲薄，以否爲安，那就真是絕望了。陸贄上德宗疏云：「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

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在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即在藉泰否之理以策勵德宗。

卦辭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之匪人是說否的時代不是講人道的時代，對於守正的君子是不利的，故曰不利君子貞。大爲陽爲君子，小爲陰爲小人，乾陽在外，坤陰在內，故曰大往小來。屈原見逐，尙官得寵，即是此象。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既說否的時代不是講人道的時代，那就證明了天地陰陽之氣不交流，萬物之情感不相通了。見之於政事，便是君民上下隔絕，民爲邦本，君民隔絕，是邦無本了，天下有無本之邦嗎？故曰天下无邦也。坤爲陰氣，坤在內卦，故爲內陰，乾爲陽氣，乾在外卦，故爲外陽。陰性柔，陽性剛，卦象內陰而外陽，即是內柔而外剛。陰柔爲小人，陽剛爲君子，陰柔在內即是小人居中用事，陽剛在外即是君子投閒置散。於是小人之道日益得勢，君子之道日益失勢了。故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之氣不相交，上下之情不相通，是否閉的時代，否閉的時代是不利於正人君子的，故君子遭遇此時，就當窮約自處，以避禍難，不可昧於榮利，貪圖祿位。儉德即窮居而無悶之德。

爻辭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就全卦來說，初六是居否卦之初，就坤卦來說，初六是坤卦之始，坤義爲順，坤始即是順始，順始即是柔順的帶頭。言初六既順，則六二、六三也會跟着順，而不亂動。故曰拔茅茹以其彙貞。貞義爲靜。泰之初九是帶頭進，故曰以其彙征，否之初六主靜，故曰以其彙貞。就卦言，坤的三陰都是小人，故曰內小人而外君子。但就爻義言，居否之下者都是君子。因在否的時代是君子以儉德避難的時候，初六有九四之應，本可以進，然甘於下位，不肯上進，爲守正處約之象。初六守正不進，一方面保全了君子的德行，一方面也避免了亂世的災難，故曰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子之所以守約不進者，並不是圖一身之逸，懷其寶而迷其邦，他的用心，一方面在鎮定亂世浮動的人心，一方面在留有用之身，以待可爲之時，故曰志在君也。宋神宗讀東坡詞「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曰：「蘇軾終是愛君。」即爲士君子處窮約不忘君之驗。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在此具備了雙重人格，一重是小人，一重是大人，因六爲陰柔小人之質，二爲大人中正之位，小

人在否的時代，用滿臉的阿諛奉承之色，一身的脅肩諂笑之態，來求解脫他的否，故小人處否得吉，是用的包承。包爲滿的意思。大人既以中正爲德，他決不會枉道以事君，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否的時代，正是君子固窮的時代，故其身愈否，其道愈亨，這便叫着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亂羣即是不與羣小爲伍，皎皎然絕其氛濁，因此身愈否，而道愈亨，若同流合污，即使能出污泥而不染，大人也不爲。卦辭用君子，爻辭用大人，因爲這種德行大過了君子所有。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清即不亂羣的行爲。

六三：包羞。

包羞就是充滿了羞辱卑鄙之色。六是陰柔小人之質，三是亢進不安之位，六三乃小人之急求上進者，小人是安於否閉的，在否之時，不顧羞恥，故曰包羞。包承只是阿諛奉承，包羞之羞字隱含了一切不可見人的卑鄙行爲。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因其無所不至，故名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所謂位不當者，指陰柔而居亢進之位言。就初爻言，坤卦三陰當是相從守貞的，可是就二三兩爻言，都未能自守，二則以包承獲吉，三則以包羞昧進，可知在否的時代，守貞之不易，鎮物之難了。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初六不進，六二包承求進，六三包羞昧進。陰柔之人不能自守如此。九四以剛質而居柔位，是剛健而

能柔順之象。因四近君位，剛以事君，難免有逼主之嫌，但九四能以柔輔其剛，非奉君命不敢有所作為，今九五有命，令其幹濟此否閉之局勢，他奉命去振衰起敝，所行自然无咎了，故曰有命无咎。由於他有振衰起敝之功，他的同志之士，都來從他振濟否閉，因此同志之士都隨之獲福了。故曰疇離祉。疇與儔同，即儕輩之人。離義爲附，祉義爲福，離祉即爲福祉所附，也就是蒙福。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奉命行事，故得无咎。出振世亂，是志願得行。今之九四，即初六之化身，初六守貞不進，志仍在君，九四已進至君側，奉君命而出，是初時在君之志於今得行了。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以剛居中，又在至尊之位，且有九四之臣奉命行事，故世之否亂，得以休止。九五爲利見之大人，否亂稍休，自是大人之吉。但否亂雖休，禍根仍在，若見其少休，便忽於根治，則死灰復燃，將有不可嚮邇之勢，故曰休否。在此時必須心念危亡，其安才得鞏固。桑根之鬚爲苞，苞桑，也就是盤根的桑樹，盤根之樹不易拔起，故苞桑即根深柢固之桑，這是說國君如果在國亂稍平之日，時時刻刻自我警戒說：就要亡了，就要亡了。那麼國家之安就如繫苞桑，不致于亡。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後漢書臧宮傳論曰：「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所謂「存苞桑」即言光武存「其亡」之心，不肯輕啓邊釁，所以能完成中興大業。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所以能獲大人之吉者，就因他以剛明中正之德，而又得居至尊之位的緣故。意思是說有德無位，或是有位無德，都不能致休否之功，獲大人之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否的時候，否根尚未除盡，故有其亡之誠，到上九的時候，否道走盡了頭，其結果就會如泰之上六城復于隍了，城復于隍即是城牆傾倒，那是以物爲譬，本爻直言傾否，是不用譬，泰傾則反爲否，否傾就回到泰了。在傾否的時候，先是否到極點，予人以大憂，等到否盡泰來，人便大喜了，故曰先否後喜，也即是先憂後喜的意思。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本卦上三爻是去否的三個步驟，九四奉命拯否，是開始靖亂，到九五這階段已使否休止了。到上九這階段才大功完成，將否整個傾倒，點滴不留，因上九以剛正而居乾健之極，力足以傾否。君子得勢，小人豈有倖存之理？故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何可長，卽不可長，不可長便是不能存在。

同人三三離下乾上

卦名解：

否卦因上下不通，內外隔絕而致亂，除否之道，就得使人我合一，彼此無間，故否之後繼以同人。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似乎同爲小人之道。不然，和是指心氣說的，同是指迹象說的，君子與君子心氣相應，但形迹可能各異，就像司馬光與韓琦協力輔政，彼此都存一顆忠君愛國之心，互相期望，互相勗勉也很切，但是在邊政上因所見不同，常相持不下，這便是和而不同。小人就不是這樣，他們所同的是利祿，所異的是心氣，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時，正人君子都不肯與之合作，獨一呂惠卿竭力助之，堪稱同志，及安石罷相，惠卿百計阻其復入，故安石恨之入骨，晚年提到惠卿只呼福建子而不名，這便是同而不和。若能既和且同，就是君子而非小人了。繫辭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同人所要同的是心，而非形迹。孔穎達疏云：「同人，謂和同於人。」特加一和字在上者，正是此意。既然同之重在心，則凡非出自內心之同，便都非同人之道，尤其政事，有權力的人往往以勢壓人，強不同以爲同，這種力屈勢蹙的同，有什麼用？一旦情勢變遷，首先發難者，必是此被迫之同人。本卦以六二爲卦主，上與九五相應，六二以柔德居中履正，九五以剛德居中履正，居中卽心同，履正卽迹同，然一爲剛德，一爲柔德，同之中隱有不同之義，這便是君子之道。九五地位尊高，爲何不以之爲卦主？因九五性剛，用剛去同人，難免有壓迫之嫌，有傷和氣

，非同人之全德。同人一卦，無法顧名思義，必須從爻義去體會它。

卦辭解：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我們想在事業上結合同志，最重要的原則是敞開門戶，不存偏私，故曰同人於野，亨。野是城邑之外的郊野，也就是說不可有小圈圈的存在。史稱「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光武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光武爲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之。」爭天下者不可示人以不廣，故曰同人于野亨。川爲險難，大川爲大難，如果我以赤心待人，人亦必以赤心待我，這樣的同志才可以賴之渡過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同人是樹朋結黨的行爲，如果爲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結合同志去奮鬥，是正大的行爲；若是朋比爲奸，就不是正大的行爲了。故曰利君子貞，言君子守正以集合同志，便是利，小人互相勾結，便是害了。故同人有利害的兩面，不可不辨。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指六二言，六爲陰爻，二爲陰位，以六居二，故曰柔得位。二居下卦之中，上與九五爲正應，九五爲乾主，故曰：得中而應乎乾。柔得位而應乾，故曰同人。同人曰三字，王弼以爲是乾行也的特書，因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二語，是卦辭，卦以六二爲主，而夫子認爲此二語非六二之柔所能行，

能行此二語者唯有乾，故曰乾行也。特加「同人曰」三字者，是夫子先引卦辭，然後用自己的意見去補充的語法。離爲文明，乾爲健，本卦下離上乾，是文明以健，六二居中得正，以應九五之居中得正，是中正應中正，故曰中正而應。卦辭說利君子貞，今本卦既文明以健，又中正而應，可算是君子貞了，故曰君子正也。通與同是一義，能通天下人之心志，便能大同天下的人心。與天下人同心同志，便是同人，誰能做到？只有文明以健的君子能做到，故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乾爲天，離爲火，天在上，火性炎上，如火之與天，性向相同者，才算得是同人。但君子與君子同，小人亦與小人同，故大舜升朝，元愷同升，飛廉進梓，惡來跟進。故有天下之責的君子，必須知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道理，使薰蕕不雜，然後政治才得清明，故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宋徽宗於元祐、紹述兩派人物辨別不清，以致互爲乘除，終致亡國，可知類族辨物之難，以及其重要性了。

爻辭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是家室與外界的一道關口，門內爲私，門外爲公，同人于門，即背棄家門，與路人相同，人既不私其家人，視路人同家人，天下還有爲禍於他的嗎？故曰同人于門，无咎。初九以陽居陽，是立身正大之象，上不應四，是不存私愛，初九之象如此，同人的基本態度也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有咎，皆由於愛有所偏，你愛甲，便會遭到乙的嫉，你愛丙，就會引起丁的妬，嫉妬所在，也就是禍咎的所在了。今初九出門同人，連家也不顧，也就是說視路人如骨肉，在此大公無私態度下，誰又來爲咎於他？故曰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卦僅六二一爻是陰，餘五爻皆陽，皆欲與之相同，但六二與九五爲正應，是六二心有所專，不能大同，故曰同人于宗，王弼解宗爲主，因五爲君位，二爲臣位。但孔疏則以宗爲宗族，因臣之應主，不能謂偏，故以宗族解之。在政治用人上，唯取宗族者，莫過於楚國，在春秋時，楚之令尹如子玉，如子西，如莫敖，無一不是宗姓，到了戰國屈原爲三閭大夫，專負責遴選昭屈景三支族子弟之俊秀者，薦於政府，故楚國未有像晉國爲六卿所瓜分，也未有像齊國爲陳氏所取代，直到爲秦所滅，他們還自矜的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由於他們這種門戶觀念的森嚴，故他們的存亡，都能有聲有色，然而終不能如秦之統一天下的，也就是他們用人太狹，不能如秦之用人唯才，所以當孔子聞楚王「楚亡弓，楚得之」之言時，惋惜的糾正說：「亦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吝義爲狹鄙，即氣度不大。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爲天下者不顧家，那有求同志之人，而以宗族爲限的道理？同人限於宗族，乃是鄙吝之道，不是志在天下者所當有的胸襟。故曰同人于宗，吝道也。象以六二應於九五爲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而爻象則以爲吝道，何故？因卦重整體，爻主分析，所以義各不同。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以剛猛之資而居剛強之位，又處下卦之極，是好勇鬥狠之象。他下據六二，想以之爲同人，但六二心屬於五，不同於他，他便想以兵力規制九五，但九五以剛正而居上位，不是他力所能克的，所以他不敢明目張膽去攻擊，只好埋伏其兵戎於草莽之中，伺機突襲。又登高峰，以窺探九五的形勢，有攻人之心，而無攻人之勇，遷延三年，終不敢動，故曰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爲何不敢向敵人作堂堂正正的攻擊，而要伏兵於草叢中呢？就因他的敵人是剛強有力的，故曰敵剛也。這樣想攻而又不敢攻，畏首畏尾的，猶豫達三年之久還不敢見之行動，你叫他怎行？安爲問語詞，安行即怎行。這是說用暴力去與人爭取羣衆的擁護，是徒勞無功的，因爲爭取羣衆的擁護，就是羣衆不肯主動的擁護你，既然講爭，就是有敵人存在，德不足以服人心，力不足以制強敵，以這種剛復的態度去同人，註定了是失敗的。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是心行不正之象，他見二與五應，就想攻五而同於二，但五居其上，有宮牆護衛，他便登上宮牆，想加緊進攻。可是回頭一想，以下劫上而奪其所好，是不義的行爲，於是懸崖勒馬，結果不攻了，故曰弗克攻。循義而動是吉的，故曰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四只乘其墉而止，終未能攻九五者，就是覺得在道義上不能這樣做，故曰義弗克也。弗克即不勝。

那又何以謂之吉呢？其吉，即所以謂之吉者，是因他在行不道時，能反身服從義理，故曰困而反則也。則即理則，九三剛狠自用，不知反省，故不言吉。九四以剛居柔位，是剛中有柔之象，故能在最後反身向義，能反身向義，故稱之曰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以六二爲同人，而九三和九四都想用武力相爭奪，所以他先號咷，號咷即悲哀的表現，但結果他把九三和九四次第擊退了，所以後來便笑了。大師即大興兵戎，克爲勝敵，他需要大起兵馬打敗敵人，才得與六二相遇。九五爲帝位，一個帝王同化天下，應當以德，今用武力才得同化六二，九三九四都不與同，這顯然他並不是以德同天下，而是以力同天下，有失帝王之度，而非同人所宜，故本爻不用大人或君子之稱。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是歇後的略辭，應當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以中直也。九五居中履正，行事剛直，力足以排難自衛，所以能先憂而後樂，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中直即中正。要經過大起兵戎才得與六二相同，這是說要藉戰勝攻取之力，故曰言相克也，即不是自然同化的微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卦辭稱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何以不言亨？因野是漫無邊際，郊則指邑外之地言。九五爲天子之位，上九在九五之外，故爲郊。九五居中得位，天下之可同者，均已爲九五所同，那還有與上九相同的？不過他置身局外，未如九三和九四之以干戈爭同，雖無所利，也無所悔，故曰：同人于郊，无

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在政治鬥爭中，不論是昔日的帝王爭人才，或者是今日的民主爭選票，行動都得積極而敏捷，等到英雄各有所屬，選票都有了之後，你再去爭取，便只有失望了。在同人之時，以獲得同人爲志，今一無所獲，故曰志未得也。因三與上爲正應，今九三不應上九，是上九在同人之時一無所獲之徵。

大有三三乾下離上

卦名解：

序卦說：「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這是說大有是由同人所得的收穫。曹元首六代論曰：「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在政治上能以安樂分享人的，必爲天下的人心所歸嚮，天下的人心都歸嚮於他，天下還能不爲他所有嗎？有天下之大，故名曰大有，這就是就卦序說的。在爻義，陽爲大，陰爲小，本卦以六五爲卦主，全卦只此一陰爻，餘皆陽爻，九二固然與之爲正應，其餘初三四上俱爻都無可應的對象，自然也非應它不可了。五陽都應它，是五大都爲其所有了，故名曰大有，這就是就爻象說的。本卦離在上，乾在下，離爲明，乾爲天，是以明統天之象。六五以柔居尊，履離明之中，是能寬柔以待人，明正以處事之象，離爲盛德，乾爲大業，有盛德者必有大業，故名曰大有，這就是就卦象說的。但本卦命意的重點並不在如何完成大有，因爲同人之卦已揭示了完成大有之道於前，今大有之局已成，所當注重的是如何維持此大有之局。以一陰統五陽是大有，以陰馭五陽是大難（晉難易之難）。是以葵丘之會，齊桓一朝震矜，九國先叛。盟邦都叛，還能稱大有嗎？這就是齊桓公之所以不能稱王，管仲之所以被目爲小器的原因。本卦卦辭以元亨利大有，是說必使天下大通才配稱大有。夫子的彖辭以柔與大中釋大有，是說必有寬柔中正之德才能致大有。而爻辭由初到四都言无咎，實則无咎是據有咎說的，乃是危辭而非吉辭；六五上九稱吉，是因它

們處大有之終，而不居其位（兩爻均失位），也就是老子說的「爲而不有」，所以終能保持大有。故本卦卦名的含義不是以得大有爲慶，而是以保持大有相勗。

卦辭解：

大有，元亨。

元義爲大，亨義爲通，合言之，便是大通。故這裏的元亨與乾的元亨二德是不同的。大通是政治施爲的效果，在政治上使天下無冤民，便是民情的大通；在用人上使天下無遺賢，便是人才的大通。才盡其用，民樂其生，方配得上大有之稱，大有者必大通，故曰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爲尊位，以六居五，是謂柔得尊位。大即尊之別名，六五居上卦之中，故曰大中，本卦只此一陰爻，上下五陽俱與之相應，故曰上下應之。由於五陽都應它，陽爲大，是大者都爲其所有了，故曰大有。乾爲剛健，離爲文明，本卦外離而內乾，故其德剛健而文明。天之運行，不失其時，故曰天行健。本卦六五下應九二，九二居乾之中，爲乾之主，是應乎天而時行之象。以文明的態度行天之健，或者說以天的自強不息精神來實現文明之政，所以政治就得大通了，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乾爲天，卦象乾下離上，不曰天在火下，而云火在天上者，天高，火在其上，是火也高，火高則其所照的範圍必然深廣，聖人在上，光照萬類，無幽不燭，故曰火在天上，大有。宇宙萬物，性

行各不相同，有善者，有惡者，在聖人的光照之下，善惡是無所遁形的，聖人既然察見了善惡，就得遏止罪惡，表揚善行，故曰君子以遏惡揚善。上天有好生之德，惡是害生的，君子行遏惡揚善之政，便是遵行天之美意，故曰：奉天之休命。休義爲美。

爻辭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初九以陽剛得位，處大有豐盛之局，偏而不中，又不與四相應，有滿而自溢之象，在大有之初，即有此表現，不有近害，必有後患。故曰无交害。交義爲近。卦爻之辭多半舉重略輕，近害比後患爲重，言无近害，則有後患可知了。匪咎是轉語辭，言如何可免於後患呢？答曰：艱則无咎。意思是說人如想念到維持此大有之局的艱難，便可免於後來的危害了。僖公九年公羊傳稱：「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何休注振振然曰：「亢陽之貌。」初九正有此貌，故此爻即在爲類似齊桓之行者下警誡。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反過來說，必有近憂者，才能有遠慮，無近憂必無遠慮，無遠慮，就有後患，故大有初九无交害之意，即是說要防後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車是牛車，牛車所用的材料均極堅固牢實，能任重致遠，而不慮有覆敗之事。九二具陽剛之資，而

居下卦之中，有堅牢牛車之象，與六五爲應，是得國君任使之象，故曰有攸往。因爲九二剛而履中，能自強以奉行君命，人臣力行君命，尙有何咎？故曰无咎。因九以陽剛居二位，有失位之嫌，疑其有咎，故特云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體健而柔中，奉行王命，有如牛車之載物，車中堆積雖多，也不會有覆敗之憂。故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書說命，高宗對傳說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水行用舟，陸行則用車。取喻是相同的。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爲陽位，九以陽居陽，是處得其位，下凭初九、九二，是其根基厚實。登下卦之極，是其地位崇高，繫辭云：「三與五同功。」五爲天子，則三當爲王公。故曰公用亨于天子，言九三之功業地位通于天子了。亨義爲通。換言之，其勢足以分天子之權了。所以接下來說：小人弗克。小人有此權勢，便會心存不軌。心存不軌，便不能保有此大有之勢，故曰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擁有豐盛之勢，只足以爲身害，故曰小人害也。故豐盛之勢惟盛德君子才能保有。

九四：匪其彭，无咎。

孔疏云：「彭，旁也。」匪其彭即勿交其旁。九是剛強之資，四爲陰柔之位，以九居四，是剛強失位之人，一個剛強的人，在失位之時，必不甘於寂寞，力求復其勢位，九四之上是六五柔弱之君，九四

之下是分天子之勢的王公，他的行止，便值得考慮了，是投靠柔弱的天子？還是投靠權壓天子的王公呢？就君臣之義與順逆之勢來講，似以不投靠九三爲是，故曰：匪其彭，无咎。卦不言吉者，因自己既失位，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甘於寂寞，可以无咎无譽。若投靠九三，即使得以復位，則身負叛逆之名，何吉之有？故爻止言无咎，言在失位之時，无咎便是吉，求吉必然凶，聖人之戒，見於言外。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在兩者中間的選擇，決定了不旁靠權臣，可算得哲人的明辯，故曰：明辯哲也。哲釋文又作哲，辯通辨。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以柔德而居至尊之位，五在離明之中，乃賢明中正的象徵，以至尊之位，用卑柔之禮以待人，用賢明中正的態度以處事，人誰不受其感動，而以公正誠信奉上之禮來報答他呢？故曰厥孚交如。厥孚是其誠信，交義爲感，如爲語助字。整句的意思是說他的誠信深深感動了人。威是威嚴，因爲以公平中正的態度處事，不枉不縱，使人感覺到他有一種不作威却威嚴凜然的氣勢，故曰威如。如也是語助字。不宣傳自己的誠信，人感到其誠信，不行使自己的威權，人感到威風凜凜，這豈不是吉嗎？故曰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你以誠信感人，人亦以誠信報你，是你的誠信啓發了人的情志，故曰信以發志也。所謂威如之吉，是

說你不威而嚴，儼然人望而畏之，你既不損威力，人也不受威力的迫害，所得的效果，則與使用威力相等，這便是威如之吉。所謂威如之吉者，是有威而不用，使對方感覺到你的威力無邊，這種表現，就是易而无備。史稱：銅馬之降未信，光武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郭子儀免宵而見回紇，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這便是易而无備，威如之吉的史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下履六五，六五是厥孚交如，信以發志的，故上九具備了履信之德；上九以陽剛而處柔順之位，是能思順之象；下四陽爭附於五，已獨處於五外，是與世無爭，高尚其志的表現。上九既具備了此三德，自能獲得天祐，無往不吉了，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這就是一爻而言，但就全卦言，上九多半是作一卦的結論，正如初爻多半是釋一卦的基本原則一樣，本卦的初九是艱則无咎，九二是大車以載，九三是亨于天子，九四是匪其彭，均是无咎的。而六五更是威如吉，處大有之世，能具備此五德，可以說是自助人助都已盡了。自助人助已盡，尚有不獲天助的嗎？故到了上九，便是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了。這是全卦的結論，舊唐書王珪傳載：「王珪履正不同，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叔玠有焉。」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上吉，是在大有之時處上位而能獲吉一語的省略句子，上本是陰六之位，今以陽九居之，是為失位。大有是豐盈之時，在豐盈之時，當大有之極，而失位，是不以豐盈自處，不以極權自用的表現，

天道慈盈，上九這表現正合天道，所以有福祐自天降到他的身上，故曰自天祐也。繫辭解此爻說：「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謙䷎艮下坤上

卦名解：

大有是人生志得意滿之時，古語說：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身當大有，而能不侈不驕者，爲古今所難能，故大有之後繼之以謙。謙有謙虛謙卑二義，虛乃富之反，卑乃貴之反，故本卦取象於山在地下。山本高大之體，地本低下之處，今高大者反處於低下之下，則謙之爲義，不用解而自然明白了。人之所以追求富貴者，本所以提高生活享受與在社會的地位，今富而要虛，貴而必卑，富貴豈不反爲身累了嗎？在政治的哲理上正是如此，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你將世人所欲的東西積於一身，你就成了衆矢之的了。你有安全的保障嗎？你如果想安全，就得拿你的富去分贍天下的貧人，用你的貴去遍尊天下的賤人，以一人之富去贍天下，怎能不感到虛？以一人之貴去尊天下，怎能不感到卑？如此說來，謙便成了貧賤之道了，是又不然，老子說：「將以爲人已愈有，將以與人已愈多。」謙乃是長保富貴之道，因爲天心人意，都是惡侈惡驕的，你謙以自處，貧便不覺你侈了，賤便不覺你驕了，貧者受你的惠，賤者受你的敬，他們都必以所受之於你者回敬於你，結果必是富益富，貴益貴，故書曰：「謙受益。」但謙之道是反常的，是近於虛矯的，白居易詩：「周公吐哺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毫釐千里，不可不加講究，本卦所反覆闡釋者便在於此。

卦辭解：

謙亨，君子有終。

謙是指有功業有地位者言的，若本無功業與地位之人，本身既無可侈可驕之資，何患不謙？故謙之所以爲亨者，就由君子用謙來終身保有其事業。周勃誅諸呂，平吳楚七國之亂，對漢朝有再造之功，而景帝謂其「鞅鞅非少主臣」，終於下廷尉歐血而死，此不能有其終。霍光受遺詔輔政，歷相三世，在陪乘時，宣帝若負芒刺於背，故身甫死，族即滅，此不能有其終，宋史論寇準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坐竄南夷，勲業於是而不令厥終。」此三人都是忠直骨鯁之臣，就因爲昧於謙亨之理，坐致君子無終，是多麼可惜！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是亨通之道，何以見得呢？就自然現象來說吧，天位高，但日月以其光明照耀於下，地雖卑下，但山川之氣一直是向上升騰的，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這是天道虧盈而益謙。空穴來風，江河東注，這是地道變盈而流謙。行善者得福，爲惡者得禍，這是鬼神害盈而福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是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受人尊敬，故其地位愈顯得尊榮，故曰謙尊而光，光即榮。謙是天道，是地道，也是人道，所以謙德是包有三才的，宇宙間還有何德能及

其功用之大？謙的表現是卑的，但其效果之高，世間無物可以超過它，故曰卑而不可踰。老子說：「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市尊即謙尊而光，加人即卑不可踰。君子而欲終保其事業，捨此何由？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上的卦辭及彖辭只是就自然現象及人事言。而象辭所指，則屬於政治了。坤爲地，艮爲山，本卦艮下坤上，是山在地下之象，若說山在地下，或地下有山，那就不通了，因山是地之凸起者，如在地下便不成其爲山了，山是地之高出者，山是包在地中的，故曰地中有山，若以山與地對舉，則是山高地低，是世間的一種不平現象。天道既以虧盈而益謙爲事，則替天行道的君子就得本此虧盈益謙的美德來裒多益寡，以調劑社會的不平了，故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音掬，虞翻本作桴，裒桴通，此字有聚斂之義，又有引取之義，又有多義，又有減義。王注孔疏，都取多義，「言多者得謙，則物更裒聚，彌益多也。」這是說富者可益富。如照此解，就與虧盈益謙之義相違背了，故裒字應該作引取或減少解才對，意思是說，國君當以謙德來彌補世間不平的現象，拿多的去貼補少的，或者說削減多的去增加寡的，衡量人情使各得其平。稱讀寸，義爲衡量。

爻辭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本陽位，今以陰居之，是以卑柔自處之象，又此爻居謙卦之最下，是謙而又謙之象，故曰謙謙。人

能謙之又謙，則何難不可解？故曰謙謙君子，用涉太川，吉。史記項羽本紀言，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項羽饗士卒，擬旦日擊沛公，項伯因欲活張良，與俱去，良告沛公，沛公問良與項伯孰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命張良呼項伯入，以兄事之，並約爲婚姻，請告項羽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就因這一謙，使項伯爲之用，免却鴻門之大難。謙在急時之效尚如此，則在平日行其謙謙之德者，效當更不止此了。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之德，足以濟患難，涉大川，如上所舉沛公之例。但這只是一種救急的手段，不足以稱爲德，既不足以稱爲德，更不配稱爲謙謙君子了。所謂謙謙君子，一定是在平日無求於人的生活中，用謙卑之德來自修養的，如正考父銘所說的：「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才足以當謙謙君子之稱，故曰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以陰柔之質而處陰柔之位，居中履正，是謙德內積之象，一個內積謙德的人，聲名必聞於外，故曰鳴謙，鳴義同名。內具謙德，外負謙名，由於表裏俱正，自然而吉，故曰貞吉。在易的貞吉，有兩種解釋：一是堅貞才能吉，言外之意，是說操行不堅則不能得吉了。一種是說其行正大，故得吉。本爻的貞吉，即屬後一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居中履正，謙德乃根諸內心而發，並非矯揉造作而成，故其貞吉，得自中心之誠。公孫弘開東閣

以延賓，終不免故人之譏議者，即由有鳴謙之表現，而非得之於中心。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平居無事之日，以謙恭待人接物，可稱為謙謙君子，但在一個功高天下的人，有時不期然而然的露出了驕矜之氣，坐致功敗垂成，是多麼的可惜！所以爻以君子有終為戒。三國志劉璋傳云：「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習鑿齒評此事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矜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傳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有天下者也。」九三以陽剛之資而居陽剛之位，是德稱其位，守正不失之象，又居下卦之上，據有衆陰，是位極人臣，為衆望之所歸。守正便不致陵犯六五柔順之君，使君臣相得。下服於羣僚，上信於君主，守正盡職，像九三可算是勞謙君子了。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以蓋世之功，受不世之封賞，誰曰不宜？自古一將成名萬骨枯，把一己的功勞，建立在萬戶的悲哀上，要求萬民皆服，就不可能了。勞謙之君子，當朝廷論功行賞之時，他把所有的功勞推在死難之士身上去，自己辭祿不居，不惟生者會服其德，即死者也感其公了。故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萬民既服其謙，國君無賞功之實而有賞功之名，如勾踐鑄范蠡之像，是君亦服了。但此上下所服，不是服其

功，而是服其勞謙。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以陰乘陽，以柔乘剛，就一般爻例說，是要不得的，但在謙卦來說，他雖居陽剛之上，而自守卑柔之德，是不敢驕九三之象，他以柔順上承六五之君，又爲君之近臣，上順於君，下不驕有功之臣，則是他舉措都合乎謙了。故曰撝謙。撝音麾，義爲指撝，又爲分散，言以其謙分散及於各階層，上下都和，那還有什麼不利的？故曰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身爲近臣，能以卑柔處六五之下，是對上順承國君，能以卑柔處九三之上，是對下尊敬功臣，事上接下，均不違禮，故曰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一個政治領袖最切要的工作，是得人心，所謂得人心者，並不止於嵩呼萬歲，而是人樂爲效死，赴湯蹈火而不辭。國君獲得人心之法有二：一爲高官厚祿，以賞有功。一爲推心置腹，以固感情。侵伐之事，無關於謙謙之德，爻辭所云利用侵伐者，乃指得人死力言。鄰是指國人言的，不富以其鄰，即是說不用以富貴獎賞國人，國人就樂爲侵伐，效命於疆場，憑著什麼？就是謙謙之德。唐書稱尉遲敬德「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迂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

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故以謙道得人心者，決非金銀之所能比，故曰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面已經講了，利用侵伐一語，只是得人死力之意，並不真爲侵伐，因謙是主讓的，既以讓爲主，就不會有侵伐之事了。但若讀者不明此中含義，直以侵伐解之，那怎麼辦呢？故夫子在此補充說：如真有侵伐之事，那一定是征討不服德化的，而不是爲了侵略。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初六以柔處謙之下，爲謙之又謙之象，故爲謙謙君子，上六以柔處謙之終極，是能以謙德終其身之象，也應當是謙謙君子，但爻稱之曰鳴謙，是何原故？因謙主卑下，今上居高位，居下則卑以自牧，居高則以名聲自顯，故曰鳴謙，鳴是不能默然自處的，必須力求表現，如何表現呢？就與師動衆，但這與師動衆，不是對外作戰，而是征討邑內之不謙不順者，邑國是自己之私封，即是說要以一人之謙，迫使一國皆謙，使舉世皆知其謙。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二的鳴謙，是中心得也，上六的鳴謙却是志未得也，這是何故？六二之謙在中，故中心得也。上六之謙處於偏極，且上與謙是相反的，是雖有求謙之志，未得處謙之實，謙而不實，人必不服，故曰志未得也。且六五用謙，不富以其鄰，卽不用利誘。今上六鳴謙，居然行師以征邑國，是用威脅，這是

多麼不合謙德！可用行師，征邑國二語，乃是對志未得也一語的補充說明，並不是說鳴謙就可以行師征邑國了。可字一本作利。

豫 ䷏ 坤下震上

卦名解：

說文對豫字僅說是「象之大者」，根本未涉及字義，也就無從牽連到卦義了。易鄭注：「豫，喜豫說豫之兒也」，孔穎達疏：「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觀於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足以證明鄭孔二氏的釋義都可通。大有是豐盛之世，謙是尊光之源，豐盛臻於一國，尊光集於一身，此正帝王應該逸豫的時候了。但本卦六爻，除了六二貞吉之外，餘爻非凶即險，是又何故呢？因為逸樂的生活最足以喪志敗德，人於痛苦的事，經過一次之後，往往會談虎色變，知止知戒；而於逸樂的事，一旦食髓知味，便欲罷不能了，故酒則卜晝卜夜，色則後宮三千，進而至以天下為兒戲，如周幽王舉烽火以誑諸侯救兵，而博褒姒一笑，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以為樂，無一不顯示其變本加厲的荒唐。故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因為逸則生豫，豫則長荒淫，荒淫就貽害於天下國家了。循此邏輯，則人生是當以勞苦為目的了，人生反不如牛馬了，因為牛馬之勞苦，是人所強迫，而非其本願，今人生以逸樂為戒，是自甘於勞苦了，豈不是連牛馬也不如了嗎？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果人生只是勞苦一輩子，尚何德之可言？乾卦四德是元亨利貞，元亨利貞為幸福之源，逸豫悅樂是幸福之徵。天地生人，是要人快樂的，快樂乃是人生的天賦權利，然則本卦的真諦究竟何在呢？這可從卦象去索解，本卦上震下坤，震在自然為雷，在人事為動，坤之象為地，其義則為眾為順，就自然說，春雷一響

，陽氣上升，地中萬物便都昭蘇，而欣欣向榮，這便是自然之豫；在人事上說，上有所行動，在下的羣衆都順服，這便是一國之豫。故豫的真諦是在上位者的舉動順乎民心，君民同樂，薄海騰歡，而不是以羣下之苦來供一人之樂的。孟子引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可能就是本卦立義所本。

卦辭解：

豫，利建侯行師。

豫的真諦既在以行動順民心，順民心就得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之所好者，是爲他們造福的人士，民既好此人士，政府便當論功行賞，封以侯爵，錫之國土，故曰利建侯。民之所惡，是侵害他們的蟲賊，民既惡此蟲賊，政府便得爲之消除此害，故曰利行師。利字是統建侯行師二事而言的，總言之是利建侯行師，分開說便是利建侯，利行師。建侯是獎，行師是懲，獎懲都順乎民心，便算是豫了。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就卦言，震爲陽卦，坤爲陰卦，陽上陰下，是剛柔相應之象，剛應即剛柔相應的省語。以爻言，九四以一剛爲五柔所應，也是剛柔相應。既然剛爲柔應，則剛之行動，必爲柔所樂從，故曰剛應而志行。順下民之欲而動，必能令行如流水，上下都逸豫，故曰順以動豫。國君若能本此豫的原則——順下而

動，即天地鬼神也將如其所欲，順應其行事，何況建侯行師這類人事，而有不如意的嗎？天地的行動便是順應自然的，由於天地不違反自然，故日晝見，月夜出，彼此不錯亂；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四時的氣節不顛倒。聖人以順衆而發號施令，則賞罰便會公平，政治便會清明，而爲民心所服。豫這個時代的意義是多偉大呀！故曰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震上坤下，本是雷在上，地在下之象，今云「雷出地」，而不曰雷上地下者，因雷上地下，彼此不生連帶作用，雷從地出，是陽氣始動，陽氣在地中一發動，則地中潛伏之生物植物，都會隨著萌暢而悅豫，故曰雷出地奮豫。奮即萌動的意思。雷一出地，萬物便得奮豫，則雷所以昭蘇萬物之功是多麼的崇高！所以古先帝王，摹仿雷聲製爲鐘鼓之樂來祭祀上帝，以報答他的生生大德，殷薦爲隆重的獻祭。使萬物昭蘇是造物的上帝之德，但使我能奉行上天之德而安萬民者，是我列祖列宗所遺下的功業，故祭天報功之時，必不可忘了祖考，同時也當祭奠祖考，故曰以配祖考。配即配享，配享便是祔祭。

爻辭解：

初六：鳴豫，凶。

初是陽剛之位，六是陰柔之爻，陽剛是有才有德的，陰柔是無才無德的，以無才無德之人而居有才有德之位，決不可能由正大光明的途徑獲得，必是用便辟，用善柔，用便佞等手段，以迎取在上者的歡心而獲得，這類小人既以不正獲寵，亦必以不正固寵。不正豈能久安？其終久必凶，故曰鳴豫凶。所

謂鳴豫者即取寵的意思。漢書佞倖傳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閼鄧綰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本文所指，正是此輩。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小人既以邪行得寵，不知所以持其寵，勢必窮奢極欲，自鳴得意，因豫而凶。志窮即窮奢極欲之意。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以陰爻而居陰位，又在下卦之中，是行得其中，處得其正之象，又介然自守，上不應五，是上交不諂，下不比初，是下交不瀆，耿介之操，堅貞似石，故曰介于石。他所以於此豫悅之時，介然自處，如是者，是他有鑒於初六的鳴豫之凶，見幾而作，不等一日的終竟，立即以逸豫自戒，去邪守正，常保其吉，故曰不終日，貞吉。貞即守正的意思。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守正而獲吉者，就因爻位履中居正，既無鳴豫，也無盱豫，故曰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以陰柔而居陽位，又在下體之上，是不中不正之象，九四爲豫卦之主，六三上承九四，是小人之同察在上之動靜以爲喜悅者。由於小人居心既不正，處位又不當，徒張目仰視在上之喜悅以獻其殷勤，有時猜錯了在上的意思，反遭斥責，故曰盱豫悔。孔疏：「盱，謂睢盱。」字林：「睢，仰目也，

盱，張目也。」故程傳云：「盱，上視也。」盱音吁。因爲第一次盱豫生了悔，在後來察見上之喜樂，便遲疑不敢逢迎其樂，於是又受到在上的譴責，故曰遲有悔。遲卽是未能適時承奉歡意。這就是一種立身不正的小人，徒以窺看爲精神者，所遭遇到的進退失據的悲哀。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之所以盱豫有悔，是由於以陰柔之爻處陽剛之位，正如小人處在君子的地位上，才德都不相配。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卦只此一陽爻，在單卦的震是卦主，在重卦的豫也是卦主，由於他是動主，他一動，羣衆都由之得到歡豫，故曰由豫。以陽剛之資，而處陰柔之位，而又接近六五之君，是有才之大臣而又能得君上之信任的象徵，以幹濟之才，處大臣之位，而六五又是言聽計從之國君，仕宦如此，豈不是大有得了嗎？但九四究竟是失位之爻，以強臣事弱主，實處嫌疑之地，爲大臣者，於此就得揭示其誠信於天下，不惟使君勿疑，更當使天下勿疑，能使天下勿疑，則羣賢志士都將集聚於其前了。朋卽同志之士，盍義爲合，簪讀針，爲聚髮之物，故其義爲聚，盍簪卽是聚合。但王弼注：「簪，疾也。」盍簪是疾速的聚合於他，在語意上無甚大出入。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我而使羣陰皆得逸豫，此我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志大行了，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處豫之時，行豫之政者是九四，爲羣朋所歸附者也是九四，政權民心都握在九四手中，六五以柔弱之質，處君之正位，既不能主豫，又不得朋盍，只是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傀儡，國之不亡，好比人之有疾，所欠唯有一死。故曰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所以爲貞疾者，就因其以陰在陽上，以柔乘剛之故。也就是說以柔弱之君，居強臣之上，主威不行，如人之有疾病，所欠唯一死。六五居至尊之位是貞，以柔乘剛是疾，故貞疾是由於乘剛。恒不死是恒疾而不死的省語，因六五居中得位，質雖弱，位未亡，不死便是位未亡的意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義爲昏，冥豫成即被逸豫冲昏了頭。上爲爻位之最高者，也是逸豫的極端。以陰柔之質而居最高之位，在人事上是不善處豫者，逸樂到了昏迷的程度。樂極生悲，照理應該以凶爲斷語，但爻辭未用凶，就因卦終必變，上六正是卦變的前奏，故曰有渝无咎。渝義爲變，有渝即是有改變的行爲，從昏迷中覺醒過來，則應有的凶禍，便可免了。這是規勸人樂不可極，也是鼓勵人回頭是岸。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一個身居上位的人，昏迷於逸樂之中，如何能長保其逸豫？舊五代史論唐莊宗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讐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逸于居安，忘櫛沐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政，內則牝雞司晨，斬愆貨財，激六師之憤怒，徵收輿賦，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吞聲

而避禍，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威有之，不亡何待？靜而思之，足以爲萬世之炯戒也。」正是象辭所謂何可長也的驗證。

隨三三震下兌上

卦名解：

隨義爲從，梁武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上之化下，草偃風從。」這是用的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即國君，風即命令，小人是百姓，草是百姓的代名，草性從風，正好比民行從令，「草偃風從」，即是民隨令行。可是上引策文的下二句是「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弗能動俗，即是說人民不隨從其教令。如何才能使人民從令如草之隨風呢？那就只有順民之性而出令，民性愛逸豫，據逸豫以出令，民就未有不從的了。故豫卦之後，繼之以隨卦。本卦震下兌上，震爲長男，兌爲少女，禮男尊女卑，今長男下於少女，是以貴下賤，少女還有不從的嗎？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故隨的卦義是動而悅。但衍伸其義，女嫁夫爲隨，士投主爲隨，君受諫爲隨，政策的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時制宜，也爲隨。故隨是夫婦君臣，政府與民衆的關係。這關係如果健全，便家道順，國家安了。如果不健全，便引致國破家亡。什麼算健全，什麼算不健全？那就是隨之以正爲健全，隨之不以正，便爲不健全。六爻所闡釋者即此衍伸之義。

卦辭解：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卦的元亨利貞，是兩件事，與乾的四德有別。元義爲大，亨義爲通，利義爲宜，貞義爲正，元亨是大通，利貞是宜正。我之隨人，人之隨我，政之隨時，無非爲求事業之大通，而隨也確爲大通的首要條件，但如女之隨夫，目的只在騙取多金，士之隨君，目的只在騙取權勢，政之隨民，目的只在騙取人民的擁護，一旦目的既達，便棄之如脫遺，這也算是大通嗎？故元亨之下綴以利貞，即是說隨的目的必須正當，目的正當，可獲大通，目的不正當，便不能大通，不能大通，必遭凶咎，唯有元亨利貞，才可无咎，故曰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兌爲陰柔之卦，震爲陽剛之卦，於例，剛尊而柔卑，今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之象，剛能下柔，則剛有所動，柔必樂隨，故曰動而說隨。既動而得人之悅隨，則其事業必大亨通，人情在喜悅與憤怒時，很容易生偏差，而成過失，故爭取悅隨與悅隨者均必循正道，才得大通，若循邪道，必然有咎，故曰大亨貞无咎。在位者既以得天下之隨爲大通，就必須以正道去爭取天下之隨，而天下之隨從於在位者的行動，也就是在大亨貞的時代，不是大亨貞的時代，天下便不會悅隨，故曰而天下隨時。此時字所代表的是亨貞。君循民之需要，及時施其善政，以爭取民之悅隨，民在君施其可悅之政時而隨其君，上下皆須不違時宜，不隨人民之需要而施政是謂暴君，不隨君上之善政而向化，是謂亂民。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隨時之隨在此作動辭用，與豫之時義大矣哉不同，豫之時義的豫是卦名，時與義爲相對的二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說卦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說（同悅）萬物者莫說乎澤。」故澤中有雷，即動在悅中，既然君主的行動在人民喜悅之中，隨的目的便達成了；還有何操心之事？君主即可在嚮晚時分，入宮安息了，故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爻辭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是心志的感官。初九爲震之主，是司動之官，初九本與四應，今九四不能與初九相應，是初九未有了固定的對象，處隨之時，未有固定相隨之對象，便可合則隨之，不合則去之，隨心所欲，故曰官有渝。渝義爲變，變即合則從，不合則去，換言之，就是心志獲得了自由。但自由的行爲，貴在慎所選擇，如果能唯正是隨，便可獲吉了，故曰貞吉。門是公與私的分限，門內爲私，門外爲公。出門即是離開了私情去隨人。交有功，孔疏以爲「即有功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正同此爻的昭示。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人不以私情，固然是好的，但若漫無目標，朝秦而暮楚，也不是君子處世之道。在捨私情之後，必須以從正爲目標，始可免誤入歧途，故曰官有渝，從正吉也。你能擇正道而從，人必以你爲正道的象徵，羣來隨你了。欲隨而得隨，這是多大的成功！你所以得此成功者，就因你能隨不失正，故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在一般爻例而言，應當是貞吉的，但隨之時，是不主張固定的，故不言吉，而言失。六二本與九五爲正應，但與九五距離遙遠，初九既失其應，而與之相親比，於是他捨九五而隨初九了，九五在上爲丈夫，初九在下，故稱小子。既係隨於初九，便失去了九五的正應，也就同於女子失去了丈夫。故曰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既隨初九之小子，便無法保有九五之丈夫了，世事絕無兩全之道，是非是無法兼顧的，邪正是不得兩立的，後漢書范滂傳稱滂臨刑白其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指其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弗兼與也，卽不可兼得。這一爻的用意是與隨義相反的，言隨既以從正爲吉，一旦從正，便當死生以之，不得三心二意，患得患失。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上，失位無應，陰柔之質必求所以附隨，但其下之初九已係於六二，正好九四在其上，亦無所應，於是六三便上隨九四，九四既無所應，見六三之追隨，便欣然受之，而六三求隨之目的得達。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陽之在上者爲丈夫，在下者爲小子。人臣之節，應當隨上，不當隨下，故六三之係丈夫失小子是正確的。只因六三失位，防其所隨失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言不可隨邪。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既隨上之丈夫，即志在捨棄下之小子，在政治上來說，上爲君，下爲臣，人臣隨上之君主，不隨下之權臣，是合乎正道的。就物理來說，上爲光明，下爲黑暗，爲人棄暗投明，更是應該的。志舍下也一語，一方面是說明本文的實情，另方面則在戒人立身當從上而捨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爲陽剛之資，四爲近君之位，故九四是才性剛強，足以幹濟國事的大臣。但九四位在兌卦之始，是第一個得人心悅隨的，既下據六二、六三兩陰爻，是在隨之時能有所獲之象。李斯之相秦，善則歸君，惡則自與。今九四首獲其隨，是擅君之威福，有不臣之嫌，（九四失位，是不臣之嫌）在正道上來講，是凶危之徵，故曰貞凶。如果他素日的誠信表現在爲臣之道上者，足以證明其收取民心，是出自公忠體國，並無絲毫野心，即使隨有獲，又何咎之有？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在歷史上雄猜之主，未有不忌其大臣之得民心者，而由來規國奸臣，又未有不自收取民心入手者。故在隨有獲之情勢下，無論是君之明其臣，或是臣之自明，都是很難的。周公當管蔡留言之日，不惟成王疑之，即召公亦不悅，故詩有狼跋其胡，載震其尾的詠歎。至於伊尹，且有被太甲所殺之傳說，是二人當時亦頗難自明了。史記稱蕭何爲民請開放上林中空地，被下廷尉械繫。在我國歷史上大臣得民心而不被猜忌者，唯有諸葛孔明一人，此固由諸葛誠信素孚，然亦由後主非雄猜之君。伊尹、周公、蕭何都受到貞凶。故大臣之處隨，實是一大難題。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只不過是勉勵之辭罷了。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爲臣而獲君之民，就君臣之義來說，是凶的。欲免於凶禍，就要看你平素表現在臣道上的誠信是否能孚於君心，如果你的臣道素孚於君心，則隨有獲，便證明了你的功在國家，而無所嫌了。故曰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卦辭說隨元亨利貞无咎，初九爻辭說出門交有功。貞卽正，出門卽無私。九五以陽爻而居陽位，是處得其正，五在兌卦之中，是履得其中，居正履中，便符合了大公至正的條件。世之追隨人者，不論是爲愛情，抑或是爲事業，最顧慮的一點，就是所隨非人，被其中途遺棄，或出賣，九五以大公至正之德爲隨世之主，誠信所孚，人誰不樂隨？九五卽憑此誠信而獲致嘉善吉祥。故曰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所以能獲致嘉善吉祥者，就因他處至尊之位，而能居中履正，得天下人信服之故。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在隨的時代，陰當順陽，爻至九五，是隨道已經完成，而上六獨處九五之外，是以化外自居，不肯隨從之象。在隨道完成的時候，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怎能許其獨立不臣，對此不化之人，惟有用武力征討，拘繫之使從，爲了維繫此不隨之上六，故王用兵打通西山之地，平其險阻，使來相隨。上六爲兌之主，兌爲西方之卦，山爲險阻不通之地，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左襄三十一年傳稱：「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卽是此爻所指。乾鑿度曰：「隨二月之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

禮，繫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正，故言王用亨于西山。」鄭玄注云：「是時紂存，未得東巡，故言西山。」程氏易傳以此爲太王去邇之事，以拘繫之爲民之相隨固結如此。這是否定文王用武力服人的意見，後人釋此爻多探其說，不知逸周書明言「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力非武力是什麼？古今服天下者未有不是恩威並用的。迂腐之見，不可不明。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是一卦之極，窮義同極，也就是說事到了盡頭。隨之政已到了盡頭，而上六仍不肯隨，本於王者無外之旨，便只好拘係之使隨了。故曰拘係之，上窮也。也即是說王政如此，實非得已。老子說：「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卽據此爻而發。

蠱 ䷑ 巽下艮上

卦名解：

昭公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故蠱義爲蟲。本卦卦象是巽下艮上，巽於義爲順，於象爲風，艮於義爲止，於象爲山，並無蟲義或蟲象，何以名爲蠱呢？因爲它是取譬的，器物久置不用，必然腐朽，物腐就蟲生。以言人事，一味安樂，四體不動，必生疾病，所以由宴安而生的病也名爲蠱。艮爲陽卦，又在上位，象徵國君，巽爲陰卦，又在下位，象徵臣民。巽義爲順，是在下的臣民都能順從君意。艮義爲止，是在上的君主靜止無所事事。這就是國泰民安，歌舞昇平之局。但是物極必反，歌舞昇平一久，上恬下嬉，政治的腐敗必隨之而生。新唐書玄宗贊曰：「其勵於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故上下相安的國政所生的弊病也名之爲蠱。序卦說：「蠱者事也。」孔疏云：「謂物蠱必有事，非謂訓蠱爲事。」因爲器物生蠱必加修理，人身有病必加療治，國政腐敗了必加整頓，所謂修理，所謂療治，所謂整頓，都是事，故曰蠱者事也。這事字是動辭，義爲治。故蠱之名爲腐敗，蠱之義爲整治。

卦辭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既爲整飭腐敗的政治，於國於民，必然大通，故曰蠱元亨。國家災難由於腐敗，腐敗一旦消除，則大難即可免除了，故曰利涉大川。因爲剔除裨政，必須更新法令與制度，故王弼注說：「甲者創制之令也。」所謂創制之令即是新令。新令初下，人民不甚了解，我行我素，很容易觸犯新法，必須於令下之前三日向人民宣傳與解釋，令下之後三日向人民諄諄告誡，故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使不致誤觸法網。鄭玄以爲甲是造作新令的日子，甲卽十干之甲，甲之前爲辛壬癸，甲之後爲乙丙丁，甲前的第三日卽爲辛日，辛與新同音，故辛卽更新的意思；甲後的第三日爲丁，丁與叮同音，故丁卽叮嚀的意思。更新卽是宣傳，叮嚀卽是告誡，也是同於王氏恐人民不知新法而誤犯的意思，所不同的是王氏逕以甲爲令，鄭氏則以甲爲十干之首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卦艮上而巽下，艮爲陽剛之卦，巽爲陰柔之卦，故曰蠱，剛上而柔下。艮義爲止，巽義爲順，下順而上止，便成爲蠱卦，故曰巽而止，蠱。用巽止相對，不用二卦本名巽艮相對，這是互文法，言巽則順之含義自見，言止則艮之卦名可知。蠱之所以得大通者，就因天下大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由蠱而整飭國政，好比用舟以涉大川，去腐則政無不治，用舟則川無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有事卽行無不通之義。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這幾句似乎用鄭義解釋爲切，甲之先三日爲辛壬癸，甲之後三日爲乙丙丁，六十花甲便是循此終而復始的，故曰終則有始，此言世局一治一

亂，正如十干之循環不已，一個政治家要掌握此循環的治亂，務必使亂不終亂。如天之四時，互爲代謝一樣，故曰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蘊藏豐富，風之播澤普及，風在山下，是恩澤及物之象。蠱爲事，事爲治，故山下有風，即君子以其蘊藏施及下民之政治。君子法此山下有風之象，振起人民的衰敝，培育人民的道德，故曰君子以振民育德。王畿曰：「風言振，山言育。」

爻辭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義爲堪任，蠱義爲衰敝，幹父之蠱，即堪任其父所遺留下的衰敝之事，換言之，即是能補救其父的過失。子能補救父過，則父死亦可瞑目矣，故曰有子考无咎。父死稱考，无咎即無恨。幹濟敝政，非陽剛之才不可，今初六以陰柔而居陽剛之位，而又不得四應，是以柔弱之質，獨擔艱鉅之任，未免是冒險，故曰厲，但其終能幹父之蠱，而不致失敗，故曰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裏的道就是事，無改即可改，只是在三年之內不可改。既言可改，便是父事有不善之處，夫子主張子爲父隱，若父死立即改其道，是彰顯父過了，三年無改是慢慢的意思，改其父之過於人不知不覺之中，便是孝子。父有孝子

，便是有子了。如何幹父之蠱才可使人不知不覺呢？人性有惡的一面，必有其善的一面，事有所失，亦必有所得，補救父過，最好是擇其善而得的一面予以發揚光大，捨其惡而失的一面不行，用揚善來隱惡，承其父之善志，故曰意承考也。左傳稱：「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嬖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嬖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這就是意承的好例。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初六之父稱考，是父已死，九二之母不稱妣，是寡母猶在。二本陰六之位，今不用六二者，因六二完全是柔順之質，不會幹蠱，只有陽剛才不肯容過，非幹不可，故用九二。地道無成，母之蠱實由父生，今父已死，寡母之蠱，幹之極易，爲不傷母心，不可全用剛正，故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何以知九二爲幹母之蠱呢？因九二上應六五，六五陰位在上，故爲母。因五是君位，在政治上則是剛正之臣輔柔弱之君，剛正之臣無不欲致君於堯舜，但君無堯舜之資，如果強迫之，反失臣節，故曰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之資而居陰柔之位，是不用全剛幹母之蠱之象，又在內卦之中，是得幹蠱之中道，故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陽剛之資而居陽剛之位，是處得其正，但三位不中，是偏剛之象，而又與上九不能相應，是不能順承父志之象，故不免於悔咎。這是說幹父之蠱過於激烈，未免有失子道。但公道與親情往往是難兩全的，只要立場正大，雖小失子道，也算不了什麼，故曰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以偏剛之資，幹父之蠱，矯枉或不免於過正，故嫌於有咎。但九三居巽之上，巽義爲順，是偏剛而不失其巽順之德，剛而能順，故始雖嫌於有咎，終竟則无咎，故曰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柔之質處陰柔之位，王弼說是體柔當位。所謂體柔當位者，就是自己無才，而不冒充有才，安於本分的意思。所以他不能幹父之蠱，只能裕父之蠱。裕是寬減的意思，也就是說慢慢的降低其父之蠱，無驟革之力。在一個無幹濟之才的人只可循常蹈故，如果非強迫他去做幹濟之事不可，不去則已，去必有失，故曰往見吝。史記載曹參謝惠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此曹參自知之明，能安本分的表現，故太史公曰：「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假使曹參自作聰明，多所更張，必不能爲天下稱美了，故曰往見吝。各爻所稱的父，事實上即是君，君父是一體的，故借以爲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所以只能裕父之蠱，而不能幹父之蠱者，以陰柔之質，非幹濟之才，如想進一步有所作爲，是不可得的，故曰往未得也。怎見其往未得？從卦象上初六不應六四便可知道了，往而不得應，往豈不是落空了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爲至尊之位，六以陰柔之質居之，是一個柔弱帝王之象。但其本身雖然柔弱，因下與九二相應，是能信任剛明之臣，來承擔國事者，繫辭云：「二多譽」，六五信任九二，自能從九二獲得其譽，故曰幹父之蠱，用譽。用譽二字在此具兩層意思：一是知人善任使，二是由於知人善任而獲得幹父之蠱的美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用本身的令聞廣譽來幹父之蠱，不用威武去擴大先業，因爲譽與功是不同的，譽是由文德建立的，功是由威武創造的，六五以柔弱之質，居中善應，是幹蠱用德不用威的表現，故曰承以德也。漢書稱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賄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可爲幹父用譽的例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以陽剛之資，處陰柔之位，是有才而不肯居官之象。本卦諸爻初二三五均爲幹蠱，四爲裕蠱，蠱到五已盡，上九處蠱之外，是置身事外之象。九二爲侯，六五爲王，上九既不下應九三，亦與九二、六五不相關涉，是下不友諸侯上不臣天子之象。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謂高尚其事者，卽高居

於世事之上，不預問世事。王弼注云：「但自尊高，慕尙其清虛之事，故曰高尚其事。」是全以清高解釋本爻，恐非聖人作易之旨。孔子使子路反見荷蓀丈人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是夫子以不仕爲不義了。此在春秋以前，人尙自愛，不樂仕宦，故夫子以不仕無義爲戒。若像戰國以後，士人貪於祿利、患得患失，夢寐以求，或逢君之惡，或奔走權門，無所不用其極，則仕宦又爲士人之病了。王弼之注，只是從戰國以後士大夫出處着眼，非盡本爻之義。本爻只是在說上九之不事王侯，乃由身在事外，不帶褒貶。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上九的時代，上自六五之君，下迄初六之士，無不在事事，國事已幹已裕，於上九已無所需，若上九非擠進去分擔一角不可，那就近乎爭事了，爭事豈士君子之志？上九之不事王侯，非不願事，但時不我與，我如何去事？正是舍之則藏的態度，故曰志可則也。可則是說可以爲後來士大夫出處進退的法則。范曄後漢書逸民傳論曰：「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經綏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羈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上九之志可則者，就在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此夫子所加之褒辭。

臨 ䷒ 兌下坤上

卦名解：

序卦說：「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韓康伯注說：「可大之業，由事而生。」這是牽就序卦的解釋。按說文：「臨，監臨也。」爾雅釋詁：「臨，視也。」均未有大的意思，論語：「臨之以莊則敬。」是以上對下爲臨，又「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以當大事爲臨，也未有大的意思。惟莊子天下篇說：「監臨下土，天下戴之。」既然天下戴之，那就是大業了。但這是勉強引伸的解釋，且莊子之文也不是爲臨字作解的，故臨的本義不是大。若必解釋以臨繼蠱的用意，應當如孔子所說的「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事來了，就面對現實謀所以解決的方法，臨事卽對事，由於事在人爲，對事須先對人，故本卦六爻所指示的都是屬於對人的道理，惟卦辭之八月有凶是事，因卦辭是就二陽漸長設戒的，二陽漸長，卽君子小人消長的問題，歸根還是人事。再從卦象看：兌爲澤，坤爲地，兌下坤上，卽地在水上，水上的地是岸，岸在水上，便是岸臨於水，也是居高臨下，由上對下的意思。臨卽臨事臨民的意思。何以處事？何以臨民？是本卦所指示的道理。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道理卽是成大業的條件，但若由此取義，則六十四卦中可稱爲大者，當不止此。故序卦以臨爲大是有疑義的。

卦辭解：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是監臨下民，誰來監臨？那是本卦的卦主九二，九二本着其剛長之德來監臨天下，必然得大通，故曰元亨。但剛長之德常有過正之憂，而九二居兌之中，是剛不失中之象，自無過正之憂，故曰利貞。八月是就陰陽消長之數計算的，孔疏說：「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依照十二辟卦推算，復卦䷗一陽始生，爲子月，即夏曆冬月，臨卦䷒有二陽，爲丑月，即夏曆臘月，泰卦䷊有三陽，爲寅月，即夏曆正月，大壯䷡有四陽，爲卯月，即夏曆二月，夬卦䷪有五陽，爲辰月，即夏曆三月，乾卦䷀有六陽，爲己月，即夏曆四月，因陽到此告終，故曰陽終於己。陽終陰就生了，於是姤卦䷫以一陰代起，爲午月，即夏曆五月，遯卦䷠以二陰爲未月，即夏曆六月，否卦䷋以三陰爲申月，即夏曆七月，觀卦䷓以四陰爲酉月，即夏曆八月，剝卦䷖以五陰爲戌月，即夏曆九月，坤卦䷁以六陰爲亥月，即夏曆十月，陰到此告終，故曰陰終於亥。夏朝以寅月爲正月，商朝以丑月爲正月，周朝以子月爲正月，在文王演卦之時，商朝未滅，故用商曆，以丑月爲正月，由丑到申爲八月，申月爲否卦，故曰八月有凶。但王弼的注解未言建丑，是其不用辟卦，他只說「八月陽衰而陰長。」陽長之卦從一陽始到六陽止，代起的是陰長之卦，二陽爲陽長，二陰便是陰長，那是指遯卦䷠說了。遯卦所指正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遯雖無凶，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必然是凶。故在君子小人消長的道理上兩說都可通。物盛必衰，陰陽二氣固如此，君子小人亦如此。八月有凶，乃是盛極將衰的警告。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復卦䷗的一陽爲始生，臨卦的二陽，便是由生到長了，故曰剛浸而長。坤爲順，兌爲說（悅），本卦兌下坤上，其義爲喜悅而順從，故曰說而順。九二居下卦之中是爲剛中，坤之六五下應九二，是九二之剛中有應，故曰剛中而應。本卦既具有上三種德行，所以他能得到元亨利貞。夫子恐人誤會此元亨利貞同於乾的四德，特用大亨釋元亨，用以正釋利貞，故曰大亨以正。陽長陰衰是天道，君子道長小人道衰是人道。人之道卽天之道，故曰：天之道也。八月是陰長的時候，陰長則陽消，由今之陽長以推未來的陰長，則陽不久便會由長而消了，故曰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岸臨於澤，爲地親水之象，君臨於民，卽君親民之義。親民之君，非徒與民共休戚，還當教民以禮義，教民以禮義，不止於使民知禮義，還要教民悅從禮義，不止使人民悅從於一時，還要使人民永恒悅從，故曰以教思无窮。地是容水的，也是範圍水的，君主親民，於教之外，還要收養民如地之容納水，還要保衛民如岸之保衛水。盡其一切力量，無有止境，故曰容保民无疆。以教思无窮的以字，其義爲效，言象效此澤上有地之象，發揚其教養民之責任於无窮无疆。

爻辭解：

初九：咸臨，貞吉。

王弼注說：「咸，感也。」這是取咸卦以陽下陰之義的。所不同的，咸卦之感是就上下卦說的，本爻之感是就初爻與四爻說的。初九是正位，六四也是正位，以正相感，以正相應，可以說是純正了。純

正即不含任何邪念，咸是無心的感字，感人不用心，即是自然感人。臨民出於自然，則民之從化，也必出於自然，故擊壤歌頌堯政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老子說：「太上，下不知有之。」正是咸臨之應，以咸臨民，是用正道以獲吉，故曰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以剛德履陽位，是志與行都正，六四以柔德履陰位，也是志與行都正。以純正的志行感應純正的志行，故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以剛與六五之柔相感應，正與初九之應六四相同，故亦曰咸臨。但初九是貞吉，本爻不言貞，這是因九二以剛德而居陰位，六五以柔德而居陽位，都非正位之故。但兩爻雖都失位，却都居中，感應得中，故仍言吉。初九在吉外未有「无不利」一語，本爻何以加「无不利」？无不利即可能不利。五為君位，二為臣位，君以柔感臣，臣以剛應君，未免有不順命之嫌，臣不順命便不利。其所以无不利者，因為剛是明正之德，柔是陰邪之德，如以柔應柔，將是逢君之惡，今九二以剛應柔，顯示了他不失其剛中之德，謹守大臣獻可替否的志行。孔子答子路的事君之道說：「勿欺也，而犯之。」正是此爻的命意。君有諍臣，自无不利，所以吉外加「无不利」。舊唐書狄仁傑傳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所難，狄能有之。」可為本爻之例證。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以剛德與六五之柔德相應，也即是君臣互相協調以臨民，所以成為咸臨吉无不利。因為以剛應

柔，非是順命，故曰未順命也。未字一般的用法，多與已經相對，但已然未然是過去與將來的對稱，此處之未字，其義爲非，不是已然之對稱。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左傳邵芮說：「幣重而言甘，誘我也。」故甘是誘的別名，甘臨即用誘惑的手段去臨政治民，也即是說臨民不以誠，民如何會與之相感應？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正指此言。三爲陽剛之位，六以陰柔居之，是履非其正。六三居兌上，是以悅媚臨物之象，上六不與之相應，是感而無應，故曰无攸利。六三以一陰乘初九與九二兩剛之上，是憂危之象。如其能以乘剛爲憂，便可免於咎戾了，故曰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本爻之所以爲甘臨者，就因其以陰柔居陽剛之位，履非其正，故曰位不當也。如其知道履非其正是可憂的，他必能改悔，能改悔，就可免於終身咎戾了，故曰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是盡到一切可能出的力量，舊式對聯中有「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便是此意。世局變幻，人情多端，要想對事事人人都能處理應付得恰到好處，是絕不可能的，對此情境，惟有盡其在我而已，我如問心無愧，又何禍咎之堪慮？六四雖是陰柔之質，但以陰處陰，是處得其正，也就是不以陰柔爲邪惡之行。六四上承六五之君，是小心翼翼的近侍之臣。又下比於兌，是以柔親下，爲衆所心悅之大臣。初九秉陽剛之德，志銳氣盛，而六四以謙柔之度屈己應之。綜觀六四之承上接下應物，莫不

盡其柔德，故曰至臨无咎。舊唐書謂婁師德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爲識者所重。又云：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曾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慚。師德之行事，可說是與本爻所指若合符契了。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陰柔本小人之質，小人行事，必然有咎，而六四竟以至臨无咎者，就在其處當其位，既然處位當，必然行事正。柔爲不正，便是陰險奸邪，柔行正當，便是溫良恭儉，今六四位當行正，自能化有咎爲无咎。故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中庸說：「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好像就是爲本爻作注的。聰明睿知四字合一便是大智，大智之人，是用而不自用的，尤其是身爲天子，所治之廣，所臨之衆，豈一人耳目之智所能勝任，故大君之知，在能知人善任使，俾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六五處至尊之位，體柔履中，是一個不自用的大君，下應於九二，是知人善任使的表現。身爲天子者應當竭其知以臨天下，不可役其才以臨天下，故曰知臨，大君之宜。既得大君之宜，自然就吉了。漢高祖曾自言其所以得天下之故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同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這便是知臨的實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人君信任大臣，並非難事，所難在能知人，如唐德宗之信任盧杞，謂「人皆言其奸邪，朕獨不覺。」這能算是智嗎？唯有知其才藝德行而任使之，方能收用人之效。像德宗之忠奸不明，愈是信任人，愈是亂，便由其行不得中。所謂中是分半的意思，臣有立功之能，君有役臣之智，故功之外表所見的是臣之能，實則非君之智，臣亦無從立功，故人臣之功，半出於君，六五居上卦之中，是執中之君，能執中，便合爲天子，故大君之宜，是指行中說的。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義爲厚，坤卦象曰：「坤厚載物」，上六居坤之極，是坤厚之象，故曰敦臨。但陰盛疑陽，坤之上六爲龍戰于野，此上六似應有咎。可是此上六不應六三，而內順初九二兩陽，有順應剛正，俯就賢能之徵，故曰吉无咎。但敦臨之義，尙不止此。六五知臨，是恃賢能以建功，但狡兔死走狗被烹的事，在歷史上屢見不止一見。漢高祖用三傑以定天下，誠如上引高祖之言，但天下定後，蕭何下獄，韓信被戮，張良遁世，無一能與之共安樂者，陰柔之知，隱藏殺機，實足以令功臣寒心。故聖人在知臨之後繼以敦臨，即是說用厚道待下。上六俯順二陽，王弼說是志在助賢，實則不在助賢，乃在保護功臣，志在惜賢。三代時以君爲元首，以臣比股肱，很少有猜忌功臣，君臣相傷之事，春秋戰國以後，官高者身危，幾成至理。故權臣與國君往往形成對立之局，君不戮臣，臣則篡君，這是多嚴重的災禍，故上六之吉无咎，乃在敦臨，在我國歷史上符此爻義者，三代以下，僅漢光武、蜀先主二人。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卦是兌，志在內，卽志在兌，上與三爲正應，今上六不應六三，則志之所在者，就只有初九九三了。初九九二是剛正才能之臣，故上六之吉，乃在其敦臨初九與九二，故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觀三三坤下巽上

卦名解：

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上以政臨民，旨在求民之從令；但民之從令與否？必觀其上之所施以爲向背。故臨卦之後，繼之以觀卦。觀字有二義，也有二音，在上位者觀察民情國俗是觀，在下者觀察上之德行也是觀，這兩個觀都是察看的意思，讀平聲，音如官。示民以風範，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名爲觀，天子宮門兩旁有二闕，懸法象魏，使民知所適從者，也名爲觀。這兩個觀字都是昭示的意思，讀去聲，音如貫。一個開明的政治領袖在訂定他的國策與施政方針之前，必須觀察民情世風，與其利，去其弊，然後可國泰民安，臻於郅治。堯禪位時教舜說：「民心惟正，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意思是說，人心原帶獸性，是自私的，往往損人以利己，如其發展，不止是一國，全人類都將爲之毀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是富有理智的人性，是寧願犧牲小我，以保全大我，損己利人之心，但這不是每個人民都得到與樂意做的，故曰道心惟微。你今後施政，既不可要求人民作損己利人的事，也不可放縱人民作損人利己的事，應當專心一志，確實把握着兩者之中的利人利己的原則，作爲施政標準。由於堯對人性觀察得如此清楚，所以他能成爲中國歷史上最理想的皇帝，舜能秉承此原則施政，所以虞舜之政與唐堯並稱。體察民情是觀（音官），成爲理想的皇帝便是觀（音貫），觀義爲模範，在時下的名稱就是偶像，偶像即是神明的化身。故今日之極權主義國家，

莫不竭其全力來將其領袖偶像化，希望人民崇拜之如神明，衷心悅而誠服之。但人民是否會盲目的把一個政治領袖當偶像來崇拜呢？觀於「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的咒詛，人民是知道分別的。所以一個有抱負的政治領袖以及有志於從政的人，不可不於此觀的哲理，深加注意！至於卦名的觀字究該讀平聲抑或是去聲？在上古無四聲之分，均讀如官，觀字讀去聲，是後來訓詁家音隨義轉的主張，並非原本之音，故仍以讀平聲爲是。

卦辭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盥而不薦一語，在此具有兩重意思：第一義，觀音如貫，爲示範之意，觀字作卦名，當讀斷，盥而不薦自成一句，即是說，在上示民以風範，當如祭禮過程中盥的時候，不要像薦的時候。盥是灌鬯時的開始，主祭者先盥手，以酒灌菁茅之上，舉火焚之，此爲降神之禮，主祭者一心在神，最爲嚴肅而虔誠，盥之後薦，即爲獻饌，俎豆繁多，主祭者不免分心，故其專一誠敬之心，就不如盥的時候了。所以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謂盥而不薦者，即是說既以觀瞻示民，就當慎終如始，不可始敬終慢。第二義觀音如官，觀是動辭，而不是卦名，當與盥而不薦連讀，王注云：「故觀盥而不觀薦。」是認爲不字下有觀字，因句首既有觀字，故冒上省文。王肅本作「觀盥而觀薦」，雖易不爲觀，出入頗大，但以觀字連盥字讀則是很顯然的。用意也仍是終始不懈。由於在上的君主能以終始不懈的態度，來繫人民的觀瞻，則人民必能受其誠信的感動，儼然望而敬畏之。故曰有孚顒

若。頤若即儼然之義。頤音啍。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卦以九五爲卦主，九五是利見之大人，故大字是指九五言的，觀義爲昭示，言大人之行昭示於上者，是和順，坤爲順，巽爲和，故曰順而巽。九五以陽爻而居陽位，是居得其正，五爲上卦之中，是剛而得中，故九五所昭示於天下者，是他的中正之德，故曰中正以觀天下。國君所昭示於人民者，從開始即是莊敬，而終無一絲的怠慢，這種儼然的誠信之德，自能使在下的人民觀其行，而化其德，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昭示於人民的態度，應當如上天之道，不用言語，不用威刑，只是默默的以四時之運行，使人民隨之而變化其生活於不知不覺之中，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忒義爲錯亂。聖人用上天的神明之道，來設教施政，天下的人民便會服從聖人如同服從於天時了，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巽爲風，坤爲地，巽上坤下，爲風行地上之象。風是行而不停的，故不曰風在地上。風行地上，未有一物不被觸及，先代聖王巡省四方，觀察民隱，無微不至，正如此風。先王既能周遍接觸到庶民，故能觀察到庶民的真實情況，據以爲施教的張本。這是說觀卦所以取風行地上之象者，就是說帝王施政，當先觀察民風民俗，如風之行於地上一樣，此處的觀字作觀察解，與彖辭作昭示之義有別。

文辭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在聖人以其神道昭示於人民之上時，人民就當向風而化，今初六處觀卦之最下，是遠離王教而不見其盥禮之盛。初本陽位，今以陰柔居之，是自我菲薄，不肯上進之象。這種態度，在渾渾噩噩的小民，無足咎責、假使士君子也如此，那就未免鄙吝可恥了。童爲童稚，童稚是無知無識的。盥禮之敬，薦禮之慢，一個童稚的小兒怎分辨得出。小人之於聖王的昭示，視而不見，正如童稚小兒之觀禮，故曰：童觀。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即無知小民，他們見事不明，正如無知的童稚，故童觀是小人的本分，所以說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闕觀，利女貞。

闕即管中窺豹，時見一斑之窺。觀讀如貫，爲偶像之義，指九五言。六二以陰居陰，是個守正的女子。與九五相隔三爻，對九五的印象模糊，正如一個不出閨門的女子在門縫中窺看男人，所得只是片面，未能見其全貌。婦女識見狹小，不能從大處觀察事體，一個柔儒的知識份子，處大有爲之時，認識不清，不能奮發有爲，也正同此情形，故以爲喻。但闕觀雖所見不大，總算有所見，比起一無所見的童觀，要勝過一籌。然而這一籌之勝，又有何用呢？正如女子謹守閨門，不失婦道，不過是一種消極的德行，於世事又能起何積極的作用？故曰利女貞。既言利女貞，自然是不利君子之貞了。六二之所以

言利者，因有九五爲應，不似初六之無應。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初六童觀是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的闕觀也該是利女貞，君子吝，但爻辭止言利女貞，省了君子吝，這是冒上省文的修辭，故象辭補充說亦可醜也，醜也就是恥的意思。

六三：觀我生進退。

生字之義，在此爲道，觀我生，即觀我進退之道。六三以陰居陽，是失位之象，陽性亢進，陰性怯退。故六三有進退之象。三處下之上，切近於巽，能觀察巽風，不似初六之遠無所見。雖有可進的機會，但與九五中間隔着六四，無法切近至尊，也有退而不進的可能。由於它處兩卦相交之際，可進可退，進退之道操之在我，故曰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失位，何以不爲失道？因有上九相應之故。在人事上，懷其寶而迷其邦是失道的，但枉道而事人，又豈爲邦之道？故觀風以爲進退，不算失道。孟子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六三無位，正同於此。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光是火之照耀於物者，九五爲君，六四爲君之近臣，所觀者爲君之威儀，何以不言君之光而言國之光？因爲人君之德不在一身，必須照耀邦國，故書稱堯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觀國之光者即觀國君所施於國家之禮樂刑政。因爲觀物之明，以切近爲先，故六四之觀實含有明察之義。六四性雖陰柔

，而居處正當，又爲翼順之主，是能承順君意之臣，下不應初，是不植黨營私之徵，像這樣的大臣，實宜於置身朝廷，受王之賓禮。自古賢明之君，莫不以賓禮接待其近臣，故曰利用賓于王，也就是說應該居卿相之職。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六四有如許之美德，而又明察國政，親見九五光明正大之君，是賢臣而遇明君，不止其才德宜爲卿相，其志尙也在卿相，故曰尙賓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古懷才不遇，而歎生不逢時者，不勝其數，六四可謂得時得地得人，免於不遇之歎了。怎能不以賓于王爲志尙？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觀堯舜之民，可知堯舜之聖，觀桀紂之民，可知桀紂之惡。民之善惡，繫乎君道，人君觀下民之善惡，則可察知自己治道的得失了，故曰觀我生。九五是剛正之君，一心以天下國家爲念，故他能時刻自我反省，自我檢討其政治上的得失，君具君子之德，則民未有不從化的。君爲小人之惡行，怎能期望下民善良？下民之不善，咎實在於君，君必具君子之德，才可免于咎，故曰：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草之向東偃，或是向西偃，完全是隨風之所向的；民爲善爲惡，完全是由人君治國之道所影響的，觀察下民的善惡，就可以明瞭我政道的得失了，要明瞭我的政道，最好是去觀察下民的善惡，故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而居陰柔之位，是有德無位之象。處九五之上，是置身事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之象。居觀之極，是德望冠絕一時，爲世所尊仰之象。他是一個高而無位，以立身行己之道昭示於天下的君子。既能以君子之道昭示天下，還有何咎？爻例失位當有咎。故曰：觀其生，君子无咎。三國時的管寧便是符合此義者。當天下大亂，管寧往遼東見太守公孫度，依山鑿坏以爲室廬，所有越海避亂者羣就其所居，旬月之間而成邑。傅子言：寧「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士君子甯可以其德行為天下觀瞻，而不肯置身仕途，以從事上致君下澤民之業者，又豈是其本願？蓋內心不平之氣，迫使之不得不如此。如管寧少時與華歆割席斷交，亂平還郡，堅辭魏室徵聘，居樓上三十年，坐一黎牀，當膝皆穿，足不履地。這些行為豈是出自本願？故曰觀我生，志未平也。這與蠱之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的用心是完全不同的。

噬嗑三三震下離上

卦名解：

噬義爲齧，即用牙咬物的意思，嗑同合，噬嗑即是咬物使合。必待咬而後合，那就是物不相合，物之不相合，一定是有物在中間爲梗，咬之使合，必須咬除此作梗之物。本卦之震與離並無咬合之義，而本卦以噬嗑爲名者，乃是取象於卦形的，本卦的初九象下顎，上九象上顎，六二六三及六五均象牙齒，九四象中間作梗之物。上顎下顎合則爲口，因中有九四爲梗，口便無法合攏。要合攏就得消除九四，所以名爲噬嗑。那麼將本卦倒轉來，不也同口形嗎？何以名賁而不名噬嗑呢？這就是取決於卦義了。本卦離上震下，離義爲開，震義爲動，咬物的動作在下顎，一開一動，正是噬嗑之義。將本卦倒轉來，震就成了艮，艮義爲止，離義爲開，是上止下開，口不合，牙不能咬了，所以賁無噬嗑之義。這是就物象取譬的解釋，至於本卦的卦義，則是指除暴安良的政治言的。國家社會之不安，正如口之不能合，口不能合，是有物作梗，國家社會之不安，也必是有人在作祟，要口合就得咬除中間之梗，要國家社會安就得消除國家社會之害，故本卦所示的哲理是關乎刑獄的，也就是今日所說的司法問題。我國自唐堯倡爲仁民之政，後世和之，執法多取姑息，不知姑息適足以養奸，縱一奸暴之惡，即傷萬民之善，書稱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可知在四罪之前，天下是如何的不安了。堯晚年之政，如非得舜爲之整飭，恐怕去漢之桓靈不會太遠了。本卦爻義所示爲治亂世用重典，而卦象的顯示，離上

是明足以察奸，震下是威足以除暴，明足以察奸，便不致冤枉良善，威足以除暴，便不致放任凶惡，所謂勿枉勿縱之義，盡於此了。

卦辭解：

噬嗑亨，利用獄。

亨義爲通，物之不合，既由於中有梗阻，今齧去梗阻之物，就得到通暢了，故曰噬嗑亨。噬嗑亨只不過是一譬喻，它的本義，是說國家審判刑案也宜用此法，故曰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口中有東西阻塞了，要齧去此阻塞之物，然後得合攏，所以名卦曰噬嗑。一經噬嗑，便梗去口通了，故曰噬嗑而亨。震爲陽剛之卦，離爲陰柔之卦，震下離上，是剛柔相分，剛柔相分，則事不含混。震義爲動，離義爲明，動在離下，是動必以明，故曰剛柔分，動而明。（王弼合兩句爲一句，曰：「剛柔分動不渙乃明。」句讀雖異，義仍同。）震爲雷，離爲電，震離相乘，即雷電相合，雷電相合，行動便章顯，故曰雷電合而章。上句爲動而明，此句應是動而章，章同彰，也是明的意思，因上句有動字，故此句從省。柔得中而上行，是指六五言的，六五爲本卦卦主，也就是刑獄之最後決定者，古代刑案程序，無關生死者，地方官可自行處斷，關係生死者必報請皇帝作最後決定。五爲帝位，故六五爲最後決定之人。處理刑獄，過剛則近於殘暴，過柔則近於姑息，必須剛柔適中，獄訟乃得公平，今

不用九五而用六五者，乃取刑疑惟輕，與其失入寧可失出之義。刑事案件最忌的是姑息，今六五失位，有姑息之嫌，好在五居上卦之中，雖本性柔懦，尙能守中，有柔不失刑之象，又下乘九四之剛，是柔能用剛之象，韓非子五蠹篇說：「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正符六五之義。六雖陰柔而進居剛位，有不自安於柔懦，而追蹤古先聖王治獄之道，力求上進之心，故曰：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即是上進。因其有此得中而上行之志，故雖以陰居陽，於位不當，仍宜於爲刑獄之主，故曰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非噬嗑之體，而云雷電噬嗑者，是說噬嗑必具雷電之勢，其功始能達成。以電之明察民，則民莫敢不用情，以雷之威行罰，則民莫敢不畏法，明罰卽古先聖王整飭法紀之手段，故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勅爲敕的俗字，義爲正。

爻辭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爻居一卦之下，是無地位的顯示，故爻義是代表被刑的。處刑卦之始，是犯罪之初次。履音句，在名辭爲鞋類，在動詞爲踐踏。古之刑具，套在人身上有三種，均用木製，套在頸者爲枷，套在手者爲梏，套在足者爲桎。校就是桎。穿了鞋不能見足趾，套了校也見不到足趾，故曰滅趾。五刑中無校刑，故屨校是最輕之刑。對初犯的人施以薄懲，就不敢再犯了。不再犯就算是改過，人能改過，還有

何禍？故曰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校套在足上固是加刑，另一層用意是制止行動，行動被制止，便是不行了。不行就是不犯的意思。初犯者既被履校滅趾，自然就不會再犯了，故曰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居中得位，是執法之人。膚是表皮之肉，其質柔脆，咬起來容易深入，因為咬得太深，連鼻子也沒入了。意思是說用刑過猛，不免法家輕罪重罰之嫌，何以又說无咎呢？因六二居中，其用刑雖猛，亦犯者罪有應得。說命云：「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藥不毒烈，疾無從愈；用刑不重，犯者何從知戒？所以重刑如非故入人罪，仍得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乘剛乃對初九言。六二施刑的對象是初九，初九以陽居陽，既不應四，又不承二，是秉性強梁者，懲治強梁，非用重刑不可，故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居下體之上，也是執法者，但他以柔居剛位，有失政之嫌，以不正之身來矯懲不正之人，人豈甘服？罪人不服，就難生明刑弼教之效，這就好比咬臍肉了。臍肉乾硬，不惟不容易咬入，有時反為其苦鹹的味道所毒傷。意思是說如此用刑治人，不惟不足以使受者知悔，反將遭到犯人的怨毒。但這只是小疵，並非災害，故曰小吝，无咎。用刑如此之猛，怎說无咎呢？因為執法者既失政於前，若又失

刑於後，是失上加失了。今用刑罰來補救失政，所失只是偏，若政刑皆失，則是刑政兩廢，全失了，就爻位言，六三以柔承九四，是上不犯順，居六二之上，下不乘剛，是用刑不枉，故雖有小失，無傷大體。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民不從令，而加之以刑戮，適足以買怨。故六三之遇怨毒，雖由犯者的惡性，也是自己的失政。失政卽位不當。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怎會遇毒呢？這是夫子對身負政刑責任者的告誡。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本卦二三四五諸爻都是主刑的，六二所居既正，所刑的又是初犯，故易如懲膚一樣的爲民所折服。六三的犯者既已不是初犯，而六三所居又不得其正，故不惟如噬臘肉般的難入，反遇其怨毒。到了九四，其所治的犯人是強而有力的累犯，九四同樣也是以失位的身份去刑他，故九四所遇的困難比之六三更進一步了。臘肉雖是乾肉，中間仍是油潤的，九四所遇的是乾肺，直言乾，是中間已無油潤了。肺音萍，玉篇云：「肺有骨也。」故肺是帶骨的乾臘肉，臘肉已經難噬，乾臘肉更加難噬，帶骨的乾臘肉，簡直是無法噬了。故九四所要加刑的不是強梁的犯人，而是有勢有力的犯官。故九四所辦之案有如噬乾肺。如果主刑者本身不健全，就是咬得牙齒脫落，也無法咬入。所幸九四秉陽剛之性，居近君之位，有膽有識，如同用金矢以刺乾肺，而不只是用牙齒去咬乾肺，還怕乾肺的堅強不能摧破嗎？惟九四秉性雖剛，四爲柔位，有不能堅持到底之虞，故爻辭勉之曰：得金矢，利艱貞吉。意思是說以你

的剛強和膽識去刑此犯官，雖有如以金矢刺乾肺，但還得要有不避艱難的貞固不屈之志，才能除此元凶大慝，才能獲吉；反之，你不能消除它，將被反噬，那就凶了。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後漢書張綱傳云：「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書御（上也），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出綱爲廣陵太守，在郡一年，卒。」如張綱此事可以說是噬乾肺得金矢，然終不獲利艱貞之吉者，就由官微位低，未能光大其噬乾肺的效果。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這是夫子對敢於犯難如張綱所遭遇之類的事所下的慨歎。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以陰居陽，也是處不當位，以柔乘剛，也是刑難服人，故如同噬乾肉一樣，不易克服。但五爲君位，能行其志所欲爲，其質性雖柔懦，其地位則剛強如金，足以乘剛克堅，而且六五爲黃中之位，雖以君權乘剛，但行不失中，故曰得黃金。黃金卽剛中之異詞。雖失位有不貞之憂，但既得黃金，就可无咎了，故曰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居非其位，就貞正來講是危厲的，但因其用剛不失中，刑得其當，所以終得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同荷，義爲負荷，耳在此所代表的是首，春秋諸侯相盟謂執牛首爲執牛耳，卽是其例。荷校卽戴枷，就字面上講，是頸上所戴的枷，連耳也遮沒了。就文義來講，何校便是加刑，滅耳便是殺頭，也卽是說處他以殺頭之罪。上九居非其位，又在五外，是無地位的人，故他是受刑者，不是主刑者。初九居卦之初，是初犯，故加輕刑，上九居卦之極，是罪之極，故其所受也爲極刑。唯有極刑方是凶，若僅荷枷，何凶之有？故何校滅耳四字在此不可從字面解。所以王弼注說：「處罰之極，惡極不可改者也，罪非所懲，故刑及其首。」懲罰之刑，乃在求犯人的悔改，像上九這樣的犯人，惡性重大，不是施以懲罰，所能改變得了的，故唯有滅其首，使不再爲世害，這是死刑的主張，也是爲國除害之不得已的手段。韓非在六反篇中說：「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也，蔡（義爲宰殺）賊，非治所蔡也，治所蔡也者，是治死人也。」犯極刑之罪的人，他已不能被作人看待，只是國家的一個禍害，所以殺賊不是治罪人，乃是爲除禍害。除惡務盡，是萬不可姑息的。今世西洋法學家，以死刑爲報復主義，是野蠻不人道的，主張施以感化，非至感化完全無效，不判以死刑。於是當一個殺人罪犯被捕之後，判以徒刑送獄感化，對這第一個被殺的生命毫不加以憐惜，當這囚犯越獄逃脫後，又找當日協助軍警拘捕他的人加以殺害，及至第二次捕獲，仍以其意在洩憤，只加重其感化刑，等到後來他又殺看守獄吏逃脫，捕獲後，仍施以感化，如果此次彼終於受到感化，改過向善，誠然是挽救了一個罪惡的生命，但所付的代價呢？是三個無辜的生命，以三個無辜的生命贖一個罪惡的生命，這得失當如何計算呢？若是此犯人在最後終須處死，則是以三個無辜的生命殉一個罪惡的生命了，思想的愚昧，執法的無知，尚有過於此的嗎？而乃諡之爲文明，我真不禁爲這樣的文明悲哀！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指耳言，明指目言，聰不明即是不聰不明，也就是說冥頑不靈。對於一個冥頑不靈的人，除了消滅他之外，還有何法？故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賁三三離下艮上

卦名解：

賁音誅，王肅讀如奔，序卦云：「賁者飾也。」雜卦云：「賁，无色也。」王肅注云：「賁，有文飾，黃白色。」以上諸說，似異實同，因賁是白質無色體，周禮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禮記禮器云：「白受采。」惟其賁才須要文飾，惟其賁才能受五色之飾。本卦疊離艮而成，艮爲山，山之美在草木，土石草木均爲樸素之質，當夕陽反射在山上時，這些草木土石之色，於是或黃或綠，或赤或白，就成了五彩的霞光。離爲日，離在艮下，正是反照在山之象。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古之服制，上衣繪山，下裳繡火，帝后王公相同。故以山火之象爲文飾，由來甚古，文王之設此卦，取此名，實是淵源有自。人類用他們的智慧，創造許多美好的事物，以改進他們的原始生活，這名爲物質文明，同樣的，用他們的智慧訂立許多崇高的禮儀，以改進他們的樸魯心性，這名爲精神文明。賁之在物質是文飾，賁之在精神是文明。文明是人類歷史的演進，是可喜的現象。但宇宙的道理，與一利必增一害，利之所至，害也跟着來了。當人類原始野性消失的時候，也是人類本性汨沒的時候，社會文明增長的時候，也是盜竊亂賊橫行的時候。文明究竟是人類的幸福呢？還是人類的災害呢？這是一個值得提倡文明者所慎重考慮的問題。賁卦之賁的訓釋是五色之飾，而賁字的本義却是无色之質

。因爲色彩必須加在素質上始見，非素質則色彩便無由見了。文明必須根諸人性，無人性便不成文明了。本卦卦名含義之深，憂世之遠，賁之一字已涵蓋無餘了。

卦辭解：

賁亨，小利有攸往。

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禮以飾身，文以飾言，身有飾而後能立，言有飾而後能遠，所以說賁亨。但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所以世事之藉文飾而通者，只是小通，決非大通，故曰小利有攸往。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即是小利有攸往之義。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既以文飾而得通，則文飾之迹何在呢？凡言文者必由彼此交錯而成。本卦係由泰䷊卦的乾坤的剛柔交錯而成，坤之上六下來居於乾之二位，使乾變成了離☲，也就是說使陽剛變爲陰柔了，剛柔交用，所以成事，所以說柔來而文剛，故亨。分乾卦的九二去飾坤的上爻，使陰坤變成了陽艮☶，也就是把柔質裝飾爲剛強了。外剛內柔，非能成大事之人，所以說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三字之上本應該有「柔剛相交」四字，即本爲「柔剛相交，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因四字已見上文，故從省略。剛柔交相文飾，陰陽互爲變化，這是天文，此指下卦離言；艮爲止，艮在離上，離爲

文明，即止以文明治天下，而不以威武治天下之象，此指上卦艮言。指自然者爲天文，指人事者爲人文。天文所示的是陰陽寒暑四時之變，人文所示的是禮樂刑政教化設施。觀察天文，可以知時令的變遷；觀察人文，可以知聖人治民之道，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艮爲山，離爲火，艮上離下，是山下有火之象。山下之火，照射在山上，使山之草木鮮明，泉石生輝，這是自然之賁。一個君子把他所内含的文明之德，發揮在政治上，使朝章國紀，粲然可觀，造成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與社會，便是人事之賁，故曰君子以明庶政。但若以燭照火察的精明去理獄，那就不可了，何以故？人性良莠，本不齊一，億兆之衆，必使無一敗類，此必不可能之事，故天子的冕制：眼前懸旒，以蔽其明，耳旁懸纘，以塞其聰，使其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人之大德，赦人之小過，使宵小之輩有隱蔽之所，則君子小人便都可相安無事了。若以燭照火察的政策去索姦，姦宄無所匿其身，勢必鋌而走險，故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无敢折獄者，即是說不可憑明察之勇去理獄訟。賁卦爲噬嗑之倒形，恐人把它與噬嗑混爲一談，故夫子特於此補充一句无敢折獄。

爻辭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以陽剛之資而居離明之始，是一個具有剛明之德的君子。但位在賁之最下，是有德無位之徵。趾

是足趾，它的含義是行，賁其趾，即是修潔其行。怎見其修潔其行，即在其舍車而徒。論語：顏路請子之車，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古代有官職地位的人是不可徒步而行的。初九既在卦下，自是無位可言，也就是說當然是無車可坐了。在一個小有才氣的人，往往不甘寂寞，當其無位之時，必多方鑽營，謀求一官半職，以爲身榮。初九是否有此可能呢？他有此可能，但他不屑如此做。怎見得？初九與六二相比，六二下乘初九，如果初九願附從六二的話，它便立可入官，有車代步了。但初九與六四爲正應，他寧可捨六二之近便，而遠應其所當應之六四。這裏顯示出他寧可循正途的艱遠，不貪邪僻的便宜，所謂舍車即是捨六二，所謂而徒即是應六四。小人之美在車服，君子之美在正行，故曰賁其趾。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九如肯比附六二，他即有車可乘，但他堅持正義，遠應六四，是他之不乘車，乃出於仗義，故曰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須同鬚，男子之儀表在鬚，故男子之美稱鬚眉，但鬚是附面而生的，鬚可增加面貌的威嚴，但不能改變面貌的醜惡。這是說修飾之美，不能離質，本質既美，再加修飾，那就會容光煥發了。賁之美在離火，乾之成離，乃由六二，故六二是賁卦卦主。乾本是陽剛之美，今又得柔來文剛，正好比一個儀容端正的男子，再加上鬚眉的修飾，益顯其莊嚴美好。故曰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陰居陰，雖然得位，但與六五不能相應。正好它上面的九三也無應，九三遂據六二，六二也附九三，於是它們相比相親，猶之鬚隨面動，威嚴更加顯著。故曰與上興也。在政治上，文明只是一種外表，如無剛實的內政，那就成了形式主義，決難持久行遠。九三所代表的是剛健篤實的內政，今六二隨九三而動，也即是文明之政發自剛實，故責其須，乃是彌中彪外，不徒在儀表的修飾。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賁之主爲六二，賁之盛則在九三。九三位正而賁剛，居離明之極，六二六四都以其柔質來文飾九三，九三則分其剛健以充實六二六四之文明，故不止是光被上下，而且德澤旁流，故曰賁如濡如。賁指光輝，濡指德澤，如爲語助。然九三之親比六二六四，都不是正應，因其所應非正，恐難持久，要想持久，惟有遵循正道，方能獲吉，故曰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之盛，乃由六二六四兩柔來相文飾，不免文勝於質之嫌。子曰：「文勝質則史。」史爲官稱，其義爲官場形式。政治流於形式，必有乘虛而陵犯之者。形式的政治是經不起陵犯的，一經陵犯，便凶多吉少了。惟有用正道來美化政治，才能持久而不敝。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與初九爲正應，正當用他的文柔去賁初九，可是九三阻道，其性剛猛，不敢通過，所以六四時而善自修飾，意欲前往，故曰賁如；但當他看見九三阻道時，又懼不敢前往，於是去其修飾，以本來面目自處，故曰皤如。皤音婆，一讀煩，義爲白素。翰義爲白，白馬翰如，則是馬白而鮮潔，六四雖躊

躊躇，不敢立即往應初九，但他整備了馬在那裏等待，一有機會，當飛奔而往。翰亦可作飛解，憑他對初九這種矢志不二的態度，如果不是九三於中爲寇，與之作難，他早就與初九成其婚姻之好了。故曰：匪寇婚媾。一個小國處在大國威脅之下，往往不敢修明其政教，故徐偃王行仁義而見滅於楚，陳僖公愿而無立志，國人至爲衡門一詩來誘他。本爻用義，正在勸誘弱小之君，謂如有修其政刑的決心，遲早必可完成其志，不必因一時的困擾，而放棄其素志。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處得其位，與初九爲正應，因爲他與初九爲正應，故引起九三之仇視，與之爲寇，以致發生遲疑，欲往而不敢，如其處不當位，不與初九爲應，便不會召致九三之寇，自己也不會爲了欲往而不敢往，陷於進退遲疑的境地。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反言之，不當位便不疑了。他既具有此不渝之志，一到無寇的時候，就可成婚了，結果是不會有怨尤的，故曰終无尤也。就一國之主來說，凡爲國是困惑類喪的君主，都是存心有所作爲的，如果他不以國是爲念，又何來的困惑類喪呢？只要有發憤圖強之心，雖因形格勢禁，一時無法施展，一旦形勢改變，終必能有所作爲，不致飲恨終身。故曰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處至尊之位，稟文柔之質，是一個崇尚文飾的君主。國君之崇尚文飾者，有兩種目標：一種志在享受，如土木飾金玉，狗馬被緹綺。即是其例，一種志在建設，如土地辟，田野治，即是其例。丘園即是田野，如國君之賁重在田野，就不會以財帛爲重，故束帛便戔戔然少了。戔戔短少貌。反之，如

果國君之賁在財貨，必然束帛疊疊，田園荒蕪了。故王弼注說：「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蔑蔑。」束帛蔑蔑，是國庫吝嗇之徵，就由於國庫的吝嗇，才有餘糧棲畝之吉，故曰吝終吉。反之，束帛盈庫，餓殍載道，能得終吉嗎？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即是賁于丘園，束帛蔑蔑之義。解此爻者多以賁于丘園，爲聘隱士之義，孔疏已予辯正，故不及。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有喜卽有慶。賁是文飾，文飾本是奢侈的，本爻爻義偏在儉，而不在奢，故曰吝終吉。政府儉吝，則人民富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富國足，豈不是喜慶嗎？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本爲雜色之飾，今日白賁，是不用色，而以白素爲賁了。白素與賁義是相反的，何以說白賁无咎呢？賁既以修飾爲事，人類修飾之習，往往踵事增華，流宕忘返，全失本真，世豈有不務實際，一味粉飾太平之政，而能享國長久的？故極賁之所至，必成禍國殃民之政。上九是賁的終極，賁的終極有兩個結果：一爲禍國殃民，一爲歸真反樸。白賁卽是由賁反白。老子演伸此義說：「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化是文化，也卽是賁，賁的結果，是衆色雜陳，文化的結果，是物欲橫流，用什麼來制止這橫流的人欲呢？那就是無名之樸；用何物來潔淨雜色呢？那就是白素。文化返樸，物欲自息；修飾返素，就可光潔如新。既然不欲以靜，天下自定，尙何禍咎之有？故曰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本卦之所以成爲賁者，全恃兩爻：一是六二的柔來而文剛，一是上九的分剛上而文柔。六二是賁的開始，上九是賁的終止。上九爲艮之主，艮義爲止，故賁之能反樸歸真，以白賁无咎善終者，全在上九一爻的功用，上九之志在止賁，今賁成爲白，是上九之志實現了，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剝䷖坤下艮上

卦名解：

剝義爲剝落，本是指果木凋謝言的。植物有榮枯，朝代有盛衰。這都是物理人事必然的現象，而無可避免的。植物的榮枯是隨陰陽二氣的消長而變化的，朝代的盛衰是隨君子小人的進退而轉移的。在自然界陰氣盛則草木枯落，陽氣盛則草木鮮榮，在人事上君子得勢則國家興盛，小人得勢則國家衰亡。兩者消長的道理完全一致。但自然的現象是一成不變的，如一年四季，春二三月草木必榮，十冬臘月草木必枯，絕無伸縮轉環餘地。人事就不同了。國家的盛衰雖繫於君子小人的進退，但君子小人的進退並不像天行的自然律那樣固定，君子如能善用其才德，就可抑止小人的進路，使衰亡的形勢無由完成，至少可使它遲緩出現，在歷史上周秦都建立了大一統的天下，也都終於滅亡了，但周傳了三十世，七百多年，而秦只傳了二世，十三年便亡了。這就完全在人事上的運用巧拙之分了。剝的時代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時代，在此時代的君子，如果不能運用機智以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圖再起，而逞一時之氣，與小人硬碰，則君子便只有被消滅之一途，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一個以身繫天下國家安危的人，是不宜輕率從事的，後漢書陳寔傳稱：「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一至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往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又王允傳稱：「董卓遷都關中，政事悉委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故得扶持王室於危

亂之中，臣主莫不倚恃焉。」由於陳寔之委屈，故士類得以不絕，宦官終於被誅；由於王允之承附，君臣得以延其殘喘，董卓終於被刺。故在君子小人消長之會，君子必思所以自處之道，本卦以五陰剝一陽，而上九以一陽碩果僅存，終能由剝而復，所以指示處剝之道，可謂深切著明了。

卦辭解：

剝，不利有攸往。

往義爲前進，剝是小人得志的時候，小人與君子是無法並存的。小人之欲消君子，甚於君子除惡之心，在小人道長的時候，君子應該自匿以遠禍，怎可以前進，而自取滅亡呢？故曰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剝的意思是剝削，剝削誰呢？是小人剝削君子，柔爲小人，剛爲君子，變義同於削，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爲何攸往不利呢？小人之勢長大，君子之勢削小，小人之削君子，唯恐不盡，此時若往，豈不等於自投羅網？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然則君子在此時，當何以自處呢？那就只有逆來順受，以防止小人的剝削，本卦艮上坤下，坤爲順，艮爲止，卦有順而止之象，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即言君子當觀察卦象的含義，採取順而止之的應付態度。天體的運行，當消的時候必消，當息的時候必息，當盈的時候必盈，當虛的時候必虛，消息盈虛，是天道的循環。君子的進退出處，也當法尚此適應時勢的天行，故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立國之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就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是政府的支柱，就好像土石是山的根基一樣，山爲突出地面之物體，今山附於地，是山崩塌下來附着於地面了。山怎會崩塌的呢？就因山下的基石泥土被剝削，根基空虛的緣故，政府中的正人君子被排除一空之後，政府失了支柱，也必會崩潰如山附於地了。故曰山附於地，剝。國爲君之宅，正人君子就是這宅的基石。要使居宅安穩，必得厚固其基石，國君欲國之安定，必須保護政府中的正人君子，勿使爲小人所剝削。故曰上以厚下安宅。上指國君，下指君子。艮爲山，坤爲地，本卦坤下艮上，應爲山在地上之象，今云山附於地，是依卦義說的。

爻辭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牀以足，是厚下安宅的反面。宅賴基石而安，牀也靠四足而穩，剝牀以足的以字，義同於之，剝牀以足即剝牀之足，牀之足被剝，就如同國家的正人君子遭到排斥，蔑義同滅，蔑貞即是消滅正人君子。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不能國，豈不是凶嗎？故曰蔑貞凶。初六居剝之最下，故以牀足爲喻，初六以陰居陽位，是君子失位，故爲蔑貞。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山之崩由下剝，宅之傾也由下剝，牀之塌也由下剝，小人之亡國家，也必自剝削在下之君子始。伍員不戮，吳國怎會亡？剝足所以毀牀，滅正所以亡國，故大象特別強調厚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於人體爲足之上，膝之下，關節所在之處。在牀的部位，是牀身的格架，格架之上爲牀墊，格架之下爲牀足，二居下卦之中，故稱之曰辨。也即是下層正人君子剝削盡了，進而剝削到中層的正人君子了。蔑貞凶的意義與初六相同。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義爲助，未有與即無助，因六二不得六五之應，故曰未有與也。小人之能剝削君子，乃由於國君寵小人而不助君子，君子無援於上，就遭受到剝削了。

六三：剝之无咎。

以小人而剝削君子，君子固然不幸，小人又何嘗无咎呢？故初二四爻之以剝稱者皆凶，六五不以剝稱，故无不利。以剝名而无咎的，只有六三一爻，故爲剝之无咎者。因六三所處雖剝位，實際上他並未行剝之惡，故剝之下未有受剝的物體。何以見得他未行剝之惡？因六三與上九爲應，上九爲君子，是六三不惟未剝君子，反有暗中協助君子之行，身爲盜黨，而不爲盜，何咎之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坤卦之上，是坤之代表，坤以喪朋安貞吉，六三居四陰之中，獨與四陰立異，爲喪朋之驗，他的上面二陰是六四和六五，下面二陰是初六和六二，他獨應上九，是與上下四朋相違失了，故曰失上下也。坤既以喪朋安貞吉，六三何以不言吉，僅言无咎呢？子曰：「見不善如探湯。」六三與小人爲黨，能得无咎，已算幸運了，何能言吉？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四爲君側之大臣，同於人身之皮膚，足腿既剝，現在剝到皮膚了，肌膚被剝，再進就要傷到心肺了，這豈不凶嗎？故曰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正色立朝之君子被剝削，國君未有能獲全者，公羊傳謂：「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卽是其證。故剝牀之膚，就要傷及於身了，君側之正人君子被剝削，災禍就切近君身了。故曰切近災也。倒過來說，就是災難切近了。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爲至尊之位，六雖陰柔，但能居中，亦不爲邪，故不以剝名。唯六五爲羣陰之主，羣陰之所以能剝陽者，實由六五之寵倖所至。國事之敗於小人，未始非人君之過。貫魚是用繩索將魚連成一串，言以下四陰齊頭而上進，有似貫魚，魚爲陰類，故以喻小人。宮人指宮中之嬪婦女御妾侍而言，國君對此輩的寵倖，不過多賜金錢，假以顏色，決不可能委以政事，故寵倖雖盛，不致有排擠正人君子，禍國殃民之行發生。這是說國君非不可以寵倖小人，但若能以寵倖宮人的態度來寵倖這般如貫魚的小人，就无不利於國的事發生了。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這是對國君的告誡，也是對國君的譴責之辭。史稱唐文宗問當直學士周墀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使文宗知貫魚以宮人寵之義，何致受制於家

奴？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國君寵小人如寵宮女，不令預政，怎會有剝牀之禍？故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若文宗之自怨自咎，是終有尤了。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上九以一陽處剝之極端，好比樹上衆果都已剝落，惟賸最高處一枚碩果不見剝食，故曰碩果不食。此碩果之位如爲君子所居，則能造福蔭庇下民，而爲下民所擁戴，如同車輿之載人一樣；若君子剝盡，小人來居此高位，民失所庇，就如同剝了他們的室廬一樣，無可安身了。故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得輿即君子能得民之擁載。小人既然剝奪民居，必爲民之所怨，爲國家召怨之人如何可用？故曰終不可用也。

復䷗ 震下坤上

卦名解：

剝卦爲五陰居下，一陽居上；復卦爲剝卦的顛倒，恰好是五陰居上，一陽居下。就卦義來說：剝是小人剝削君子，故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復是君子剝削小人，故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似此互相剝復，只是以行動的先後來別其名稱了，在事實上是剝也可名之爲復，復也可名之爲剝的，爲什麼必以陰長爲剝，陽長爲復呢？此中實含有聖人扶陽抑陰的深意，也具有對人君的告誡作用。剝卦留一陽不盡者，是聖人不願見君子消盡，留一碩果以啓興復之機運，復卦不用五陽在下，一陰在上者，是聖人不願見陽長而就衰，陰消而能復。樂見一陽始復，如朝日之升，愈進而愈光明。同時也使人君顧名思義，從小人道長必剝知所警，從君子道長必復知所勸。再就剝復兩字的字義來講，剝爲凶辭，復爲吉辭，故剝卦諸辭所表現的態度都是非常兇狠的，專取敵對，以消滅對方爲事，十足描繪出一副小人猙獰恐怖的面目。而復卦諸辭，無一語涉及對方，都是就本身立論的。尤其是六爻爻辭，都是自我警惕之辭，並無絲毫打擊對方之意。這就是孟子說的「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的態度。小人之所以能長而消君子者，一定是君子給與了小人滋長的機會，並暴露了本身的可乘之隙，故君子之復不在對小人施報復，而在求本身德業的健全。故剝復雖具互爲消長之象，但復卦的爻辭，並不與剝卦針鋒相對，這是君子應有的態度，也是聖人立教的微意。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復的本義在復禮

，不在復仇，君子能復禮，使天下歸仁，則小人之道從何而長？故剝會引起復，復却是終止了剝。

卦辭解：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陰氣主閉塞，陽氣主開通，在陽氣回復的時候，萬物便得昭蘇，故曰復亨。出是指陽氣上行，陽氣上行，陰氣必然消退，陰氣消退之後，陽氣便進入了它本有的地位，故出入二字的本義雖相反，而在行動上則是復的兩個步驟，並不相反，換言之：出入便是復，陽氣之復既能使萬物亨通，則復有何病呢？故曰出入无疾。朋爲鳳鳥羣飛之象，朋來即是羣陽都來，剝卦之時陰盛已極，今復卦一陽始生，如何能勝陰？故必羣陽跟進始可免禍，故曰朋來无咎。在政治上，一君子不能制羣小人，故當一君子復位的時候，其它君子都應當踴躍趨赴，以贊成其事功，才可免於失敗。小人在位，一旦曠日持久，羽翼豐滿，根柢深固之後，要想消除他就難了，故君子欲復其道，不可過遲，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反復來復，都是回復的意思，七日是一週期，每爻代表一日，君子之被剝，從剝之初六起，到復之初九，正好是七爻，故爲七日。七日來復之意，是說事不宜遲。一陽始生，是君子的轉機，既有此轉機，就當把握時機前進，故曰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能亨呢？就因陽剛返回了本位，行動順理，所以出入无疾。本卦坤上震下，坤爲順，震爲動，

動在順下，是順理而行之象。所謂順理即是夫子所說的「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也就是克己復禮的功夫。因為順理而動，故无疾，因為衆陽跟進，故无咎。上面以七日來復，乃指從剝之初六到復之初九七爻言，以一爻代表一日，今彖云天行也，就不能據爻來解釋了，因天地陰陽二氣的循環，不是以日計，乃是以月計的，故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卦云七日來復，不言天行，故不妨以一爻爲一日去解釋，今彖云天行也，就不得用月來解釋了，孔疏以王注不言月，反駁莊氏褚氏之說，未免拘泥太過了。所以說利有攸往者，因往則剛長，剛長則陰消，故利於往。復見其天地之心乎，是說天道好還，故剝極必復，是天心的表現。王弼以動息則靜解復，認復即復歸於靜之意，這是根據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作注的。將易與老混爲一談，這是極危險的解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坤爲地，震爲雷，坤上震下，爲雷在地中之象。雷是陰陽二氣相薄所發出的聲響，雷聲一響，地中萬物都隨之復蘇，故雷在地中成爲復。雷動即陰陽二氣的交替，凡兩物交替的過程中，必有頃刻的停頓。冬至一陽生，陽動則陰靜，夏至一陰生，陰動則陽靜。故上古帝王訂立制度，以這二至之日爲假期，關閉道路，阻斷交通，使商旅休息，不能通行，帝王也停止省閱公事，以示法天之意。方就是事。

爻辭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居震動之始，且與六四爲應，爲復卦的卦主。復是對失言的，有失才要復，若原本無失，就無所謂復了。已失之物，立即去尋找，可能未被人拾去，容易找回；即使爲人所拾，人在初拾他人之物時，尙無據爲己有之心，故要回也很容易，一旦被入拾去，時間一久，拾者就據爲己有，而不肯輕易歸還了。故想要回也就難了。一個人過失的行爲，也與這種情形相同。如果一個人的言行有失，在未被人發覺或利用的時候，自己立即加以改正或彌補，既可免傷害到人，也可保全自己的令譽，不致於積小眚而成大禍，故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不遠即速的意思，祇音祁，義爲大，无祇悔，即无大過，无大過即无大禍，无大禍豈不是大吉嗎？故曰元吉。繫下載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所謂庶幾者，即言回之爲人，與此爻相近。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過則勿憚改」，改過並不是爲他人的，乃是脩身之道。故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休義爲美，六二居中得位，是行端履正之象，六二既於上無應，遂下比於初，初九是陽爻，陽爲仁行，比初即親仁，子曰：「里仁爲美。」六二身居初上，而降心以從初，有里仁之美，故曰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之復，所以名爲休復，且得吉者，乃由其屈己親仁之故，故曰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虞翻注云：「頻，蹙也。」王弼注也說是：「頻，頻蹙之貌也。」頻卽蹙，蹙，爲縞眉，蹙爲蹙頞，（頞爲鼻莖），蹙蹙爲憂慮焦急之貌。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失行而憂慮焦急，是悔過之徵。改過以愈速愈好，今遲至第三階段才知憂慮焦急以求復，萬一這中間有人拾其過而加之以罪，那時雖有悔改之心，終無補於身敗名裂了。所以頻復是危厲的。但頻復固有悔之已晚之嫌，若比起遂過文非，至死不悟的人來，究竟要好些，六三之改過固嫌遲，但覺悟並不晚，故曰厲无咎。六三失位，又處震動之末，是行失而動遲之象，緊隨初二之後，是知道復的方向，不像上六的迷而不知所復。故爻斷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者？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欲寡其過，卽是有過求復，寡過而未能，是求復而未能復，遂有頻蹙之貌，故曰頻復。頻復雖有危厲之嫌，但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有此誠意，人必見諒，見諒卽可无咎。故蘧伯玉雖未能寡其過，終不失君子之名，義无咎卽指此類言。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居五陰之中，故曰中行。五陰唯四與初九爲應，四之應初九，卽是復於仁善了，故曰獨復。復卦的六四，倒過來就是剝卦的六三，剝的六三因與上九爲應，不與上下四陰同剝，故象曰失上下，復的六四獨與初九爲應，故曰獨復，卦辭云：朋來无咎，獨復是無朋，獨正者危，況六四以柔居柔，是過

柔之質，安能獨復？故爻不言吉。然也不言凶咎者，乃不欲沮獨復者之志。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士君子以仁義爲道，今六四獨從初九之仁，故曰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即國君，正是六五。敦義爲厚，敦復即以敦厚養民之道，改正已往之失。換言之，即已往失了敦厚，今回復其敦厚之德。既然回復到敦厚，就不會再有過失了，故曰敦復无悔。坤爲厚地，其義爲順，六以陰柔之質居坤順之中，而五又爲至尊之位，是居至尊之位，以柔順之德，行敦厚之政，雖因在下无應，不能大有作爲，但也可免於過悔了。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義爲成。敦厚和順之德，雖不及剛仁之德能廣霑下民，但就修身言，却能養成一己的中順之德，故曰中以自考也。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敦復即脩己，以中順自考，即是脩己以敬，脩己以敬，即可與人無怨，免於悔吝，故曰无悔。因尙未到脩己以安百姓之境，故不言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最處卦後，與下不應，是迷而不復之象。羣下皆已復，他尙昏迷不醒，不知求復，怎會不一敗塗地，亡國殺身呢？故曰迷復凶。災是天災，害之自外來者，眚是人禍，禍之由我生者，凶的情形，是天災人禍集於一身，故曰有災眚。災之自外來者，即戰爭必大敗，故曰用行師，終必有大敗。禍之自

我作者，必有亡國殺身之凶，故曰以其國，君凶。以其國即以此迷復之態來主國政。十是數之終，十年不克征，即是終不克征，征就是恢復到大敗前的實力，十年不克征，就是永遠恢復不了。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人君之職，在治國理民，一身之不治，何以治國？一己之不理，何以理民？但專制的君主，往往窮奢極欲，忘其責任，及至天下大亂，舉國沸騰，仍不知改途易轍，以謀補救，於是見百姓之圖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見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這豈不是反其君職了嗎？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

无妄三三震下乾上

卦名解：

妄字之義，各注易家解釋頗有出入，京房馬融鄭玄王肅等均以為同望，无妄即無望。虞翻以為同亡，无妄即無亡。王弼以「妄謂虛妄矯詐。」由卦辭的「匪正有眚」一語來研斷，應以王弼之義為長。序卦說：「復則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君子既克已復禮，使天下歸仁，天下便達到了无妄之境了，所以復卦之後，繼之以无妄。无妄是一種良風美俗，也是國泰民安的保證，同時也是政治的飽和點。政治到了飽和點，便會歸於靜止狀態，在靜止狀態中，可能發生兩種破壞情形：一種是事事循常蹈故，日久怠生，坐致腐蝕而不可救，如周自平王以後，晉自悼公以後，並無虐主暴君，皆亡國於不聲不響之中；一種是富有雄心的君臣，靜極思動，想大有作為，捐棄舊政，改弦易轍，以求日新又新。以這兩種情形，比較來判斷，自然是以後者為勝，然而政治上的危機，就隱伏在這裏。因為宇宙的事理，都有一個極限，極則必反。就一個人的修養來說，超凡入聖，是修養到了家，如果再求超聖，必然會入凡。再就物理說，一個機器的馬達，熱力愈高，馬力必愈強，速度必愈快，但使用者若不知控制熱力於某適當的限度，一味加高其熱力以求強求快，其結果不是汽缸爆炸，必然是馬達燒毀，回到完全冷卻的靜止狀態。同樣的道理，政治上的興隆，必須維持一個適當的標準，若漫無節制的求新求變，就會造成社會的紛擾，使得民不聊生，終致天下騷然，形成不可收拾之局。因循政治下的受害者是政府

，紛擾政治下的受害者是人民。卦名的无妄是无邪，卦義的无妄是勿輕舉妄動。

卦辭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元亨即大通，利貞即宜正。政治到達了无妄的境界，那就是國運的大通。但國運的大通既由无妄，當政者，必須以剛正篤實的態度來臨民，使人民都能在政風的漸染下，跟着建立起剛正篤實的社會。政府是什麼作風，人民便是什麼品行，人民是什麼品行，社會就成什麼風氣。故政府如以不正的手法來騙人民，人民亦必將以同樣的手法來騙政府，上下交騙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故曰：其匪正有眚。眚即是災禍。災眚的政治如何可行？故曰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本卦之所以能成爲无妄者，由於震之初九以一剛主於內，又有乾之三陽以純剛自外來助，故動無不健，健即剛建篤實。乾爲健，震爲動，乾上震下，故曰動而健。九五以陽剛居中得位，六二以陰柔居中得位，五爲君，二爲臣，九五以剛中之德領導於上，六二亦以柔順之德應之於下，君倡臣和，各以實應，故曰剛中而應。剛中而應，故能成无妄之政。國運既由无妄之政而大通，人君就得用剛正之德來培養維護此无妄之局，消除虛矯妄誕的根芽。大亨即元亨，以正即利貞。乾爲天，天行健，震依乾行，故動而健，動而健故无妄，是无妄即天命，故曰天之命也。大亨以正既屬天命，不以正即違反天命，

違天之命必有災眚，故曰其匪正有眚。匪正既有眚，如何可行？故曰不利有攸往。在无妄之時，政治已屬盡善了，此時只當培養維護之，若在无妄之時再行更張，那就是變无妄爲有妄了，怎麼可以呢？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在无妄，有妄之行天所不祐，行天所不祐的事能得元亨嗎？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行卽是通。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乾爲天，震爲雷，雷在天之下，故依卦序曰天下雷行，其實應該說雷行天下。雷是代國君之威的，國君剛健篤實之威行於天下，天下誰敢爲虛妄矯詐之行，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虞翻以與爲舉，舉无妄，卽皆不敢有妄。茂爲盛，時爲世，育爲養，萬物便是人類，言古代帝王用其盛德處无妄之世，只是培養人民无妄的天性，不使有妄就是了。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爻辭解：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陽居陽，是處得其正，陽爲剛實，剛實且正，言行自必无妄，憑此无妄的德行，何往不利，故曰往吉。此爻之往與卦辭不利有攸往之往字意義不同。卦辭的不利有攸往，是不宜於无妄之上，再有所行爲；此爻的往吉，是說以此无妄之德去行事，必吉。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卽是此義。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之往，是爻辭无妄往吉一語的變辭，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无妄便是誠，不誠無物，誠便有物了，有物便是有民，爲政之道首在得民，今以无妄而得民，便是達到了志願，故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爲臣位，坤文言說：「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爲臣之道，在奉行君命，不得有所創制，如在臣位而有所創制，那就是妄行了。耕爲種植的創始，穫是種植的終結。菑爲新墾之地，畲是已種了三年的田地，此處用來譬喻臣職，言爲臣的人，不可耕，只可收穫，不墾新地，只種舊田。不耕穫卽不耕而穫，不菑畲卽不菑而畲。但這並不是說處人臣之位可以坐享其成，不勞而獲，乃是說臣子不能創制，不能發令，只能遵循命令去完成所受的任務，居人臣之位，能不忘興事端，凡事奉令而行，行事便無不利了，故曰利有攸往。六二居中履正，以柔順之德上應九五之君，乃是无妄之臣，因其无妄，故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是舉首句以包次句的省文，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臣便不能擅有創制之功。韓非子說：「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臣既不能享有其功，是富在君而不在臣了，故曰未富也。左傳成公二年晉勝齊於鞏，「晉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卽是未富之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以陰柔之質而竊據陽剛之位，是一種狂妄不順的行爲，在无妄之世而有此狂妄之行，便成了无妄時代的災害，故曰无妄之災。六二无妄，故能不耕穫，不菑畲，六三有妄，其行爲是不穫而耕，因爲牛之用在耕，不在穫，六三不守无妄之訓，妄用牛去耕，致其牛被牽繫，故曰：或繫之牛。誰牽走他的耕牛呢？那就是行人，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行人爲國君的代表，也就是政府主管官吏，主管官牽走了這狂妄者的耕牛，是主管官得了制裁有妄者的功勞，故曰行人之得。邑人即指耕者，邑人失了牛，是耕者受到損失，故曰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有得牛之功，邑人就得了失牛之災。這是說在无妄之時，大家都安份守己，唯有六三，胡作妄爲，欲有所創作，而這種妄自造作的結果，徒給予行人牽牛之功，而爲自己帶來了失牛的災禍。象傳雖以行人邑人對稱，但重點全在邑人，也即是說耕者必有災。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以陽剛之性而居陰柔之位，是剛而能柔，能自約束，不妄行動之徵，其上接近九五，爲近君之臣，近君之臣能爲柔順之行，是能守臣道者，又以剛據六三之上，不應於初，是以正臨下，至公無私者，守正无私，在无妄之世，可謂貞固了，故曰可貞无咎。因九四以陽九而居陰六之位，有失正之嫌，又下不與初爲應，疑其有咎，曰可貞无咎者，在釋其嫌疑。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就重卦的无妄來說，九四是失位之爻；但若單就乾卦來說，九四原爲初九，並不失位，九爲剛仁之德

，孟子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九四之剛正是其本有之性，今不因重卦而變，是其能固守本性而不渝，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而居至尊之位，其本身既无妄，其臣下也无妄，政治上之不會有敝害，就同一個起居飲食正常的人，不會有疾病是一樣的，但是天災的流行，對於一個健全政府的傷害，也往往同於一個健康的人受到流行性疾病的感染一樣。一個健康的人對時疫的感染，自有其內在的抵抗力，如果能仍舊保持起居飲食的正常，只要引起時疫的氣候改變，那外來的感染就會隨之消失，比起亂吃感冒藥來，定要痊愈得快。一個无妄的政府，本身未有招致災害的原因，偶然受到天災的傷害，必不可輕舉妄動，隨便改變既定國策，而應當堅守既定國策，來抗拒天災，消弭天災，天災是有時限的，人力是無時限的，以無限對付有限，未有不勝的，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勿藥有喜，即是說不用吃藥，病即可痊愈。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把一個無病之軀，當作有病去治，是以身試藥了。凡能治病之藥，無不具有毒性，一個健康的人亂服藥，定會變無病為有病，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同理一個政策已做到了國泰民安，就不可苟尙新奇，再拿其它的政策來作替代的試驗，如果那樣的話，國家的元氣將會如人體的元氣被藥物的損傷一樣的消損。呂誨因反對王安石的新政，於熙寧四年表乞致仕，有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四肢，變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蹙之苦，又將慮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儉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語意雙關，恰似爲本文作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爲卦之極端，物極必反，无妄之政，到此已屆飽和點了，必不可再往前進，再往前進，就成有妄了，妄動之政，必有災眚，故曰行有眚。行既有災眚，尙何利之可言？故曰无攸利。東方朔答客難引「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這並不是說聖賢之才不足爲，而是說在國泰民安的時代，聖賢之才，也無可施之處。知其才無可施，功無可立，這就是无妄，這就是聖賢之所以爲聖賢。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在无妄之極，還妄欲有所行動，那就要變治平之世爲混亂之局了。窮義同極，窮極必反，反无妄爲有妄，豈不是災害嗎？故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大畜二三乾下艮上

卦名解：

大畜是與小畜相對之稱，易例：陽爲大，陰爲小。巽上乾下，因巽爲陰，以陰畜陽，故名小畜。艮上乾下，艮爲陽卦，以剛畜健，故名大畜。畜字在本卦共有三義：據爻辭所講，是畜止邪惡，其義爲止；據卦辭所講，是畜養賢人，其義爲養；據彖傳所講，是畜養德行，其義爲脩。无妄之上九說：「无妄，行有眚。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故无妄之極，天下太平，只宜安靜，最忌有行，有行是无妄的反動。乾性剛健，而屈居下位，豈所能安？故其志在上行，對无妄來說，就構成了一種反動的威脅，對於此種威脅，在一個欲保持子孫萬世之業的帝王看來，是非加以制止不可的，乾既剛健，非等閒的力量所能制止，故以艮乘其上，藉泰山壓頂之勢去制止他，艮爲山，又爲止，故以艮止乾，應當是止得住的，但在物理上，阻擋之力愈堅，衝擊之力必愈強。政府壓制之力雖有如山之重，但反動之力却如滾滾下注之洪流，山之土石日崩，水之來勢方猛，以無增補之山石擋滔滔不絕之巨浪，最後必至整體崩潰。秦始皇以焚書坑儒來防止思想上的叛亂，以銷天下兵器來防止武裝上的叛亂，以築萬里長城來防外寇入侵，其防止之策可算是嚴密了，可是一旦身死，長子扶蘇被害，次子胡亥被弑，降王子嬰被戮，亡國之慘與速竟成空前，這豈不是阻力愈大，破壞力更強的明證嗎？此愚公之志所以能移山，泰山之畜所以能穿石的道理。黃宗羲說：「獨夫之心，不能勝天下欲得者之衆。」真是名言。所

以聖帝明王維持其太平天下，不是壓制人民的上行，而是尊重上行的人民，封之以高官，養之以厚祿，有志之士既有了施展其抱負的機會，無慮淹沒，爲什麼還去冒險犯難，輕舉妄動呢？在積極方面，增加了鞏固政府的力量，在消極方面，減弱了叛亂的力量，這是多麼的得策！故曰：不家食吉。不家食之上省了賢人，賢人不食於家，即是食於政府，也即是說由政府來供養賢人。山能興雲雨以霑溉萬物，又能長草木以畜牛羊，故艮上乾下爲養賢之義。以上是就帝王立場來說的，回過來講，有志上進之士，志愈大，必才德愈高，始能有成，若志大才疏，只足以自毀。故夫子之教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一般狂妄之士，不反省自己的才德是否堪當大任，終日只怨世不我知，於是產生一種反常心理，即不能留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結果是害苦了別人，也毀滅了他自己。如何求爲可知呢？那就是彖所云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其德是什麼？即剛健篤實之德，剛健即剛正不屈，篤實即身體力行，僅僅具備了此才德還不够，必須使其才德日積月累，不斷的發射出他的光輝以照耀社會國家，這就不是小有成便躍躍欲試者所能做到的了，不是成德君子，不能達此境界。既是成德君子，就不會因懷才不遇而鋌而走險了。故三聖之辭義雖殊，其所以鞏固太平无妄之局的用心則是一致的。

卦辭解：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有上行之志，艮以如山之勢去抑止他，力足以阻其上行，故名大畜。但乾有天行健自彊不息的精神，若全恃力的話，你能止之於一時，決不可能阻之於永久，如果畜止之效只能見之於一時，那就不能

稱爲大畜了，既名大畜，必須有一止百止之功。怎樣可收此功呢？那就得用正大合理的政策去應付，而不能徒恃壓力，故曰利貞。什麼是正大之策？那就是求賢而養之。有才之士不過求展其才，有德之士不過思布其德，其目的無非欲有所表現於世，國家又何必吝惜盈尺之地，不讓這些人揚眉吐氣呢？國家之創建固然需要賢人，國家之守成又豈可無賢人？賢人與國實是相須而成的，自古邦治之君必使賢無遺賢，才德之士不食於家，便是野無遺賢了。故曰不家食吉。賢人在朝，國家就不會有災難，即使有意外之災，也未有不能消弭的，故曰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玄虞翻等均至輝光斷句，茲從王弼。）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是指乾卦說的，乾爲天，天行健，故曰剛健，以喻人事，要想創建一番事業，必遭遇到許多阻力，經過若干的挫折，在一個意志不堅強的人，往往會沮志喪氣，失去奮鬥的勇氣，放棄他理想中的事業，這就不够剛健的原故。故王弼說：「凡物既厭而退者弱也。」弱就是剛健的反面。篤實是指艮說的，艮爲山，山是固定搖撼不動的。所謂「頭可斷，志不可屈」，便是篤實表現。再拿樹木爲喻，必根深然後葉茂，根若浮淺，枯槁將立現，何能枝茂葉榮？儒家批評一個意志不堅的人爲修養不够；道家批評一個無力抗拒誘惑的人爲道行不深，都是指篤實言的。故王弼說：「既榮而隕者，薄也。」薄就是篤實的反面。再拿軍事來比，剛健是先鋒，篤實是大本營，先鋒貴在勇猛無前，大本營在搖撼不動，行軍無先鋒，則陣地無法推進，作戰大營不鞏固，則先鋒將有後顧之憂，故剛健之與篤實，彼此相須，不可或缺，若能兩者俱備，則進攻退守，便可萬無一失了。一個想立德立功的人，如能先

培養就剛健篤實之德，他就不會因一時的挫敗而放棄其素志，正如一棵根深枝茂的樹不會因一陣大風，便根拔枝葉萎了。而且他會愈挫愈奮，愈撼動愈挺勁，正如太陽之光輝一樣，經過一個黑夜，更發出另一個光輝，使人精神感覺爲之一新，這便謂之輝光日新其德。剛上是指上九說的，上九最居卦上，九具剛正之德，剛正是賢人的德行，以剛正之人居於上位，便是六五之君虛心下賢的表示，故曰剛上而尚賢。上義是祿位，尚義是尊崇。健字與剛同義，用通俗的話來釋，也可稱爲英雄豪傑。國家之患，莫過於英雄失路，豪傑在野，要使這些英雄豪傑，不爲國家之患，才算得是能止健，用什麼方法使他們不爲國家之患呢？那就惟有剛上而尚賢一路可循，故以剛上而尚賢來止健，乃是最正大光明之法。故曰大正也。不家食吉，上面已解釋過，乃野無遺賢之意，剛健之士皆養於政府，是賢者的吉利，也是國家的吉利。賢者在朝，必能弭患於無形，也無有不能渡過的大難，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一語是就交象說的，乾爲天，本卦艮上乾下，艮之所以能止乾者，僅賴上九一爻，上九以一陽止下三陽，上九如何能有此力？故上九之止乾，並不是以力壓制，而是以德相感應。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龍升而雲興，虎嘯而風起，艮以一陽高居上位，乾卦的三陽遂羣起而應之。自下而言，是乾應艮之上九，自上而言，是艮之上九下就於乾，應乎天即是下就乾的意思，因爲大畜之政，不可居高以臨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以天體之大，而山能畜之於懷中，則山所畜之大，不問可知了。此處的畜字作涵養孕育解，也就是說君子所畜於胸中的道德學問，必須如山之畜天，始配得上稱大畜。故曰：天在山中，大畜。但所謂德行學問，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辭罷了，必也下學而上達，始能成就其大德行大學問。什麼是下學呢？那

就是把先聖之言，前賢之行，熟記而默識之，方才能臨難毋求苟免，臨財不肯苟得。文天祥正氣歌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此即是前言，「爲遼東帽，爲董狐筆」，此即是往行，惟其能識此前言往行，故能發之於言語，見之於行事，而又成了千百年後民族的模範。惟其能多識前言往行，故其所畜之德能篤實如山，所表之行，能照耀千載，輝光日新。

爻辭解：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是乾卦的初爻，稟賦陽剛之性，志在上進；但六四在上，與初九爲正應，在他卦爻例，相應便是相輔相成，可是在大畜之卦，是以艮止乾，並不助乾，故六四志在止初，並非助初，六四在上卦又得位，初九雖陽亦得位，但上下地位懸殊，且六四之止初九，乃用以柔克剛之理，其位既高，其理又得，故初九要是上進妄動，必有危險，故曰有厲；如果他知危而止，那就得吉利了，故曰利已。已者止而不進之意。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利已，就是論語所說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初九居乾陽之最下，其剛強還不足以當冒險犯難之任，故爻辭戒之說：「有厲利已」。意思就是說你的剛健還不到冒險犯難的程度，應該停止下來，不必去犯難。

九二：與說輟。

輿是車子，輶是車輪，說音義與脫同。大車無輶，小車無輶，尚不能行，車無有輪子，又怎能行？故輿說輶之義，即是行不得。何以證明呢？六五處帝王之尊位，具黃裳元吉之美德，豈宜輕犯？九二以陽居陰位，是外剛強，中柔弱之象，也即是說他是一個能審時度勢的人，可進則進，不可進則止，故九二之輿說輶，即是中止不進之義。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象對初九的解釋是戒辭，說上進必犯災難。對九二的解釋是讚辭，中无尤者，就是說進止適中，所以無過尤了。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三以陽居陽，處得其正，在初九九二俱不得進之後，物困則奮，九三既處下卦之上，又具表裏皆剛健之資，其力足以上進，凡卦之上爻，皆有窮則變之義，上九身居天衢，既然思變，則不惟不阻九三之進，反而應之，（即彖辭所謂應乎天也。）故九三上進之速與易，好比良馬馳騁於天衢，言其既速且順利。不過人每在得意之時，忘了形，事業多不能終守，故這裏補充一句戒辭說：你雖在天衢的安全道上奔馳，不可忘記了危難，你雖志得意滿，不可鬆弛你那中正的德行，應該堅守你固有的艱苦貞正的大節，故曰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字據陸德明釋文，晉越，閑義同習，曰閑輿衛，曰義同書所謂念茲在茲，言你必須念茲在茲地閑習駕駛之術，並所以自保安全之道，本此道以處，就無往不利了。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三何以不被畜止？就因上九與九三同志相應之故，在別卦爻例，上九是排拒九三的，而在大畜之時，惟剛正之人能敬愛剛正之人，乃屬爻之變例，故曰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童是幼小之名，牯音牯，虞氏易作告，謂「以木楅其角也」。侯果曰：「牯，楅也，以木爲之，而橫施於角上，以止其抵觸。」這是說牯是一種木架，套在牛角尖上，以防觸傷人的。但陸績說：「牯當作角。」童牛之牯，即是無角的小牛，童義爲禿，山之無草木者，爲童山，人頂之無毛髮者爲頭童，童牛是小牛之尚未生角者，童牛既無角，又何須用牯，故牯是不用的意思。童牛既不抵觸於物，在人事上講，便是不以武力相抗衡。六四以陰居陰位，處得其正。六四與初九在爻例本是相應的，但本卦命意在止，故六四童牛之牯的意思，乃是不用武去阻拒初九的上進，而是用以柔克剛的方法，使初九不得上進。故以童牛之牯爲喻，猶言以健止健必起戰鬪，以柔止健，根本不會有戰鬪，不傷一卒，不折一兵，而使敵人停而不進，這豈不是大吉之事嗎？故曰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就一般爻辭來說，六四應該用利童牛之牯，但利者宜也，不足以盡其含義，象說六四所以用元吉，不用利字的原故，因爲其後果是兩方面皆大歡喜，利字包括不了這層含義，故曰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豮音墳，按說文解字詁林所引證疑云：「易大畜豮豕之牙，虞氏曰：劇豕爲豮。」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豮。」撮要引陸希聲同，崔憬曰：「說文豮，劇豕，今俗呼猶劇豬是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

今說文作獘，獘豕也。」正合劉氏之義，是劇亦畜去勢之名也。李鼎祚案：「以陽居陰，若豕被劇象。」義尤明顯。故獘豕之牙，即割去豕之生殖器，俗名爲闌豬，吾鄉今猶呼公豬爲牙豬，以與母猪對稱。故獘當即割去之意，牙卽是生殖器，豕性剛突，被闌後則和順。王注云：「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獘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似乎是把牙作齒解了。按豕之剛實由於生性，並非牙齒，惟有變其性，始能制其剛突上進之性，故王氏之注，於此似乎欠考，當從虞義作闌豬爲是。六五爲畜之主人，有權闌其牙豬，豬牙被割，性卽溫和易制，不致剛突上進，禁暴抑盛，是帝王大畜的手段之一，暴既已禁，盛既已抑，豈非國家之吉，故曰獘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稱元吉有喜，因爲六四能遏初九於無形，故元吉有喜，六五獘豕之牙就不是無形的遏止了，而且遏止之勢，到五便盡了，故上九只得下應九三，慶義含有幸運之義，言並非絕對的吉。只是慶幸於無事罷了。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卦四陽：初九受畜於六四，故曰有厲，九二受畜於六五，故曰說輟，九三亦有利艱貞，白閑輿衛之條件，都非大通之象，惟上九居畜之極，不受畜，而能當大畜之任，迎天下之賢而養之於國，艮義爲闕，獨能開天闕而廣進天下之士，使天下賢俊都能馳聘於天衢，各展其所長而無所窒礙，國政豈不是大通了嗎？何字音義同荷，靈光殿賦云：「何天衢以元亨。」可以爲證，荷義爲承受，言賢者既承受

了國家絕對的信任，其爲政還有不通的嗎？故曰何天之衢亨。王注以何爲語詞，似欠考；程氏易傳，以爻詞之何乃因象有何字而誤加，俱不敢從。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王注：「剛上而尚賢」說：「謂上九也，處上而大通，剛來而不距，尚賢之謂也。」正是說賢人居上位，大開賢路，凡賢人來者一概不距，大通即是天衢，賢人身荷國家厚祿，各展其駿足於天衢之上，故賢人之道得以大行，大行即是亨。亨便是政通民和，大畜之美如此，正是「不家食吉」的應驗。

頤 ䷚ 震下艮上

卦名解：

鄭玄曰：「頤，口輔車之名也。上止下動，故謂之頤。」上止乃指艮卦言，下動乃指震卦言。輔爲頤頰，車爲牙床，人之食物，上顎不動，全恃下面的頤托著牙床，一開一闔的咀嚼，這就是上止下動之象，統名之曰口，頤則包含了頤牙口三個部門，故鄭云：「頤，口輔車之名也。」因爲口是飲食的器官，卦名的取義，乃引伸之爲養，養的意義又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是自養，一方面是養人。自養是獨善其身，養人則是兼善天下。但這是就個人的窮達講，而周易所重乃在政治哲學，故其所指的是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談到政治，就不免涉及利害。利害當前，人道之中就難免滲進了人慾，人慾滲進了人道之後，一個從政者往往忘却政治家是爲人民而存在的，他的責任，在爲人民排除災禍，製造幸福；反認犧牲人民以建立自己的事業，鞏固自己的權利爲當然。千寶晉紀總論說：「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上德生己是養民，浚己以生是剝削人民以自養，頤的意義，是教人從這兩方面辨別一個政治家，也提示了政治家的責任在生民，而不在浚民。

卦辭解：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義爲養，貞義爲正，養的含義，在此有四：一爲養身，二爲養德，三爲養民，四爲被人養。士君子養身當以正，養德更當用正，至於養民，則蒙以養正，在蒙卦已提到，惟獨被人養，則屬於出處進退，辭受取予，爲立身大節所關，尤不可不循正途也。無論養人養己，都以循正途爲吉，故曰：頤貞吉。頤卦是承上面大畜而來，大畜的重點在「不家食吉」，但不家食的人可分兩類：傳說太公望不家食遂成商周的邦治，若梁冀董賢也是「不家食」的人，他們所造成的却是東漢的衰亡，故觀頤是就一國的帝王說的，觀即觀察，觀察政府所養的是否貞吉，要分兩部分：一是觀察他所養者是否正人君子？二是觀察他口體所養者是節制還是荒淫？這裏觀頤與自求口實，是相對列舉的，觀頤是觀其養人，自求口實，是觀其養己。如其所養之人都是君子，便合了貞吉的條件，若所養之人皆是佞倖，便不合貞吉了。養己有節制，便合了貞吉的條件，養己以荒淫，便不合貞吉了。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卦辭所以言頤貞吉的，是說頤養得其正便吉，故夫子釋之曰養正則吉也。因卦辭觀頤一辭過於省略，故夫子於此補充說：觀頤即是觀其所養之人，自求口實即是觀其本身的口體之養。聖人是指天子言的，天子當仰體天地好生之德，天地以雨露霜漑萬物，以五穀生養百姓，聖人用什麼去養萬民呢？聖人當養賢人，任用賢人去代他執行天地好生之德，去贍養萬民。這裏的「以及」二字不作並同解，而是貫穿之辭，即是說聖人養賢人，再由賢人去普及其好生之德於萬民。翟子玄易義釋天地萬物說：「天、上、地、初也，萬物、衆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這是說天卽上九，

地即初九，萬民是指六二、六三、六四、六五諸陰爻。頤之時大矣哉一辭，爲何不同它卦用「時義大矣哉」？因爲彖辭已把頤的意義說得很透澈了，故不用再加入義字；同時養賢養民皆須及時去做，過時之養，便等於汲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鮒了。故曰頤之時大矣哉，以提醒帝王不可玩忽頤養的時間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本卦艮上震下，艮爲山，震爲雷，故卦象是山下有雷。山是固定不動的，雷是動的，雷動於下，正好似人用下顎咀嚼的動作，故山下有雷名爲頤。本卦卦名雖是艮上震下，若僅就卦形來說，艮之形爲『山』，震之形爲『雷』，中間四畫是牙，上下的弧形是輔，二輔相合便成了口，口的作用是言語飲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是以天子無戲言。因爲天子的言語就是國家的法令依據，苟爽說：「雷爲號令，故有言語。」故慎言語，便是重法令。飲食固爲口體之養，亦由人民血汗所出，暴飲暴食，固非養身之道，如紂之肉圃酒池，竭萬民之脂膏，以供獨夫之揮霍，又豈賢明天子所當爲？故慎言語，節飲食是專就口的作用所下的戒辭，爲彖傳的餘義。

爻辭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古代國有大事，必決於龜卜，故龜爲神明之物，靈即是神明。九稟賦剛明之資，其神明有如靈龜，故直以靈龜稱之。彖云天地養萬物，地即是初九，故初九負有養民之責。九以陽剛之資而居陽剛之位，理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今初九因處卦之最下，不安於位，而上應於六四，六四爲陰柔之爻，位

雖在上卦，其德實不類。初九不能自立，乃竟棄其所有，而向陰暗中求祿寵，故爻辭戒之說：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朵義爲動，朵頤卽咀嚼食物之象，觀人朵頤，便是垂涎的表現。這是說初九不能立志養人，反而求養於非類，失其本志，故其結果是凶的。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士君子當修德敦品，以致人君之養，今初九有天赋的良資，不知自愛自立，棄其廉靜的操守，而向陰柔中求祿寵，立身如此，太下流了，故曰亦不足貴也。亦字之義同於論語「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之亦。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義爲倒，六二以陰居陰，又處下卦之中，在頤養來說，是克當其任的。可是他所當養者應該是在上的五，但六五與六二同性，不能相應，於是六二不養六五，而顛倒過來養下面的初九，故曰顛頤，顛頤就是養不得其正。拂義爲違反，經義爲正常，拂經卽是反常。于字作往解，丘是高處，也就是上面的意思，指五而言。程傳認爲指上九言，殊不敢從。拂經于丘卽是說他違反了養上的常理，因二爲臣，五爲君，二不應五，卽是臣不奉君，臣不奉君，在行爲上來說，便違失了貞義，這種行爲的結果，是凶的，爻辭應該說顛頤征凶，因易經辭句多用省文，冒上而省了顛字。征字的意思在此作行爲解。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在爻例，二五應該相應，在倫理，臣應奉君，今六二背五而就初，是其行爲不倫不類，失類卽是不倫。處人臣之位，行爲失倫，安得不凶？故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征

行二字同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本陽位，由於其要迎合上九，遂變陽爲陰，變九三爲六三以與上九相應。在臣節而言，是媚君的行爲，非頤養的正道，故曰拂頤貞凶，即是說違頤養之正，其結果必凶。易牙烝其子首以奉養齊桓公口體之欲。豎刁自宮以迎合桓公妬內之心。故管仲臨終諫桓公說：「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今夫豎刁，其身之不能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齊桓公不能行管仲之言，所以結果身死二人之手，而蟲出於戶，非拂頤之凶而何？十是數之盈，十年勿用，卽終不可用；无攸利，卽任用這類人是得不到任何利益的。孟子說：「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這便是拂頤的反面，貞頤的正面。無奈古今帝王多愛拂頤，而不信貞頤，這便是天下亂多治少的原因所在。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十年勿用已如上解爲終不可用，何以終不可用？就是此輩太背人道了。此處道字不止是事君之道，也含有倫常之義在內。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是自養以正之象。六四居六五之下，是近君的大臣，而又能順承君命者；下應於初九，初九具剛明之資，又是下養賢人之義。踐履既當其位，又能順上而養下，故以吉稱。但六二之顛頤何以凶呢？張惠言說：「二無應，故顛頤而凶，四有應，故顛頤而吉。」應字之義，在人

事上講，便是情有所專，即一意養下，並不包藏野心，所以接下來說：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眈，程傳丁南切。眈眈二字，馬融虞翻都說是「下視貌」。王弼注說：「下交不可以漬，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這是說待下的態度要嚴肅，六三所戒的是上交不可以諂，六四所稱的是下交不可以漬，立論也正大，但於養字的本義似乎不及「下視」的切，虎行垂目下視，擇物而食，眈眈是說其視了又視，很仔細看的意思，以眈眈來譬養下，便是慎擇賢良而養，俾於養賢中能養及萬民。至於逐逐二字，虞注謂「心煩貌」，意不甚明。王弼注說：「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這是以逐逐爲敦實之貌。但字書中無以敦實解逐逐者，孔疏也未作明解，焦循周易補疏說：「逐逐，薛云：速也，王氏之義即本於此。……薛氏以速解逐逐，是逐逐即速速，而速速即同於趨趨（音促）蹙蹙，慙慙少威儀，故爲敦實」。毛奇齡仲氏易云：「逐逐，漸漸也，今俗云逐漸是也，世不識逐字，但以逐逐爲趁逐作解，按漢書引易作其欲孜孜，而子夏傳作攸，荀爽九家易作悠，三字並同，則孜孜者正漸漸之謂也，但悠悠與逐字義同而聲殊，及觀劉瓛易，則又曰悠悠，據說文悠音式六，則音本同逐，且其義作悠遠解，則又與悠悠義合。是悠逐二字在當時未知所從，然總解作漸，無可疑也，不然，眈眈逐逐過於朵頤十倍矣，而必強曰吉，曰无咎，寃哉！」按詩小雅漸漸之石，毛傳：「漸漸，山石高峻。」鄭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傳云：「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慚慚。」蓋與嶮字音義通。高峻與悠遠，一從立體解，一從平面解，義實一致。故其欲逐逐之義，便是存心高峻，正與垂目下視相對成文，垂目下視爲擇可養者而養，存心高峻謂不於養中別圖其利，與王注所云：「何可有利」含義亦合。故此爻的簡單解釋應當是說：六四的顛頤之所以吉，乃由其虎視

眈眈，擇賢而養，又立志高峻，不於養民之中，別存圖利之私。才得无咎而吉。

象曰：顯顯之吉，上施光也。

上即指六四言，六四居上卦之初，施及下卦之初，則初已上二三諸爻之普受其施，可想而知。光義爲廣，上施光即廣養賢人以及萬民之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爲君位，負有養賢以及萬民之責，但六五爲陰柔之質，而居陽剛之位，才能不足以養天下，反賴上九以自養，故名拂經，拂經是反常的意思。但六五雖是陰柔之質，賴上九以自養，假使他能堅信上九，不爲宵小所譏惑，動搖其任賢的貞固之念，雖是違反常道，仍可得吉，故曰居貞吉。居字在此作守解，貞字在此作貞固不移解，柔弱之君能堅信忠賢之臣，而無所動搖，固能得吉，但幹濟大事，必須君臣相資有如一體，剛毅之臣，輔柔弱之君，往往顧此失彼，大敵當前，還有內顧之憂，怎能得心應手，成就大業？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所以一無所成者，非其才能不能恢復漢業，也非是後主信任不足，實由後主資質太柔弱，配合不上。故曰：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雖是拂經，爻辭仍許以居貞吉者，因爲他能堅信上九剛正之臣，順從其意以養萬民之故，故曰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剛明之資，雖所居非位，然而六五之君能信之不疑，委之以大任，使天下之民皆由之以得養，

而且又得六三之應，就人臣來說，上得君之專，下得民之信，能不謂之幸運嗎？然而樹大招風，官高身危，若恃得民而自驕縱，玩忽了自身所負國家安危的責任，那就容易善終了，所以說厲吉。厲卽危險之義，也就是說此時此地，唯有時以臨淵履薄自我惕懼，方得吉利。六五雖能委任賢良，但不可涉大川，由其本質柔弱之故。至於上九既得君如此之專，得民如此之衆（由六二到六五，都是其民），所據權位又如此之高，而本身又稟賦着剛明之資，是應該可以做出一番偉大事業來的，故曰利涉大川。這話的反面便是說：如果具備了這許多優越條件，而不思所以致君下澤民，那就是自暴自棄了。這是爻辭對上九的期許，也是對上九的鼓勵。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使萬民由己而養，這是人臣多大的榮幸，儘管功業如是，仍心存惕厲，不敢稍事放縱，使國家能够長治，人民能够久安，呂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上九正是呂侯完成穆王之命的證驗。

大過三三巽下兌上

卦名解：

大義爲偉大，也可作太解；過爲超越，也可作過分解。卦義在闡發一個偉大而敢於負責的政治家對於拯救國難時所應持的態度。孔氏正義釋大爲盛大，「謂盛大者乃能過其分理以拯難也。」盛大與偉大乃古今口語之別。過其分理，即超越職權以行非常之事。在坤之初六，首以「履霜堅冰至」爲戒；而文言又說：「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韓非子中也有一个故事說：韓昭侯晝寢，典冠者（管帽子的）恐其受涼，取被替他蓋上。昭侯醒來，問是誰蓋的，左右說是典冠，昭侯於是罪典冠，而罰尙衣（管衣被的），罰尙衣是因他失職，罪典冠是因他越職。越職之漸，便生篡劫之禍。此無論儒家法家都是引爲深忌的。在太平盛世，一切循常蹈故，守經事而防止變亂，是未可非議的。但當國家民族存亡之交，仍如此拘泥的話，那就只有誤國殃民了。根據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原則，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處非常之時，必須行非常之事，方能完成其非常之功。孟子：「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以臣放君，這是多麼過其分理！但爲了民族社稷的保全，大聖大賢是不惜犯小忌而全大局的，這卦的用意正是對前引坤卦之義的補充，與孟子之言，其歸一揆。

卦辭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棟是宮室的中梁，橈音饒，義爲彎曲。一個屋宇的堅牢與否，全在棟梁的勁直與不勁直，如果棟梁彎曲了，那就表示棟已不勝其任，宮室將有坍塌之虞了。但這是對國家將亡的譬喻。意思是說，一個偉大而敢於負責的人，在此國家將亡之際，就應該不顧一切的忌諱，超越一切常規的出來有所行動，解除民族國家之大難，大過的人因此非常之行而建非常之功，固然是個人之亨；棟橈橈崩的國家賴此非常之行爲而得以保全。也是民族國家之亨。故曰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也，是說唯有偉大的人物才敢越分去拯國家之難。棟梁橈曲的原因，是因棟的兩端——即入竅之處——本與末太薄弱無力之故。以言政府，就是上下昏瞶無能。本指的是初六，末指的是上六。棟是中間的四陽爻。剛過而中，是指九二說的，二在下卦之中，本爲陰爻之位，今陽九來居陰位，是陽剛越過其本位來居下卦之中，在政治上便是越職，陸士衡五等論說：「國憂賴其釋位。」當此棟橈橈崩之際，如果無釋位過分的偉大政治家有所行動，國憂如何能解？巽爲本卦下體，其義爲柔順，兌爲上體，義爲和悅，言拯難的行動出之以巽順和悅，如伊尹之復子明辟，人民皆悅，便是巽而說行（說同悅）。彖辭於亨上加一乃字，是說卦辭之所以言亨者，就是因爲應該有所行動的時候，立即行動。也就是因利有攸往

國難才得亨通。大矣哉的大字在此當作偉大解，言大過這個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故王弼注說：「是君子有爲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兌爲澤，巽爲木，本卦兌上巽下，是澤淹滅了木，澤本應該在樹下，今淹滅了樹木，這不是太反常了嗎？本來只有君放臣，那有臣放君之理？今伊尹竟放其君，豈不是太過分了嗎？故曰：澤滅木，大過。行這種過分之行的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舉國都反對我，在所不懼，故曰君子以獨立不懼；一個是全世界不容我，我也不覺得煩悶，故曰遯世無悶。這就是說一個能身當大過的人，決不會計較個人的得失與一世的毀譽。

爻辭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本是陽九之位，今陰六處之，意思是以陽剛之資，爲陰柔之行，乃不自驕大，謙虛謹慎的象徵。藉是墊著，白茅是一種潔白素淨的軟草。一個破舊的東西，本來把它放置在地上就夠了，可是他仍小心謹慎，唯恐碰壞了它，沾污了它，而用潔白素淨的茅草墊在下面去保護它，這裏譬喻着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出而拯難的時候，本可大刀濶斧的去爲所欲爲，但他仍小心謹慎，惟恐僨了國事，如同藉用白茅一樣。這樣的行爲，何來的咎過，故曰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的行爲因何要如藉用白茅呢？因爲初位在下，六性陰柔，猶如一個官卑職小，素無威權的人，一旦出荷救國救民的非常之任，不得不對人謙虛，對事謹慎。所謂膽要大，心要細，便是此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爲陰六之位，今陽九來居之，是憑其剛勇超過分理來拯濟六二之柔弱，依爻例，六二當與九五相應，今九二不應九五，下比於初，是其不顧分理，惟以拯弱爲志。一個瀕危的國家，得此偉大無所顧忌的拯難之人來脫其危難，正好比已經枯槁近死的楊樹，從根旁又生長出新葉來爲它吸收雨露與空氣，使它得以起死回生。稊字鄭玄本作荑，謂「木新生也」。故此稊字不是稊稊之稊，乃是樹根旁始生之葉。又好比一個陽氣衰退的丈夫娶得了一個少女爲妻，古凡男之未婚者曰士，女之未婚者曰女，女妻即是未婚之女爲妻，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女妻年齡當還不到二十歲。一老一少，這種婚配的年齡是不相當的，正好比陽九代六二，是處不當位的，可是老夫衰退了的陽氣，得此少陰之滋養，也有返老還童之效。故爻辭之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都是譬喻，老夫喻衰頹的政府，女妻喻新進的少年，也就是時下所說的國家的新血。國家有新入來振衰起敝，還有什麼不利的？故曰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是已過壯年之稱，女妻是尙未成年之稱，此老少相配，移過壯之老與少女，則老可返壯，分享老夫之年，則女妻便增其成熟了，過以相與即是使老少互相調劑，以喻九二以剛居柔之功效。

九三：棟桡，凶。

九三以陽居陽，是處得其正，而與上六相應，是應得其正，然在大過之時，所重在超過常分以拯難，

今九三以陽居陽，只是循常蹈故，而不肯越位以濟時艱，坐視棟折榱崩而無所動於衷，是有材力而不肯用，見危難而不肯拯，一旦棟折榱崩，國家滅亡，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能不謂之凶嗎？故曰棟桡凶。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既志在自保，不肯越分拯難；而又專心應上，不能擴大其胸襟，存民胞物與之懷，還能期望他能輔於棟桡之局嗎？故曰不可以有輔也。有字在此含有望義。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雖處上卦之下，但他移陽居陰，是能越過常分以拯濟時艱之象。九三坐視棟桡而不拯，今九四用其剛猛之力以拯國難，使已桡之棟，又復隆挺起來，所以獲吉。但九四與初六爲正應，是心有所顧念，未能竟其全力以拯國難，故曰有它吝。吝是志量不宏之意。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孔疏謂：「九四應初，……然唯只拯初，初謂下也。」但初六、九二均無棟桡之辭，棟桡之辭見於九三，九三居下體之極，故其所謂棟桡，乃代表整箇下卦，且象云：「棟桡，本末弱也。」本爲初，末爲上，棟之桡不在一端，何可以偏蓋全？故不桡乎下之下字，是指九四所處爲上卦之下，言其不妄自菲薄，敢於以下位而越分拯難，故能得棟隆之吉。此桡字是就九四與九三比較言的，其義爲屈，九三居下體之極，而不敢越分拯難，九四居上卦之下，却敢於挺身拯難，使已桡之棟重又隆起。故曰不桡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以陽處陽位，是謹守立場，不肯做超過份際之外的事的現象，求其挺身以赴大難，是不可得的，但由於他地位尊崇，本質剛正，雖不越分以拯濟危難，也還有幾分坐鎮雅俗之功用。然其功用也不過如枯槁之楊樹，憑其垂死之前的一點餘氣，偶爾發出一片半片的楊花，只足加速其枯死，並無如九二的生稊有起死回生之用。也就像一個老婦嫁得一個少年的丈夫一樣，前已說過依禮婚配的制度應該男長於女，在生理上少陰可滋補老陽，而老陰不惟不能滋補少陽，反將虧耗其元氣，得不到兩相調劑的功用。在此情形下，雖不會有如九三棟橈之害，也不會有如九二再生之機，故曰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槁之楊生氣已盡，其所生之花，也不過如人死時的回光返照一樣，紅光一現罷了，並不能延續其枯槁的生命，故曰：何可久也？老婦少夫，在生理上既無調劑功用，徒顯其不體面罷了，故曰：亦可醜也。這是爲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反自稱長樂老以爲榮如馮道之流所設的。馮道歷仕五代，均官位顯赫，而奉上不諂，遇下不瀆，立身純正，當時直以聖人稱之。在社會上雖有坐鎮雅俗之微效，然而使一班儒生忘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這是儒家的光榮嗎？實乃對先聖行己有恥之教的破壞，以這種態度來坐鎮雅俗，只足以加速國家民族的滅亡，故曰：何可久也。老婦以喻舊臣，士夫以喻新朝，以舊臣而仕新朝，正好比以老婦而嫁士夫，故歐陽修五代史罵他視朝代之更迭如同傳舍，恬不知恥。可醜便是無恥。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居大過之最極端，象徵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拯濟時艱，超過分理到了極點，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就像一個涉水拯溺的人，遭到了滅頂之災。易凡宏濟時艱之辭都用「利涉大川」，故此涉字之含義即爲涉大川，這種不計個人的生死，唯大難之拯救是務的行爲，對個人來說，誠然是凶的，但對一個國家民族或人類來說，是值得崇拜而無可厚非的，故曰：无咎。唐書載：「張巡守睢陽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城破，巡及所屬三十六人同遇害，遺民止四百而已。及賊平，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由是天下無異言。」張巡爲了蔽遮江淮，以遏賊勢，不惜殺妾以饗士，又括婦女老弱殺之以充饑，這是多麼殘忍過分的行爲！此之謂過涉。城破之日，巡及所屬三十六人同遇害，此之謂滅頂，於人於己，都可說是凶的。但是在一個勇於拯難，忠義過人的豪傑之士眼中看來，不過等於用巨石以塞潰決的堤防，壓死幾窩螞蟻又算得了什麼？他對於這種殘忍是不會動心的，對於這種滅頂是不會在意的。如其有絲毫動心在意的話，就不符大過上六的精神了。那些批評張巡之不出再生之路以全人者，只不過是一些隔岸觀火的懦夫，既不明瞭時勢，也不負責任，更談不上對大過上六一爻寓義的研究了。當時名士爲之辨，後代史家爲之贊，睢陽人民祀之累世而不絕，像張巡的爲人，何咎之有？故曰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爲了挽救國家民族，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惜部分人民的生命，如上引張巡的作風，誠不能不謂之凶。但在國家興亡民族斷續的關頭，事非得已，在大義上不當歸咎於他，在良心上更不忍歸咎於他，故曰不可咎也。

坎三三坎下坎上

卦名解：

大過所講的是不顧細節，仗義以拯國難。這種勇於冒險犯難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易的哲理是重生的，不取暴虎馮河之勇，大過的上六是過涉滅頂之凶，雖曰无咎，倘若過涉而能免於滅頂之凶，豈不是更好了嗎？故大過之後，繼之以坎。坎爲水，正與大過的涉字相應。卦辭用習坎，習爲閑習，也即是今日口語所謂的「精」，一個精於游泳的人，是不會有滅頂之禍的。故欲涉大川，必先精於游泳之術，一個勇於拯難濟世阜物的大政治家，也必先明瞭習坎的哲理。坎的本義爲坑穴，坑穴足以陷人，其義爲險阨，故王弼注曰：「坎，險陷之名也。」坑穴是地之低窪處，爲水之所注，故其義又爲水。爾雅釋言：「坎，律銓也。」郭璞注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樊光曰：「坎，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故坎義又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坎既爲坑陷，故人之不得志者又名之曰「坎壈」。楚辭九辯：「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文選五臣注：「坎壈，困窮也。」因困窮而又衍爲勞苦之義。魏風「坎坎伐檀兮」，故說卦云：「勞乎坎」。習字有二義，一與襲通，即重疊之義。因本卦是兩坎相重，故名習坎；一爲閑習，也就是學習訓練的意思。就本卦卦體看，上下俱坎，故習坎即爲重坎，但從爻辭講，除上六言法外，都是教人如何於坎險中訓練自己的。就人的一生言，只不過是一場艱苦的戰鬪，爲了生存，要與貧窮搏鬪，爲了健康，要與疾病搏鬪，爲了正義，要與邪

惡搏鬪，這些搏鬪的對手，隨時隨地都可置吾人於死地。故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故人唯有從危險中求安全，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故要脫離自然的陷害，如涉水滅頂，須習坎，要脫離人設的陷穽，如威脅利誘，須習坎，要脫離困窮的環境，須習坎，要使正義伸張，須習坎，要保國衛民，須習坎，而且所習之坎，並不是臨難求苟免的應一時之變，還要從重坎中去解決問題，這便是習坎一卦所示的哲理。

卦辭解：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王弼注習，「謂便習之」，即安之若素，所謂「君子不憂不懼」，即是便習使然。如何能使習於坎呢？就得靠誠信，你要伸張正義，你要挽救國難，都出於一念之誠，坎卦外陰內陽，是剛正在內，剛正便是誠信的原素。故曰有孚。心在人身之中，今陽剛亦處卦體之中，不求發表於外，也就是說處坎險之時，心要開朗，才不致於驚惶失措，才能履險如夷，故曰維心亨。這樣的行事，才是應付險難的可貴之道。故曰行有尚也，有尚即可貴的意思。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之習，在這裏是兩義並用的，因卦體爲兩坎相疊，故曰習坎，重險也，習義爲重疊；另一方面，一個人煅煉自己冒險犯難的毅力，就必須在重重險難中去歷驗，不可淺嘗輒止，故王注曰：「習坎者

，習乎重險也。」習義爲訓練。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是釋有孚的。孚義爲信，此信字不是普通的信用，而是信心。坎所以受水，如果是一個小池窪地，一陣大雨立可盈滿。「水流」是源源不斷而來的水，「不盈」是也不能盈滿，可知此坎不是通常的坑穴，而是懸崖百仞，峻谷千尋的重坎，在人事上講，是一種普通人力所難以克服的重險。儘管懸崖百仞，峻谷千尋，不易使之盈滿，但水向低處流，並不因之而停止，這是水之信。就人事言，習坎者就得有克服重險的信心，如果經過了一次危險，便不再冒險，那就是失其信心了，故習坎最重要的是有孚。「維心亨」的心，便是此信心，亨義爲通，言本卦就是憑此信心，突破重險而使所事得以亨通的。怎見得本卦有此信心呢？因九二、九五都是以陽剛居中，爲心存誠信之象。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剛中之行，必得人尊尚，得人尊尚之行，必爲有功之行。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天以高遠不可登爲險，因其有不可登之險，故能保持其尊嚴；地以山川丘陵之阻爲險，因有山川丘陵之險，然後有坤厚載物之功；在人一方面，王公必藉金城湯池之險以禦敵，嚴刑峻法之險以止邪，然後能保有其國家。所以險在某種情勢下，功用是很大的，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爾雅釋：「洊，再也。」劉表云「仍也」，意思都是說水不因懸崖絕谷之險而斷其流，仍源源的向坎傾瀉，這就是士君子訓練冒險犯難的主臬，故曰水洊至，習坎。君子既閑習了險難，便能執德不回，不爲險難變節，故曰以常德行。常即不同之意。習教事之習，義謂閑熟，既深明了險難的意義與作用，便可移習坎的哲理到政教上去，故曰習教事。

爻辭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居二坎之最下，是坎窞之象。窞，徒感切，音蓄，爲坎中之小坎。就游泳來說，最畏忌的是潭中有潭，因爲下層的潭水具有汲力，很容易把游泳的人陷下去。今初六練習涉坎竟陷溺在坎中之窞，上又不得六四之應援，故其結果便凶了。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爲陽爻之位，今陰六居之，是處不當位，也就是行失其道之象。入坎乃入于坎窞之省文。練習涉坎，竟陷入于坎底，這證明了涉不得其道，故有失道之凶。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理是不願人輕生的，本爻辭習坎入于坎窞，凶，與大過上六的爻辭「過涉滅頂凶」是同義的。大過重在拯國家之難，不料難未拯，而自己先喪生了。習坎本所以練習涉坎，不料坎未涉，反陷于坎底了。這是惋惜之辭，也是教有志世事者，謹慎從事，免作無代價的犧牲。這就是大過之下，必以習坎相承的用意。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是自處不當，故有入坎之險，遇險而不得外援，即九五不與之相應，只好捨遠就近，求助於小弱者，陰爲小，初與三都是陰爻，也都無正應，遂皆與九二相比附。九二既不得強有力之大助，只好求小弱來爲援。得字在此含有免的意義，也就是說可免於像初六之陷入于坎窞。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求助於小，僅而得免於陷溺之災，初六有入坎之凶，九二既得免於陷溺之災，所以不言凶。何以不言吉呢？因其以陽剛之資，僅賴陰柔小助，得免入於坎窞，仍未能躍出兩陰所成之坎，完全脫離於凶險之中，故也說不上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以陰柔而居陽剛之位，也是行履失道的象徵。因其在下卦是處坎極之位，往上卦便爲坎初，即入坎底了。來是來下卦，之是往上卦，之義爲往，來也是險，往也是險，身陷重險之中，就全卦言，三四兩爻爲中，故曰：來之坎坎，坎坎即重險之義。枕字，九家易作玷，爲玷之誤，玷義爲危。王弼注云：「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按枝與支通，支即支持，對一個將傾的房屋，用柱子去撐住它，叫着支持；對於一個將陷的東西，用物在下面托着它，叫着枕，如鐵路的枕木即是托着鐵軌的，傾與陷都是危險之象，故險且枕，便是險且危，在此既險且危之際，動便會陷入于坎窞，故曰：勿用。言宜暫且鎮定，不可輕舉妄動。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也是險，往也是險，來往都無濟於事，故曰：終无功也。既然結果是無功，倒不如不往不來了。无功是釋勿用的。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在下坎之上，上坎之下，上坎爲坎，下坎爲窞，是不陷入窞之象。但就全卦來說，三四兩爻均處重坎之中，六四雖未像六三那樣險且枕的處境，然而未全脫險則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六三履不得位

，而六四則以陰處陰，履得其正，又以柔順上承九五之君，是近君之大臣，四本應該與初爲應，但六四不與初六相應，是一心奉君，別無它念之徵。而六四之奉君，不惟心意專一，而且態度真誠，毫無虛僞的粉飾。用譬喻來說吧，他以近臣饗君，所獻者，只是一樽酒，佐以一簋菜，而且此樽並非堅木所製之樽，此簋也不是細竹所製的簋，只不過是瓦製之樽與簋罷了。王弼注簋貳爲二簋，是以貳爲數字，虞翻注貳爲副，副是佐助的意思，也就是俗所說的下酒的菜。故爻辭之樽酒簋貳，應當解作饗以一樽之酒，佐以一簋的餚。而且樽簋兩器都是用的泥土製品，而不是名貴的器皿，故曰用缶。約字作儉樸解，納字作要結解，牖字通誘，陸續本便作誘。故其義爲誘導，詩：「天之牖民，如壘如篴。」毛公訓牖爲道（即導），故牖非指戶牖。劉孝標廣絕交論說：「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如果用劉氏的句法來講，納約自牖，便是用一樽之酒，一簋之餚，這樣儉約的飲食導其誠。導字於此作表達解。言以極儉樸的飲食來表達其事君的真誠。事君以誠，心無他念，尙有何咎？故曰：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九五爲剛，六四爲柔，九五爲君，六四爲近臣。九五不與二應，獨親比於六四，六四也不與初應，專承順於九五。故剛柔際也之際，作交接解，言君臣之相交接，全以赤忱相見，就好比以一樽之酒，一簋之餚，接燕饗之歡一樣。故六四於重險之中得以无咎者，全恃其誠樸無華，非藉巧言令色。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未填滿，流水必源源向之傾瀉。必坎已填平，才不會再有水流下來。以坎義爲險來說，險未除盡，

必有它險繼之發生，增長險難之勢，只有把險難完全消除乾淨，才能得到真正的太平。祇字王注爲語辭，同於只，祇既平，即只有已平滿。程頤易傳謂「祇宜晉祗，抵也。」祇既平，即抵達平滿的程度。對於字的音義雖稍有歧異，但大體上並不矛盾。九五以陽剛之資，居人君之位，論德論勢，都應該可以平除險難，可是九五之時，坎不盈，也就是說險難仍然存在。因爲九五仍夾在兩陰爻中間，並未脫出險難的包圍。人君最大的責任是除患安民，今人君未能盡到除患安民之責，國難之來，咎在人君，必須危險盡平，然後人君才可以無咎，故曰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本剛中之資，居至尊之位，依理是可以濟世夷難的，但是坎仍不盈，即患仍不平，乃由其剛中自負，不與九二相應之故。以天下之廣，人類之繁，豈一人之才德所能控制。故陸士衡五等論說：「是以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九五爲君，九二爲臣，今九五不下應九二，是不借大臣之力，以偏制曠，以獨任重。如何能達到濟世夷難之功？故九五儘管有剛中之材，却未能光大其剛中之業，這就是國難之所以不能平的原因所在。故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這一爻是專就犯法者說的，也就是象辭「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一語的具體化。上六是坎險的極點，也就是險難之終了時期，初次冒險之人，即初次犯法之人，初犯出於無知，情有可原，到了上六的時候仍犯，就不是無知，而是翫法了。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這是說徽是用三股麻搓

成的繩索，纏是用兩股麻搓成的繩索，簡言之，是粗的繩子。係同於繫。最後冒險犯難的人，被用粗繩子細綁起來。叢棘爲荊棘叢生之地，虞翻曰：「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故叢棘便是牢獄的別名。寅同置、寅于叢棘，便是關在監牢裏面。三歲不得，即是說三歲之久也不得釋放。易之言時間久者，有時用三字表示，如同人的三歲不興，困的三歲不覲，便是其例；有時用十字表示，如屯卦的十年乃字，頤卦的十年勿用，都是。三歲不得，即是終不得出，終身不得出獄，故曰凶。故就犯險斃法的人說，此爻是警戒的意思。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說，此爻是教執政者嚴刑峻法以止邪的。韓非子內儲說載：「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此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這就是唯險可以止險的實例。本卦初爻言凶，上六言凶，其餘在中間的爻均不言凶，就是說人不知法爲始凶，人斃法便是終凶。至於二三四五俱在險中，反不言凶者，即淮南子人間訓所引堯戒曰：「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堙」的意思。人在險中知慎險，故不躋，人不知險，敢於冒險，故凶；人已出險，視世之所謂險者，不過爾爾，敢於重犯，故終其身以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以陰居陰，本爲得位，但坎之上爲險之極端，以陰柔之質而處極險之地，自己無力脫出，而下又不得六三之應援，內外皆失，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三爲終之代名，凶三歲即終身凶。

離三三離下離上

卦名解：

周易的下經是以坎離的互乘終結，即離下坎上爲既濟，坎下離上爲未濟。而上經則以坎離兩純卦相受而終結。坎是水之名，其義則衍爲險難；離是火之名，其義則衍爲文明，既濟未濟是據水火生剋之理設喻，離之承坎，則是據險難與才智的運用立教。序卦說：「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麗是附着於物之義，這是說人落水，必抓着一救生之物，才能脫險，故離義又爲附着。火附於物，必將焚物，離如何是附着呢？因火之與水雖是相生相剋的匹敵，但一有形體，一無形體。水的形體雖隨所在之環境爲方圓，但其本來形體，則爲有目共睹，火只是光燄，當物體燃燒時，才有光可見，若物體不燃燒，或燃燒盡時，火光就隨之消失，無形可見了，故火是附着於物而存在的，因之離義又引伸爲附着了。坎離既是相對的卦名，爲何坎名習坎，離不稱習離呢？因人在險難中，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能奮發其才智以圖存，故聖人教人以習坎，離在社會是文明，在個人即是聰明才智，聰明才智之士，逞智役才，每求勝人，故多心存忌克，爲了權利或意氣之爭，往往不惜損毀他人，但天道循環，損毀人的人，終必爲人所毀。正如火之焚物，物盡火也同歸於盡。故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聖人唯恐聰明之誤人，故在服制上，帝王必冕而前旒，以蔽其明；黜黜充耳，以塞其聰，怎可於離上再加習字以鼓勵聰明才智之士去逞才役智？故本卦教義只是戒人以其聰明才

智附着於正道。上經之坎，實卽下經既濟之義；上經之離，實卽下經未濟之義。

卦辭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義爲附着，凡屬生人，必有所附着，才能維持其生存，如士志於道，卽爲附着於道，農志於耕，卽爲附着於耕，工志於器，卽爲附着於器，商志於財貨，卽爲附着於財貨。離是陰柔之卦，陰柔之人，心術多半不正，則所附着就難免邪惡之嫌了。如果四民皆附邪惡以生存，這國家社會還能亨通嗎？故曰利貞亨，也就是說附着必合于正道，才能亨通。牝牛是譬喻，牝爲陰性之獸，離爲陰性之卦，牝是喻陰卦的，本卦之牝牛正同坤卦之牝馬。牛力大能任重，牝牛則性情柔順，若才智之士，以柔順之性，來擔負社會國家的重任，像牝牛一樣，便公私都吉了。但本卦旨在立教，故於牝牛上加一畜字，畜義爲養，就是說聰明才智之士，應該附着於正道去發展其所長，用牝牛的柔順任重之德，來培養自己的忠貞，然後出而任事，便無往不吉了。故曰畜牝牛吉。因爲陰卦爲地道，「地道無成」，士如不能養成牝牛之順德，便會見利忘義，違反貞亨的原則，那能得吉呢！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義爲附着，離，麗也，卽離同於麗，也是附着之義。宇宙萬物莫不賴有所附着而存在，如日與月就是附着於天而存在的，百穀草木就是附着於土地而存在的。離火爲光明，本卦兩離相重，故於卦爲重

明，就爻位言，六二處下離之中，是附着於正了，六五處上離之中，不能說是附正，因五爲陽位，非陰六所當處，但五雖陽位，仍居上卦之中，中卽是正。於爻義，六二是臣，六五是君，君臣都處離卦之中，是君臣都具有聰明正直之德，以此君臣的光明正直來化民成俗，必能奠立文明的國家，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一語，是專指六二說的，因六二爲本卦卦主，又處臣位，臣必須附着於君，今六二不應六五，是臣不附着於君之象，臣不附着於君，豈不是不順了嗎？但「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臣之事君必須以正，今六二之不應六五，乃因六五失位，正好比一個中正之臣，不去逢君之惡一樣，故柔之麗乎中正，卽是柔而不邪的意思。本卦之所以得亨，全在六二之以中正自處，不以柔邪事君。柔之能麗乎中正，全在有牝牛的德行，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字的字義，在此爲重，不作二解，若作二解，便對下面的繼字無法交代了，故明兩卽是明重。本卦離下離上，下以明繼上，後以明繼前，故曰明兩。作字之義爲成，是說兩明相重而成離卦。大人是指德位均高的王公言的。帝王取法於此明兩作離之卦象，而以其光明之德先後相繼照亮天下，使天下人民都能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故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舜受堯之禪，而能光大帝堯之德，成王繼武王之位，而能無墜文武之業，便是其例。程頤謂「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試問孔子之位何在？

爻辭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卽錯愕，惠棟曰：「史炤釋文云：錯，倉各切，或作措，竦也。」是錯然卽竦然警惕敬慎的意思。初居卦之最下，是地位卑下之象，九爲陽剛之性，也就是才智之士，離爲火，火性炎上。故初九含有不能安於卑位之義。聰明才智之士，固當力爭上游，若是饑不擇食，輕舉妄動，必有咎悔，故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履卽行事，敬之，便是慎重，言聰明才智之士初入世時，一切行動必須存警惕慎重的態度，才得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之」字在此與「而」同義。履錯之敬卽履錯而敬。根據語氣，是初九自知行履必須警惕而慎重，以避免招致咎悔。因初九稟賦剛明之資，雖急於進取，也知趨避之理。這是指初九不應九四言的。依一般爻例，初當與四爲應，今初九不與九四爲應，由於九四有焚君之心，其結果有「死如」「棄如」之凶，故初九不應九四，乃爲辟咎。辟同避。

六二：黃離元吉。

坤之六五爲「黃裳元吉」，這裏用黃離元吉，因黃爲中色，具文彩之象；離爲火名，是光明之徵，故黃離卽爲文明的別名。六二以陰柔而居陰柔之位，是處位得當；居離卦之中，是明於附正；不與五應，是上交不諂；又能自下位繼承六五在上之明，而成文明之治，終得大吉，故曰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下離之極，與上離之四相交接，正是日過午將西斜的時候，離爲日，故九三爲日昃之象，以譬喻一個人的德業正盛。一個忠心於君國的人，不只要自己鞠躬盡瘁，還必須作久遠之計，尋求一個能鞠躬盡瘁的人來繼承自己的責任，才合乎重明繼照的含義。若不趁年德將衰的時候，移交其責任於可靠之人，退讓賢路，去鼓缶而歌，以樂餘年，便會終身爲國憂勤，歎老嗟病了。缶爲瓦鉢，農村置不起鐘鼓，每擊瓦鉢，以爲歌舞的節奏。爾雅釋耄爲八十之年，但另有六十、七十之說，要當爲老年之義。人到耄之年，精力智慧都減，勉強任事，不惟是自我虐待，且將貽誤國家，本卦在九三之後而有九四之兇殘，豈不是九三應負的過失嗎？所以爻辭斷之曰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一個年德將衰的人，還不肯及時引退，戀棧祿位，就好比「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又能戀棧得多久呢？故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三國志魏志載田豫答司馬宣王喻留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鐘鳴漏盡，即何可久也。是罪人，故曰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爻辭所有的如字，都是語助字。九四繼九三之陽，兩陽相重，爲剛猛之象，離爲火，兩陽相重，有如火上加火。火性炎上，故九四之向上，有如火之突然燒來之勢，故曰突如其來如。火必待物體焚燒才得見，火來必焚物，故曰焚如。火焚物，物體焚盡，火也隨之熄滅了，故曰死如。焚後所剩爲灰燼，灰爲人之所棄，故曰棄如。此是譬喻。就爻例來說，四爲陰六之位，今九四以陽居之，是處不當位。

九四之上爲六五，四爲陰位，五爲陽位，故四得承上之義，今陰陽易位，是四不承五了。四不承五，卽有焚五之象，六四與初九爲正應，今初九不與之相應，故曰棄如。就人事來說，五爲君位，四爲君側，君側之臣，理當順承君令，可是九四爲剛狠之近臣，六五爲柔弱之君主，以剛猛近君之臣，逼犯柔弱之君主，則君有被焚之懼，臣有焚君之嫌，故曰焚如。九四爲亂臣賊子，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故九四之焚君，無異於自焚，所以結果九四也不免一死，故曰死如。初九爲六四之基層幹部，可是當六四變爲九四，實行焚君的時候，初九不應其命，是九四爲初九所背棄，故曰棄如。既焚且死又棄，則又義之凶可見了，故爻辭不再言凶。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象辭是用的歇後法，把下面的焚如、死如、棄如全部省略了，而實際上，无所容一語指的正是焚如、死如、棄如三事說的。晉書載王敦於永昌元年以誅劉隗爲名，率衆向內，疏中竟比元帝於太甲不能遵用湯典，顛覆厥度，便是突如其來的行爲。在敦謀逆的時候，先以從弟王導爲司徒，而後來奉詔討伐他的便是王導；又以溫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敦逆謀，這就是初九不應九四的史例。象曰无所容也，像王敦這樣爲親戚（王導）故舊（溫嶠）所背棄，豈不是无所容也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以陰柔而居陽剛之位，是材不當任之象，又乘九四之上，是無力制下之徵，所以爲九四所逼，有遭焚如的危險，故憂傷而至於涕淚沱沱，悲感而嗟歎不止。若爲語助字，六五雖柔弱，但因處在剛明之位，能臨危知懼，不是昏瞶無知之君，在其涕沱戚嗟的時候，必有勤王之師來拯其難，所以得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同麗，鄭玄本作麗，麗義爲附着，此處當作「在」解。六五既然涕沱戚嗟，怎能言吉呢？其所以言吉者，就因其在帝王之位，諸侯不忍坐視其涕沱戚嗟的悲慘，故羣起而助他，意思是若他不在帝王之位，徒因柔懦無能而涕沱戚嗟，便不能獲此吉了。故曰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文明之政，以化成天下爲目的。六五爲文明之君，上九居六五之外，是自甘化外，不肯附麗於文明之象。當此之時，王該命將征討，凡對於不服教化者能斷其頭的，便給予嘉獎，定要擒獲此不受教化之非類。折首卽斷頭，醜義爲同類，匪其醜卽非我族類。處文明之世，必須不廢干戈，才保无咎。若徒恃眼淚以乞人之同情而生存，那就有咎了。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這是說王之所以要命將出征，乃是爲了邦國的安定，若讓反文明者存在，必有後患，那就不能言无咎了。晉原軫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故適時的征討，乃是安定邦國的剛明行動。

(二) 下經

咸三三艮下兌上

卦名解：

前代研究易學者，把易經分爲上下二篇，由乾卦到離卦爲上經，說是明天道；由咸卦到未濟卦爲下經，說是明人道，故序卦於卦卦相承受的釋義，到了咸卦便不說相受之義了，另從天道說起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所謂天道人道之分，大概就是根據於此。韓康伯在注中力破此義道：「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地，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孔氏正義也說：「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管見以爲易的宗旨在借天道以明人事，教人法天而行，故乾之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象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咸象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足證乾卦中夾雜着人事，咸卦中夾雜着天德。序卦相受的解說，本來就有許多附會之處，假使不嫌附會的話，則咸亦未始不是承離卦而設。因爲離義爲附着，孟子說：「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這不是說男女皆當有所附麗嗎？詩唐風「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也是與女子有所附着的。則離之後受以咸，也未嘗說不過去。不過在外形上乾的卦辭是元亨利貞，所講爲天地生物之德，而其六爻借喻用龍，龍爲神物；咸的卦辭是取女吉，而六爻取喻都用人身，這或者可說是兩卦天人之分的顯著標誌。至於在卦義方面，乾所重的是帝王創業的過程，咸所重的是帝王得民心的方式。兩者都是帝王之業，也就都是人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正是想治天人於一爐，繫辭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易卦之分爲二篇，可能由來甚久，若必謂上下之分即爲天人界限，便不免拘泥了。咸卦以艮下兌上相乘而成，艮爲少男，兌爲少女，艮下於兌，是少男求少女之象，也是少女悅少男之徵，少年男女感應最爲敏銳，也最爲自然，如果帝王能以貴下賤去感動其人民，則人民的反應之速與自然，也必能如本卦的二氣感應以相與了。彖辭說：「咸，感也。」據說文，咸義爲悉，爲皆，並不通感。說文釋「感，動人心也。」卦名不運用感，而用咸，似乎是別具深意，也就是說咸是無心的感，有心的感，不免兼具利害觀念，而少男少女之相感，完全出自天性，決非別有任何利害的用心存在其間。故帝王以愛心去感動人民，也當如少男少女的眞純，出於一片天機，使君民之間的愛如同少男少女的相愛相悅一樣，則一國如同一家，政治還能不清明，國運還能不昌隆嗎？

卦辭解：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義爲感，亨義爲通，利義爲宜，貞義爲正，取義同娶。本卦艮爲少男，是陽卦，陽性向上；兌爲少

女，是陰卦，陰性向下，以艮男而求兌女，年歲相當，需要相等，召南之詩說：「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孟子說：「知好色則慕少艾。」都是證明男女之愛出於天性的。男感女，女悅男，是男女之情因感而通了，故曰咸亨。可是男女相悅，兩情繾綣，必須循正當婚配途徑去發展，也就是說依禮婚娶；如果不依禮婚娶，便是私通，便是淫亂，途徑非正了，故曰：取女吉。就今日風氣說，男女始相愛悅，終依禮婚娶，既不是毫無感情，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陌生婚姻；也不是由一時異性相感的結合，而違反禮教的姘居，似此婚姻，不唯於古爲吉，於今要更吉了。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兌爲少女，具陰柔之性，兌處上，故曰柔上；艮爲少男，具陽剛之性，艮處下，故曰剛下。二氣卽陰陽，陽氣上升而感陰，陰氣下來而應陽，此爲二氣感應。「與」字鄭注爲親，相與卽相親，言男女兩性一感一應，遂相親相愛。止是就艮說的，艮義爲止，引伸之便是誠篤不移，意思是說少男之感少女，出於一片誠篤不移的深情；說是指兌說的，兌義爲說（同悅），引伸之便是喜悅，一個用誠篤之愛相感，一個給以由衷喜悅的反應，故曰止而說。婚姻之禮，必須由男方親求親迎，本卦少男居少女之下，是男下於女之象，正與婚禮相合，循禮相愛，人事才得亨通，故曰：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卽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意思，取女卽是婚配，像這樣發乎情止乎禮的正當婚配，才得吉利，故曰利貞取女吉。天與地相感應，然後化生萬物。聖人在此是指聖君賢帝的，一個聖明的君主，能如少男感少女的純摯之愛去感動其人民，人民也必能如少女的由衷歡悅之情去反應他的愛，似此，君民便成了一體，天

下便成了一家，天下還有不和平的嗎？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是就本卦所包含之哲理而言的，男女相感應，然後種姓得以延續；天地相感應，然後產生出一切動植生物，宇宙賴以構成；聖人以其若保赤子之心去感動人心，人民也必愛之如父母，使天下得以和平。於此可見有生之物，莫不有情，有情之物，唯有用情去感動他，最爲有效，故王弼注說：「凡感之爲道，不能感非類者也。」一個帝王能體察此感情的作用，則治國平天下之理便無假外求了，故曰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萬物之情即治平之理。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艮爲山，兌爲澤，本卦艮下兌上，是山上有澤之象，澤位通常是低下的，如何能在山之上呢？這裏是取義的，因澤卽水，山卽土，水性潤下，土能受潤無所拒，感應的道理就是如此，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卽彖辭中的聖人，意思是說在上位的君子當效法此山上有澤之義，以虛懷若谷的度量容納社會的賢愚而無所擇，即使是愚頑不肖之人，也要一視同仁，用情感動他，不可棄之於不顧，這樣天下就無不化之民了。虞翻說：「艮山在地下爲謙，在澤下爲虛。」

爻辭解：

初六：咸其拇。

拇是足的大趾，在人體之末端，故以喻情感之初動，也就是情竇初開的時候。本卦就卦名言，上卦爲女，下卦爲男，就爻位言，下卦之初、二兩爻都是陰性，上卦之四、五兩爻都是陽性，初六以陰居陽

位，是懷春之象，在咸卦之始，是情感初動之徵。不過足趾能動而不能行，是此女雖有懷春之思，並無淫奔之行，故王弼注說：「故有志而已，如其本實，未至傷靜。」有志卽是懷春，傷靜便是淫奔。爻辭何以無吉凶悔吝的斷語？是因初六雖有懷春之志，並無違反其貞靜的浪漫行爲，吉凶悔吝生於動，初六不失其靜，故不生吉凶悔吝。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凡女子情志之動，必由男子感之。初六與九四爲正應，則感初六者爲九四，九四居外卦之初，則初六之動情，其屬意在外卦，故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是小腿背後的肥肉，亦名足肚，苟爽本則逕作肥，也就是小腿的代名，人之行動，主力在小腿，故行軍的士兵以及擔架的苦力，都要在小腿上綁束帶子，以集中其力。初六爲拇，九三爲股，六二居兩者之間，其部位正是小腿，故王弼注說：「腓體動躁者也。」咸其腓便是有感即動，也就是說一個懷春的女子，不待男子來下求，逕日向男子求愛，這樣不唯有傷女子貞靜的操守，也將爲男子所輕賤，因爲婚姻之禮，必須男下女，始吉，今女往就男，既背禮教，又爲所求的男子所輕賤，這種行動的後果便只有凶了，故曰咸其腓凶。朱熹說：鄭衛之詩都是淫詩，而夫子獨說「放鄭聲」，便因衛詩是男要女，而鄭風之溱洧則爲女要男。六二與九五爲正應，也就是兩相愛悅的對象，如果六二情不自禁，而往就九五，則六二便是咸其腓了，咸其腓，對女子來說是凶的。這是警戒懷春女子之辭，並非爻之斷語。其實六二以陰居陰，是行履中正，安分守己之徵，她會靜待九五的來求，而不會往就。故曰居

吉。居義爲靜待，因六二有此靜待的操守，故本爻的正斷曰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爻辭雖說是咸其腓凶，但六二却是以靜居獲吉的，這意思是說女子對男子的感情，只可以順其感而相應，不可以逆求，故曰順不害也。順的意義同於應，順不害，也可說是應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是大腿，大腿本身是不會行動的，上隨身體爲俯仰，下隨腓足爲進退，他的本能是聽人指使，故曰執其隨。但九三以陽居陽，具有陽剛之美質，而又居艮卦之極，爲一卦之主，是一個堂堂的少年，應該有獨立自主的作風。今九三隨六二之動，而往應上六，不是男子大丈夫的本能行動，所以是鄙吝的行爲。爻例由下向上爲往，由上向下爲來，陽九之性是向上的，故九三是往求，蘇氏易傳曰：「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這是限於爻例的解釋，如果僅就男女婚配來說，男往求女，如果出於本身對女子所有的真情實愛，是理所應該的，若是全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感情之外，別有企圖的去追求一個並非自己真愛的女子，那就不是大丈夫的行爲，而是可鄙的行爲了。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感情的行動，像大腿一樣，不能主動的前進，也不能主動的靜止。——爻辭用亦字，表示上句省却「不進」二字。——處即靜止。無獨立之志，只在隨人進退，這是由於他行爲卑下的原故。因九三處下卦之極，有執下之象，故曰所執下也。蘇傳云：「執，牽也，下，二也。」以執下爲牽於二，也通。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處上卦之初，與下卦相交接，是上下二體初相接觸，也就是感情的初動。從政治的觀點來說，一個政府領袖要想獲得全民的愛護和擁戴，首須以公正無私的作風，來與全民相感應，如果心存偏見，先定出一個所感的模型，合乎我心中模型的便與之相感應相親愛，不合我這模型的便摒棄他，那就只能獲得部分與自己思想相同的人的擁護了，既有同己，則必有異己，就難免悔恨的發生了。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也即是九四所感在初六，而將六二及上六摒棄了。這就有失公正，非君人之度了，如此必有悔隨之而生。故爻辭警告說：貞吉悔亡，就是說你以大公至正的態度來與全民相感應，便可獲吉，便可使悔吝消亡。憧音充，也音同，憧憧爲心緒煩擾不甯之狀，心緒煩擾，就失其至正，用機心即非坦誠相見，往來兩字是解釋憧憧的不甯之狀的，這是說如果你以機詐的偏私之情去感動人，則所追隨擁戴你的就只有合乎你那心中模型的一部分人了。故曰朋從爾思，朋從即追隨的羣衆，爾思即你心中所思想的模型，在此情形下，你就不能得吉與消亡悔了。但從婚配上解釋，就有些差異了。所謂貞吉者，是說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但在初六之上還有六二攔在中間，在兌卦之上還有上六在媚悅他，都可成爲九四相感的對象，如果九四能把他的情感專一放在初六身上，一感一應兩得其正，便可獲吉而無悔，故曰貞吉悔亡。反之，如果九四見異思遷，愛情不專一，則羣陰便都乘隙而入，使你心緒煩亂，不知所措，而後悔就及不了。坤卦云西南得朋，朋爲衆陰之稱，從爾思，即隨你見異思遷的縫隙中鑽入你心中了。本卦六爻，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五爲脢，上爲輔頰舌，都以人身肢體爲喻，獨九四不用體喻，直言感物之道，因九四居二體之中，其位爲心，咸既爲無心之感，故不言心，孟子：

「心之官則思」，是則朋從爾思之思字即心之代名。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以上卦之初與下卦之初相感應，是一對初戀的情人，兩情真純，故能貞吉悔亡，其情感之所以得真純者，就因感情未曾受過傷害，故曰未感害也。後來又怎會憧憧往來的呢？就因有了邪念，失其光明正大，故曰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枚，王弼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子夏易傳：「在脊曰脢。」馬融說：「脢，背也。」鄭玄說：「脢，脊肉也。」王肅說：「脢在背而來脊。」說文謂：「脢，背肉也。」博雅云：「脢，胛也。」各說不同，但從整卦設喻來看，拇之上爲腓，腓之上爲股，股之上爲心，心之上爲脢，脢之上爲口（即輔頰舌），則脢的部位應如王注在心上下，感人之最有力者莫過於心。脢在心上，是情感已過其本心了，過其本心，誠意便不足了。正好比少男之感少女，全出一片真誠，用不着藉物質的饋贈，來博取少女的歡心了。今九五之感在脢，正是用物質表達愛情的作風。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老子說：「禮者忠信之薄。」在個人來說，用物質的禮品求愛，勢必物盡愛絕。在國家來說，疆土有限，官爵有秩，豈能以有限之土地去封所感之人，亂有秩之爵祿去官所感之人？如封土不遍，官爵不等，則其感力所及也就有限了。所以王弼注說：「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無志。」這是說咸其脢，便得不到大眾的反應，但也不能說他無感人的志願，這樣的作爲，所得不過是无悔罷了，故曰：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感人之深莫過於一片真心，今超越了真心去感人，足見其用意淺薄了，用意既淺，則所感應者也就淺了，末義爲淺，故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是口，輔頰舌便是口舌，口在脢上，是相感之誠愈薄了，咸其脢是幣重，咸其輔頰舌便是言甘了。「幣重言甘，誘我也。」愛情的追求只是甜言蜜語，還有何誠意可言？政治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能獲得人心嗎？以甘言感人，雖不能得人之應，於己固無所失，於人亦無所損，不致激起反感，故也無吉凶悔吝之可言。兌爲說，上六居兌之極，又居咸卦之上，居咸卦之上，是以有感人之志，居兌之極，兌爲口舌，又爲悅，故只能用討人喜悅的言語去感人。九五與上六都是從爻位作解，因本卦不取正應，取正應就是感有所偏了。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與騰通，滕口說即是騰揚口舌之間，徒有言語，而少誠意，在愛情上是徒以花言巧語取悅於對方，在政治上是徒以宣傳騙人民，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即指此類作爲而言。

恆䷟巽下震上

卦名解：

恆義爲長，爲久，爲有定。是以序卦說：「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久也。」因爲咸卦所講的是男女結合的過程，在結合的過程中，女子一旦委身，則終身附屬於丈夫，失去獨立自主的人格了，故女子在委身之前，必須審慎選擇其對象，必待男方親來求婚，親來迎娶，表現了他的相愛之誠，然後再決定下嫁與否。故咸卦之象是少男求少女，男處下，女處上，男上求婚，女下出嫁。一旦成爲夫婦了，就當確定夫婦的地位與主從，以期白頭偕老，百年好合。男性剛強，不能久屈婦下，女性柔合，樂隨丈夫，這時候就得正男尊女卑之名份，定夫倡婦隨之家規，所以恆卦是震上巽下，震爲長男，已非少年之良可比，巽爲長女，亦非少女之兌可擬，故震上巽下所示的是夫尊婦卑，在人性來說，這才不違反自然，不違反自然，才能維持長久。今日許多女性，見在戀愛的時候，男方事遷就，逢迎唯恐不及，一旦結婚，男方遷就逢迎的態度便遠不似婚前的熱烈了，於是發出「結婚爲戀愛的墳墓」的怨言，爲此終日勃谿者有的是，中途仳離者也不少，家庭不得和睦，夫婦不得偕老，這都是不明婚前婚後應持的態度轉變之理所致。宇宙間事唯相反始能相成，故咸恆兩卦卦象之相反，實即此相反相成之哲理的顯示，若誤以恆爲輕視女權，則咸豈不是輕視男權了嗎？即就輕視來說，男卑於前，故尊於後；女尊於前，故卑於後，也不能算是不平等。故咸恆兩卦所講男女婚配之道，不僅

適於古禮，也是合乎今俗的。但這只是就婚姻而言，若就政治來說，咸卦所示的是帝王爭取民心要用少年男女那種相愛的熱情，而恆卦所示的是帝王施政，要能使人民樂從如夫倡婦隨之效。但男尊女卑，夫倡婦隨，雖是居家的正理，設若夫不肖妻賢，就不能不變更夫倡婦隨的家規了。世間上是未有一成不變之理的，一個政府的法令是忌朝令夕改的，但若遇到時地扞格，此道不通的時候，就不得不思變而求通了。居家之道，應當夫倡婦隨，但夫不能倡時，就不得不隨婦來倡了。對政府的法令，人民當如草從風偃，倘若法令乖刺，執行不通，就不得不聽從民意，修改其法令了。就家而言，夫隨婦倡，不過爲家道能興，就國家而言，順從民意，無非爲國運得隆，事理的原則要固定，而執行的手法，却貴通權達變。本卦卦辭是恆亨，而六爻却都是反恆的，教人於恆久固定中求其當變與可變之理。變化在表面上與恆久是相對立的，實際上無變化即無恆久，恆久不變之局是賴變化來維持的。此本卦卦旨與爻義似異而實不異之理。

卦辭解：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亨字在他卦解釋，多作亨通，孔氏正義注此說：「恆久之道，所貴變通，必須變通隨時，方可長久。」是亨字在此作變通解，而非亨通之義。物久必腐，腐則蟲生，法久必敝，敝則害起，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貴在法隨時變，政與民通，補偏救敝，不可固執。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繫辭說：「可大聖人之德，可久聖人之業。」

大則不拘於細，久則不循於故，所以王弼注說：「恆之爲道，亨乃无咎也。」因爲恆久既必生敝，救敝之道，惟在能隨時變通，既能變通，則敝即無由而生，故恆亨就可无咎了。但變通必須遵守一個原則，即是貞正，如果捨正道而從邪徑以救敝，則敝必更深，害必更大，所以恆久之道，雖必賴變通，才得无咎，然也要合於正道，才得无咎，才可以去從事於變，故曰利有攸往，言不循正途，就不利於有所變通了。即以婚姻之道來說：男尊女卑，夫倡婦隨，此恆久不變之道，然於禮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必待男女合巹之後，再恢復男尊女卑，剛上柔下的名分與地位，這就是禮爲夫婦恆久之道的變通，故咸卦的男下於女，並無損於恆。若如孟子所說的「紆兄之臂則得妻，不紆則不得妻」，爲了得妻，去紆其兄之臂，那就是變通不以正了，變不以正，怎能无咎呢？所以卦辭於无咎之下，緊接以利貞，於利貞之下，緊接以利有攸往，往就是變通，利有攸往，即適合於變通，表明變不以正，就不利有攸往了。推之於君臣父子之道，莫不如此，淮南子汜論訓說：「昔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以設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這裏的溺則捽父，祝則名君是變通，救父之溺，脫君之患，是利貞，號令行於天下莫之能非，爲利有攸往。所以恆而亨，便可无咎，无咎在

利貞，利貞則利有攸往，王弼注說：「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所謂三事，就是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的意義爲長久，本卦以剛尊而居上，柔卑而居下，這是恆久不易之序，此本卦取名爲恆之第一因。震爲雷，爲長陽，巽爲風，爲長陰，長陽即夫，長陰即婦，夫上婦下，明夫倡婦隨之理，夫倡婦隨，正與風雷之交互相助一樣，風因雷起，雷因風遠，故曰風雷相與，相與在此作互助解，雷風之相與，夫婦之互助，爲永恆不易之理，此本卦取名爲恆之第二因。巽爲順，震爲動，順理而動，則人亦必順從無違，此人之常情，即本卦取名爲恆之第三因。剛不能應剛，柔不能應柔，惟剛能應柔，柔能應剛，本卦六爻，三剛三柔，無一不應，故曰剛柔皆應。剛柔相應，又爲常理，亦即本卦取名爲恆之第四因。本卦具備此四因素，故名恆。恆久之道有賴於變通以維持，但變以求通，有二途徑，一爲正道，一爲邪徑，變出於正道，才可无咎，若出邪徑，必然得咎。故曰恆亨，无咎，利貞。變出於正，才合恆久之道，故曰久於其道也。用白話來說：「這就是恆久的道路了。」天地之所以能長久不毀者，就是因他們得了恆久不息之道。何謂恆久不息之道？即是終始循環，變化不已。所謂利有攸往，往義爲變，利有攸往即賴有所變通。什麼是天地的循環變通呢？舉例來說：日月在天上相互推易，而能永恆照耀在大地之上，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春夏秋冬四季的寒來暑往，以變化而成歲，且年復一年的

恆久不斷，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之愛民不倦，隨時代的治亂，恩威交用，寬猛兼施，以教化人民，養成良風美俗，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察以上所列舉的各種恆久之道，則天地人所以能長久並存之理，就可明白了。故曰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由此雷上風下的卦象，可以明白夫婦恆久相親之理，士君子立身處世，即當本此恆久不易之理，無變其方，方即是立場。

文辭解：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浚恆就是說以苛察爲恆，浚義爲深，恆義於此爲常，初六最處卦底，故其義爲深，初爲陽位，六以陰暗處之，是知正之爲常德，而不知所以扶植常德之人，仁義是爲人立身之正道，也是恆久應遵之常德。求自己之仁義，愈深愈好，若以之求人，則不可深，深則近於苛刻了，故夫子教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因爲世無十全之人，也無盡美之事，所以淮南子說：「堯有不慈之號，舜有卑父之名。」周公教伯禽說：「無求備於一人」，子夏論人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都是以苛求爲戒的，如程顥論諸葛亮取西川之非，程頤評顏真卿不知道，朱熹以胡銓之愛黎澍爲人欲之險，都是浚恆之病。所以袁子才論于謙說：「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王弼注曰：「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恆，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貞是指責

善求全而言，責善求全，至於窮深究底，使物無遁形，即使是行之以漸，人尙不堪，今初六居一卦之始，是一開始就求全責備，逼絕人向善之路了。其目的雖正，其行事却反凶了，終於何用？故曰：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以善爲恒，原無不當，但善必待積累而始厚，今求人一蹴而幾，未免近於苛刻了，苛刻是一種不吉的行爲，故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淮南子道應訓：「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革是把牛皮撐大），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這就是浚恒貞凶之理。

九二：悔亡。

本爻不言恒，其義是以執中爲恒。二爲陰位，九以陽居之，是九二爲失位之象，失位卽是反常，有違於恒德了。但九以陽剛而居下卦之中，又能上應六五之中，是九二雖失位，却能執中以應上，執中是正，以下應上是恒，故在失位言，九二當有悔，但就其執中應上之德來說，他並不違反恒貞之義，故能消亡悔，所以說悔亡。功過相抵，無吉也無凶。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這裏久爲恒的代名，中爲貞的代名，言九二之所以得消亡其悔者，因他能不失恒貞之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這是以騎牆爲恒。九三以陽剛之資而居陽剛之位，履得其正，可謂有恒了，但他却要處九二與九四之

中，跨在巽之末與震之初，上不在天，下不沾地，失了自己的立足點，雖有恆久之位，而不能維持其恆德，故曰：不恆其德。以人事來說，九三實是一個有志進取，而立場不穩的人，一個立場不堅定的人，在政爭中總是以見風轉舵、投機取巧爲能的，這樣的人，不唯得不到人的尊敬與重視，有時且會受到正人君子的鄙棄與羞辱。故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即正人之所鄙。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一個在政治上探騎牆之策的人，必待政爭雙方勝負分明之後才肯確定其歸向。但到了那時，敗的一方，無能力容他，勝的一方鄙視他，結果是兩脚都踏空了，故曰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這是以頑固爲恆的，四爲陰位，九以陽剛居之，是處非其位，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但初六也是失位之人，以不正而應不正，雖不失應之恆德，但應不得正，又有何益？正如田獵的目的，在獲得禽獸，而其結果，竟一個禽獸也未能獲得，豈不是徒勞無功嗎？這是爲投身非主，不知自拔者說的。一個聰明才智之士，投得其主，言聽計從，主業既就，已功亦成，於是名垂青史，功鐫盤盂。若投非其主，能見幾而作，棄暗投明，如張良之棄項羽而歸劉邦，仍能有所建樹。可是有一種愚頑之人，只知從一之義，不知托身非地之失計，矢志於庸主，結果載胥及溺，像三國時的沮授，投效於袁紹，言不聽，計不用，及紹敗見執，仍以身殉而不悔，可謂有恆了，但功名何在？可說是田无禽的適切例子。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即恆的代名，久非其位，即用恆不得其當。用恆不得其當，這樣的恆德於人何益？故曰：安得禽

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這是言貞節的恆德。五爲陽位，今以陰六居之，是男變爲女了。六五唯與九二相應，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貞。故曰：恆其德貞。謹守貞節，至死不變，在婦人有此德是吉事，大丈夫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也效婦人守從一而終之貞節，不知棄暗投明之理，那如何能開萬世太平之業？豈不就凶了。故男子大丈夫當擇主而事，若發現投非其主，就當立即自拔，別求建樹，假使也效婦人女子守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之節，那就不利了。故曰夫子凶，夫子是男子。孔子贊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說：「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卽是此爻之義。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以從一而終爲有恆，爲貞操。六五既下應九二，是守婦人從一而終的恆德，所以說婦人貞吉。因婦人的影響限於一家，故其德貞從一而終，男子大丈夫立志濟世，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豈可一成不變，效婦人女子之行爲，坐令天下受其害而無悔？故曰從婦凶也。制義卽制宜。

上六：振恆凶。

這是說以好動爲恆。振，一本作震，震爲動，振動卽搖擺不停。恆義爲久，爲常。能安則能久，能靜則能守常。振動爲不安靜之徵，上六居恆卦之極，卦極則變，故有不安不靜之徵，何以能保守其恆？九三以不恆其德貞吝，上六則用振動大反恆德，所以其結果便凶了。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之人要以澹泊寧靜鎮壓浮躁，今上六亂動，不知節制，其結果是一無所成，故曰大无功也。大丈夫當以功業爲主，今既大无功，非凶而何？故大无功一語，是爲凶字作解的。

遯䷠ 艮下乾上

卦名解：

遯即遁字，義爲逃避。這一逃避，與長沮桀溺避世之避不同，避世者鄙棄世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根本不與政治發生關係，非本卦命意所在，本卦命意在從政之人，見事不可爲，抽身退避以遠禍，即夫子所謂亂邦不居之義。這是有救世之心而無救世之權者莫可如何的行爲，既不是自鳴清高，也不是臨難苟免。本卦卦形有類於剝䷖，但剝是小人之勢已盛，君子被剝僅剩下一線的殘餘，本卦上面四陽，下面二陰，二陰是小人，四陽是君子，以四君子對二小人，且居上臨下，應該足以壓制他，爲何還要退避呢？原因在所處地位不同，艮爲內卦，乾爲外卦，就整個遯卦來說，君子對小人是四與二之比，但就內卦來說，艮爲二陰一陽，也就是說小人佔了三分之二，君子僅有三分之一。內卦是在朝廷之內，外卦是在朝廷之外，內卦是政治重心所在，小人既在政府核心中佔盡了優勢，君子雖衆，無奈權不在手，空張雙拳，何濟於事？但話雖如此，一陽在內，衆陽在外爲之聲援，如果運用得宜，也未始不可收以衆剋寡之功，但在歷史上，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在外的君子很少能自全的，後漢書黨錮傳論所載權閹，不過侯覽、曹節、張讓等三數人，固無法與三萬餘人的大學生相抗衡，即與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人數亦不足相方，然天下善士遭受毒害竟達二十餘年之久者，便是內外之勢不同所致。在政治上不管你的才智如何高，若不能打入內圈，與在內圈中的力量相比，就有似鷲鳥累百不如

一鶚了。因爲在內的小人得勢，在外的君子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條是趨附小人，一條是遠離小人。趨附小人，是君子變成了小人。遠離小人是小人不待小人來陷害自己，先行引退，這樣於國事固無裨補，但君子小人之畛域既明，潔身自好之士，便不會附和小人，亦足遏阻小人擴張之路，同時也可端正人心，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爲國家民族保存一部份公道與正義，爲未來昭蘇之機。此卽本卦卦義之所在。

卦辭解：

遯亨，小利貞。

亨者通也。遯是退避，如何能說亨通呢？這正如我們走路，進入了死巷，只好退出來，這退出來並不是說不向目的地前進，而是另找一條可通之路，以達目的，故曰遯亨。本卦在內的二陰漸長，有威脅君子之勢，但二陰的力量尙小，未到極盛的程度，必須藉君子以自高身價，正如陽貨囚季孫之後欲見孔子一樣，此時君子固無消除小人之力，但遠避之不受其利用，也未始不是君子直道而行的的小利。消滅小人，是大利；遯避小人，以嚴君子小人之防，便是正道的小利，故曰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遯避小人，在祿位是屈，可是伸張了正道與公理，君子所志在道，道伸卽君子之亨，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指九五以剛正之德而居至尊之位。而應是說九五下應六二，九五爲君，六二爲臣，九五當中正之位，六二亦當中正之位，以中正而應中正，這是說雖小人有漸長之勢，人君尙能信愛君子，君

子在此時苟欲有所作爲，尚可鞠躬盡瘁，不一定要遜避，這是君子進退的大關鍵，如有爲國犧牲的決心，尚可與小人一鬥，如但求明哲保身，也可掛冠而去。所謂與時行也即言此乃可進可退之時。小利貞者，言陰既在內得勢，君子無能大有作爲，然其勢僅僅在潛滋暗長中，未至如火之焚孟諸而炎雲臺，不可嚮爾之猛盛，也即是君子之道未至完全絕望，君子如有扶持正義之雄心，尚可小有作爲，故曰小利貞。浸而長也，浸義爲漸。這是鼓勵君子不必在形勢不利之下遽爾灰心引退的意思，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孔子出疆必載質，都是不忍在不可爲情勢之下遽爾引退的苦心。故處遜之道，其時機至爲微妙，或進或退，或速或遲，關係極爲重大，未可貿然決斷，鹵莽從事，故曰：遜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乾爲天，艮爲山，本卦乾上艮下，是天下有山之象。山是地之凸起者，山指向天，有峻極于天之勢，但這是從平地看山之高峻者的幻覺，若在山頂望天，就會發現天之高，不可階而升。君子之於小人，正是如此，當小人得勢之初，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人生志願，不過富貴利祿罷了，予以好爵便可羈縻了，那知君子處世，自有其立身之本，「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故君子之遠小人，並不必用惡言厲色，給予難堪，只須避而遠之，使小人知君子之不可以利祿貨賄羅致，畏敬而憚之，就够了。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義爲敬畏。

文辭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是逃避，尾是落後，厲是危險，遯是向外的行動，故以上爻爲卦首，初爻爲卦尾，初六以陰柔而居陽位，非剛毅有爲之士，既非剛毅有爲，則處遯之世，唯有遯的越快越好，如果遯慢了，落在尾後，就要遭受危害了，故曰遯尾厲。既然遯慢了都不行，怎能有前進的作爲？故曰勿用有攸往。史載韓侂胄當權，眨趙汝愚於外，朱熹欲加論救，諫疏已具，他的學生們見當時上疏論救的大臣，都受到災禍，勸他要審慎將事，於是朱熹便占卦以決從違，結果占得遯之同人，變爻正是初六，朱熹於是焚了諫疏，自號爲遯翁，以誌其內疚。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逃落後，就有災厲，如果處遯之時不遯，而尙欲有所作爲，那就是自投羅網了，如能不自投羅網，趕緊遯逃，便可免於災厄了，故曰不往何災也。程頤謂：「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這是說危難當前，不及逃避，不如默而自晦，可免於災，朱熹題其講堂爲晦庵，當是用的程氏此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是大臣，以陰居陰，行履中正，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德上下相應，處此君子退避之時，六二雖有退避之志，但爲其君所執留，無法退避，黃爲中色，牛性順服，皮革堅厚，九五之君用什麼方法來留住六二之臣呢？就要以中和的態度，利用他順服的本性，而且挽留之意要堅強如用牛革細綁物件一樣，使他無法解脫。虞翻說：「莫、无也，勝、能也，說、解也。」說字音義同脫。故莫之勝說，卽無

能解脫。勝讀如升。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這是說執用黃牛一語，乃是譬喻，本意是說國君要想挽留此中正之臣，就當言聽計從，使君臣團結有如一體，以堅固其志向，使之不忍捨我而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與繫通，九三不能與上九相應，是該遯而不遯，何故不遯呢？因他與下面的六二相比附，九三是君子，六二對九五是中正之臣，但對九三來說，其身份同於僮妾，九三下比於六二，是以君子而親附小人了，以君子而比附小人，豈不是人格之病，疾義同病，病就是恥辱。君子的恥辱，就是君子的危害，故曰有疾厲。畜臣妾吉，是轉換的話頭，意思是說九三比附於六二，如果是君子在遯逃之時，心中繫念於僮妾，而不忍遯，並不是依附小人而苟全，在人格方面無疾厲可言，那就吉了。因九三剛而得位，故以吉勗勉他。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音穉，義爲困憊。在遯的時候，君子之遠小人惟恐不速，今九三下附於小人，屈辱其身，故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即是說他困於恥辱。如果把六二的身份改變爲女子，而不是小人，則他所依戀的是僮妾，不過爲了聲色之好，無損於君子的人格，比起屈辱之害來，可算是吉了。項伯之諫項羽殺太公說：「且爲天下者不顧家。」今九三之樂爾妻孥，是顧家了，豈是幹濟大事之人？故曰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讀愛好之好，這一爻正與九三相反，九三係念於臣妾而不肯遜，九四本與初六爲正應，是好在初六，但他雖有室家之好，仍毅然決然的退避引遜，是不以私害道的君子，四雖陰位，但九以陽剛處之，故能有此決斷。所以九四雖有所好，仍遜而不疑，君子以全道爲吉，故曰君子吉。小人心中有所好，則留戀而不忍捨棄，是以所好而害道了，故曰小人否。否字王注以爲否定之否，虞氏易義以爲即否泰之否，讀鄙。否與吉爲相對之辭，因九四有失位之嫌，故以小人否示警惕之義。

象曰：君子好遜，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室家之好，仍爲大義而遜，小人心依僮妾，就不忍割棄而遜了。在象傳小人否的否晉缶，即不遜之義，言小人之所以得否（晉鄙）者，因爲他不遜之故。

九五：嘉遯貞吉。

嘉之義爲美，美即是善，遯本屬凶事，其有稱吉者，不過贊其當遯能遜，不害於道。而九五之遜，則不在於道不道，也非畏避小人，而是守自己之分，如左傳成公十五年晉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又襄十四年載：「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九五為君位，君無遜避之理，但有遜不爲君之人。如曹子臧遜位，而吳季札慕而效之，豈不足以爲魯桓公之弑兄而自立，楚商臣之弑父而自立者愧疚嗎？是以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像上面數人的遜，便是得遜之美與正

了，故曰貞吉。因九五為君位，不同於人臣的行爲。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志之義，為端正人心，遯如子臧季札伯夷，均由守志，並非為形勢所迫，故曰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九居本卦之最外，不與九三相應，是內無掛念，故其遯志最為豐富，遯行最為輕快，所以名為肥遯。肥字之義，孔疏引子夏傳作饒裕，也就是豐富的意思。但王弼注云：「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是所取肥字之義與孔疏小有不同。山陰雜錄說：「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𦰩，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為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遁无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遁。皆可證。」足證王注「矰繳不能及」之句，亦是指飛遁而言。飛遁就是高飛遠走。逃避小人，高飛遠走，則小人就無從傷害到了，故曰肥遯无不利。故以肥為飛之誤，似極有理。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義為顧慮，因上九最處卦外，內無係應，故他能以肥遯无不利者，全在他无所疑慮之故。

大壯䷡ 乾下震上

卦名解：

本卦是遯卦的倒置，遯是艮下乾上，兩陰在下，四陽在上，本卦顛倒其形，四陽在下，二陰在上，因乾卦三爻皆陽，無所謂倒順，而艮卦䷳的倒形便成了震䷲，卦形倒，卦名卦義都跟着變了。在遯的時候，是君子逃避小人的時候，因為小人得勢必不能容君子，君子在此時出處進退，大則關乎國運民生，小則關乎個人的名節與安危，故遯卦所講多偏於進退的態度。遯卦是剝卦的暗影，本卦則是復卦的具體，本卦四陽並進，二陰幾已無存身之地，因陽為大，強盛為壯，故本卦名曰大壯。也就是說陽盛陰衰，君子得勢的意思。三四兩爻為中，今陽到了九四，是陽已過中，故大壯之名乃由九四而得，也即是說九四為本卦卦主。凡人之情，富不期奢而奢至，貴不期驕而驕生。禮坊記曰：「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同無）。」陽盛陰衰，君子進，小人退，固是國家之福，但君子也是人，當君子得勢的時候，雖不會存心去報復小人，但輕蔑忽視小人的態度，則往往而有。歷史上君子小人之互為消長，有如循環者，即由此故。故大壯雖為可喜之時，而爻辭反多凶危之義，這正是聖人防患於未然的用心。呂氏春秋載晏嬰祝桓公毋忘在莒，祝管仲毋忘在囚，即是此意。

卦辭解：

大壯，利貞。

爻例陽稱大，陰稱小，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正道，陰爲邪惡，大壯即陽盛陰衰，君子得勢，小人失勢，正道伸張，邪惡黜退。在遯卦的卦辭說「亨小利貞。」是君子於此時遯退，對正道小有利，依理在大壯的時候，應該說大利貞。但卦辭未用大字，王弼注利貞爲「獲正」，他卦的利貞是宜正的意思，惟恐人不正。在大壯的時候，正道伸張，無宜不宜的問題了，故王弼以利爲獲，獲正自是優於小貞，但不能說是大貞，因爲獲是開始，有始必須有終，才够得上大貞，君子雖不爲邪惡，假若因大壯而驕亢，則將給小人以再起的機會，而爲國家人民以及自己帶來災禍，故利貞之上不加大字，乃是持的保留態度。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爲陽，陽爻由初直升到四，占了全卦的六分之四，其勢強盛，故曰大者壯也。何以見其強盛呢？因本卦由乾震兩卦相乘而成，乾德剛健，震德主動，合兩卦之德，是剛健以動，故其動必壯。大壯利貞，即是陽得其正，也就是君子當權。天道以陽剛爲大，人道以君子爲正。人道既正，天道也大，在此至正至大中，就可窺見天地之大道了，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情就是道的意思。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乾爲天居下，震爲雷在上，故本卦之象是雷在天上。居高聲遠，雷震動於天上，其聲必遠，聲勢之壯，當莫之與京，故曰大壯。此用卦象來釋卦名。其義爲人臣之權力，必借君之威靈而行，但有時臣威既盛，竟駕陵君上了，像先軫之面唾晉襄，鬻權之兵諫楚子，雖動機皆出於忠君愛國之心，行爲實悖

君臣之禮，所謂履霜堅冰至，因大壯而至履非其禮，則必失其正大，而終於邪惡了，自古弑君叛國之臣，那一個不是先以忠信固結主心，等到寵盛權大，遂忘其忠義而躬行篡逆的？這樣一來，大壯適足以助長邪惡了，故夫子於此特補足非禮弗履一語，戒大壯之君子必須克己復禮，以自約束。履即行為。

爻辭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是性行諸剛之象。又陽性上進，初在全卦之最下端，一個剛強自負的人，豈是甘居人下的。壯義爲剛強，趾本爲足趾，在這裏是足的代稱，足的功用在行动，故壯于趾，即是勇敢好動，征義爲往，有孚是必然，征凶有孚，是前往必然遭到凶禍。爲什麼必然遭凶呢？因初之上進，須得四應，今九四不與他相應，是他冒昧前進，直情逕行，此君子之大忌，故曰：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君子之道，通則吉，窮則凶。今初九自恃剛正得位，直道而行，不顧地位之低下，環境之可否，一往無前，毫不考慮利害得失，這樣鹵莽的行動，前途必然是不通，道既行不通，結果就凶了。故曰壯于趾，其孚窮也。這裏的窮字是解釋凶的。

九二：貞吉。

二爲陰柔之位，九以陽剛居之，是剛而能柔之象，又上與六五爲應，是履謙不亢之徵。以剛壯之資，居中履謙，上有應援，故其行爲合乎貞正，大壯利貞，還有不吉的嗎？故爻辭直言貞吉，不別舉他事以爲喻了。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陽九而居陰六之位，依爻例是失位，怎能得貞吉呢？因二居下卦之中，中便是正，在大壯之時，過剛則害上，過柔則不足以擔當大事，九二以剛居柔，是得剛柔的中道了，故曰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處乾卦的極端，乾爲健，故他的本質是健壯之極，而又以陽居陽，處得其位，有當仁不讓的作風。乾之九三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因九三有上六之應，便忘了君子惕厲之戒，輕用其健壯之勢，故曰小人用壯。罔同網，網羅是陷禽獸的，君子居此九三之時，便當特別謹慎，如禽獸之畏懼網羅一樣，故曰君子用罔，用罔即用此爲戒。貞厲是說九三雖處得其正，又於上有應，然在此極盛之時，當知所惕厲，不要得意忘形，誤觸網羅。羝音低，羝羊是牡羊，牡羊壯健，性喜抵觸，見藩籬當前，便用角去抵觸，羸鄭虞本均作羸，音義同，羸其角，就是角觸入藩籬之中，被纏繫着了，進既不可能，退又不得脫，這是戒小人之用壯的譬喻。震爲竹爲葦，是藩籬之材，九三前進向震，遇九四剛強當道，正如羝羊之觸藩。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得勢，必炫耀其權力，即中庸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於有德之君子，居安思危，方以壯盛

爲憂懼，那還敢逞其剛強？君子罔，即君子把它當作刑網來自我警戒。象傳引爻辭首二句，僅加一也字爲解釋，意謂此即君子小人立身處世的不同之點了。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是剛而能謙之象，大壯所忌是剛猛太盛，今九四剛而能謙，是得大壯之正了，得正便吉，故曰貞吉。九之居四，在爻例爲失位，失位是有悔的，由於貞吉可以抵消悔，故曰悔亡。從九三的立場來看九四，九四居震卦之初，爲震卦的卦主，也就是震的藩籬，九三想上進到震，故觸到九四之藩而羸其角；從六五及上六的立場來看九四，九四爲羣陽之帶頭，九四上進，下三陽跟進，六五陰柔，過去抗拒下三陽者全恃九四爲之藩籬，今九四自己決開了藩籬，六五的門戶洞開，已無阻擋之力，羝羊不用觸，自然無物可纏羸牠的角了，故曰藩決不羸，九四帶頭上進，下面的三陽爲他的後盾，就好像三十輻共一轂的大車，長驅直入，前面的二陰無力脫其輹去攔阻其進，故曰壯于大輿之輹。震爲車，九四爲震主，故曰大輿。小畜的九三謂「輿說輹」，王弼注說：「上爲畜盛，不可牽征，以斯而進，故必輿說輹也。」按小畜之上爲上九，因上九處畜盛之地，故力足以脫九三之輹，今九四以四陽並進，六五及上六均柔弱，對九四車大輪粗之壯舉，實在莫可如何，故贊九四壯于大輿之輹，莫之能折脫。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義爲可，藩已決開，羝角又不受纏羸，前途已暢行無阻，有九四之剛而能謙，又有三陽爲後援，而前面兩陰爻無力阻擋，能力時勢如此，才可以大行君子之道，故曰尚往也。尚往是勗勉之辭，因九四

以剛居柔，過謙則足以妨礙君子的事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是陽的諧音通假字，五爲陽剛之位，如果是九五的話，他以剛正而居至尊之位，下面的四陽何敢壯進，又怎能稱爲大壯？今以陰六而居九五之位，是人君已喪失了他的壯，羝羊是壯狠之獸。喪羊即是失了壯盛之勢。六五是怎樣喪其壯盛之勢的呢？因六五與九二爲應，二本陰六之位，九五把自己的壯給了六二，故二變爲陽而壯，五變爲陰而弱了。二之壯得自九五，當然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易是平安無事之時，五之把壯授予二，是在平安無事之日，等到四陽並進而侵逼六五的時候，六五只得以前來應付他們的剛壯，二居下卦之中，其力又足以左右三陽，暗應六五，故六五雖當四陽上進之衝，仍得安然无悔。這是說柔弱之君，雖無力制止強大之臣，若平時能畀予一二中正之臣以大權，在急難時，自己就可得其保障了。故六五面對四陽之進而无悔者，全恃九二之應，九二之力足以應者，又賴六五能畀予其壯大之勢於平日，故曰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怎知六五是喪羊于易呢？因五爲陽九之位，今以陰六居之，是在九二之時，五已喪其羊，並不是在四陽並進之日被剝奪其陽壯之勢，由於在平日已喪其羊，故六五的權力不當其位了。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是大壯之極端，也就是最壯的時候，但六爲陰柔之質，無剛強之力，怎能擔當得了大壯最終的責任呢？可是他既已高居大壯之首，就不得不硬起頭皮去幹了。他的正應是九三，可是九三上進的時候，

爲九四之藩籬所阻，以致觸藩而羸其角。今上六處危難之際，也想下就九三以求支援，但其情形與九三之上進的遭遇正同，也爲九四這道藩籬所隔，他也用羝羊觸藩的壯舉想去衝破這阻礙，可是他的材力非九三之比，九三僅羸其角，他則竟陷其身於藩籬之中了，退則不能與九三相應，進則卦位已窮，走投無路，故曰不能退不能遂。遂便是前進。進退都失利，故曰无攸利。如果他有自知之明，不以大壯自任，只從艱難困苦中求所以自保，讓避四陽之大壯，而不嬰其鋒，也就可逢凶化吉了，故曰艱則吉。卦爻至上必變，上六如能變大壯爲艱苦，與人無侮，自可獲吉了。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字鄭玄及王肅本均作祥，孔氏正義也釋詳爲善，是祥爲祥之通假字。爲人處世，進退失據，猶豫不決，是最不祥的。不能退不能遂，即是徘徊十字路口之象。艱是艱苦卓絕，也即是說能在此時下定決心，從艱苦中去求所以自全之道，不要好高騖遠，以居大壯之極爲榮，雖有一時的不祥，也不難於消除，故曰咎不長也。咎便是不祥。

晉䷢ 坤下離上

卦名解：

大壯是君子得勢的時代，在此時代，必然是君明臣賢，邦有道的局面，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也就是說君明臣賢之時，正是士君子致君澤民，貢獻其才能的時候，如果錯失此機會，私不能得祿以榮身，公不能尊主以安民，便是恥辱了。故大壯之後繼之以晉。晉就是上進，這是卦序的本義。本卦離䷢上坤䷁下，離爲日，日是國君之象，又是光明之徵，故離上即是明君在上，坤爲臣妻，坤之德利牝馬之貞，故坤下即是臣民順服之徵，換言之，這就是君明臣賢的象徵，所以本卦的卦義在勗勵有志之士趁此大有爲之時，進入政府建立不世之功。但功利固是有志之士所當爭取的，同時也是國家所當獎勵的，假若士君子完全醉心於功利，而忽略了因爭取功利所產生的弊害，則功利便成了志士仁人墮落的淵筭，與國家懸爵列土以待士的本意大相違背了。所以夫子又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這裏的「無所不至」一語所包含的邪惡就不勝屈指了，所以本卦卦辭雖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來鼓勵士君子之晉，但又辭的初六是以无咎爲戒，六三則以悔亡爲戒，九四則以貞厲爲戒，上九則以貞吝爲戒，六二雖是受茲介福，但仍由愁如換來，六五雖云无不利，但也要悔亡才能獲得，處處都在指示君子之進身，即使遭遇邦有道的時機，也還得從克己復禮之門進入，而不是僅賴機運與鑽營的。士無僥倖之心，國家也就未有詬倭之臣

了。則君明臣賢之局便可長保，志士仁人也就無恤乎得失了。

卦辭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是羣賢並進的時代，康是安康，也就是說能安定國家的大臣，封之以康侯之位，如班超之封爲定遠侯，就是因他能安定遠方，故卽以其事功爲其爵名。聖明之君，爲了廣進賢良，對於有功之臣，不僅封之以康侯之爵，而且錫予他很多的馬，錫義爲賜予，蕃庶就是很多的意思，古代仕宦的財富多以馬計算，如論語載：陳文子有馬十乘。孟子說：「繫馬千駟弗顧也」，都是其證。晉字本爲日出之義，引伸爲進者，因日初出時，逐漸上進。日在上便是白晝，故晝日卽是晉。晉義又爲諸侯進謁天子，此有功之康侯晉謁時，天子不惟賜予他許多的馬，並且還在白晝三次接見他，大行人之職說：「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所謂三接便是三饗，卦稱晝日三接，不言一日，是尙不到一整天，極言其接見之勤，寵愛之殷。諸侯有功，天子頒賜榮賞，這便是君明臣賢了。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字之義爲進，明出地上，是指離☲上坤☷下言的，坤爲地，離爲日，離在地上，是日在地上升起之象，故曰：明出地上。順是指坤言的，因坤德柔順，大明是指離言的，日出於地上，是謂大明，麗義爲附著，言坤以柔順之德附麗於大明之下，好比良臣奉明君。柔進而上行，是指六五言的，言六以陰柔之質上升人君之位，有高明配天之德。王弼注噬嗑之彖曰：「凡言上行，謂所之在貴也。」如睽彖

鼎象均云：「柔進而上行，」卽是其例。六五以高明配天的盛德，接待有功諸侯，是以賞康侯用錫馬蕃庶，並且晝日三接，極盡禮遇功臣之能事。言康侯，不言公卿，因公卿是佐天子而治國的，諸侯是爲天子分治的。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爲日出之義，本卦離在坤上，是明出地上之象，故曰明出地上，晉。明字是日的代名。日出地上，是天下大明。此處的君子是指國君言的，言國君以高明之資，居至尊之位，其光明照耀天下，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國君以其高明之德來照明自己。老子說：「自知者明。」昭字之義卽明，自昭明德，卽自明明德。君能自昭明德，才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否則便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君有昭明之德，才能柔服其諸侯，諸侯感君之明德，故能順而麗乎大明。臣下之爲忠爲奸，爲賢爲不肖，其關鍵莫不繫於君上之明闇，君明則忠賢在朝，君闇則奸佞在朝，奸佞在朝，君子如何能安？君子不能安於位，則國家之盛也就不保了。晉本就臣下言，但臣下之進者有忠有奸，故君之能否自昭明德，就是晉之盛否的決定，故夫子特用自昭明德以加重君主的責任。

爻辭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本陽位，陽氣是上進的，今以陰六而處陽位，陰柔是主靜的，靜爲退讓之德。初六處晉卦之始，如其上進，有九四之應，是附於大明之君了，又居坤順之初，如其退守，則保其安順之德。如爲語助詞

，既能晉則附於明君，退則居安守順，是進也正，退也正，進退都正，還有不吉的嗎？故曰：晉如摧如貞吉。摧義爲退。因爲他在晉之初，在政府是新入，未有地位，才能德行，都尚未爲人信服，故曰罔孚。言其信譽尚未建立起來，難以得人尊敬。但在此時候，不可氣餒，要擴大其胸襟，提高其勇氣，邁開大步前進，方得无咎，若自認爲地位卑下，人微言輕，臨事退縮，在此當晉之時，便不免於咎了，故曰裕无咎。裕義爲寬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孔氏正義曰：「獨猶專也。」言初六之所以得貞者，因他的進退，專主於正，未有邪念的原故。裕无咎一語是勗勉之義，因初六以陰柔之性而居卑下之位，又爲政府的新人，難免不有自卑感，進退都有些畏首畏尾，故曰裕无咎，也就是說你放大膽前進好了。爲什麼要勗勉他呢？因他處晉之初，尚未有正式的祿命，故曰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初六之晉，有九四爲應，故能進退自如，而六二之晉不得六五之應。朝無奧援，晉身實難，不得不憂愁。故曰晉如愁如。但六二以陰柔居陰柔之位，是履得其位，又在坤順之中，是能不以上無奧援，變改其中正之德行，從邪門以求進身，是執德不回之徵。一個擇善固執的人，處世是未有不吉的，故曰貞吉。一個守中養正的人，他雖不求人知，但「德不孤，必有鄰。」社會是不會忘記他的。故王弼注引中孚六二的爻辭說：「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子即指社會，和之即響應，言修德之人，雖隱在暗處，不教人見，但社會對他的反應，將有如鶴子之與母鶴一鳴一和同樣的敏感，中正之士，雖不求

晉升，明君也決不會讓他冷落終身，定會像祖母之愛孫女一樣，盡其所有以賜予他，使他一生幸福無窮，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義爲大，祖父稱王父，祖母便稱王母，王母是在高堂之上的，此處指的是六五。六五也是以柔居中，雖在爻例上不能應六二，但在人情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當六五發現到六二是和自己同心同德之人時，他必封之以高官，錫之以厚祿。孔氏正義以王母卽指六二自身的修養言。按王注既引子母相和爲解，是認母子爲兩個人，且就文義解釋，既云「受……于其」，也以作第二人爲的當，故虞翻云：「乾爲介福，……介大也，謂五已正中。」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既以進無援引爲愁，怎能受茲介福的呢？就因他不因上無援引，而改變其中正的德行，故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爲陽剛之位，今六以陰柔之質處之，是爲失位，失位當有悔吝。但坤以順爲德，六三居坤順之極，是最柔順之象，而又上近於離明，是以柔順之德率衆上附於大明之君之徵，因他爲坤首，初二兩爻都信服而隨他上進，故曰衆允悔亡。三人爲衆，坤三爻皆柔，故曰衆，允義爲信，六三爲坤首，下二爻都信從他，故曰衆允。由於他能爲衆所信服，便能消除他因失位所招致的悔吝，故曰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卽是柔進而上行，順而麗乎大明。因爲六三有此柔順之德，上附於大明之志，所以能贏得大衆之信從。換言之，大衆之信從他，就因他有上行之志。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四爲陰位，今以陽九居之，是以柔弱而冒剛強的行爲，其下三陰都是志在上進，四想冒陽剛之行以據爲己有，但六三已得衆允，憑著九四外強中乾的作風，如何能控制得住？是其有據衆之心，而無據衆之力。說卦：「坤爲衆。」四爲近君之臣，理當以柔順之德上承九五之君，今乃主柔臣剛，是君臣失調之象。下不受其據，上不許其承，九四的政治野心雖大，但他的晉正好與鼫鼠一樣，蔡邕勸學篇說：「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所謂五能是說：「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所貪之技雖多，所能獲得者却甚少。貞字在此作堅持解，如果他能陳力就列，不貪心太大的話，倒也罷了，如其堅持自己的貪心，必有危厲發生，故曰：貞厲。鼫鼠子夏傳作碩，鄭玄以謂卽詩之碩鼠。陸機以爲係雀鼠，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鼫音石。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以柔冒剛，履非其位，不是有所作爲之人，如其貪冒高位，堅持不變，那就會如鼫鼠貪心雖大，一無所獲，此中原因，就爲他所處非位，故曰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的本位屬於陽九，今由陰六居之，是才不稱位，理當有悔。可是他居離明之中，下爲衆柔所附麗，可以消亡這失位的悔吝，故曰悔亡。以六居五，是不自用之徵，爲君而能不自用，必能委任羣臣，使百官各率其職，因爲不自任事，就可以無得失的顧慮了，故曰失得勿恤。國君若能行此委任臣下之術，便無往不吉了，故曰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國君能行此任下責成之政，便可無得失之憂了，自己既無患得患失之憂，臣下執行也必能得心應手，故曰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本卦的六五與上九都是就國君對人才晉用之時的態度說的。六五以柔居中，能虛懷任人，所以能以其大明往吉无不利。上不是陽九之位，在乾的上九，還亢龍有悔，在晉的時代，主要在柔遠人，懷諸侯，如何能亢？今上九既失位，又過中，實在驕亢已極，人才如何能晉？諸侯如何肯服？諸侯不服，自然也就不晉謁了。人才不晉，便用殺戮來威脅他，如蔣濟之於阮籍；諸侯不晉，便興兵伐之，如楚靈王之興師圍徐以懼吳，都是一種晉其角的行為。上九是晉已到了頭，到了頭，便無路可走了，角在頭上，於是就攢牛角尖了。離爲牝牛。故晉其角卽是道盡途窮的意思。前途無路，便只好倒行逆施，不曰殺戮，而曰伐邑，是舉重以包輕的語法。伐邑是內亂之徵，內亂是危厲之兆，國君若能因此危厲而覺悟悔改，政治便可吉而无咎了，因上九有六三之應，故非完全不可救藥，所以說厲吉无咎。若竟執迷不悟，孤行到底，那就只有悔吝的結束了，故曰貞吝。貞卽堅持的意思，在此不作正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光義爲光大，治國不能以德服下，而必用征伐，即使有功，也只足以證明其治道不廣大。本卦初至四爻，都是闡明人臣升進的道理，五上兩爻，則是闡明人君晉用人才的道理。

明夷䷣離下坤上

卦名解：

明夷是晉卦的顛倒，晉卦象日出地上，是上賢明而下柔順，明夷象日入地下，是上陰闇下賢明。上闇下明，就是明被遮掩，明被遮掩，明就消失了。正如日入地中，天下一片黑暗，無光可見一樣。夷字有兩義：一爲滅，一爲傷，在政治上際此明夷的時代，賢明之臣不死即傷。如此下去，是「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了，豈不到了人類絕望的境界！但卦旨並不如此，因爲天道好還，人事多變，像晉卦的那種盛世是不能長保的，所以有堯舜之聖明，而有朱均的不肖，有禹湯之興主，便有桀紂之亡君。自然界的陰陽消息，與人事上的治亂因襲，是同一道理的，無陰陽消息，就無復有自然的存在；無治亂因襲，就不能有人道的發揚。所以五風十雨爲豐年之兆，昏主闇君是再造之機，日入地中是黑暗的事實，但也是光明的更始。就生活變化說：大地黑暗，萬物便利用之以休息；就政治盛衰說：君主昏闇，忠良便因之而發憤。所以黑暗的時代是一個時代的不幸，而是整個時代的新生之機。故明夷一名，字面上雖是令人失望的，而含義上則是對時賢的鼓勵，它教賢明之士在明夷這不幸的時代，先求自保，避免無謂的犧牲，其次再求撥雲霧而見青天，消除這黑暗之道，最後並對於昏主闇君提出警告。它的主旨是以消極爲積極，從絕望中生希望，在黑暗裏放光芒。

卦辭解：

明夷，利艱貞。

本卦坤上離下，坤爲地，離爲日，日在地下，光明就滅了。在政治上來說：主上昏闇，臣下的賢明，必遭毀傷，故關龍逢不能容於夏桀，比干不能容於商紂。那麼士君子處此昏主闇君之下，是否當改節易操，逢君之惡以求自保呢？卦辭告訴我們說：不可以，在此明夷的時代，應該從艱難困苦中來維持我們的貞操，故曰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由於卦象是日在地下，故曰：明入地中，明夷。下卦爲內，上卦爲外，離爲明，故曰內文明；坤爲順，故曰外柔順。處大難之時，一個賢明的人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不敢反抗，只好逆來順受。但順受其辱可以，若是順其惡而改變本身正直的德行，那就是由君子而變爲小人，失去了內在之明。在歷史上，當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以謙卑的態度來接受無理的虐待，但仍保存其內心的文明，不失所守的人，只有文王一人。韓非喻老說：「文王見冒於玉門，顏色不變。」是爲柔順之證。論語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是內文明之證。紂拘文王於羑里，意在殺他，是蒙大難之證。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字作用解，言文王卽用此外柔順內文明的態度以應付所受的大難。晦其明也一語，是解釋利艱貞的，明夷既是賢明遭受夷傷之時，用什麼方法來避免這傷害呢？那就只有隱藏自己的賢明，故曰晦其明也。晦卽是隱藏的意思。正直與邪惡是不兩立的，要一個賢明的人順服昏闇邪惡的君主，其內心是多麼的痛苦，但爲了維持這爲正直所寄托的生

命，就不得不忍受這艱苦，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心雖是艱難萬分，而忠正的意志却因之而保存了。在歷史上做到這一點的唯有箕子，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內難即內心艱苦，箕子當紂爲無道的時候，披髮佯狂而受囚奴，直到武王滅紂，然後得釋放，而進洪範一篇，即是內難而能正其志之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夷是光明藏於地下之象，君子之治民，也當效法此明夷之義，不要與人民鬭聰明，上下不以聰明相鬭，則風俗便醇厚，民性便敦樸了。故曰君子以莅衆。莅義爲臨，臨民便是治民。老子說：「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即從這裏悟入。智便是聰明，用晦而明之而，虞翻作如，意思就是說隱藏聰明，示民以樸魯，其化民成俗的結果與聰明一樣，故曰用晦而明。這是夫子補充之義，既不釋卦辭，故也不同於彖傳。

爻辭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居於卦下，具剛明之資，是賢明之士。而本卦卦主爲上六，上六居明夷之極，是昏闇之君，以剛明之士遇昏闇之君，有遭受傷害之幾兆，只因一在極上，一在極下，相距遙遠，尙無見傷的事實。初九明足以見幾，不待禍之及身，即高飛遠走以避其難。故曰明夷于飛。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即是其例。鳥之將飛，

，必先張其翼，今垂其翼，不是要飛的樣子，這是說君子去官遠難，不先露痕迹，有如鳥之飛，不先張其翼。君子之逃避禍難，說走就走，連飯也來不及吃，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初九與六四爲應，初九之行，必往六四，由初至四，中隔三爻，故曰三日。有攸往，即所往之處，主人有言，即居停主人有責備之言，責備什麼呢？因爲好好的官不做，竟無緣無故的棄官出走，無遠見的人，一定會加以責備之言。如漢書楚元王傳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同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所謂主人有言者，即指申公、白生這類不知幾的人說的，言知幾者的行事，固非凡人所能了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理的君子，一進一退，無不合義，今君子不食而行，因爲其行宜速，遲則難將及身，便行不成了，故曰：義不食也。義卽宜。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初九爲小臣，去來可以自如，故能于飛，六二爲大臣，官守在身，不能擅去，雖明知必爲閹君所傷，但也要克盡臣節。六二爲離卦之主，是明於事理之人，居中履正，是不以主上昏闇而改節易行之臣。

因他處明夷而不避禍遠遁，所以見傷，由於他明於事理，智足以防身，雖然見傷，其傷並不在要害，故曰夷于左股，人之行動依賴足脛，股隨脛動，非要害之處，且手足之用，以右邊爲得力，左雖受傷，仍不妨於行動。但傷雖不在要害，也不大碍於行動，明哲保身之臣，實不宜挺身以待暴刑，必須思所以自救之道，因馬爲代步之獸，股傷不良於行，拯救股傷，惟有用馬來代步，故曰用拯馬。傷已及身，雖有馬可拯，但馬如力弱，仍不足以濟事，必須擇壯健之馬來拯，故曰壯吉。言不壯則拯不了。以上是一種設譬之辭，就史實來說，像西伯之拘於羑里，便是此例，紂爲君，西伯爲臣，紂爲無道，西伯雖明知必將見傷，然亦無所遯逃，唯有聽命而行，其拘於羑里而未見戮，即是夷于左股，其四友閎夭散宜生等求得美女良馬獻紂以贖西伯，卒免於難，後又佐武王滅紂，這就是由拯馬壯，故終得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之所以得吉，由於其居中履順，謹守爲臣之則，不忤逆於暴君之故，如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便是順以則之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二之居中履正，謹守臣節，在倫理上講，是順而可法，但就國脈民命來說，是不利的，所以孟子說：「君之視民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贊武王之革命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六二以陰柔之質，無革命的毅力與氣魄，只好忍受服從，以全個人的生命，而鞏固其封土。到了九三，以陽剛之資，而居離明之極，怎能長期屈服於昏闇之下，便發動其南狩了。上古禽獸與人民爭生存，故常爲人民之害，民爲除害，遂有狩獵之事，故狩字是爲民除害之義，南面是人君之位，南狩即是除

此南面之君。三與上爲應，上六不是君位，可是他是明夷之主，故九三狩獵的對象正是上六。上六最居卦外，乃爲人民所棄之昏君，是孟子所罵的獨夫，也即是明夷的魁首，得其大首，即滅了此昏君。唐虞之世，比屋可封，桀紂之世，比屋可誅，民俗是隨政教爲轉移的。故身行革命者首當認清革命的對象是昏君，人民久處昏亂之下，習與性成，非其天性本惡，昏君既除，就當以開明的政治，來移風易俗，不可糾正過激，故曰不可疾貞。言當以寬緩之教納民於正。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便是不可疾貞的意思。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的志願，是爲了推翻昏闇之主，今既在南狩中得其大首，是南狩的志願，完全達到了，故曰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與六二，均以陰居陰，處得其位，六二與上六遠，爲股肱之臣，六四與上六近，爲心腹之臣，昏闇之主，不辨賢愚，也不識利害，故其所傷，必先及於其股肱，所以六二夷于左股，賴拯馬之壯健才免於難。六四處心腹之地，一味柔順，深得處明夷時代的竅妙，不批龍鱗，遂未遭到夷傷。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右上左下，故左義爲順，入于左腹即以順處內。但明夷之心不僅在晦其明以遠難，尤在利艱貞以不失其明。昏闇之主既是不辨賢愚，則能夷傷其股于前，又怎知其不夷傷其腹於後呢？故六四雖未受夷傷，他對於逃避傷害的預防，就像站在門庭之間一樣，見到傷害將來，即出門而去，故曰于出門庭。這是說近君之臣，爲君心腹，能窺伺君之動向，隨時準備退路，以保全其身，既不

失節，也不傷身。干氏易注：「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意即處明夷時代所抱的志願，六四以順處心腹之地，既不忤逆昏主，也不喪失本身的明哲，豈不是獲得了他懷抱的志願了嗎？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本爲君位，由於明夷之主爲上六，故六五便成了臣位，自古昏闇之君莫過於紂，近昏君之臣莫過於箕子，處明夷之時，既能免於傷害，又能晦其明而終不失其明者莫過於箕子。故爻辭直以箕子喻爻義。上六居明夷之極端，是以闇而傷明之最甚者，那在歷史上便只有商紂一人，比干是他的叔父，遭到剖心之慘，微子是他的胞兄，只好遜逃，箕子是前朝的舊臣，又是同姓至親，既不忍輕去其國，又不願效比干之諫而死，於是披髮佯狂，爲囚爲奴，以避免了紂的傷害。在武王興起後，以師禮尊敬他，所以爲能晦其明而不失其明者。有志之士，處明夷之時，必須行如箕子，才算得上利艱貞，才可以當得起用晦而明。因六五以陰居陽，有失位之嫌，故曰利貞，以爲變節者戒。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貞字之義，在此爲堅苦卓絕。人臣能守其貞操，像箕子這樣的堅苦卓絕，則時代不論如何黑闇，也無法消滅其明，區區的傷害，更不足以息其明了，故曰明不可息也。息卽息滅。漢儒趙賓解箕子爲芟茲，後遂有芟茲一說，不足取。管見以爲箕子之明夷一語乃周公所加，原文辭僅有利貞二字。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六本陰闇之質，而居明夷之最上，是昏闇到了極點之象，不止是不明，而且是晦昧，故曰不明晦。以日爲譬，當其初昇于天的時候，光輝本可照耀大地，等到落土時，大地便成了一片黑暗，無光可見了。這是從明夷繼晉卦之後的變局而說的。當晉之時，明君在上，光照天下，那知到了明夷的時候，明君變爲昏闇，如日入地下了。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二語是隱喻人君的。言此君初卽位之時，四方仰望其光輝，而此君也能如日正當中，照耀寰宇，那知後來竟變得昏闇不明，如日入地下，一片漆黑，令天下絕望了。推究其先明後暗的原因所在，乃由遵守法則與不遵守法則所導致。人君守法則明，失法則晦。法則是君民共守的契約，也是君權的保障。君守法，則民安於下，民安於下，君也就安於上了。君失法，則民亂於下，民亂而君能安者，古今中外之所無。故毀法之君，往往是玩火自焚的。然而世之昏君，每不惜毀法而逞一時之快，如商辛楊廣，在初登位之時，其聰明材武都足以震懾天下，如日麗於天。到後來荒於酒色，愚闇失法，終遭殺身亡國之禍，便是其證。象傳用失則來解釋登天入地之別，立意既正確，警戒也深遠。

家人三三離下巽上

卦名解：

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家必由男女兩性相配而成，今二女相乘，怎能成家呢？這就是本卦命意的特點，咸恆兩卦是講的家庭組織，故一以少女少男相乘，一以長男長女相乘，本卦重點在如何齊家，故不取卦位而取爻位，單就下卦離來講，六二居中，初九九三在兩邊，是女在內，男在外之象，就全卦來說，六四居中，九五及上九在上邊是外，初九在下邊，也算是外，故本卦之所以名爲家人者，其意在齊家之道，當使一家人合作，各盡其責。女性柔而靜，宜於主持家內之事，男性剛而動，宜於主持對外的事情，故男主外，女主內，便是齊家之道。若反其道而行，讓女子干預外事，便是牝雞司晨了。居家既要確定男主外，女主內的職分，治國平天下，也不能例外，天子將相，職權分明，則事無不舉，若上下職權混淆不分，未有能濟事的。史記馮唐傳稱：「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史稱光武命將坐知千里，而石勒却對徐光說：「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并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就因光武命將不專，內外權責不明之故。這是就職責劃分的利弊解釋。再就家主國君處理家國之事來說，本卦二女同居，難免不生嫉妒，一生嫉妒，家庭便失和了，故帝堯考驗舜處事的才能，先將二女配他，見他能把家庭調理得和順，然後才畀以國政。女子生性嫉妒，故夫子刪詩以關雎冠篇首。舜能釐降二女於潁汭，故其治

國能使四門穆穆。淮南子人間訓載：「諸御執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齊乃無呂。」鄒陽說：「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士大夫之互相嫉，正不啻女子之互相妬，國君能協調相嫉之臣如同丈夫協調相妬之婦，則可家齊國治天下平了。這又是本卦取象於二陰卦的另一層意義。

卦辭解：

家人，利女貞。

俗話說：「妻賢夫禍少。」商紂因妲己而亡國，周幽因褒姒而殺身，這都是女不貞之禍。故周南之化，首詠太姒，武王之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由於文母之賢，遂能輔成文武的帝業，家道之興衰關鍵，太半繫於主婦之賢否。故曰家人，利女貞。不言利君子貞或丈夫貞者，是特別加重女子的地位及其責任的表示。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六二處離卦之中，離爲內卦，六二居中履正，是女子正於內之象。九五處巽卦之中，巽爲外卦，九五居中得位，是男正乎外之象。卦辭利女貞，未提及男子，彖辭却加進了男子，因爲主內固是婦女之責，但婦道無成，夫之倡不正，婦之隨如何能正。好比天地二體，天高地卑，才是天地之正。男女成家

，必男正於外，女正於內，才是家道之正，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國有國君，家有家主，家主在家的尊嚴，好比國君在國的尊嚴。家既由男女共同組合，男主乎外，女主乎內，這內外二主，就等於一國之尊的國君了，內外二主即是父母，故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家庭的組成份子，兄弟夫婦，要家道得其正，就得父能慈，子能孝，兄能友，弟能恭，夫婦能相敬如賓，故曰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國之本在家，治家能使父子兄弟夫婦互相親愛，治國也必能使君臣官民，親如家人，君之愛民如子，民之尊君如父，那樣天下還有不太平的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詩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便同此義。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本卦巽上離下，巽是風，離是火。火燃燒時，熱氣上騰，便成爲風，風是流動的氣體，故曰風自火出。但火如果無風，也不能熾，故風與火是相互依存的，男主外，女主內，內外相資，才成爲家，即同於風火相生之理。象曰：風自火出，應該還有火由風熾的下句，但周易的語法，凡屬上下句意之足以相互發明者，往往省略其一，故僅云風自火出，而不言火由風熾。風火是相互依存之物，一家之人——如父子兄弟夫婦——也是相依以生的成員，故風自火出之象，即爲家人相互依存之喻。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的意思，是說君子治家，言必有物，物義爲事實，言有物，便不虛妄；行必有恆，恆義爲經常，行有恆，便無反覆。這是說身爲一家之主，必須修身，正家之道，不徒靠言教，應該要用身教，自己平日言不虛妄，行無反覆，一家之人自可潛移默化，齊歸於正，這是齊家之道。推之於治國呢？就是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爻辭解：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義爲防範，有字之義在此作於解，閑有家即是防範於家。治國有國法，齊家有家規，家規的執行，必須嚴於其始，使家人莫敢犯，若怠於其始，等家人習性已成，然後從而矯正之，必傷骨肉的和氣，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悔即是不祥，悔亡即是不致有不祥之事發生，故曰閑有家，悔亡。初九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是剛正之象，又居家人之初，故爲齊家之始，凡事之要終者，必慎之於始。以初九之剛正，治家不患不嚴，所患在不能嚴之於初，而嚴之於後，造成家庭不睦，故於初爻即戒以閑有家，悔亡。初九與六四爲應，故有悔亡之徵。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之時，爲人初生之時，人初生時，性情單純，未爲不良惡習所感染，故防閑其爲邪爲惡，非常容易，若俟其性情已被惡俗改變，再加矯正，就困難了。故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志即情操。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這一爻是本卦的卦主，卦辭所說的利女貞，即指此爻。六二以陰居陰，既得位，又履中，是謹守婦道之象。婦道无成，故曰无攸遂，遂就是成的意思。婦人之職，主要是備食飲供祭祀，所以說在中饋，中饋即廚房中。六二是婦，九五為夫，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猶婦之順於夫，既守中不問外事，又自下位以順應其丈夫，可謂得婦德之正了，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後漢書永寧元年，楊震上疏請出乳

母王聖曰：「書誠牝雞牡鳴，傳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卽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可助本爻的說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居中守正，上應九五之夫，以卑順自處，所以能獲吉，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巽便是卑順的意思。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音郝，呼各切。說文云：「嗃嗃，嚴酷貌。」九三以陽剛過中，處離卦之上，爲治家過於嚴酷之象，劉瓛本作煖煖，鄭玄云苦熱意。因二字字義相通，九三處離上，離爲火，故有苦熱之意。因九三治家過嚴，家人如遭火烤，故云家人嗃嗃，家人骨肉之情，當以恩勝，今使家人如陷塗炭，人不自安，必生過嚴之悔。厲字之義，據孔疏解作酷厲，與乾之九三「夕惕若厲」之厲，取義不同。但治家以嚴，雖不免有傷骨肉和氣，却不致於惹起外來的災禍，故曰悔厲吉。宋史稱：「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智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史，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規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秦公（省華受封爲秦公）尙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跋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這便是家人嗃嗃悔厲吉之證。嘻嘻、侯果云：「笑也。」按婦女之笑，有由喜悅的，有由慢驕的

，嘻與嬉通，嘻嘻之笑，是屬於慢驢一類的，婦女慢驢，必招致辱客，故曰：婦子嘻嘻終吝。左宣十七年，「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克登，婦人笑于房（因卻克跛足），獻子（卻克諡號）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後乃有靡笄之戰，齊師敗績，請和，卻克謂必以頃公之母蕭同叔子爲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以辱齊，這便是婦子嘻嘻終吝的史例。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治家過嚴，使家人如被火炙般酷熱不安，固然是有傷和氣，但不致於有失家教，若讓婦女終日嬉皮笑臉，即使一團和氣，也有失家教。家節便是家教。

六四：富家大吉。

孔疏云：「富，謂祿位昌盛也。」六四以陰柔之質，處陰柔之位，是處得其正。居巽之初，能以巽順之禮，上承九五之尊；乘九三之剛，能以卑巽接下，既不犯上，又不驕下，上保祿位，下得人心，是家道富有之徵。居家而能使家道富有，治國也必能使國運昌隆，家富國隆，這是多大的喜事！故曰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爲巽卦之主，巽義爲卑順，是以巽順處世之家，在他的上下都是陽剛，如其不順，則必不能承上，不能承上，就不能長保其祿位之盛；如其不卑，則必不能接下，不能接下，如何能得初九之應？故六四之所以得富家大吉，全由其以柔順之德而處柔順之位，故曰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居至尊之位，位尊而履正，故能遠得六二大臣之應，近得六四近臣之順，假讀格，義相通。義爲感格，感格便是感化，王假有家，便是說他能以治家之道，感化一國。堯典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就是說堯之美德，在能由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親睦，而推至全國百姓的親睦，由全國百姓的親睦，推及於國際間的親睦，最後使全人類都能雍睦相處。推此齊家之道以治國平天下，天下還愁不太平嗎？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恤義爲愁。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是化成天下之道，墨子兼愛篇說：「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利則治，交相惡則亂。」他在這裏以兼與交相對成文，可知墨子的兼相愛，即是象辭的交相愛。淮南子謂墨子學習儒者之業，這是一有力證明。但易之交相愛與墨之兼相愛是有極大分別的，易云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是說由愛家推及愛國，由愛國推及萬邦協和，黎民時雍。墨子主張愛無差等，根本不提家，不只是違反了人類的天性，也爲事實所不可能，因爲愛不僅是口頭的好聽之詞，而是要有事實表現的，相傳介之推曾割股以食重耳，後世更有孝子割股以療親疾的記載。使忠臣孝子視他人之君父如己之君父，周初封建三千諸侯，到春秋尚有七十餘國，則一人之股能活幾君，能療幾親？故兼相愛的結果，必至如中藥裏的甘草，每種疾病都可食用，但實際上是一病也

不能治，故只能稱之爲藥引子；兼愛也不過是一好聽的口號罷了，實際上是一人也愛不了。所以墨子的兼愛是永遠行不通，做不到的。於此我們就可以明白交相愛必自王假有家的真理了。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陽剛之性而居全卦之最高位，是威嚴著於上下之象。爲一家之主，不患無威，所患在威不能使人悅服。有孚即悅服的意思。怎樣才能使家人悅服呢？那就是要具備大象所說的言有物行有恆的修身條件。如九三的先嗃嗃後嘻嘻，便是言無物行無恆所致，故其結果是終吝。上九處家道之終，是能維持其莊嚴的態度到最終之象，故所以終吉。國之本在家，九五之有家是交相愛，若徒以家人之愛來治國平天下，是不够的，因爲治國必用刑政，刑政是尙威的，愛必寓於威中，才能平天下，有愛無威，便難免陷入偏私，不能昭大公於天下，不能昭大公於天下，就難以獲得天下人的信服。因爲家人有骨肉的天性在內，即使一家之主偶有差失，也能藉親情爲彌縫，天下之人，非有骨肉之親，如果不能昭示帝王的大信，徒用威治，那便近乎殘暴了，殘暴豈是平天下之道！故上九繼九五之後，執行有孚威如之政。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之吉，是有孚威如之吉的省辭。用威的目的在使人服，威能服人，但不見得就是衷心悅而誠服，要得人的衷心誠服，就得用德，說到德，就得自我檢討了。舜伐有苗，是用威，但有苗不服，舜返而修其德教，三年執干戚而舞，未出兵有苗就服了。孟子說：「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不能行于

妻子，還能行于天下嗎？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子曰：「所求於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於朋友先施之未能也。」都是就反身說的。

睽三三兌下離上

卦名解：

序卦說：「睽者乖也。」乖即背道而馳，彼此分離的意思。家人之卦重在父子，兄弟，夫婦，和合相處，但人事絕無一成不變之理，一家之內即使父子兄弟夫婦全都和諧，情感上不生乖異，但到了生殖繁衍，人口多得非一家之量所能容居的時候，也必自然分爨析炊，各立門戶，故舊史載家庭和合最長久者只有五世同居，而未有十代八代還同堂的。這不只是代遠親疏的關係，也是生活範圍之所不許。在政治上也一樣，當天下大一統的時候，廣土衆民，決非一君之力所能治，故周禮說：「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注：「體，分也。」所以政治上雖有大一統之局，却不得不衆建諸侯，分國而治。以家言，由一個大家庭分爲許多小家庭，再由許多小家庭合爲一族，故家之分，實宗族之合。以國言，由一統之局，分爲中樞與地方兩級政府，由分層負責，成爲大同之治。這一分一合，是相輔相成的，是屬於正常的分合之理，也即是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的含義，但非本卦卦義所在，本卦卦義是屬於反常的，用相反而相成的。在家，父子相責，兄弟鬩牆，夫妻反目，便成爲骨肉分離的局面。在國，上下猜忌，尾大不掉，便成爲政治崩潰的局面。骨肉分離，家必敗；政治崩潰，國必亡，凜於家敗國亡之禍，則家主國君便不得不圖所以挽救振作之道，能知挽救振作，則已衰之家即可復興，已亂之國即可重整了。故本卦雖以睽乖爲名，但六爻所講都是遇合，初九是見惡人，九二是遇主

，六三是有終，九四是遇元夫，六五是往何咎，上九是遇雨，從初到五均无咎，而上九且得吉。因爲人唯有以乖離爲懼，才能力求遇合，也才能檢討招致乖離的因素而革除之，明白了此理，則處家國興隆之際，才能居安思危，防止乖離的發生，處家國乖離之時，才不致灰心失志，一蹶不振，則本卦卦旨之着重於勗勉，也就無待於辭費了。

卦辭解：

睽：小事吉。

乖離爲團結的動機，但乖離不是團結，正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是治，分是亂，亂極必思治，這是人心的自然趨向，但決非人類的幸福，卦辭說小事吉，言外之意是大事就不吉了。因爲以大亂爲太平的代價，這代價就太高了。所以乖離之用，在小事則吉，在大事則不吉。大小的分限是什麼呢？孔疏云：「大事謂興師動衆，小事謂飲食衣服。」興役動衆是發動戰爭，戰爭必使人民妻離子散，歷史上，尤其是近代，有許多政治野心家，便慣用對外戰爭以爲團結內部，或消弭內亂的手段，一次戰爭下來，敵我雙方的生命犧牲不知多少，如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還血流漂杵，則侵略戰爭的死傷當更難估計了。由於武王是弔民伐罪，雖有短期部份人民的犧牲，換來的却是長期全民的幸福，才稱得起大事吉。如無武王之德之功，妄起戰爭，人民的犧牲毫無代價，便是大事不吉了。至於衣服飲食是屬於生活物質的，譬如國有水旱疾疫之災，也足使人民流散，政府利用這流散的時機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已流散的家庭得再慶團聚，是不用以生命爲代價的，故曰小事吉。簡單的說：大事便是弔民伐罪

，小事便是改善民生。由於本卦卦主六五爲陰柔之君，才力不足以成大事，故只能小事吉。虞翻說：「小謂五，陰爲小，得中應剛，故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離爲火，火性炎上，離在上卦，是火性向上之徵；兌爲澤，澤卽水，水性潤下，澤在下卦，是水性向下之徵，上者自上，下者自下，是背道而馳之象，所以卦名曰睽。兌爲少女，離爲中女，兌離同居一卦，故爲二女同居之象。姊妹雖是骨肉至親，但到出嫁時，各自成家，行向就不同了，故曰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這三句是就卦德說的，兌義爲說（同悅），離義爲明，兌處離下，是以悅順的態度附屬於賢明之下，這是樂賢的德性。凡卦離在上，而下爲柔順之卦者，象皆云柔進而上行，本卦離明在上，離爲南方嚮明之位，也就是帝王之位，今兌以悅順的態度上附於離，是雖柔而有上進之志，故曰柔進而上行，這是向上的德性。得中而應乎剛是就卦主六五說的，六五以陰居陽位，本爲失位，但雖失位，却有居中之德，而又下與九二之剛相應，六五是柔弱之君，九二爲賢能之臣，以柔主而應賢臣，是有知人善任的德性。本卦有此三美德，故曰吉。但因六五是柔弱之君，只靠九二之臣爲之盡力，本身不能有所作爲，只能小有成就，不足以幹濟大事，故曰小事吉。天上地下，是天地乖違，但地載天覆，共同完成生養萬物的事功，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生理有別，故男女有分，甚至授受不親，但知好色則慕少艾，男女相悅而成室家之好，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志義爲情，志通卽情相感通。宇宙中的生物固有獸類、鳥類、人類等生理形體的差異，而對食

色的要求，却完全類似，不止是生物如此，就是植物的花草也有陰蕊、陽蕊之別，而藉花粉之孕育接種，所以惠施說「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故曰萬物睽而其事類也。類即同的意思。聖人治理天下的目的，就是要在萬事萬物的乖異之中，求其平等齊一，利用睽的時代及睽的功用，來完成這至高無上的目的，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上兌下，是上火下澤之象，火之動向上，水之動向下，兩者不相接觸，是睽離之義，故本卦以睽爲名。君子觀察此睽象，而悟處世的道理，當於同中保持其所異，譬如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君子也是人，不能不同此富貴之欲，這是聖人與凡人同的地方。但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這是聖人異於凡人的地方，故曰：君子以同而異，言君子處世當於大同中，存其小異。

爻辭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本爻居下體之下，又在全卦之初，是位卑無權之徵；九四不與相應，是上無援引之徵。位卑而無援，故有悔。喪馬是指九四言的，四本陰位，今以陽居之，是謂失位。初賴四之應才得上行，今四失位不與初應，故初九無法上行，馬是行走之獸，初九失四之應，就同於欲行而喪失了馬，如何能行？但馬是用於出門行走的，非同珠寶珍玩，可以包藏得了，一旦出現，必自回來，勿須要去追尋。四與初爲正應，因失位而不應初，但除了初之外，四也找不到應，初因無應而感到孤獨寂寞，四也因無應而感

到孤獨寂寞，於是不得不重回到初的懷抱裏來，有如喪馬的自復了。因為喪馬自復，前時因喪馬所起之悔便自然消亡了，故曰悔亡。初九以陽剛之資處陽剛之位，又有志於上進，是剛正有志之士，這種人士，最爲惡人所嫉，在無力消滅惡人的時候，必須與之敷衍，先求自保，故曰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董猶不同器，故君子多疾惡如仇，但力不足以除之，徒疾何用？君子在力能除惡之前，必須有以自保，接見惡人，便是避免傷害的自保之道，故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即避。孔疏見惡人云「遜接之也。」則知見惡人不可用嚴厲的態度，須用謙遜的態度去敷衍他。唐書載郭子儀拯救垂亡之國，建再造之功，晚年富貴壽考集於一身。當其病時，公卿來探病的，或見或不見，隨興所至，姬妾環侍，也不迴避，獨盧杞來時，屏退了姬妾接見他。人問其故，郭云：此人貌醜心毒，女人見之必發笑，引致怨恨，若其一朝得勢，吾必受其害，待小人不可不慎。這便是遜接惡人以避傷害的史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道路兩邊有房屋夾峙的，稱爲街巷。街道較寬，巷道較窄，故鄭箋：「俟我乎巷兮」曰：「出門而待我于巷中。」二爲陰位，陽九居之，是謂失位，處乖違之時而又失位，無所安居，就不得不出門尋求援引，二與五爲正應，剛好六五亦失位不安，尋求輔佐，巷既是窄道，兩人便狹路相遇了。遇是不期而逢的意思，二爲臣位，五爲君位，君者臣之主，故曰遇主于巷。李蕭遠運命論曰：「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可爲遇主于巷的說明。九二失位，理當有咎，但能居中履順，說而麗乎明，

是以能有遇如此，而得免於咎，故曰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巷既爲狹道，六五由上而下行，九二由下而上行，雖欲不遇，必不可得，故王弼注說：「出門同趣」趣卽志趣，志同道合必合，所謂未失道，卽必然相遇的意思，也卽是孟子所說的「達不離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爲陽位，今陰六居之，是謂失位，在乖異的時代而處不得位，必受傷害。故所看到的六三遭遇，是車子被人在後拖曳着，牛被人在前面牽掣着，車身被拖着便不能載物，服牛被牽掣，便不能前進，又好像一個人在上的額受到剌，在下的鼻受到截。天卽是額。這是因六三以陰爻而介在九二與九四兩陽爻之間的原故，九二上應於五，雖相比而不與他相親，專門在後拉扯着，破壞一切。故曰見輿曳。九四自與初應，擋着去路，牽扯他的牛，阻其前進，故曰其牛掣。但六三雖是陰柔之質，所處却是陽剛之位，志在上九，雖被九二與九四的拖阻，仍掙扎前行，以致額被剌傷，鼻被截傷，但一個人能執德不回，雖遭到一時的挫折，終必能完成其志願，六三雖受到了九二與九四種種的牽掣，但最後還是與上九應合了，故曰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一語，是舉上略下的省辭，是說六三之所以遭到輿曳牛掣的，是因他以陰居陽，失位之故。他雖在初被牽扯不能前行，但終能與上九會合者，是因所應的上九位高資剛，力足以相援。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剛卽是正，這是說守正道的人，終必有合，非暴力所能遇阻。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處不當位，下面的六三志在上九，不與之相親，上面的六五下應九二，也不與之相親，四顧茫茫，不免孤獨之感，故曰睽孤。元者善之長，夫者男子之美稱，元夫即善士。孤獨者必求其友聲，九四以陽剛而居上卦之下，初九也以陽剛而居下卦之下，都是屈抑失志之士，九四無應，初九也失應，彼此都孤獨，既同志，又同病，一見之下，便以誠信相與，故曰遇元夫，交孚。九四失位，是危厲之徵，正如人處乖離之世，孤獨無親一樣的不幸，由於獲得初九這樣善士爲同志，而且能交相信賴，所以雖在危厲，也不會有咎悔，故曰厲无咎。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九四之无咎，便是由於有鄰。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九爲剛正之士，九四也是剛正之士，剛正之士互相信賴，相輔相成，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止能突破危厲，免於咎悔，志之所在，何事不成？爻辭止云无咎，夫子嫌其消極，故強調其義曰：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失位，當有悔，因有九二相應，故得消亡其悔。厥宗乃指九二言，宗即宗臣，古代帝王得到賢良之士以爲宰輔，必先薦於宗廟，表示慎重，如湯之用伊尹，齊桓之用管仲，皆先祓于宗廟，詩「惠于宗公」，鄭箋「宗公，大臣也。」漢書蕭曹傳贊「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皆是其證。膚是指六三的，噬即噬嗑的意思，噬嗑是咬去梗在口中的東西，骨爲剛硬之物，膚爲柔脆之物，六三是陰爻，是柔脆之物，剛硬的東西不易咬去，柔脆的東西容易咬去，九二爲迎合六五的下應，故先咬去此中梗的

膚，因六三以陰乘陽，有妄據九二爲已有的意圖，是爲中梗之物，九二既已咬去此中梗之物，則六五之往應九二，尙有何咎？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帝王的事業，在功被天下，爲兆民所依賴。一旦此功完成，便會普天同慶，吉是指個人的，慶是指天下的。六五於卦爲光明，於爻爲寬柔，是光明而寬柔之君，九二爲剛正之臣，今此君與此臣得相應合，則其事功必能澤及蒼生，故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爻辭止言往何咎，夫子以爲不止无咎，且將爲天下所同慶，故曰往有慶也。慶音讀匡，與行剛叶韻。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爲應，不當說是睽孤，只因上九處離之極，身在極高明處，六三處兌澤之極，身在最低下處，一高一低，上下睽違，中間就有空隙了，空隙爲離間之別名，離間生讒構，讒構起猜疑，猜疑到了極點，便舉目斯世，無一可親信之人了，怎能不生孤獨之感呢？故曰睽孤。俗語說：「疑心生暗鬼」，由於疑心太大，便把平日所最愛者看成了滿身污泥的猪，把平日所最親者看成了鬼怪，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因爲疑心的緣故，把親愛的家人當作了敵寇，張起弓來想射，等到看清楚了所準備射的不是敵人，而是妻子，才脫去了弓弦。故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說音義同脫。離爲火，火是照明的東西，以喻人的疑心都起於好以察察爲明。要去光，就得先滅火，要止人的疑心，就得息其察察之明。雨水是熄滅火的力量，故曰：往遇雨則吉。也就是說：不使聰明就好了。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雨是指六三說的，六三是陰爻，雨也是陰物，往遇雨，是說上九往與六三相遇合，兩相遇合之後，中間的空隙便未有了，人與人間的距離縮短之後，則睽異的事自然不會再有了，讒構也就無機可乘了，讒構不生，猜疑也就自息。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羣疑即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匪寇之寇。宋史詹體仁傳謂：宋光宗因李后之妬而得疾，壽皇至南內責備左右之人，內侍陳源、楊順卿、林億年等自此讒間，甚至以壽皇爲調治光宗疾病所合之藥爲毒藥，誠光宗勿朝重華宮，釀成上下憂危之局。詹體仁拜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構，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正是此一爻義的具體說明。

蹇 ䷦ 艮下坎上

卦名解：

本卦重坎艮而成，坎義爲險，艮義爲止，坎在外，是險難在前，艮在內，是止足於後，也就是說遇險便停止前進。蹇音健，說文：「蹇，跛足也。」在卦形上無跛足之象，因爲跛足之人只適宜於居留，不適宜於行動，故以蹇爲名者，乃取其不利於行的意思。唯蹇義雖是不利於行，卦象雖是遇險而止，但六爻爻辭，除六二與九五外，無不有往來之辭，往來豈不是行動嗎？故本卦卦義並不是教人知難而退，畏縮不前，乃是教人拯濟艱難，通過險阻的道理。是人，都有他先天的情性，也都有他潛在的智能。俗語說：「鐘不敲不響，鼓不打不鳴。」人的智能不經歷險阻艱難，也便發揮不出來，所以艮上坎下爲蒙，因爲艮山在前，足以屏障坎險，人在有所依賴仗恃的時候，不知憂慮危險，也不思所以解濟危險，他的智能便退化而成爲愚蒙了。本卦倒反其形，把險難放在前面，使他無屏障的依恃，除了自己設法解脫外，別無他途，於是便不得不運用自己先天的智能，來度過這難關，其潛在的本能就得到了發揮的機會。淮南子人間訓說：「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換句話說：世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是有不肯解決問題的人。說卦：「坎爲加憂，爲通，爲堅多心。」這些含義告訴了我們，人之得通，正有賴於憂慮、堅定與多用心。坎的外表是險難，坎的內含則是才智，蹇的卦形是止於險，蹇的含義則是通過險。

卦辭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坎險當前，要通過這險難，就得相度地形，西南是坤位，坤爲平地，地勢好走，所以向西南方走有利；東北是艮位，艮爲山，山道險峻，不好走，所以向東北走是不利的，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是大德之人，大德之人，不僅是內得民心，也外受敵敬，用這德足以服敵我的大人去解決險難，還有解決不了的嗎？所以王弼注說：「往則濟也。」故曰利見大人。貞字在此有兩義，一是貞正，一是貞節，通過險難，遵循正道必吉，不能通過險難，守貞節而不變，也必然吉，故曰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是難，屯也是難，困也是難，但屯之難在始交，困之難是道窮力竭，而蹇之難，則是險阻當前，蹇之難與屯困之難是不同的，故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不止，逞其暴虎馮河之勇，死而不悔，那是無所取材的，故初三四上諸爻，都以往爲失。必見險而能止足不前，方算得才智之士，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同智。蹇既是不良於行，若走不平之山道，就更難行了，西南是坤位，坤爲平地，若往西南方，都是平地，就適宜了。以喻救難之政，最好是平易近人。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政，約法三章便是。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中即適宜的意思。東北是艮位，艮爲山，山勢險峻，是不利於跛足去走的，以苛政除苛政，那就好比以跛足跋山越嶺。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窮即行不通的意

思。拯濟險難，非有大德之聖賢不易成功，若以有德之大人來拯濟此險難，必能人到難除，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大人之所以能往有功者，就是因大人能用大正之道來拯濟艱難，怎見得大人以大正之道來濟險難？本卦六爻，除初六外，無一不得位，就那初六而言，以陰柔之質而處下位，也不能說是不正。六爻爻位都正，便是大正的事實，以此大正之道來治國，國還有不正的嗎？國正自然就吉了。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以大正之道拯濟蹇難之世，豈小材之所能爲？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本卦坎在艮上，是水在山上之象，山勢險峻，再有橫水阻於其上，那就是險阻重重了，似此窮山惡水，如何能行？故曰山上有水蹇。水性是向下的，如果能疏導這山上的水，使之回到平川，險阻就可通了，故國語載召公諫厲王止謗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民之謗王，是王行不善，若王聞謗而能反省，去其不善的政令，民謗自可不戢而止了，由於厲王遂惡不悛，故三年就被民流於彘了。所以國運蹇難之時，有國的君子就當自我檢討，如水之返川，修德勵操，以通民隱，這才是拯濟蹇難之正道，故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言君子當利用此蹇難來自我反省，進德修身。

爻辭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失位，又不得四應，是前行不得之徵，故曰往蹇。初六居艮之始，艮爲止，他是最先知險即止的一個，由於他有此先識前覺，故回來而不往，人便以先識前覺讚譽他，故曰來譽。因初六上比於六二，繫下謂「二多譽」，故爲得譽之徵。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並不是說前進遇到蹇難，就回來不往，如果這樣，就不會有先識前覺的美譽了，而是說初六知道往則有蹇難，來則有美譽，就不往了，不往的本意，並不是畏難，而是等待有利的時機，故曰宜待也。言在時機上，應該稍爲等待。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與九五相應，九五爲剛正之君，六二居中守正，也是中正之臣，故曰王臣。蹇蹇相疊，意謂難之又難。何以見得？六二以柔弱之質，要犯坎險去拯濟陷在二陰之中的九五之君，豈不是難上加難的事嗎？但六二雖才不足以濟難，却並不因難而退，如初六之坐待時機，因臣赴君難，雖萬死也不辭，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豈能爲一身安危之計，止足不往。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六二之所以甘冒重難前往的，非爲一身之計，乃爲勤王之難，事不宜遲。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尤義爲過悔，在初六所指示的是明哲保身之士，不輕於涉險的智慧，但六二與初六地位不同，初六處卦之最下，不過是一介士子罷了，在地位上容許其觀望。六二是大臣，在臣節上不許其逗留觀望，雖明知時不可往，也不得不往。故在行事上雖有從井救人的愚昧，但在臣節上却無瑕可摘，故曰：王臣

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與坎險爲鄰，前進一步，便會陷入坎險，上六陰柔又處卦之最外，是無位之象，力不足以爲援，故曰往蹇。如果他能止而不往，回歸本位，他就得其所安了。反義同歸，來反即來歸。因九三得位，故來反即爲回歸本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位在艮上，爲艮卦之主，下面初二兩爻，均是陰柔不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惟依賴九三爲之作主，如果九三往陷於難，他們將失其屏障，惶惶無主了，今九三不輕於涉險犯難，回到本位上來，初六與六二兩爻，有了仗恃，便有安慰之感了。由於艮爲內卦，初六與六二同居其下，故曰：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雖得位，但柔弱無應，身居坎卦之初，是初蒙險難之象，往就初六吧，初六不與之應，是往難，回來乘九三吧，九三陽剛，乘之必有難，所以他的處境，是往既難，回來也難，故曰往蹇來連。蘇氏易傳云：「連者難之相仍也。」程傳以連合解之，不足取。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險難的遭遇，有的是由於人謀不善，有的是由於命運安排，像六四以陰居陰，處當其位，雖在蹇難之世，不失其正，並無人謀不善之處，何以會如此進退不得呢？這就只好歸之於命運了，知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士君子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俯仰無愧了。所謂當位實也，便是說處得其正，蹇難之

來，非由邪招。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居坎險之中，爲坎卦卦主，也是蹇卦卦主。把險難集於一身，老子曰：「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王卽往，能以一國的不祥集於一身，也就是說能以一身擔當一國的不幸的人，必能爲天下的人所歸往，天下的人都歸向於他，他還能不是天下的王嗎？故曰大蹇朋來。大蹇便是一切的難，朋來卽天下賢人相率而來。本卦初三四上都有往來，唯二與五無往無來，屹立不爲蹇難所動，而王位居坎中，眞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慨。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在大蹇之中，而能使天下朋來的，就因他能中道而立，不失其君人之節，足以儀型多士，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是蹇難的盡頭，也就是蹇難的終了。蹇難既已終了，就當靜止下來，不可更往前進，若再前往，必然陷入淪回，又開啓另一蹇難的機運了。故曰往蹇。碩義爲大，來卽反過頭來，既無所往，就當回頭，上六回過頭來，就下與九三相應，九三以陽剛之資，又處得其位，爲艮止之主，力足以止難，處蹇難之極，而得力足以止難者爲之助，豈不是大快其志之事！又內與九五相比，九五爲濟難之君，大難既止，大道就可興了，興大道，就得有賴於大人，故曰利見大人。乾之九五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這大人就是九五，上六既內親於九五之君，則是止大難之後，又能行大道了，豈能不吉，故

本卦六爻，唯上六稱吉。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是指九三的，九三爲內卦卦主，上六不往而來應九三，是其志在於內，故曰志在內也。大人是九五之君，九五爲天下至尊至貴的君主，上六以柔順之德，來從九五之君，是從貴之徵，故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解三三坎下震上

卦名解：

蹇卦是險難當前，教人如何自保，免陷於險難之中，是屬於消極的人生哲理。但易所重者爲大人之業，豈可唯圖一身之安危，置天下蒼生於不顧？故蹇之後繼以解。解字的音讀，據孔疏說：一讀古買反，其義爲解散，難結不可不解，故名之曰解。一讀胡買反，其義爲舒緩，人民久處暴政壓迫下，備受苦楚，爲了解民於倒懸，不得不推翻暴政，暴政既已推翻，即當與民更始，實行寬緩的政策，俾人民能鬆一口氣，若以暴易暴，那就失了解救民難的意義了，故解爲舒緩，乃是推翻暴政之後，所行的寬大政策。孔疏云：「解（即前一讀）謂解難之初，解（後一讀）謂既解之後。」這大概是根據大象所說的「君子以赦過宥罪」一語而發，要知象傳每多夫子的補充意見，並非卦爻的本有，採納此補充的意見則可，若因補充的意見去改變卦名的音讀，實無必要，故鄙見以爲只須讀前一音可以了，不必分作兩個音讀，徒增紛擾。蹇卦的坎險在前，艮止在後，解卦則是震動在外，坎險在內，動在險外，是動已出險，出險便是解脫了險，故在卦象上所能看到的也只是解脫一義。至於解難的當務，應該以退小人進君子爲急，因爲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於小人發難的，若內政修明，雖有外患，亦可藉上下一心，衆志成城的力量去解除它，唯有小人在朝，內政腐敗，民病國貧，則雖無敵國外患，亦必自速滅亡，故本卦九二的獲狐，上六的射隼，都是解決小人的指示，六三的致寇至，九四的解而拇，都是對

小人在朝所下的警告，至六五的君子維有解吉，便是解難的總則，循此指示，便無不解之難，反此指示，便是難階，故蹇卦卦形的顛倒是解，解卦卦形的顛倒即是蹇。

卦辭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卦乃疊坎震而成，坎爲北方之位，震爲東方之位，西南屬坤位，坤義爲衆，這是說解救禍難，當順輿情，孟子引逸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在人民盼望其解救如此殷切的情形下，去爲人民解難，還有不利的嗎？故曰解，利西南。東北是解者所居之地，西南是被解者所居之地。蹇義在自救，解義在救他，力能解人者，其自身定無待於解救，故只云利西南，而不言東北。既云解難，就必須有難始可去解，若人民本無難，與師動衆去爲民解難，那只是一種侵略者的藉口，不惟得不到民衆的歡迎，反將激起民衆的仇恨，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无所往，即无所用其解，其來復吉，即是說就回來好了，不必無故生事，無故生事，必有後災，故以來復爲吉。反之，若是有需要解救之處，便當速往，夙義同速，遲緩恐不濟事，故曰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時大矣哉。

解是由坎險與震動兩卦相乘而成，故曰解，險以動。由於震在外，坎在內，動在險之外，是動而脫險

之象，動而脫險，便是得到了解脫，故曰：動而免乎險，解。上一解是卦名，下一解是結論。解所以利西南者，因西南爲坤位，坤義爲衆，西南之民有難，前往解救，西南的民衆便會喜得如獲時雨，故曰往得衆也。西南之民無難，無所用解，就以回來不去爲吉，何以見得是吉呢？就因這是適宜的行爲，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如西南之民有難待解，就以速往爲吉，因救難如救火，緩則成災，速則有功，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當天地重陰，大氣閉結的時候，萬物都停止了他們的生息，一旦重陰消解，雷雨交作，萬物便得到了昭蘇，一切的果木草實都裂開了孕甲，發芽生長了。甲爲植物之外殼，如麥皮、穀糠之類，坼爲裂開。故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經文作坼，乃是坼之誤。天地解其陰閉，萬物便得昭蘇，聖人爲民解除險難，人類便得安居樂業，聖人之解救民難，實與天地同其大德，故曰：解之時大矣哉。不言時義與時用者，因解這一卦名，已釋其義，別無幽隱之義；險難既消，不復用解了，故結論只歎其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聖天子法天爲治，天既以雷雨解散了陰閉之氣，使萬物得到昭蘇，君子爲政，當險難既平之後，也該赦免誤陷法網的人民，從寬發落故犯的罪囚，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爲誤犯，罪爲故犯。震爲雷，坎爲水，雷動而雨降，故卦象爲雷雨作。

爻辭解：

初六：无咎。

初六以陰居陽，以柔處剛，是謂失位，在蹇難之時，失位者必不易生存，柔弱者必受侵暴，故初六爲有咎之象。但處解之初，險難已除，無強陵弱，衆暴寡之事，失行者也在赦宥之列，故初六得以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在自然的氣候說，當陰結方解，陽氣始萌的時候，正是二氣消散之際，不能說陰盛陽衰，或陽盛陰衰。同理，在人事上，當險難初平的時候，君子小人咸與更新，無分乎剛正與柔邪，剛柔在自然來說，是陰陽二氣，在人事來說，是正邪兩途。君子既然赦過宥罪，與民更新，則初六雖爲小人，在此無分剛柔之際，理當無有過咎。若判以過咎，便非理之正了。王注：「義猶理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程氏易傳以初六與九四相應，爲剛柔相際接，處得其宜，故於義无咎。純從爻例解釋，似於爻義有所未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田爲田獵，狐爲隱伏之獸，黃爲中色，矢爲直物。九二以陽居陰，本屬不正，但他能以陽剛居中，中便是正，故不以失位爲嫌。二爲臣位，九二是剛直之大臣，上得六五之應，六五爲柔弱之君，雖能全心委政於九二，但城狐社鼠，所在多是，九二身負靖難之責，如不先清君側，則宵小亂政，解難之功何由而立，故九二解難的步驟，首在消除險患，田獵的目的在除害，今九二出田，獲得三隻隱伏的狐，是將宵小一舉消滅了。本卦有四陰爻，除六五爲君，非宵小外，其餘初六與六三及上六，都是陰險之狐，三狐既獲，是隱患消解了，隱患消解，則六五之君即可不慮其受蠱惑了。黃矢是指六五的，

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黃爲中色，矢爲直物，六五以黃裳居中，故爲黃矢，由於君側已清，君得保其中直，而九二也就可以利用六五的信任，而完成其解難的職責了，故曰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失位，本屬不正，今爻辭斷以貞吉者，是因其以剛居中，得中正之道的原故，故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以陰柔之質，而居陽剛之位，是小人冒君子之器，因不得上之應，遂以其柔媚近附於九四之下，而乘陵於九二之上，一方面諂上，一方面驕下，這就好比一個背負東西的人乘坐在駟馬高車之上，盜寇見了，必然認爲他的財物非所本有，而起意劫奪了。在政治上，望之不似人君的人，必然招致劫殺之禍，像這樣的小人，即使不死於盜賊之手，也是正人君子之所羞，故曰：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是對九四說的，乘是對九二說的，諂媚在上者是可恥的行爲，驕傲在下者，同樣是可恥的行爲，今六三以陰柔處兩陽之間，兼有了兩種可恥的行爲，也就够醜的了，故曰負且乘，亦可醜也。戎即是寇，寇盜之來，由我招致，這能怪誰呢？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小人而冒君子之器，固是小人的身殃，也是國家的禍亂，這是責小人不量力，也是責人君信任小人，使之乘大臣之上的錯誤。可醜是指小人之行，誰咎是指國君任小人以致難的過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是足的大趾，在這裏是喻六三的，六三比於四，以邪佞得四之親信，如同拇趾之附於足，行動不離。解難工作，正有賴於剛正之士，在本卦代表剛正之士的，僅有九二和九四，九二既已田獲三狐，清除君側了，則九四理當屏絕小人，以防止難自內生。小人得進，外寇雖靖，內難必再發生。且九四居震動之始，為解難之原動力，如九四睨於小人，險難就無法解除了。九四本與初六為正應，只因狎暱六三，使初六疑不敢前，如其能屏斥六三，如同解除附足之拇，則初六必能本其已往的誠信，來應九四了，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意思是說你如能解脫附身的小人，則一向互相信賴的朋友，便會循正當的途徑來與你相應了。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本當為六四，如果是六四的話，六三就無法諂附於他，而成為當解去之拇趾了，由於九四失位，六三便乘隙而入，附着他的足上了，故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反過來說，如其當位，不為六三所附，就無此解拇的麻煩了。人君如不失其正，小人便無從進身，小人既不能進身，誠信之朋就可來應了。蘇氏易傳以朋為九二，但九二非四之應，疑未妥，惟九二之田獲三狐，實以六三為首獲，故六三為首當清除之小人。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為人君之位，以柔居中，是不剛愎自用之象，與九二為應，是能信任剛正之徵，六五既具有此君子之德，又在人君之位，實為解難之主。難之興多由於小人，難之解，有賴於君子，以君子之德去解小人之難，則君子必羣進，小人必羣退，君子進則難必解，小人退，則難無由生，於是難便徹底解除。

了，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言維有用此君子之德解難方吉。君子之解難，不僅其威足以服小人，而其德更足以化小人，故曰：有孚于小人。言其恩威，足以使小人信服。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薰猶不同器，以君子之道解難，則羣君子進，羣君子進，則小人自然屏退。唯君子能退小人，唯小人退，則難方可解，故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狐爲隱伏之獸，也就是潛伏在政府中的小人。九二因獲三狐，是已清除了潛伏之害，但害之潛伏者，必由其惡勢尙不够強大，故不敢明目張膽爲難。隼爲鷹鷂之類的兇猛之禽，竟離開林藪，來立在宮墉之上，其不畏於人可知了。誰是此隼呢？那就是六三，六三居下卦之極，如同隼集于高墉之上。六三乘九二之上，是公然向九二挑戰，認九二無法奈何他，且不與上六相應，是目無尊長。此小人囂張之氣燄，可說是薰天了。上六處解之極，是負責清解險難之最高權力，故稱之爲公，上六居解之極，固有最高權位，同時居震動之上，也具有威震羣魔的力量，於是彎弓扣矢，徑射此不畏人之兇禽，且一發即中而獲之。上六何以能有此功呢！這就是上六蓄勢以待，不到小人惡貫滿盈，不輕於出面，不到弓強矢利，除兇之器完備，不肯出手的原故。故繫下載：「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這是說上六必待器成而動，老謀深算，故能一舉而獲之，由於上六能成器而動，故動无不利。若曹髦之討司馬昭，既不待時，又無成器，輕舉妄動，自速其亡，便是違了此戒。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六三失位，既負且乘，又不應於上，可說悖逆已極，上六以其久蓄之勢，精良之器，一舉而射獲之，於是小人之渠魁便被消滅了。悖逆之禍難，終於解除，故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損䷨兌下艮上

卦名解：

周易諸卦的命名，有取自卦象的，如坎之重險便是，有取自卦義的，如蹇之外險內止便是。而本卦取義，既不是根據卦象，也不是根據卦義，只是就上下卦爻位的互換而名。本卦原本的卦體是乾下坤上的泰卦䷊，今將泰卦的九三與上六互換，使原來的九三變成了六三，原來的上六變成了上九。陽剛爲實，陰柔爲虛，九三在下，上六在上，用九三交換上六，是損陽剛之實，而益陰柔之虛，在政治上就是剝損在下以增益在上了。政府建立的基礎是下民，下民的脂膏壓榨乾淨了，在上的政府能保持他的肥澤嗎？這就等於掘土以建樓臺，將樓臺下面的土挖成了沼澤以增高樓臺，其結果必然是樓臺愈高，沼澤愈深，到了下面無土可取的時候，這樓臺也就成了無基的樓臺，世上豈真有空中樓閣嗎？本卦上艮爲山，下兌爲澤，正是此含義，然昏主暴君不明此理，往往強迫人民犧牲一切以益國家財富，當國家的財富充裕時，這些昏暴的政府便儘情揮霍浪費，却不知竭澤而漁，焚林而獵，是自絕生路的做法，等到下民犧牲到無可犧牲時，這些昏暴的政府也便同歸於盡了。故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聖人有鑒於昏暴之君的愚昧政策，故名損下益上之卦爲損，這損並不是人民的損，而是政府的損，這是本卦命名的哲理所在。至於六爻的闡釋，多偏重於君臣交接之道，在下的臣民，有時當損己以奉上，有時不當損己以奉上。損己以奉上，固是益上，不損己以奉上，也是益

上。在上的君主固有享受臣民奉獻的權利，但如果在上的君主，能用損己的態度去接待臣民，他所獲得的補益，將遠大過於他所損失的，故下民應當了解益上的哲理，君上應當了解損己的哲理，合卦爻所示的損的含義，而上下力行之，則安泰的政局便可長保，否則便難說了，這是本卦之由泰卦變化的道理。因虞翻以損卦是由泰卦演變而來，後世主推易的學者，便據此卦的事實，以證文王演易之時，即用推易之法，實則易理是主變動的，有時取卦體的上下移易，有時取爻位的上下移易，自不得以偏概全，即據損益兩卦以斷定六十四卦之成，皆是取推易的方法。同樣的道理，也不必否定損益兩卦所用的推易的事實。

卦辭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是剝削老百姓的一種政策，剝削百姓不是善政，但不取之於百姓，政府又用什麼來維持其必要的開支呢？如果說政府是人民所必不可少的，那麼，政府要求人民爲了政府的生存，作適當的犧牲，來健全政府的組織，便利政府爲民服務的工作，便不算是過錯了。孚義爲誠信，政府要求人民作適當的犧牲，人民認爲這要求是合理的，便是有孚了。人民奉獻他們的精力與物資給政府，政府即用此精力與物資爲廣大的民衆造福興利，是君民共同享有其福利了，這便是元吉。政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無絲毫之苛擾，無些須之浪費，尙何過咎之有呢？損民而不爲過咎，便可說是正當的行爲，故曰无咎可貞。既然損下无咎可貞，則損下之道就可行了，故曰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就有孚二字

補充的，損人之事，本非人之所願，但受損者，並不以損己爲怨，認爲這無寧是在上者迫不得已的行爲。何以使受損者有此感覺的呢？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是指誠信說的，簋音軌，是祭祀時盛黍稷的器皿，圓的名簋，方的名簠。古時祭祀必陳設祭品，隆盛的用八簋，中等的用四簋，最儉的用二簋。但祭祀首重在虔誠，若用心不誠，祭禮雖豐，鬼神也不會饗，故左氏引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明信的祭祀，鬼神尚能接受，明信的政令，老百姓還能不接受嗎？孟子說：「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所謂逸道生道，便是明信。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本卦是將乾之九三交換坤之上六，陽爲剛實，陰爲柔虛，在意義上講是損下之剛實以益上之柔虛，是一種損下以益上的行爲，故曰其道上行。上行即是說完全爲政府。損下益上的政策，表面上受益的是國君，但實際上是國君在受損，怎麼說呢？國君身居九重，既不能親耕織以爲衣食，又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其衣食賴人民之耕織，其社稷仗人民之捍衛，損下無異於自損其衣食之源，自損其捍衛之力，承受損的結果非國君而誰？故上行之道，是自損之道，既然是自損，就不會得吉了。但假若損下之道是出於誠信，使人民相信，上之損我，並不是要害我，而樂意損己以益上，這樣就大吉了，故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雖然以誠信損民，可得元吉无咎，但損民之事，終究不是國家的幸福，不是幸福之政，豈可常用？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二簋應有時，即是說即使以

誠信損民，民不怨損，愛民之君，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不可輕用其損下的誠信，如果輕用其誠信換取人民的犧牲，那就非仁君之政了。損剛益柔即是損下益上的別辭，也就是說，損下益上必須在不得已的時候方可行。損益盈虛，即損下益上，損盈益虛二語的縮辭。與時偕行，即是說該損與不該損，必須隨時勢爲轉移，也就是說不當損的時候，絕不可損。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艮爲山，兌爲澤，本卦艮上兌下，是山下有澤之象。山以象高，澤以象深，掘澤土來增益山的高，最先受損的固然是澤，但澤掘的愈深，山脚必愈虛，山高而腳虛，還有不崩坍的嗎？故最後食其惡果的便是山。上下交受其害，故名之曰損。所以就治國來說，損是不好的，但就修身來說，却是不可少的，人性通常有兩個缺點：一是意氣用事，一是欲壑難填。由於意氣用事，便常有忿怒怨恨的行爲，在一個老百姓來說，固每易因一時之忿，而鑄終身之錯，其在一國之君來說，就難免因一時之忿，陷天下之生靈於塗炭，故忿是人性的一種賊害，應當予以懲戒；聲色貨利是人類的大欲，在小民有此欲，便會爲非作歹，在人君有此欲，便會驕奢淫佚，痛毒天下，故必須將它窒塞起來。卦辭說損有孚元吉，由忿與欲所引致的損是不會有孚的，損而無孚，那結果就不是元吉，一定是元凶了，所以損之中是絕不可以滲進忿與欲的成分的，故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在這裏是國君的代名辭，並不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君子。懲窒二字的用法是互文格，懲是就已成的事實言，窒是就未來的動機言，也就是說對過去已有的忿欲行爲要自我懲戒，對未來將起的忿欲動機要加以窒塞，老子說：「爲道日損，」即指懲忿窒欲言。

爻辭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以陽剛而居下卦之初，是下之方實者，六四以陰柔居上卦之初，是上之方虛者，損下益上之道，在損實益虛，也在與時偕行，初九與六四爲正應，當六四方虛之時，初九理當損其方實之資前往益之。下爲臣，上爲君，但臣下各有常職，助君之急，以愈快愈好，必須停止其份內職事，急速前往，才得无咎，若待其職事完畢再往，則恐緩不濟急，必將獲咎。禮曰：「君命召不俟駕。」故濟上之急，不可有頃刻延誤，注疏謂：「事已則往。」就與遄字義不符了，故不取。程傳云：「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與象云：「尙合志也。」不合，故也不取。下之損己以奉上，固然是爲臣應盡之節，但陰柔之君，貪不可長，剛正之節，理不應折，故初九之自損，必當酌量情勢，上不逢君之惡，下不虧臣之節，方得損之宜，故曰酌損之。因不酌必陷於逢惡。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已爲放下，遄爲疾速，益上的行爲，是濟上之虛，濟上之虛，以速爲宜，故當放下現有的工作，趕緊前往。尙義爲重，爲什麼要放下工作速往呢？因爲上之待益正急，速往便是重合上的願望，故曰：尙合志也。志卽願望。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陰柔之人，欲求無厭，初九既損己以益六四，是變初九爲初六了，若九二再損己以益六五，則九二便

變成了六二，此兩陽爻一變，本卦便變成䷌剝卦了，剝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豈不是太不吉了嗎？當君上第一次要求增益的時候，在下的臣民可以損己以應其急，若是他第二次再作無厭之求的話，就不可妄應以長其貪欲了，如果這樣的話，不惟是長了君惡，也損壞了剛正之節，故九二應該保持其剛正之節，不可再損剛以益柔了。如其不堅持本身的剛正之節，損己以益上，所得結果必然是凶，故曰：利貞征凶。既然利貞征凶，就不可以損剛以益柔了，故曰：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以陽剛之資，而居下卦之中，是能以中正爲志之臣，他既以中正爲志，自然就不肯損其剛正以媚上了。故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的原則，在損下以益上，本爻所說的損是犧牲在下，以保全在上，當國君有難，臣下自當捨身以赴難，但全部赴難，同歸於盡，則誰來守社稷謀復興呢？故當此之時，必須有赴難者，有不赴難者，晉楚鄢陵之戰，楚共王被困時，唐苟謂石首曰：「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留，乃死。」若二人同死，便不能免共王於難了。三人是指泰卦下面乾卦的三陽，初九是酌損而非全損，九二是完全弗損，因九三全損，故九三變成了六三，也就是將九三替換了上六，故六三的自我犧牲，上九便得其友了，如果下三陽全部上行以應上九，則上九反失其所應了，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一人即指國君言，也就是上九，一人行則得其友的一人是指赴難之臣言，也就是六三，九三變六三，上九才得到正應，友字在此同於應。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與上爲正應，以六三一人去應上九，則下行其損，上受其益，彼此皆得，若是三陽一同上行，則上九便不知當與那一爻相應了，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注疏以三人所指者爲六三、六四、及六五三陰，殊不知損是損下益上之卦，六四、六五均屬上卦之爻，不合損下益上之理，故無取。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初，陰性多欲，初九既已酌損其剛實來益六四，是初九之損，並非初九之所喜，六四必須知足知止，不可貪得無厭，再求初九來益，損其疾之疾，爲疾病之疾，也就是貪欲之病。（注疏以爲企望之勤，殊無義，茲從蘇傳。）遄字指初九言，初九之酌損，既非完全樂意，今六四室己之貪欲，不再求初九之損，則原來已事過往之初九必然歡喜，故曰：使遄有喜。上之所求有限，下以益上自喜，還有何咎？故曰：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貪欲既是疾病，損去貪欲，是損去了疾病，雖於物資無所得，然宿疾得去，也是可喜之事，故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五爲陽位，今以陰六居之，是陽九自損其實，也就是人君損去其尊貴，虛己接下的態度，五與二爲正應，九二既守其中志，弗肯自損以益五；五則自損以下應九二剛正之臣，人君有此謙光之德，誰不願爲之竭智盡忠？或字作有解，言自有人以十朋之龜來輔助他。龜是決疑之物，也就是增益智能的大寶。

。龜之智足以解決一切的疑難，故龜的決定是人不可違逆的，也就是說天下的智士都會前來獻其智慧與才能，使政無不和，事無不諧，政和事諧，豈不是大吉嗎？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弗克違，即是無不和諧。十朋是重量名，龜之能用爲卜者，必在千歲以上，千歲以上之龜，體形必大，大則重，故曰十朋之龜。毛奇齡仲氏易曰：「漢食貨志：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註：兩貝爲朋，言直重也。但兩貝爲新莽所定，在古則五貝爲一朋，直五十貝爲尤重。若鄭康成引爾雅說，謂龜有十名，則十龜非十朋矣，非是。」（爾雅的十朋之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本卦的六五本是陽九之位，九二本是六二之位。只因九五自損其有餘以益六二，所以九五便變成了六五，六二便變成了九二，故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此與大有上九所說「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辭異而義同。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本卦前五爻，初九是酌損，九二是弗損，六三是全損，都是損下益上的道理，六四損其疾以安下，六五損其尊以益下，都是在上者自損的道理，上九居損卦之末，在上卦之終，六四與六五所表現的自損美德應當獲得的報酬，都集中於他身上，所以上九無須再有所損，便可得下之益，故曰：弗損益之。九二也是弗損益之，但九二的解釋與本爻的解釋不同，九二是說不自損以益上。上九以剛德居損卦

之極端，又得六三之應，物極必反，損盡益來，故能无咎，惟上九所處不是本位，有不正之嫌，故必須守正，乃能獲吉。既然无咎貞吉，故利有攸往，攸往即往應於三。因為往則得下之應，故曰得臣。天下羣服，便可化家爲國，故曰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人生最大事業，莫過於使天下爲一家，上九不損其剛德，以君臨天下，使天下同心以益之，可說是大志已完成了，故曰：大得志也。

益䷩ 震下巽上

卦名解：

本卦在卦象上是損卦的倒置，損卦是從泰䷊變，本卦則從否䷋變。損卦是以下之剛益上之柔，以三益上，使本為陰卦的上坤變成了陽卦的艮，使本為陽卦的下乾變成了陰卦的兌，也就是說把下面的陽實之卦變成了陰虛之卦，使上面的陰虛變成了陽實，是損下益上之象，故名之曰損。本卦是將否卦的九四改作六四，而以陽實之爻去換本為初六的陰虛之爻，使上面的乾陽之卦變作了巽陰之卦，使下面的坤陰之卦變作了震陽之卦，是損上之實以益下之虛的徵象，故名曰益。淮南子人間訓稱：「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嘖（同喟）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向秀曰：「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近代西方政治家所倡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思想，也就是本卦的含義所在。但損上益下雖名為益，這裏面也不能無弊，因為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政府的所有也就是人民的所有，直接損政府，便是間接損人民，當樓臺傾圮時，基礎雖廣厚，也不過是一片廢墟而已，政府軟弱無能，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將失去保障，所以嚴復譯亞當斯密的原富說：「損下益上非也，損上益下亦非也。此書五部三十二篇往復說明者在上下之互惠。」本卦九五所說惠心惠德正是上下互惠的表現，故本卦所謂損上者，不過損上專己自私之心，欲其時刻以惠民為念罷了，並非真有所損於上，但於人民却真有所益。

卦辭解：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本是損上益下的政策，而卦辭却說：「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所謂利往利涉，都是指政府與國君言的，從這裏可以知道，益民之政，不惟於上無損，相反的利皆歸於上。因為人民既感激政府的惠政，必然會擁護此政府與國君，唯恐失去了他，以後享受不到惠政了，則政府與國君有所施行，人民必然樂於接受，故曰：利有攸往。政府與國君遭遇大難，人民必然爲之出死力以解救，故曰：利涉大川。淮南子人間訓載：「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武義爲士），亡國富庫。今君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服輦載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這就是利有攸往的事例。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本卦上巽下震，巽爲順，震爲動，言下有所動，上必順從他，這是從上下兩卦體的卦義證明本卦之所

以名益。巽卦原本爲乾卦，震卦原本爲坤卦，今將乾之初九爻交換坤之初六爻，使剛實之乾卦變成了柔虛之巽卦，把柔虛之坤卦變成了剛實之震卦，這是在爻位的互換上，證明本卦之所以名益。民有所欲，上能順從以益之，人民自然會感到無限的歡欣，故曰：民說无疆。說同悅。九五以陽居陽，處巽卦之中，是能居中履正，本著巽順的美德，屈尊以下民衆之象。九五之下爲三陰爻，三陰即是坤，坤爲羣衆，本來九五與六二爲正應，今九五既降尊以下下，則六二自在羣下之中，故不特指六二，只泛言下下。大光之光，義同堯典光被四表之光，光即廣，大光即爲廣大。人君能以貴下賤，以上下下，則君道之廣大，自無待言了，故曰其道大光。人君既具有此中正廣大的美德，必爲全民所歡慶，全民既以君德爲慶，則人君還有何行不利？何事不通的？故曰：利有攸往。利有攸往，是指令行禁止說的，乃屬平時的國政。至於遭受到意外的天災人禍，及外敵的侵襲時，有賴於人民本同舟共濟之心，齊赴國難的地方，人民也必能赴湯蹈火，以解救君厄，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渡大川必用舟楫，舟楫爲木所製，故曰：木道乃行。巽爲木，木道即是巽順的君道，也就是人君有此巽順之道，不止是在平時下令如流水，無往不利，即在大難中，也正同得舟楫之助，不慮滅頂。書載殷高宗謂傅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正是人君的巽道下賢，利涉大川之例。程頤易傳以木爲巽之誤，實則彖傳中以卦義代卦名者不一而足。木道只不過一例罷了，字並不誤。益動而巽，是專指君上言的，國君以巽順爲行動的原則，那麼國君就可獲无疆的進益，反過來說，如國君動而驕亢，他就不能日進无疆了。也即是說，國君之益，在動而能巽，由動而巽去獲益，則所得的益，便可日進无疆了。進義同益。天施地生，是說國君以上下下，當如天施元氣於地，地受天之氣，才能生長萬物，天之施無窮，故

人君之益下，也當無盡，無方即無止境的意思。凡益之道，是指示損上益下之道的界限，如國家之大赦，是損上之法令以益下，國家之賑貧，是損上之財賦以益下，無疑的這都是惠政，不過這種惠政，是不當常行的，如果國家動輒大赦，便是縱惡養奸，徒長小人的兇餓；如果濫施賑濟，便是助長游惰，誘使動民廢業。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也就是說下民不待惠的時候，就不可行惠，正如久旱之苗，天降甘霖，苗即可活，若是飽水之苗，天也溢之以霖雨，這便是淫雨了，淫雨是害苗的。董仲舒天人策對云：「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予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言食祿之官不得兼營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多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王弼注說：「滿而益之，害之道也。」這是怕人君誤會了「其益无方」一語的意思，以濫施爲益道的戒辭。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巽爲風，震爲雷，雷主動，風主散，故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震在內，是主，風在外，是從，故必雷動在先，風散在後，萬物始能欣欣向榮，都受其益。如二月雷聲啓蟄，春風便長養萬

物，八月雷聲收歇，秋風便殘殺萬物，君子知春風之長物，故見善則思齊焉，知秋風之殺物，故有過則必改之。論語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即同此義。這與損卦的「君子以懲忿窒欲」的教義是互為發明的，故蘇氏易傳曰：「懲忿窒欲，則上之為損也少，改過遷善，則下之蒙益也多矣。」

爻辭解：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在這裏具有兩種身份，一方面他是最初受主上之施益者，一方面他是負責施益於下民的第一人。因為初九本是坤之初六，由上卦的乾之初九下移，始得成為初九，所以是最先承受主上之益者。益卦的卦旨，在施益於人民，初九居益之始，故他是施行益政的先鋒。初九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又得六四之應，是以剛毅嚴正之材質而得在上位者的信任的象徵，他是可以利用本身的材質以及在上者的信任，而大有所作為的。否則，他不唯孤負了本身的材質，也對不起在上位者的信任。但他雖稟此天賦，得此時宜，然最處卦底，地位卑下，有才固是人之所忌，位卑而任重，也是眾所不服，再說為臣之道，有功則歸君，有過則歸己，況處眾人之所忌與不服之地，如果所建立之功，不能遠超越其所負之責，便不能自免於咎了，故曰：元吉无咎。元吉便是非常之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即大事，也就是大任。擔當大任，必須握有大權，能放手隨心所欲的去做，才能成大事，立大功。

，今初九雖具有幹濟大事之才，也得在上位者的信任，但位卑權輕，事事要遷就於人，如何能濟大事？但以各方面責望的殷切，無功便是過，必須立非常之功，才可免於過，故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因爲位卑職小的人，是不可以擔當大事的。在本爻說明了，上之益下，並非有所私愛於下，而是責成在下者爲國家完成非常之功；下之受益者，也並非苟求祿寵，尸位素餐而已，當時刻以無負於上之施與，竭智盡忠，思建非常之功，以報上之寵施。施益者不爲苟施，受益者不爲苟受，上之自損，實爲自益，下之受益，不忘自損，故所謂損上益下，只是相對的，並非絕對的。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居中得位，是行履中正之象，體本陰柔，是虛中之象，得位而能虛中接物，必能廣得賢人之助，衆賢之智能，有如十朋之神龜，其所作獻替，必合天人之理，而爲世人所莫能違抗的，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這兩句語意與損卦的六五完全相同，但損卦的六五所得是元吉，本爻却是永貞吉，這是何故呢？因六五是君，人君得道多助，必致天下於太平，所以是元吉。六二是臣位，其實又陰柔，處天下歸心之時，難免不生非份之心，如王莽謙恭下士之日，劉歆、揚雄諸大學者，無不附益之，一旦羽翼豐滿，便篡漢而自立了，這就是無永貞之德所致，所以終不獲吉。故爻辭特戒以永貞吉，言不永貞便不吉了。王用享于帝吉，是指報恩說的，帝即是天帝，王即是天子，享于帝，即是帝王郊天的典禮，公羊傳說：「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這裏說明了天子之祭泰山是爲了感謝泰山出雲，徧雨天下的德澤，也就是說天子之所以要祭天者，也就是報答上天好生之德，六二之所以能得「或益之十朋之

龜」，完全出自天子畀予大臣之權，使得廣接天下賢士之賜，故六二當永遠堅守其臣節，以報君上施益之恩，如同天子祭上帝以報其生成之德一樣，大臣受天子之益，而知感恩圖報，必然獲吉，故曰：王用享于帝，吉。

彖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字的意思，是不肯定，也就是說有人來助益他。此人爲誰呢？六二並不認識他，不認識的人都來助益他，那素來相識的人，自然是會來助益他了。相識的人會自內來助他，不相識的人，才自外來助他，故或益之的意思是說：許多不相識的人都從四方來助益他。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經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即是此意。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是陽位，六以陰居之，是人臣不得上之益，而逕自爲益之象，故曰益之，而不曰或益之。又居震動之極，是行爲壯烈之徵，行爲壯烈的人，多好自作主張，不待命令，這種專擅的行爲，是主上之所忌，臣被主忌，必然獲咎，要想免於咎戾，唯有當國家有大凶難的時候，不待命令，挺身以赴國難，犯別人所不敢犯之患難，冒他人所不敢冒之凶險，才可見諒於上，免於專命的誅戮，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也就是說非冒大凶險，這種行爲必不免於禍咎。即使是冒險犯難爲國救凶，行爲也不可太過剛猛，使人疑其不受節制，故曰：有孚中行。有孚即使主上相信他並無異圖，中行即行事適中，過與不及都足以損孚而召咎。在事後又必須將其不得已的專制行爲報告於公，公即三公宰相太尉之類，事關天下者須報告于王，六三居下卦之上，職不過太守州牧之流，其所行之事，不足以關天下，故曰：告

公。圭是誠信的表徵，祭神用圭，是表示誠信，諸侯見天子執圭，守令見三公執圭，都是表示自己的忠誠無欺。告公用圭，即是說將不得已的專制行爲，誠誠實實的報告於三公。如能得公的諒解，就可无咎了。有孚中行是就行爲的過程言，告公用圭，是事後的補報。初九地位低下，所患在無權做事，故曰下不可厚事，六三居下卦之上，所患在攬權，故一言元吉无咎，一言凶事无咎。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正在此等處。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一個身在臣位的人，如果他爲了增加或擴張自己的權益而妄有所作爲，自然罪在不赦，今專權去解救國家人民的凶災，並非爲了貪圖權益，一等凶事解除，即回到我的本位上去，如同一個大將把患難救平之後，即解甲歸田，還我初服一樣，所謂固有之也，即是本來面目。因爲他不藉吉事用益，而藉凶事用益，可證他本無異圖，故固有之也一語，也可解作本無異圖。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中行一辭，多半是指二五爻位言的，因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這是指單卦說的，若就疊卦說，三四兩爻，居全卦之中，也是中行，故本卦之六三與六四都有中行之稱，六四居震之上，處巽之始，其行爲高而不亢，其地位低而不卑，以柔順之態承上之九五，用謙虛之德應下之初九，素位而行，不卑不亢，可以說是行爲得中了，故曰中行。本此中行之德，在承平之時，將欲行的政策報告於公，公必樂於順從其意，在非常時期，主持國家遷都的大事，也必能得到外力的支援，如傳所稱「周之東遷，晉鄭焉依」，便是其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是就權責的增益講，而六四承上應下，都不越其本份，故其所得的益，不在權勢，而在盡忠竭慮的意志，爻辭所謂告公從利用遷國，即言小則內政的建議爲公所尊重，大則遷國之事也能爲主上所依從，六四以近臣之位，言必聽，計必從，如張良之遇漢高，可謂得行其志了，故曰：以益志也。「告公從」的下面省了「利用爲依遷國」一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以剛正之德，居至尊之位，是益卦的卦主，天下之益都依賴他的賜予。但以天下之廣，萬民之衆，豈是一個國君的力量所能偏益？若用物質去益下，非使富人受損，則窮人便無由受益了，窮人與富人的形成並非全由於強取豪奪，多半起因於勤惰，損勤民以益惰民，又豈是公平的政治？再說富者變窮，君上又把什麼去益他們呢？這不惟不是公平的政治，簡直是愚蠢的政治，故國君之益下，並不在物質，而是在精神。所以益下的精神有二：一是誠信，一是順應。誠信即是言必由衷，不欺民，不迫民，也是人民相信他們未受欺、未受迫，故曰有孚，這是就主動的政治言；至於在被動方面，人民的困苦不一，非國君所能在事先完全顧慮得到，顧慮不週，就不免有缺失之政了，所以國君須時刻注意民心之所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欲經商，就不必強其耕種，民欲耕種，就不必強其做工，使四民都能樂業，然後從旁輔導他們，便利他們，這樣下民就會感激政府的恩惠，而在政府呢，並無所損，可說是惠而不費，故曰惠心。誠足以固民心，惠足以入民心，這樣的政府，那還要問嗎？必然是大吉的了，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下民既深信政府的誠意，又能深感政府的恩德，人民就必定會由

信任與感激之心，而來歸向於我了，故曰：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政令出乎誠信，施政順乎民心，這樣的政府，必然是大吉大利，不用問了。故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勿問」上省了「元吉」二字。惠字在此含有感激之意，惠我德，即是感激政府的德惠，人民都感激政府的大德，而歸心於政府，人君豈不是志滿意足了嗎？故曰：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上本陰位，今以陽九居之，是處不當位，陽剛是知進不知退的，上九處益卦之極，是益已到了盡頭，仍然求益不止之徵，正如秦始皇已經統一天下，貴爲天子了，又怕壽命不長，命人求神仙不死之藥於海外，又怕子孫不能長保天下，焚詩書以愚民，銷兵器以防叛，窮欲不止，終於天下大亂。故上九的求益不止，到了下民無可滿足其欲望的時候，只好羣起而攻擊他了，故曰：莫益之，或擊之。勿恆，即無厭的意思，爲什麼世人都來攻擊他呢？就因他貪心無厭，故曰：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即是此求而彼不應的說話，爻辭的莫益之，即是說上有所求而下無有應的。六二的「或益之，自外來也」，是說助益他的人從四面而來，上九的「或擊之」的或字含義正與六二的或字義同，也就是說攻擊他的人從四面而來。

夬三三乾下兌上

卦名解：

夬音喻，說文：「分決也。」分決即解決，故彖曰：夬，決也。這與咸卦的「咸，感也。」同一釋名。例。決字從水，它的含義是除去水的壅塞物，使得流通，故孟子曰：「決之東方則東流。」小人是社會的壅塞物，爲安定社會就得除去姦邪，故殺囚曰決囚，判案曰決獄。本卦卦形適與剝卦䷖相反，剝卦一陽在上，五陰在下，爲羣小人剝君子之象，本卦一陰在上，五陽在下，爲衆君子決小人之象。依儒家不爲己甚的恕道來說，衆君子在朝，容一小人又有何妨？但小人之爲害於社會與國家，就像毒蚊一樣，不論你身體如何健壯，只要被它咬上一口，就足以致命。所以本卦設象用衆君子來決一小人，揭示除惡務盡的意思。俗話說：「邪不敵正。」以衆君子決一小人，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小人有他自固的方法，當其勢微時，媚君以求庇，君子雖欲除之，但城狐不掘，社鼠不薰，終莫奈之何，等到他根深柢固，羽翼豐滿時，位高權重，君子再想除去他，往往言出禍隨，事不成而身先喪，在後漢及中唐這類史例尤多。本卦上六處在九五入君之後，下四陽雖同心協力想除掉他，但礙於九五爲梗，所以上六正是城狐社鼠，有恃無恐，再上六以一陰乘五陽之上，居全卦之最高位，九五之君尚在他的威脅之下，權勢不敵之衆君子又能把他怎樣？宋王得臣塵史經義章云：「唐李翱作易銓，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尙歷堯至

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文辭俱險而不肆，蓋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所謂剛長乃終，即是說不留一柔，夬的功德才算完成。

卦辭解：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卦以五陽決一陰，以衆君子除一小人，所執的事理，一定正當，所用的刑法一定是公平的，當處決之時，可以宣佈其所犯之條及應得之罪於朝堂之上，故曰：夬，揚于王庭。孚號爲明信，號爲號令，有厲則知所危懼，孚號有厲，即是把嚴懲姦邪決不寬貸的命令，明白的公佈於國人，以警效尤，使未犯的小人知所危懼。自邑即自己所統治的邑內，告晉菊，義與鞠通，禮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剕亦告于甸人。」言犯肉刑纖剕之罪的也必由甸人審判。甸人爲鄉官，卦辭之邑當指邑宰，言內姦即由邑宰審決，不必興動外兵來討伐，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漢末何進爲大將軍，欲誅宦官，乃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悉引兵來京，陳琳諫道：「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乃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從，終於內姦未除，而本身先喪，漢室也就隨着亡了，這便是不利即戎的史例。利有攸往，是說雖不宜興動外師來除內姦，但決除內姦之事，却應當進行，不可放棄。往即往決此姦。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形從上，其義爲缺，缺卽缺破，易林：「蹇破伍缺。」故破缺同義，伍破爲缺，堤破爲決，故夬義爲決。本卦就卦體言，下乾上兌，乾爲剛，兌爲柔，乾爲健，兌爲說，故下乾上兌又爲健而說之義，健則決而有力，說則和而無怨，故又曰決而和。也就是說秉剛健之德以決姦，大快人心，故剛決柔之義便是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卽是公佈於廟堂之上，加以顯誅。爲什麼要加以顯誅？就因他以一柔乘五剛之上，一個小人騎在衆君子頭上，太肆無忌憚了，於是五剛並進，齊力誅他，國人皆曰可殺，還有不可公佈於朝的吗？故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以誠信號令於衆，卽宣佈爲惡者受顯誅，則小人便知所危懼了，故曰：孚號有厲。孚爲誠信，號爲號令，有厲，卽知有危險，小人知所危厲，是對安危的道理明白了，小人都能明白安危之理，則夬的作用便大了，故曰：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的原因，是興戎乃長亂之道，如果因興戎而增長國家的禍亂，就是決小人之道窮了。所尙卽所重，夬的道理重在決小人，若因決而增亂，則夬道就不足尙了。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是警告君子不可忽視一陰的存在，必須將這殘餘的一陰也消除，使六爻皆剛，夬道才算完成，故曰：剛長乃終也。剛長卽柔全消，終卽完成。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乾爲天，兌爲澤，今兌在乾上，是澤在天上了，這裏不說澤在天上，而說澤上於天者，可知澤字在此並非蓄水的沼澤，沼澤是不可能在天上的，澤字在此的含義，是沼澤之水蒸上於天，水上天便化爲雨而下降了。故夬卦的含義，不只是剛決柔，其另一義當是恩澤下施於老百姓，如時雨之霑溉萬物一樣，祿卽福祿，這是說政府須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施祿在及人，修德在潤身，居德之居與文言居業之

居同義，居德卽守德在身，故居德二字的意思便是保守在身，言政府如不施祿及下，保守福祿在一身，便是政治上之所忌的了。象所說的是用威，象所說的是用恩，象在釋卦辭，象在殫餘義。

爻辭解：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

趾在足，足所以行，壯於前趾，卽勇於前行。陰柔之上六高踞全卦之極，初九雖具有剛正勇毅的德行，決絕小人的大志，然地位卑下，距上太遠，連近其身都不可能，如何能處決他？必須深思熟慮，計出萬全，方能免咎，今初九不得四之應，逞暴虎馮河之勇，冒昧前往，必定無法取勝，往決而不勝，便將反受其害了，故曰：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爻辭說：「往不勝爲咎」，是就事後判斷的，象云：「不勝而往」，是就事前預言的，謂無必勝之理，賭一時之勇而往，乃是召禍的行爲，故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四陽都志在決上六，九二居大臣之位，其所負決姦的責任當更大，故其行事就不能像初九的不勝而往了，他一定要慮勝而後往，所以他以陽剛之資，而匿居陰柔之位，使剛柔得中，無過與不及之累。他不僅有決姦之心，也有防備小人暗算的戒備，惕號卽今之戒嚴令，莫同暮，莫夜有戎卽有敵人夜襲，勿恤卽無懼。意謂警戒森嚴，敵寇即使半夜來襲，也無所憂懼。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是有剛而能自晦之徵，又處下卦之中，是處事合乎中道之象。其所以不懼敵寇的傷害，就因他有決姦之計，又有防備姦人加害的戒嚴令，故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中道即既不畏怯，也不忽視的意思。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壯字在此是助的意思，頄音龜，爲頰上的顴骨，因上六處全體之上，故以面頰上的顴骨爲喻，在爻例，三與上爲正應，上六以一陰而抗衆陽，其勢本弱，今九三獨與上爲應，是助其轉弱爲壯了，故曰：壯于頄。以君子而助小人，乃是凶事，故曰：有凶。君子夬夬，是勗勉的話，言君子當明辨是非，助其所當助，決其所當決，不可牽於私人的感情，助紂爲虐，夬夬卽決其所當決的意思。九三違反衆君子的公意，獨與上六相勾結，在人格與事業上都將受其沾污，如遇雨水沾濕衣服一樣，到了那一身沾污，見不得人的時候，雖衷心悔恨，然自作之孽，又能歸咎於誰呢？故曰：有愠无咎。无咎卽無可歸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自身在君子的行列中，竟違反了衆君子的公意，獨與小人相勾搭，這是一種有咎的行爲，若能本其君子之度，決所當決，擺脫私情上的牽累，終局就可無咎了，故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象的无咎是勉勵的口吻，言如此便可無咎了。爻的无咎是責備的口吻，言這樣做，雖有悔恨，也不能怪人了。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胛豚，卽人之屁股，膚爲肌肉，屁股部分多肉，故坐得穩，今臀無膚，坐就不安穩了，故臀無膚卽坐不安穩的意思。怎會有此情形的呢？四本陰柔之位，九爲陽剛之資，九四是以陰柔之性，而入君子之林，有剛正的志願，而無剛果的毅力，事到臨頭，徘徊瞻顧，這種態度，在決小人的時候，最足以敗事，九四的下面是三陽爻，三陽並進，在後推動他，他想坐下來不行，也坐不安穩，正如臀无膚一樣，他想前進，又心膽畏怯，步履蹣跚，故曰：「其行次且」。次且同趑趄，音咨睢，欲行不前之貌。當決姦之際而表現出次且畏葸的態度來，必將有悔，若能像羊受人牽挽而前行，就可免於悔了，在九四之下有三陽推進他，在九四之上有九五牽挽他，但羊性拘執，往往不受牽挽，故勸告他說，你如能隨九五之牽挽而前進，便可無悔了。兌爲羊，九五爲夬卦卦主，有帶頭作用，故於九四爲牽挽。但九四羊質而虎皮，無內在剛毅之力，對他說也聽不進去，故曰：「聞言不信。聞言不信這句話裏含有無限惋惜之情，也就是說遇此種人真莫可如何！」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與九二都是以陽居陰位，何以九二能勿恤，而九四却次且呢？這是因爲九二位在卦中，得中道之故。九四處兌之最下，不得中道而行，故曰：「位不當也」。論語：「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九四聞言不信，就因他視不明，聽不聰的原故。聰不明也，卽不聰不明的意思。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曰：「竇武何進，位尊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正是九四的史例。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音現。莧陸，王注：「草之柔脆者也。」子夏傳云：「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九五以剛正之資，而居至尊之位，下率四陽，爲夬決之主，憑着這資質、這地位、這羣衆，來決上六之孤陰，其容易如同折斷一根莧陸草一樣。但可慮的，是本卦僅有上六一陰，九五與之比近，不免有狎暱之情，鬆弛了決姦之志，故爻辭鼓勵道：莧陸草一樣容易決的對象，正是所當決的時候，故曰：莧陸夬夬。倘若狎暱他，那就有失人君中正之道了，人君而失道，必然有咎，唯有中道而行，才可免於咎，故曰：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與上六相比，實有親暱姑息之心，只因四陽並進，迫於正義，不得不忍痛以決之，其行爲雖不失中正之道，但私心却不够光明正大，故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王注孔疏以九五之未光，係因以至尊敵至賤，親決小人，未足以爲光大。按上六之行雖至賤，上六之位却是至高，如不由至尊主決，其餘小臣怎能決得了？其說似未審，這裏採用程氏易傳作解。

上六：无號，終有凶。

本卦用了三個號字，孚號、惕號兩號字均讀去聲，作號令解，本爻的无號之號讀平聲，作嚎咷解。上六以孤陰乘衆君子之上，衆君子羣起而決之，理無倖免，故雖在臨終時號咷大哭，也不能免其消滅之禍，故爻辭戒之說：不用號哭了。在此國人皆曰可殺的時候，你還能終免一死嗎？終有凶即是說終必滅亡。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凶，卽被決之禍。終不可長之長，讀長短之長，長義在此爲延長，意思是說在除惡務盡的決策下，上六卽使號咷哀求，也終不可緩其一死，故終不可長一語，在這裏是警惕之辭，並不是解釋之辭。

姤䷫ 巽下乾上

卦名解：

本卦繼夬卦之後，是夬卦的倒體，夬卦一陰在上，五陽在下協力決之，把這個雄據高位的小人除掉了，使在朝的卿大夫都是正人君子，自然是可慶的事。但世事翻覆，迅若波瀾，在上的小人方去掉，在下的又潛起了，故繼起的本卦是一陰在下，五陽在上。依理據勢，這一小人位既低下，勢又孤單，處衆君子之下，他又怎能起了什麼作用？殊不知禍害就從這種觀念中產生了。沈約在宋書恩倖傳論中說：「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職掌，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賢，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竇祚夙傾，實由於此。」故忽視在下的，再進一步成爲否䷋的時候，在內的便都是陰險小人了，再進成爲遯䷠的時候，便是二陰在下了，再進一步成爲否䷋的時候，在內的便都是陰險小人了，再進成爲觀䷓的時候，便壓倒了君子，再進一步成爲剝䷖的時候，只剩一君子在朝了，當這唯一的君子被剝掉的時候，上下內外都成了小人的天下，而變作純陰的坤卦䷁了。這就卦體上姤所以繼夬之後的含義而言，至於卦名——姤——這一個字，有三種不同的本子，石經本及鄭虞兩家易本均

作遘，遘爲邂逅，乃不期而遇的意思，這是就君臣間的遇合而言，如本卦的九五中正之君得遇九二剛中之臣，可以說是「一種巧遇」，所以名之曰遘。張氏明晉王本作媾，說文媾爲重婚，這是就卦辭「女壯」言的，本卦以一陰而遇五陽，是淫婦的行爲，遇誰便與誰交媾，無貞一之德，所以是一個不可娶的女子，一個人盡可夫的女子固是不可娶，一個有奶便是娘的士人難道可用嗎？故女壯不可娶，也就是士人盡不可用的隱語。蛾術編謂唯王弼本用姤字，姤字實兼包了遘媾二字之義。就遘言是好的，如君臣相遇，是君得臣，臣亦得君，是君臣交幸；君民相遇，是君愛民，民戴君，是君民交幸。就媾而言，便不好了，在女子是人盡可夫，不貞之婦，在士大夫說，是朝秦暮楚，不忠之臣。故本卦的消極意旨是止邪防淫的警告，積極的意思是爭取民心爲當務之急。

卦辭解：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義既爲遇，本卦以一陰而遇五陽，是一女而遇五男之象，這樣一個女子，可謂淫壯到了極點，女德最重的是貞，今以一女而偶五男，是人盡可夫了，這樣不講貞節的女子如何娶得？故曰：女壯，勿用取女。壯字在此同於淫。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字之義爲遇，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今姤卦之女遇男即與爲偶，是無從一之義，故曰

：姤，遇也。婚禮，應該男下於女，本卦一陰在下，是女下於男，也就是說女子追求男子，女求男是下賤的行爲，所謂柔遇剛，柔卽女，剛卽男。言柔遇剛，而不言剛遇柔，故爲女求男之義。娶妻不只是結兩姓之好，更重要的是延續胤嗣，故一旦成家，必須穀則同室，死則同穴，兩情之好，生死不渝。像這樣一個見男人就追的女子，如何能長久相安？故卦辭教以勿用取女，就是爲了這樣淫蕩的女子，難與白頭偕老，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如此說來，男女是不可相遇了，但也不盡然，天與地相遇，萬物才能顯現，男與女相偶，種姓方得延續，故遇這一哲理，是不可沒有的，如本卦九五之中正遇九二之剛中，所謂聖君賢相的遇合，他們的政令豈不是可以暢行於天下嗎？如果一個剛正的丈夫遇着一個幽貞的婦女爲婚，豈不是家庭的大幸了嗎！姤這一卦的含義是非常深遠的，絕不可以因一淫婦的行爲，而否定遇的好的一面，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王弼注說：「凡言義者不盡於所見，中有意謂者也。」也就是說凡稱時義的辭語，都是含有不盡之義的。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乾爲天，巽爲風，乾上巽下，爲天下有風之象，故曰：天下有風，姤。風行天下，未有一物不遭遇的，草偃風從，也未有一物不順着它的，天的威令是如此之偉大，故人君效法此天的威令，以施行命令，誥誡四方，使全國人民咸被其化。不用王而用后，是兼天子諸侯而言的，若單言王，就不包括諸侯在內了。

爻辭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王弼注謂：「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所謂制動，一般認為是止車輪的木頭，它是一塊方長木頭，中間微凹，放在車輪前地上，車輪受到阻礙，便不能前進了，它的功用只能阻輪子的轉動，並無繁物的作用，故這一注解，不甚正確，王又以九四爲金柅，謂初六與九四爲正應，如能守其正應，不再與他陽相應，便可得貞吉。但九四明言包无魚，而王注也以「二有其魚，故失之也。」顯然，繫于金柅，並不指四，而是指二言的。初六居一卦之下，位最卑賤，物之卑賤者莫過於豬，豬性淫，故相法謂豕視者淫，羸義爲瘦弱，豬之瘦弱者爲母豬，故羸豕便是母豬，蹢躅言擲燭，爲躍進的動作，王注乎義爲務，初六以陰質而居陽位，陽主上進，初六所務在上進，故曰羸豕孚蹢躅，爲防止這羸豕上進，唯有把牠繫在金柅上，使不得前進，牠不能前進，便無法傷害到諸陽了。因爲初六上進，會剝傷諸陽，諸陽不被剝傷，正人君子便獲吉了，故曰：貞吉。若不阻其上進任其前往，遇見她的必凶，故曰：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一語是用的倒裝句法，依次序應該是羸豕孚蹢躅，繫于金柅。毛奇齡仲氏易注金柅云：「金柅木名，實如梨而黃，故名金柅。漢儒訓止車之木，則但可止車，而不可繫物，若子夏傳作柅，訓絡絲菱子，則不特難以繫物，且別一字矣。子夏傳僞書耳。」拙見以爲金柅即木柅尖端包鐵者，鄉村繫獸，馬絡頭，牛穿鼻，豬穿耳，都用長繩連著，放牧時無人看守，便將繩頭繫在包有鐵尖的木柅上，然後將木柅鐵尖插入土中，使無法逃逸。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義爲引進，小人之勢不可長，初六陰柔，爲小人之引進者，如果初六得進，所有小人便相携而來了。

，所以必須繫之于金柅，初六既不得進，則其次的六二、六三諸小人便無法被牽引而進了。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初六所講的是止邪，本爻所講的是得民，所謂君民相遇便是。魚是陰性的動物，指初六言。民之所附者是親愛民衆的君主，所去者是疏遠民衆的君主，初六本與九四爲正應，但九四與初六距離遙遠，在講究遭遇的時候，近水樓臺先得月，九二既與初六相親比，初六便附於九二，九二便包裹了初六，初六爲人民，九二爲大臣，如田常得齊民之心，遂佔有了齊國，齊簡公疏遠其民，遂失其國。在本卦所講的是君民的遭遇，並無關於君臣的篡奪，民心是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九二之遇初六，是初六來親九二，並不是九二妄據初六，故在九二據有初六這件事情來說，九二是无咎的，故曰：包有魚，无咎。賓是指九四的，初六本與九四爲正應，但九四遠離了初六，初六便親附於九二，故九二有魚，於九四就不利了，故曰：不利賓。賓是外客，九四居外卦之初，故對九二來說是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在爭取民心的時候，各以得民爲務；當仁不讓，義無賓主之分，孟子之勸齊宣王行王政而以齊王者，義即在此，故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包有即擁有，魚即民衆。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是處在姤的時代，獨不得遇者，九三即夫之九四的倒體，故也爲臀，九三之下本該爲六二，六二可以爲膚，今六二變爲九二，不受其據，便欲據有初六，而初六親附於九二，已爲九二所據，在下一

無所遇，如同臂之无膚，坐不得安。欲往與上遇吧，但上九又不與之相應，是進亦無所遇，既知進無所遇，究竟是進還是不進呢？不得不次且了。故曰：其行次且。但九三以陽處陽，居得其位，並無失行，其所以在姤這時代，獨進退皆不遇，逢此危厲者，過不在己，所處雖危，終必無大咎，故曰：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雖進退兩失，但他具有剛明之資，知不可遇，而不勉強求遇，不像夬的九四犯了不聰明的錯誤，從九四的象傳責其「位不當，聰不明」，則本爻之位當而聰明可知了。牽即牽強，牽強是不順的行爲，本爻之所以雖厲无大咎的，就在他的不牽強去據初六與應上九。象傳的其行次且，是整個九三爻辭的省文，並不是單獨解釋其行次且一語的。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本與九四爲正應，九四是應該包有初六的，但初六竟親附於九二，爲九二所據有，故九四之无魚，是九四自棄其魚，並非九二侵奪其魚，起凶的意思，是說凶由自起，不得歸咎於人。左昭三年晏子對叔向說：「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踐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故齊之失國，正是包无魚之驗。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心是上附的，正如初六之與九四爲正應一樣，但九四疏遠其民，民失所附，只好近附於九二了。九四无魚之凶，是九四自遠其民，並非民叛其上，故象於九二有獎勉之義，於九四有警誡之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凡卦陰中有陽謂之含章，章義爲美，含章卽有內在之美。姤本爲陰卦，而九五以陽剛之資，而居人君之位，是陰卦中之章美所在，故九五爲本卦卦主，彖所說的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便是專指九五說的。就爻位來講，九五無應，就上下卦說，上乾爲陽，下巽爲陰，不能不說是相遇，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陽剛與陽剛本不能相應，但本卦之九五具有含章之美，並不以純陽用事，九二雖不應他，他却能俯就九二之剛，從不遇轉變而爲遇。瓜是實之美者，杞是木之大者，以杞包瓜，杞卽九五，瓜卽九二，故以杞包瓜，可以說是以九五而遇九二，君臣相得之義。但在君民言，瓜是最下之物，瓜卽指初六，也就是人民的代詞，九四以遠民而失魚，九五則用中正含章之德，挽回了民心，故以杞包瓜，卽君有其民之義。在爻例言，九五無應，是命中註定了無所遇，但他却能不因命中註定無所遇，而放棄或改變了他內在的中正美德，抱着這種美德去抗絕天命，正如皋陶謨所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將下從民願，改變那不遇的定命，而下就於我，使我重獲其民，故曰：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含章是美藏於內，未章顯於外，因爲九五具中正之德，故有美，由於九五無應，內藏的美德無從引發

，章顯於外，故曰含。含章是指九五居中履正，不改其度的德性說的，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天命之所限者，是無堅決意志的人，對於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天也會降心相從的，志不舍命，即不因天命而放棄本身的意志，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這也是勗勉的話。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九五爲姤主，也就是遇的首腦，上九在九五之上，便等於頭上長角了。求遇而得角，便等於不遇了，因角是觝觸之物，與人觝觸，如何能遇？上九以高亢自處，而欲下有所遇，正好似姤其角，故曰：姤其角。求遇而不得遇，自不免悔恨，故曰：吝。但不遇而不去爭遇，也可免於禍咎，故曰：无咎。因上九與初六各處極端，無爭取民衆之心，又與九三不相應，無爭取朋黨之私，有不爭之義。故雖有吝，而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在上位者欲有所遇，必須屈己就人，降心相從，今以高亢的姿態而求遇，便是姤道之窮，窮則無所遇，無所遇必有所恨，故曰：上窮吝也。

萃䷬坤下兌上

卦名解：

姤卦所講的是遇，但遇而不能合，便會失之交臂，這樣的遇又有什麼用呢？張良曾遇陳勝項羽，然未能爲陳項所用，好比一盤散沙，雖遇而不能合，及後遇沛公，一拍即合，如膠似漆一般的團結在一起，而創造了漢室的天下；王猛先也曾與桓溫相遇，未能結合，故遇等於不遇，及後遇苻堅，一歲四遷官，比於先主之遇孔明。姤卦之後繼以萃，便是說遇必能合，始有價值，若遇而不能合，便不如不遇了。彖云：萃，聚也。聚即結合的意思。易經是主動的，所謂姤，所謂萃，都是動亂時代的行爲，在一個動亂的時代，有大志的便以天下爲己任，必須糾合同志與人才來襄贊他的大業；具一能一技的人，便想攀龍附驥，建一時之功，留青史之名，天下紛紛，奔走追逐者，莫不在求遇合，然而有一遇即合的，如先主之於孔明便是，有累遇而不合的，如伊尹之五就桀便是，個中因素，全在擇人而用與擇主而事的雙方所具的識力了。在亂世中敢於發難起事的人，莫不具有幾分英雄氣概，乍看起來，都似有成功的可能，足以眩惑一般急於攀附者的心眼，以張良韓信之智慧與識力，猶須親身體驗而後能決定去從，其餘識力不足者，又怎能預知誰是可事之主，誰非可事之主呢？故本卦之初六有若號一握爲笑的迷亂，六三有萃如嗟如的羞吝，上六有齎咨涕洟的不安。四陰（求主者）中惟六二有定見與定守，以恬靜而獲引吉，這裏揭示了求主得聚之不易。在另一方面求聚人才者，也必須警覺到得人者昌，

如二老歸而周熾，失人者亡，如三仁去而殷亡的道理，遇見人才，即使之聚在麾下，不可交臂失之，淮南子道應訓說：「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而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九五雖有位以萃聚人才，仍有匪孚之憂，必須元永貞始得悔亡。本卦卦象是澤在地上，澤在地上，是水在地面，水在地面，乃是泛濫之象，爲了收拾泛濫之水，於是築堤防以約束水，水受約束，便成了地上之澤，約束水即是聚水，故卦名爲萃。當天下紛亂，人才分散，無所歸嚮，正好比泛濫之水，人主用正當的手腕收羅這些人才，使爲己用，羣才聚集之所在，也就是帝王事業之所在。故萃乃帝王的大道，惟築堤約水，須防備水之潰決，懸爵以延攬人才，也須防止人才的叛亂，故象辭又有戒不虞之警，本卦於帝王創業垂統的道理，可謂顧慮周密了。

卦辭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義爲集聚，僅有集聚，不論爲人口或者是物資，是不能起作用的，要使集聚生作用，就重在通了。

亨義爲通，所謂通，即上下之情無有隔闕，舉國一心便是。一個國君雖有延攬人才的誠心，假使有嫉才妬能的小人於中作梗，便會上下隔闕，情無由通了。韓非子內儲說右上有一則很切的譬喻道：「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有道之士不得其用，邪惡當權，不止是人才被埋沒，民情無由上達，君臣的關係也就斬斷了，上下不通，國怎能生存？國不能生存，又那來的宗廟？惟有人才聚集，君臣一心，國君才能保有其宗廟，故曰：萃亨，王假有廟。假音格，義爲至，言萃而能亨，王始能達到保有其宗廟的目的。大人是指才德兼備的帝王言的，在四海歸心，賢不肖齊集的時候，人主必須謀所以安撫教養之道，使這些烏集之衆與己一心，這就該用正大的道德力量以通民情，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大牲是牛，也就是太牢，萃亨是政通人和，有廟是國家太平，王業到了這個境界，就可以祭天地祖宗，以答謝福佑了。用大牲，即設太牢以祭天地祖宗，吉是鬼神來饗，如果祭而鬼神不饗，便不吉了。人聚而神饗，還有什麼行不通的政令？故曰：利有攸往。言無往不利了。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也，是解釋萃這一卦名的含義的，順以說，是指本卦坤下兌上的卦才說的，坤爲順，兌爲悅，

也就是說在下的順上，在上的悅下，如果聚道只是下順上悅，是會愈聚愈糟的，人君以下順爲悅，就不能接受逆耳的忠言了，下民以取悅於上爲順，那就是舉國都行妾婦之道了，這樣的國政，如何還能王假有廟呢？所以國君必須秉剛正之性，用履中之道，以應下民的歸順。以悅應順，則所順者非小人即爲奴才，以剛中而應，則所順者才有君子和人才。故聚也，即是說剛中而應才是萃聚之道。治國之道，得人者昌，國運昌隆，便可立宗廟以祀祖先，以盡後人的孝道了，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大人以中正之德通歸順的民情，這才是萃聚的正道，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天德剛正，以剛中之德，應順民之情，便是順天而行，順天而行，必得神祐，得神祐，便無不吉了，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國君以剛正的德行聚民，所聚之民必然都是剛正之民，國君以容悅聚民，所聚之民必然都是求爲容悅的小人，這便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觀察國君聚民之道，則一國之興衰存亡，天意人事，便可知了，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本卦坤下兌上，坤爲地，兌爲澤，其象爲澤上於地。就物理言，澤下於地，則水聚於澤，無氾濫之災，澤上於地，是水已經氾濫，築堤防於地上以約束水勢，這種約束，使水聚於一處，不致擴大其氾濫，故萃的含義是聚，也是約束。我國向以廣土衆民爲富強之基，所謂衆民的政策，就是春秋時魏絳所說的「來遠人」，遠人即指戎狄，此輩入居中土之患，在魏絳和戎時已有異議，夫子在此所說的戒不虞，恐怕也是爲此而發的吧！故王弼注說：「聚而無防，則衆心生。」晉江統徙戎論說：「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

固守，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正可用來解釋夫子所以要治戎器，戒不虞的用心了，不然，中土之民，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就夠了，如還不够，可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又何必治戎器呢？除戎器之除作治解。

爻辭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是個想找主人投靠的人，他本與九四爲正應，有信心去投九四，可是他與九四距離疏遠，而在萃聚的時代，地位親近者最爲便利，六三上承九四，大有捷足先得之勢，於是他疑慮了，始信而終疑，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的下一乃字作其解，即乃亂其萃，他迷亂了，該往與九四相聚呢？還是不該往與之相聚呢？當他想到九四已與六三相聚時，他便號咷大哭了，過一會，他又想到自己是九四的正配，九四必然會歡迎她去，於是她又笑了。一握一辭，有解作小的，有解作一團的，有解作心靈的，拙見以爲握拳必屈指，一握即一屈指之間，也就是一彈指的工夫，彈指即倏忽，意思是說忽而哭忽而笑。勿恤是鼓勵他的話，說你不必憂慮，往聚於九四，必然無咎。故曰：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所以亂其投聚的行止，是因他的意志爲疑心所迷亂了。初本陽剛之位，今六居之，是失了原有

的剛明，所以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六以陰居陽位，故欲進而迷亂；六二以陰居陰，不失其位，居坤之中，有守正之德，坤性恬靜，無急功好利之情，所以在初六與六三均爲投人求聚而感到困惑煩惱的時候，獨能淡泊以明靜，他雖與九五爲正應，却保持着疏遠的態度，不趨就九五，非待九五來牽引他，不肯出山。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衆，人必非之。六二居坤之中，獨與上下兩爻立異，這是亂世取咎之道，幸有九五這知己，降尊紆貴來援引他，他才得獲吉，而免於禍咎，故曰：引吉无咎。在政治上不肯奔走鑽營的人，多半是中有誠信的人，九五之所以主動的來援引他，就因他中有誠信，一個有誠信的人，他不必以脛肩諂笑的態度來取悅人，有識者，自會欣賞他，所以唐太宗說：「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孚義爲誠信，誠信之能取悅於識者，正如虔敬祀神，供品雖薄，神亦歡饗，故曰：孚乃利用禴。禴是祭名，夏殷稱春祭爲禴，周改夏祭爲禴，春夏都是農村未收穫的時候，此時的祭祀，供品往往薄弱，故禴爲薄祭之名，左傳說：「苟有明信，澗谿藻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即是孚乃利用禴的意思。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即是說六二能居中守正，雖處羣陰之中，始終不改變其定守，故能得九五的援引之吉，而終免於禍咎，故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是失位之爻，又處下卦之上，在人是一個瞎撞亂投的人，他先欲與六二相萃，但六二已受九五之引，乃親比於九四，而九四自與初六相應，所以爲了投聚無門，而嗟歎愁苦，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即上下兩不利。但三本與上爲正應，由於三失位，故不能與上六相應，在他投聚無所利的時候，正好上六也因未有應而咨嗟涕零，同病相憐，只要他決心往與上六相聚，上六爲兌悅之主，必能歡迎他，故曰：往无咎。但六三不先向上六投聚，一直到了投聚無門的時候，才又回頭向上六求聚，雖上六能寬容他，但他自我檢討的時候，總不能不感到幾分羞愧，故曰：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巽義爲謙下，爻辭所以勸六三往應上六的，就因上六正以謙巽的態度在求朋聚，故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以陽處陰位，是失其本位，但下據三陰，又得其所據。地位不正，而得其所據，是據不以正，據不以正，必致禍咎。唯有在此時代建立非常的大功，才可抵消由不正而據所招致的凶禍，故曰：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在人事上聚民爲天子之事，九四身爲近臣，擅行天子之事，豈不是與上爭民嗎？九四以陽處陰位，是爻位不當，近臣擅行天子之事，是權位不當，必須建立大功，方可无咎，故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以陽居陽，處上卦之中，據至尊之位，爲羣萃之主，是有德有位，堪以萃衆者，但是九四以近臣的身份，竟據有坤爻三陰之衆，九五雖有德有位，僅能守至尊之位不失而已，故曰：无咎。德澤不能下於民，得不到人民的信服，故曰：匪孚。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九五既具至剛至正至尊之德位，怎會有匪孚的現象呢？元是始生萬物之德，爲衆善之長，也就是至善之德，有此至善之德，還不能使人民孚信，這中間有兩個原因：一是此至善之德的強度還不够，故不能及遠：二是愚頑之民，反應遲鈍，不能驟化。克服這兩個因素，都必須持之以恆，不可操之過急，永即是持之以恆，貞是不因遠人不化，便放棄修德的行爲，改用征討的方法去服他，或嫉忌爲民所聚的九四，那樣就不能使悔咎消亡了，惟有永恆的堅持這善長的元德不變，方能使悔咎消亡。故曰：元永貞，悔亡。大禹謨載帝舜之治，三旬苗民逆命，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便是元永貞的效驗。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有位之下，省了「无咎匪孚」四字，這是舉上以包下的語法，言萃有位，還不能得人民信服者，是因德意尚未能光大的原因，如何才得光大呢？那就是元永貞。此元永貞的德行，不惟能孚信於坤的三陰，即九四也得承我之命，九四承我之命，則九四之所據有者，也就是我之所有了。還有何咎悔不消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六居萃之極，乘九五之上，但九五具有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豈是他乘得了的？而下面的六三又不

應己，是既失其所乘，又失其所應，處萃的時代，獨被屏棄隔絕於外，於是只有嗟歎涕洟滂沱了。齋咨都音資，義爲嗟歎。涕洟都音替，出於目者爲涕，就是淚水，出於鼻者爲洟，就是鼻水。上六既因身居高位，不能爲下所聚而悲傷悼泣，是有自我悔恨之心，在上者能爲自己的失行而悔恨，也必得人的寬恕，而免於禍咎，故曰：齋咨涕洟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因位高而不爲衆下所聚，便齋咨涕洟，這齋咨涕洟所表現的意義，就是說他雖在上位，心實不安，故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上六乘九五，九五非所得乘，故有不安之象。

升䷭ 巽下坤上

卦名解：

升義爲上進，上進是增進人類德業，社會繁榮，國家富強的推動力，子曰：「見賢思齊焉。」是爲德業的上進言；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爲事業的上進言；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這是夫子對冉有不上進的失望；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這是孟子對一般不上進者的絕望。聖賢之所以勉勵人的上進，真可說是苦口婆心了，萃卦求遇合的目的，無非在下之無位者求有位，有位者求高升；在上之創業者，以無業而求有業，以有業而思大其業與長保其業，都是求事業的上進，所以萃卦之後繼以升卦。上進之志是人類所不可少的，宇宙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便是憑了這一點心志，但事之有利者必有其弊，國家的祿位有限制，國家的疆域有限界，人類的財富有限量，以諸種有限去供野心家的無厭追求，於是便有強陵弱，衆暴寡的亂世出現，所以孔子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富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這都是爲一般士大夫徒知升進，而不懂升進之理者所下

的譴責。故本卦的卦辭首先提出用見大人，即教人不可以走小人之門求升進，其次誠以南征吉，即教人不可向黑暗求升進，至於爻辭由初六到六五，都是勉勵升進的，所以斷辭不是吉，便是无咎，只有對上六的冥升，特別告誡說：盲目以求祿位和權利的升進而不知止息，最後是會失其所有的，應當把這升進不息的慾望用在道德的培養上。至於本卦之所以名升，是取象於樹從土下上升，坤爲土，巽爲木。樹木由土中生長，從發芽到成爲棟梁，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潛滋暗長，隨歲月而高大的，並非一日之功，所以人類求升進，必須如樹木之順其自然循序而進，不可揠苗助長。

卦辭解：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坤爲順，巽爲卑，本卦坤上巽下，是人之具有卑順之性者，稟性卑順的人，是不會與人相忤的，憑此資性，以求升進，必然大通，元義爲大，亨義爲通，故曰元亨。但卑順是近於柔媚佞諂的行爲，柔媚佞諂必不能登大德之人的門庭，那便是升不以正了，升進不由正途，必有後憂，求升進，必須藉助於大德之人，方可免於後憂，故曰：用見大人，勿恤。勿恤即無憂。大德之人，便是光明的象徵，南方爲離位，離爲光明，征義爲向往，南征即向光明處求升進，由光明而升進，必然獲吉，故曰南征吉。因爲由正途——即大人君子之門——而升進，是很艱難的，遠不如走邪徑——即小人之門——而升進的容易而迅速，所以歷史上許多躁進的知識份子因爲利祿薰心，而不免誤入歧途，如班固之附竇憲，柳宗元之附王叔文，或死於非命，或坎壈終身，如其明白「用見大人勿恤」的道理，怎會有此下

場？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本卦乃重坤巽兩卦而成，坤巽都是陰卦，故本卦爲陰柔之卦，六五以陰柔而居至尊之位，爲本卦卦主，柔以時升是指六五言的，五本爲剛明之位，今以陰柔居之，陰柔是不可能升到此位的，但六五之柔是因時而用的，在當用柔的時候，他能卑己而順人，故曰巽而順；在不當用柔的時候，他便任用具有剛中之德的大臣，來彌補自己的柔弱，故曰：剛中而應；內本巽順之德，外任剛中之臣，所以他能大亨，登上至尊之位。在升的時候，有大德之人爲之引進，便可免於否塞不通之憂了，也就是說升進之途大通了。正人大通便是國家的幸福，故曰有慶也。凡云有慶，都是舉國同慶的意思。九五爲剛明之位，今陰六升進此位，是柔以嚮明而獲吉了，嚮明而治天下，豈不是大行其志了嗎？故曰：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坤爲地，巽爲木，本卦坤上巽下，是地中生長樹木之象，樹木的生長是向上升進的，故地中生木之卦名曰升。樹木之生，是由發芽而至高大，順着時節而逐漸上進的，君子的德業，也當以此爲法，積小善而成大善，積小功而成大功，繫辭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爻辭解：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單就巽卦說，是巽之主，有卑巽之德，就升卦說，以陰柔而居陽剛之位，是有升進之志，而無升進之力的象徵，又不得六四之應，是升進而無援引之徵，所幸的緊在他上頭的是九二剛中之大臣，九二有剛中之德，又得六五之應，是德位權力都具備，而且志在上進的人，初六既乏升進之能，就當信從九二一塊上進，卦辭解謂用見大人勿恤，即指此言，因初六質性柔弱，故爻辭勉勵他說：允升大吉，允義爲當，也作信從解，言信從九二上升，必得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是指九二言的，言初六之能允升大吉，就因他與九二上進之志相投合，故曰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以剛毅之資，居巽體之中，剛則勇於上進，中則行不失正，其上進之志，乃在襄成大業，並非唯圖一己的榮寵，所以他的上進，能得六五的信任與歡迎。古之求仕者，出疆必載質，質有厚薄，正如祭祀之粢盛有豐約一樣，世俗以爲豐者必得神享，約者必不得神享，實則神的享與不享，全在祭者的明誠深淺，而不在祭品的豐約，正如明君用人，並不在求仕者載質的厚薄，乃在求仕者本身的忠信深淺，禴爲祭品之最儉約者，利用禴即言憑此明誠，雖儉約的祭品，可爲神享，也就是說有此忠敬，雖微薄的質幣，亦能爲人君所接納。九二以陽居陰位，有失位之嫌，失位必有咎，今既利用禴，尙何咎之有？故曰：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象云有慶，乃指澤及生民言，爻象云有喜，乃指個人心滿意足言，求仕則爲人君所納，祭祀則爲神明

所享，這是多麼可喜的事，故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居得其位，以陽剛之資而入陰柔之境，上頭三爻皆陰，不惟上六能坦誠納己，即六四與六五也都虛懷相迎，真如入無人之境，往則盡得其所有，故曰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是夫子勉勵之辭，言上既虛邑以相迎，還有何可遲疑的？快前進吧！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是安於本位之象，在下的二陽來升，則虛邑以接納之。在上的六五拒己，則謹守臣節以順之。由於六四爲侯伯之位，故爻辭引文王享於岐山之事來作說明，紂在位的時候，文王爲西伯，岐山即西山，亨同享，當紂之時，諸侯來歸周者，三分有二，西伯全體接納宴享之，下以順輿情；紂忌西伯，召之，西伯即奉命前往，囚之，西伯即順受其囚，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於殷，不虧臣節，所以終能獲吉，而免於禍咎。凡爻之言无咎者，都是應該有咎的，六四安於本位，怎會有咎呢？因爲下體之求升者都是天子的臣民，六四接納而享之，豈不是攘奪天子的臣民了嗎？臣攘君民，該當何罪？紂爲無道，天下諸侯之求上進者，不知所投，唯西伯善養老，故紛紛投向於他，如他拒而不納，豈不是杜塞了人類一線求升的希望了嗎？西伯非不知嫌疑當避，但下情也不可不服，所以甘冒這大不韙而享於岐山，紂忌西伯，召之以驗其忠逆，西伯順命即往，不敢違抗，紂囚之於羑里，西伯安而受之，不圖逃逸，情願以一身承受天下的災禍，所以他本爲有咎的而變爲无咎了，由於天下歸心，到

武王伐紂代商而有天下，被尊諡爲文王，豈不是吉嗎？故曰吉无咎。六四乘九三之剛，例當有咎，由於得位，故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王用亨于岐山之下，省略了吉无咎三字，這是周易一貫的語法。王用亨于岐山，本當有咎，而爻言吉无咎者，由於文王下能順喁喁求升的輿情，上能順暴君的猜忌之心，所以終於吉而无咎，順事即是說文王能以順爲事。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陰柔之質，怎能升居此至尊之位的？完全是由於他能下應剛中之二，虛心委任大臣，所以一時的賢良都隨九二升進，而他自己也就得高居帝王之位了，但六五爲陰柔之質，最怕的是信心不堅，貞固不足，萬一動搖了對九二的專任之心，這帝位也可能隨之受到動搖，故曰貞吉。此處的貞字作堅固解，言堅固其剛中之應則吉，身爲天子應該使天下之求上進者，都有上進的階梯，六五的貞吉便是天下上進之階，故曰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以貞吉而爲天下升進之階，帝王之志還有大於此的嗎？故曰大得志也。呂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卽是此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義爲暗昧，荀氏易曰：「坤性暗昧，故曰冥升。」上六何以爲冥升呢？六爲陰柔之質，上爲陰柔之

位，以陰柔之質而處陰柔之位，是爲暗昧之象，凡事都有一個極限，超過極限，而不知止息，所得的結果，必與行爲的目的相反。升與降是相對立的，升到了極限，就當以止足爲戒，若仍不息而上升，所得的結果必然是下降，上六居坤之極，是本質既已暗昧，又居升卦之最高位，是升已到極限，還在不息的求升，所以是暗昧的行爲。依此說來，則乾象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作何解呢？爻辭指示這不息的行爲，當分事業與德業來說，在事業上是有止境的，在德業上是無止境的，如堯舜身爲天子，是事業到了極限，老而讓賢，是懂得止足之戒，也就是知所當息了。像秦始皇身爲天子，還要求不死之藥，以延其壽命於無疆，築長城銷兵器，以保子孫萬世之業，是不懂得止足之戒，也就是不知所息了。但堯舜的德業是不是已到了極限呢？論語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是堯舜之德在博施濟衆這方面，還有不足之處，故堯舜的事業可息，堯舜的德業還不可息。世間萬事都有其極限，唯有德業無有極限，可升而不息的，唯有貞德，故曰利于不息之貞，反過來說：非貞而不息，就不利了。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在上是極限，到了極限仍不息的求升，便是冥升，故曰冥升在上。消與升爲對文，故消字含有降的意思，繫上云：「富有之謂大業。」富字在此所代表的是大業，消不富也，即是說下降而不能保有其大業了，如秦始皇之作爲，便是犯了此誠。

困三三坎下兌上

卦名解：

序卦說：「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是道窮力竭的境遇。升是上進，上進是好的現象，怎會有道窮力竭的遭遇呢？在上卦已說過，世事無一不有限度，彼不窮，此何能富？彼不賤，此何能貴？彼不降，此何能升？升與降是對立的，即使我本無侵犯傷害別人的意思，但我的事業發展，必相對的妨礙了他人事業的發展，我的德行增進，必反映出他人的德行衰退。所以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因為聖人與大盜是對立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在他的德足以感化惡人，故有聖人就不容有大盜的存在，大盜為了自保其生存，就不得不打擊聖人了，除非聖人不存在，大盜是不會止的。故人生存在這世界上，不論是立功還是立德，都是一種奮鬥的行為，鬥是智與力的比拚，奮鬥的目標越大，所遇的困難越多，故曰「升而不已，必困。」困既為人生所難免，處困的方法便成了是人都必須懂的一門哲學。在困的境界裏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冒險，一條是屈辱，前者角力，後者鬪智。困既是道窮力竭的境遇，在力不勝的時候，你還去角力，這就是暴虎馮河之勇了，這樣的死亡，是求升的目的嗎？為了完成求升的目的，在這時候，唯有鬪智的一途，也就是說忍受一時的屈辱，以求達成自己的志願，文王見詈於玉門而顏色不變，勾踐受困會稽，為夫差洗馬，便是聖賢豪傑處困的上策，但這只是就立功言，若從立德來說，就不能以屈辱為教了，因為大德之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一言一動，都關乎世道人心，影響深遠，是以寧可殺身以成仁，不肯求生以害仁。這兩條道路，各有其利，也各有其弊，我們當何去何從呢？夫子在彖辭中說：「困而不失其所亨」，是指立功說的，在象辭中說：「君子以致命遂志」是指立德說的，懂得了這兩方面的道理，便可困而亨了。

卦辭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亨字王弼注作通解，謂「困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這一解釋，很容易引起誤會，誠齋易傳便駁他說：「信斯言也，則甘藜羹，樂陋巷，皆小人矣。」這裏的亨字，有通義，但不如王注的那樣強烈，應該與習坎的「維心亨」的心亨同義，亨字義當爲泰，也就是說遇困窮之境，宜處之泰然，不可憂思煩懣。處之泰然，便是君子坦蕩蕩；憂思煩懣，便是小人長戚戚。誰能做到這樣，只有居中履正的大人才能如此，所以也唯有居中履正的大人處困境而能獲吉，且免於過咎，故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這大人是指九二與九五說的，乾之九二云利見大人，九五也云利見大人，故九二與九五均爲大人之位，大人既能泰然以處困，必能「素患難行乎患難，……居易以俟命」。若飾言巧辯以求解脫，豈徒君子恥而不爲，蓋亦知爲之而弗能得，故曰有言不信。這是說君子解困當用德行，不當用言辭。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揜同掩，釋文本又作掩。本卦怎麼名爲困？是因爲爻象剛爲柔所揜的原故，剛爲九，柔爲六，本卦九二之剛爲初六與六三兩柔所揜，九四及九五爲六三與上六所揜，剛爲君子，柔爲小人，君子爲小人所揜，是君子遭困了，故曰困，剛揜也。險以說，是就卦象言的，本卦坎下兌上，坎爲險，兌爲說（同悅），爲處險而不失其歡悅之徵，處險而不失其歡悅，便是處困而不失其安泰之度，誰能有此雅量？那只有君子才能做到，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處困怎能言吉？因大人雖遭遇到窮困，仍能守正不屈，所以能吉，大人如何能處困而不屈的？那就是九二與九五兩爻都是以剛而居中，中卽正，以剛中就是能用剛正的態度來應付這困境，履正則不改常度，秉剛則能濟難，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君子固窮，故在困而不失其剛正，若以言語求脫離困窮，不唯不能見信於人，恐怕反要增加其困窮了，故曰尙口乃窮也。乃窮卽「窮斯濫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爲澤，坎爲水，本卦坎在兌下，是水在澤下之象，水在澤下，卽澤中無水，澤中無水，怎能濟物，君子以濟物爲志，不能行其志，便是困窮，故澤无水卽是比喻君子不得行其志的。士君子既以濟物爲志，降志卽是辱身，一個立德的君子，他是寧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致命卽是殺身，卽是捨生，遂志卽是成仁，卽是取義，漢書龔勝傳載：「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辭不見聽，卽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爲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這便是致命遂志的一例。

爻辭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這是幽人處士之困，所謂幽人處士，並不是一般躬耕隴畝的老百姓都可以承擔的名稱，他們必須是具有經世的才能，轉移風俗的德行，而不甘於降志辱身，用狐媚以惑主，竭奔競以邀榮的骨鯁之士。世不知其才德，他們也不屑於炫示才德以求世知。於是激而居幽處隱，與世絕緣。初本陽位，也就是說他本有濟世之志與才德，今以陰六居之，是初九失了本位，而成爲一個庸碌無志的人了。臀俗名坐板，在此作坐解，臀困即是坐困。株木是無枝葉的禿木，樹無枝葉，便不能蔭庇其下，初六本與九四爲正應，但中間隔了九二，九四不能及早來援引他，他因爲上無援引，便沉滯於卦底，久處卑位，於是憤而入于幽谷，隳其濟世的雄心，不求人知，而世也就終不知他了。三歲不覿，卽三歲不見知，三歲在此所代表的是長遠，並不是確定的數目。王銘素曰：「自初至四，歷三爻，爲三歲。」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象辭的解釋特重幽字，幽谷並不就是深谷，其含義爲暗處，不明才有黑暗，初六之困處黑暗，實由世局的黑暗，故夫子特釋之曰：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這是大臣之困，切合周公居東的史實，當周公秉政的時候，管蔡流言，成王疑忌，周公遂遜位居東，幽風伐柯章云：「我觀之子，簋豆有踐。」詩人認爲以周公之才之德，而被謗忌居外，是對賢者的不

公平，現在要見他，就得陳設盛筵，使大盤小盃的菜，一行一行的排列滿前，來安慰他。簋豆爲盛菜餚的器皿，有踐，毛傳以爲行列。朱紱之紱，說文作市，云「天子朱市，諸侯赤市。」朱紱方來，卽是說天子就要來迎復。這是說周公避罪居東，不自求復，必待天子來迎，才肯復位。九爲剛明之資，二爲柔暗之地，以剛明而處柔暗，正是周公居東的時候，九二雖失位，却有居中之德，且柔爲謙德，這是周公雖失位，仍執謙履中，不急求復之徵。但九二雖不求復，而九五之天子，正以剛明之德，受困于上，剛明之君必悅剛明之臣，故九五終必來應九二，在一般爻例來說，惟陰陽才能相應，但就困卦來說，若二五以陰陽相應，就不成其爲困了，唯其陰陽不相應，所以才有困，困而求同志，同志得，困就可亨了。故本卦九二與九五之相應是特例。但周公之居東，志在避罪，並非如唐之盧藏用以隱居終南爲仕宦捷徑，如果那樣，就是不誠了。享祀是祭神之禮，祭祀首重誠敬，大臣避罪守正，以待起復，必須出於至誠，故曰利用享祀。享祀二字在此是誠敬之意，並不眞指祭祀。倘若大臣避罪居外，不待人主來迎，逕自圖謀起復，必將益增人主的猜疑，結果就凶了，故曰征凶。因急求起復，而招致凶危，那便是自作之孽了，能歸咎於誰？故曰征凶无咎。无咎卽無可歸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避罪居外，反而能得酒食朱紱來迎，這是憑的什麼？乃因九二有居中之德，爲人民所依賴，故九畹之詩既希望成王以袞衣繡裳迎復周公，最後又希望周公回去說：「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天子迎之歸，人民留之，望其不歸，君民依賴都集于一身，大臣處困如此，豈不是國家人民之幸，故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言以執中而得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以陰柔之質，而居陽剛之位，這是才德不足，又不甘寂寞者所遭遇到的困窮。本卦之所以名困，乃由於坎，六三居坎之上，故爲困之最甚者。他想上進，九四與九五兩陽當前，堅拒之有如石頭一般，水豈能入？故曰困于石。他想退據九二，九二以陽剛之資，居下卦之中，豈是陰柔所能據？故他之據九二，有如手握蒺藜，會刺得鮮血淋漓，故曰困于蒺藜，既然進退失據，最後只好回家了，三與上爲配，他的家便是上，故上是宮，六是妻，但上六不應六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在外既困，回家也困，踟天踏地，無所容身，故曰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義爲凌。剛爲君子。據于蒺藜是困。六三之困，就由於他以陰柔小人之質，乘凌陽剛君子之上，故曰據于蒺藜，乘剛也。言君子非小人之所能揜，小人而欲揜君子，不惟無所得，且將失其所本有，故曰入其宮，不見其妻。祥爲吉祥，爻辭既斷言其凶，就是不吉祥了，故曰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剛有志，柔無力，乃有拯困之志，而內力不足之象，九四與初六爲正應，初六困於卑下，有待其拯援，可是他缺乏毅力，不敢遽然來拯初，初不得其拯援，遂比於九二，九二以陽剛而居中，力足以拯困，九四與九二都是以陽居陰位，但九二居中，剛柔適宜，九四不中，有剛不勝柔之徵，九四既與初六爲正配，自不能坐視其配耦從九二，但九二剛而能任重，如同金車，金爲剛性，坎爲車輪，故以金車稱九二，九四有拯妻之志，而畏於九二之強有力，故拯妻之行，不敢疾速

，只得邊走邊停，緩緩的來，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大丈夫連拯援其妻的勇氣都不足，是多麼羞愧的事，故曰吝。但他既有援拯其正配的志氣，目前雖格于形勢，不得不緩緩的從事，但這不棄正配的願望，終必得其妻的諒解，夫婦團聚，故曰有終。僖元年正月公羊傳云：「齊師宋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也？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傳所謂次于聶北，卽來徐徐之例，所謂桓公恥之，卽吝之例。夏六月又云：「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卽有終之例。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下指初六言，九四之拯援初六，其行動雖緩慢了一點，但他不棄正配之志仍在，故曰來徐徐，志在下也。九四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所處雖然不當，行爲有欠勇敢，然終能與初六相應，助其正配，故曰有與也，有與卽終有助於其正配，也就是有終的別辭。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以陽居陽，是剛猛之象，又爲人君之位，是治國用威之徵，因爲他用威，所以犯者不是割鼻，便是砍脚，劓、疑器切，截鼻之刑，刖、砍足之刑，晉月。立國之道，重在得人，以威猛爲治，必失人心，失人心便衆叛親離了，衆叛親離，諸侯便不用命了，赤紱卽諸侯的代稱，諸侯不服，是王政之困，故曰劓刖，困于赤紱。徐是寬緩的意思，說同悅，卽悅服之義，王政既由威猛而困，就改用寬和之政以濟威猛，必能得諸侯悅服，在下的悅服，困就可解除了，因九五初不與九二相應，故有赤紱之困。

，後取悅於九二，遂得九二之助，而解除其困。但悅下之道，必須用誠，不可行詐，故曰利用祭祀，祀是誠敬的代名，九二稱用享祀，九五稱用祭祀，爲祀是相同的，一用享，一用祭者，因享是對人鬼的，祭是對天地的，九五爲君，九二爲臣，身份不同，故祀禮的名稱也就有異了。這是說君臣相應，必須互以誠敬。

象曰：剋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爲政的目的，在近者悅，遠者來，以剋剛之政，來求達此目的，是何異南轅北轍？故曰志未得也，志即目的。初既用威猛，後又怎能行寬緩之政以悅近來遠的呢？這是因九雖爲陽剛之資，而五却是中正之位，因爲他有居中履正之德，所以能矯正自己的偏激之政，用寬來濟猛，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直即正，說同悅，祭祀誠敬則神必饗之，神饗就可受福祐了，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這兩句話，仍是比喻之辭，意思是說九二與九五，君臣各以誠敬相待，便無不可解之困了，困一解除，所受的便是幸福了，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臲臲，即桎杻，音列屋，葛藟卽瓜葛蔓延之植物，臲臲爲動搖不安之狀，葛藟爲纏繞之物。上六居困之終點，是困之極者，上六本與三爲正應，但六三不與之相應，反而在下纏繞着他的脚，使之行動不得，故曰困于葛藟，葛藟是指的六三。上六又乘九五剛中之君，九五剛猛，非所能乘，遂有居不得安之徵。上言困於葛藟，下句就當云困于臲臲。因上句有困，下句冒上省了困字。故曰于臲臲，是行動既受困，坐臥也受困了。物極必反，卦極則變，上六既已到了困的盡頭，就當思變了。曰字卽自我思

付的意思，過去既動輒得悔，今後當對過去的行爲加以改悔，如能向悔改方面去做，必能脫困，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上面的動悔，爲動輒得悔，悔作過錯解，下面的有悔爲得悔改，悔字作悔改解。處困之時，能脫離困便是吉，故曰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下省了于艱險，上六怎會有行坐俱困的呢？就因他既處一卦之極，又乘九五之剛，所處的地位不適當，故曰未當也，知道悔改過去的錯誤，便是吉利的行爲，故曰動悔有悔，吉行也。吉行是解征吉的。六三與上六是在內外夾掙九四與九五的，怎麼六三曰凶，上六曰吉呢？因爲六三位在坎險之極，上六位在兌說（同悅）之極，六三在動悔中，上六則在思悔中，思悔是改變困的動機。

井 三三 巽下坎上

卦名解：

井字原文作井，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巯之象也。」構韓即井垣，也就是井口四周的欄杆，成四方形，中間的一點，是汲水的瓶，巯之象。故井字的取義，並不在水，而在汲，民非水火不能生活，國非聖賢不能治平，故聖賢之於國政，正同水火之於民生，井所以儲水，故井即是爲民造福的聖賢的象徵。爲什麼不用火爲象徵呢？因火性乍生乍滅，無有常處，不足以代表聖人之恆，故不可用。爲什麼不用江河呢？因江河流徙不定，不足以代表聖人之靜。井位固定不移，終年注入，不會滿溢，終年汲取，不會涸竭，有合於聖人澤民無疆的德量。唯井水靜止，不能主動供民食用，也不能像長江大河之水，能流潤千里，必須由人汲取之，才能發生養民的作用，正如聖賢雖有濟世福民之德澤，如果不得帝王擢居上位，也就同於無德的常人了。這就是舜禹之所以能澤及生民，孔子徒嘆匏瓜的道理。井中有水，而不知汲飲，這是人民的愚昧，國家有聖人而不知擢用，這是國君的昏瞶，故卦辭說：羸其瓶，凶。而全卦六爻僅上六有孚元吉，這是說井水已被汲上來，完成了它的養人之用，正如君子被擢用，得以達成他的勞民勸相之功一樣。國有聖人而不知擢用，固是國君之愚，但上有明君，士無聖德，也是士君子之過，故本卦從初六到六四諸爻爻辭所說的井泥、井谷、井渫、井甃，都是戒士君子修潔自己德行以待用的。周易六十四卦卦名無不含義深長，若論其奧妙，就不得不以井這一名稱居

首了。

卦辭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人非水火不生活，乃是就人類文明進步後的生活說的，若原始人民，生活同於禽獸，那裏看見禽獸賴火爲生活的？故上古人多逐水草而居，水的重要遠過於火。掘地求水，得泉者便以甃治之爲井，不得泉，便棄之，不能成井，邑爲民衆聚居之處，民生不可缺水，所以邑必須隨井，而井並不隨邑，故曰改邑不改井，改義爲遷徙，言邑可遷，而井不可遷，比喻聖賢之恆德，並不隨環境而改變。井水供人飲用，日夜汲取，不減其量，泉流灌注，無時或停，也不見滿溢，故曰无喪无得，喪音尙，義爲失，即無得無失，比喻聖人之度量無有限界。水性潔淨，能濯洗一切污穢，但污穢之水，傾瀉入地，隨即成了清泉，故曰往來井井，比喻聖人之清操，不可污染，王弼注井井曰：「不渝變也。」孔疏曰：「井井，絜靜之貌也。」井的作用，須水能汲上來，在水已汲到井口，將出井的時候，如果不小心把汲瓶碰破了，水不能出井，便凶了。水瓶在井口破了，水不能出井，只能說是壞了事，何至於便斷以凶呢？因爲碰破了瓶，乃是喻用人而不能盡其才的，用人而不能盡其才，等於棄才，治國之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亡國豈不是凶嗎？屈原離騷說：「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所以懷王客死於秦，這不是凶是什麼？故曰：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音許乞反，義爲幾，汔至即幾至，言將到。繙音繙，即汲水之綆，羸音纍，義爲毀敗，亦，是可能之辭，言有時汲繩已到井口，水還未

出井，可能瓶給碰毀了，水又倒入井中，不能供飲用，這就凶了。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義爲入，上義爲出，以物入水而將水汲取上來，這便是井。因井水既不能下行，也不能旁流，唯上行，水之能上行者，便名之曰井，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水供人飲用，未有時間的限制，也未有限量的限制，任人予取予求，故曰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是說井總是固定的。井怎會有此固定之德呢？就因本卦九二與九五兩爻，都具有剛中之德，剛則堅實，中則不偏，實而不偏，怎會遷移？故曰乃以剛中也，幾至井口之水而不得出井，就如同未汲取一樣了，故曰：未有功也。繙爲汲水之繩，在此作汲取解。汲水未能獲得水，反而把汲瓶毀了，所以名之曰凶。故曰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爲木，坎爲水，本卦合巽下坎上而成，其象爲木上有水，但他的意思是說用木架吊上水來的，名曰井。鄭玄云：「巽木，桔槔也。」莊子天地篇說：「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槔。」故這裏的木是指汲水的吊架，並不是木桶。古代汲水都用瓦瓶，無用木者，韓信濟師所用之腰瓶，是瓦製的，後人迷信僅木能浮，故謂韓信濟師所用的是木罍，不知凡器之中空者都能浮，不止是瓦器能浮，鐵器也能浮，試看今之兵艦，不全部是鐵製的嗎？今河南陝州民教館中尙陳列有韓信濟師之腰瓶數隻，都是瓦器，標名曰韓瓶，可以爲證。故鄭玄以木爲桔槔是正確的，桔槔助瓶汲水上來，以供養人民，君子便取法於此汲水之道，勞徠人民，勉勵人民，助相人民，相音象，義爲助。

爻辭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初居全卦之下，是在井底，六性陰沈，陰沈於井底者，唯有泥，故曰井泥，井水之功用，在供人食飲，現在只有井泥，不見井水，誰還來食飲它？不惟人不食飲，就是雀鳥也不來。在北方平原曠野，常百十里不見河川池沼，雀鳥渴時，只有向井邊覓飲，故杜詩有：「鸛鵲窺淺井」的句子，舊井即是廢井，它與井泥是一物二名，因為是廢井，所以見泥而不見水，因為井中有泥無水，所以是廢井，因為初六得不到六四的應，故有不食无禽的徵象。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子貢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也。」下流之人，眾毀所歸，還有誰來尊重他？起用他？井泥不食是喻君子居下流的，井水所以養人，但井泥則不能養人，君子所以濟世，但身賤行穢的人便不足濟世了，不足以濟世，人將棄之如井泥，故曰井泥不食，下也。因為人不食，井便更加廢棄，最後是連雀鳥也不來窺探它了，到了這時候，井就不成其為井了，井不成井，誰屑顧它？故曰舊井无禽，時舍也。時舍也即一世所棄，不止是一國一君之所棄，這是聖人對有志於用世者所作的警誡。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水是上行的，谷水是下注的，水急如矢者名之曰射，鮒是小魚，陸佃謂：「小魚相即而行名鮒，相附而行名鮒。」子夏傳謂為蝦蟇，即莊子所說的培井之蛙，二說不同，但都是水族，不必深辯。初六

最下，是有泥無水之象，因上不得六四之應，所以無人食用；九二位在初上，高出於泥，是有水之徵，同樣因得不到上面的九五之應，水不被汲用，無養人之功，只能如谷水之湍急如矢，射在鮒魚的身上，故曰井谷射鮒。甕敝漏是上無有力者的援引的譬喻，甕是汲水之器，但破了了的甕，水一進去便漏了，這向下漏的水，就好像湍急如矢的谷水一樣了。九二秉剛執中，是可以用世之才，但因失位，不得九五之應，故只能向下沉淪，不能發生養人的作用。這是人謀不臧，也是英雄失意的結果。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初六因沉淪爲世所棄，九二則因向下，得不到援引，故人無向上之志，雖有才，也是得不到世人器重的，射鮒是向下的行爲，无與即無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處陽，居得其位，是能剛明自持之象，在人來說，他是一個修身絮行的君子，在井來說，它是被疏濬後的清水，渫字兼治潔兩義，論行則可用，論水則可食，但井之道在上行，三雖得位，而九亦有上進之志，且與上六爲應，可是他仍居下卦的邊沿，未能達到上卦去，故有不食之象。井水清潔而人不食用，是人的愚昧，才德高廣而君不任用，是君的不明，爲字作使解，恻字作傷解，爲我心恻，即使我傷心，孔子說：「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正是心恻之言，可用汲，是說我是可用之才，若有明天子如堯之揚舜於仄陋，使得如井水之養人，豈止是我一人之幸，也是國王及全國人民的幸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王明即王能用我的意思，太史公在屈原傳中說：「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剄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

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潔淨而不被食用，是才修行潔而不被任用，有才而不見任，則才德便無由施行於世了，行惻也，卽是爲才德不能施行而憂傷。因傷才德之不見施行，故要求明王，給予自己一個才爲世用的機會，如果才德能被任用，則王與民都會受到幸福，不止是有才德者一個人的幸福。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甃音縗，子夏傳：「以甃壘井，脩井之壞，謂之爲甃。」六四質本柔弱，又不得初六之應，乘二陽之上，足以召咎，好在四爲近君之位，能以柔順上承九五剛中的明主，雖不能爲蒼生作霖雨，廣佈德澤，但修飾臣節，無廢職事，也總可以免於過咎，正如井水雖未能出而養人，但時刻修治井甃，維持水的清潔，以備人來汲取，比起初六的井泥不食來，可謂無咎了。六四與九三同居卦中，兩爻相連，故取義也相通，九三因井渫不食而傷心，是士君子之懷才不遇，而心不平者，由於這種不平之氣，往往起一種偏激的行爲，不惟才無益於世，反而害世，如桓溫所謂：「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是一種多麼可怕的變態心理！像漢代的衛律，清初的范文程，都是但求表現，不顧大節的，所以在九三的井渫之後教以井甃，意思是說才高不見用的時候，就當培養德性，不可因一時的怨望，而廢全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爲陰柔之質，不惟其才德不廣，同時其操持也多不堅，很容易改變其節行，自毀前程，自毀便是咎過，爲珍重自己的前程，惟有時刻修潔自己的德性，使無廢墜，如修治井甃一樣，不讓清潔之水再受泥污，對井水說，井甃是修井，對人才說，井甃是修身。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音烈，義爲甘潔，井冽，卽其水甘潔，寒泉卽泉水清涼，泉水之潔者其性必涼，溫便不潔了，食義爲飲用。九五具陽剛中正之德，高居君位，是用人才惟賢的君主，好比飲水，如果不是甘潔寒涼的清泉，他便不飲食，士人如果不是才德兼備，他便不引用。九五既具陽剛中正之德，又有用人之明，何以不言吉？因井水必須上出於井，始有養人之功，九五方到井口，尙未出井，不能保其無羸瓶之患，所以不言吉凶。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居上卦之中，九是陽剛之性，故九五是中正的君主，中正便是大公無私，因爲他大公無私，故非才德兼備之士，他不肯用，正如飲水，必須井冽寒泉，方肯飲用。故寒泉之食，就因其具有中正之德。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義爲成，故農耕之事，必以收穫爲完成，凡事之美滿結束者曰有收成，上六最在井上，是水已出井，完成了它的養人功用，故曰井收。但水之於人，時刻不可缺少，不能說早上飲了水，下午便不飲，今天汲了水，明天便不汲，井的德性，在養人無窮，給人予取予求的方便，所以井不能有時與量的限制，到了時限，到了定量，便把井蓋上，不讓人汲用，故曰勿幕，幕就是掩蔽的意思，人依賴水以生

活，相信并能經常供給他們的生活所需之水，是井有孚了，若井時而蓋蔽，時而開放，就不能爲有孚了。由於上六有九三之應，具有孚之徵，國君的德澤，如能像此井一樣，博施濟衆，不休不止，豈不是大吉了嗎？故曰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夫子答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的德行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故博施濟衆的政治，就是大成的政治，政治能到大成的境界，豈不是在上位者的大吉嗎？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成是收的注解。

革三三離下兌上

卦名解：

雜卦說：「革，去故也。」故革的意思是汰舊換新，物舊了換新，損失的不過物質與金錢罷了，國政敝了換新，則利害所及關乎國脈民命，所以古有利不百不變法之戒。春秋諸侯互侵，君臣相殘，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周天子不啻贅疣，但孔子却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一部春秋的大義全在尊王上頭，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爲五霸雖目無王法，仍得挾天子才能令諸侯，天子的權威雖已不存在，但其偶像的作用並未消失，再加上當時姬姓國家尙多，羽翼未剪，如果能利用這崇拜偶像的心理，只須天子稍自振作，則周室中興之業，未嘗不可重現，若遽言革命，在當時布衣興起既非容易，諸侯地醜德齊，誰肯服從誰？誰肯擁戴誰？勢必益增政局的紛亂與人民的痛苦，所以孔子不倡導革命，只想撥亂反正。到了戰國的時候，諸侯各自稱王，相侵相併，唯力是視，再未有挾天子以自重的了，姬姓國家僅有一燕，又僻處河北，無定鼎中原的力量，這種殘局多延長一天，老百姓便多受一天的痛苦，所以孟子一再鼓勵齊宣王以齊來統一天下，代替周朝。這就是因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了，當革而不革，也是違反天心民意的。可是革命的時機儘管是成熟了，但齊宣王無革命之智勇，所以孟子的希望也同孔子一樣的胎死於腹中，到了秦始皇憑藉惠文武昭所培養的實力，消滅了六國，完成統一的大業，由於政刑苛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漢高遂得於五年中崛起而登帝位，這裏說明了革命

必須有革命的時勢，革命必須具備革命的智勇，二者缺一，都是災禍，本卦卦辭言悔亡，是戒手段的，彖辭言順天應人，是戒時機的。六爻中，初爻戒時不可爲，九三戒妄動，上六戒不止，更暗示了革命之可與不可，各居其半，並非全部可行。史稱北魏孝文帝「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謏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本卦以水上火下爲象，水火是不相容的，不是火燒乾水，便是水熄滅火，成敗互見，所以並非全吉之卦。

卦辭解：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是一種先破壞後建設的政治行爲，建設是人民所喜歡的，破壞則是人民所厭惡的，在習常安故的人性來說：當一個革新的政令初頒行的時候，多半是得不到人民的歡迎的，故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處的「不可」，並不是說「不必」使知之，而是說「不能」使知之，因爲人民都是短見的，害在眼前，利在日後，他們決不肯忍受眼前之害，而換取日後的利，一個敢於負責的政治家，對此局面，便只好強制執行了。故曰可使由之。在子產初掌鄭國的政權的時候，推行新政，人民作歌咒他說：「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到三年之後，人民受到了新政的恩惠，便又作歌頌他說：「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這就是已日乃孚的實例。已日即革新已後的日子裏，乃孚是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仰。新政既獲得人民的信仰，這政績必然是大通大利大正了。故曰元亨利貞。政治既得大通大利大正，還有什麼可悔的呢？故曰悔亡。悔亡即人民原有的怨恨消亡了。反過來說，如果革新之後的政治，不見元亨利貞的績效，那怨恨就要更深了，故政治上的更革必須十分慎重，未有絕對的把握，不宜輕於嘗試。已日之已，在主推易的人多把它作戊己庚辛的己，說庚即更革之更的諧音，己在庚前，是說要在變更政令之前預戒人民，使都知道，人民才會信從。推易家每多穿鑿的解說，茲不取。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本卦與睽卦都是重兌離兩卦而成，睽之離在上兌在下，故睽彖云：「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因為離火在上，火熾是向上的，不會接觸到下面的水，水性是下潤的，也不會沾到上面的火。就好像同居的兩姊妹，各自嫁人，彼此分離。而革卦是離下兌上，所以彖云：水火相息，息字古本作熄，義即熄滅，因為離火向上，會將兌水燒乾，兌澤向下，會將離火澆熄。由於水火有相熄之象，故二女就終日勃谿，彼此失和了，故曰不相得，曰革的革字在此含有消除的意思。人民怎會在已革之後而相信政府的？就因革新的政績證實了政府的信用，譬喻本卦是以離火革兌金，我們見金被鎔化，以為是破壞，及見到鎔後的金器，才相信這鎔化的工作並不是破壞，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離為文明，兌為悅樂，本卦離下兌上，具有文明而悅樂的象徵，既然新政增加了社會的文明，人民的快樂，是新政為大亨以正之政了，故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夫子在此用大亨以正來解釋元亨

利貞，即指示出本卦卦辭的元亨利貞不同於乾卦的四德。說同悅。革是破壞的行爲，應該有悔，但革後的建設足以補償其破壞，所以原有的悔便消失了——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革雖是一種破壞的行爲，但它是天人都不可缺少的，拿天地來說吧，如果春不替冬，就不能種，夏不替春，就不能耘，秋不替夏，就不能收，冬不替秋，就無以藏。故四時的完成，全是革的功用，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拿人事來說吧，桀紂殘暴，天怒人怨，如果不是湯起而放桀，武出而誅紂，天怒便無法消，人怨就不能平了，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就可以知道：當革的時候而不革，便是違天理，悖人情，所以在當革的時候，必須要革，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兌澤在外，離火在內，故本卦卦象爲澤中有火。澤是儲水的，現在水被火所代替，是火革了水，故曰澤中有火，革。厯亦作歷，厯是記天運的，時是記人事的，人事必隨天理而明，如秋爲肅殺之氣，誅戮罪人，必待秋決。春爲陽長之節，播種五穀，必在春天。故治厯卽所以明人事，明人事必知厯數。因此治厯運不可昏迷，厯迷運便迷了；言革命也不可昏迷，革迷命就迷了。夏書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後時者殺無赦。」故羲和之官如果昏迷了厯數，其罪是殺無赦，同理，一個革命者，革其所不當革，昏迷了人事，其罪也當然是殺無赦了。故治厯明時一語，是解釋革之時大矣哉的，也是警戒革命者不可輕舉妄動的。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凡事起頭總是難的，初九居革卦之始，以陽處陽，有剛強的意志，是最早倡導革命者，可是在一個畏難苟安的社會裏，舊勢力的鞶固有如黃牛之革，你怎能動得了他？初九本與四爲正應，今九四並不應初九，是初九的革命得不到響應，革命得不到響應，還能成功嗎？鞶義爲鞶固，革爲去毛的牛皮，由於牛皮堅韌，戰士用之作甲，故兵甲又稱兵革，革是甲的異名，黃爲顏色，舊解多以中常爲義，謂人民安於中常，政府有如牛革之堅固，把黃與牛分開，其實這是拘於「黃裳元吉」的解釋，牛有水牛與黃牛之分，水牛肉與皮的組織都鬆，故肉不細緻，皮不堅牢，黃牛肉與皮的組織都細密，故肉細緻，皮堅固，所以製甲多半用黃牛皮，以黃牛皮爲甲，刀箭不易入，以習故安常的民心來鞶固政府，革命的力量就難以攻破，故曰鞶用黃牛之革。王安石的變法所以失敗，就是當時舉國上下，都安常習故，不肯與他合作的原故。黃牛之革是保守派的代名辭，與破壞性的革命是對立的。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在保守勢力鞶固如同黃牛之甲的時候，革命怎會成功？故曰不可以有爲也，意思是說這不是革命的時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中得位，爲離卦之主，是文明的象徵，上與九五爲應，富有人望。論地位才德，是足以振衰起敝，一新政局的，可是陰柔之質，缺乏發難的勇氣，臣貳之位，無專擅的威嚴，所以只能在人發動革命之後，代有其終，故曰巳日乃革之，乃字是不立即行動的意思，人已革我才革，故曰乃革。六二是離卦之主，他代表的是火，九五居兌之中，代表的是水，但九五是革卦之主，已革者是

九五已革，乃革者是去響應九五之革，但水火是不相容的，六二去應九五，可能有咎，考慮到這裏，六二便不得不躊躇了，但爲天下者不顧私，況九五是剛明中正之君，決不會記水火不容之嫌，前往響應他的革命必然得到歡迎，故曰征吉无咎。因初九已發難於前，六二已是可爲之時，聖人怕他因個性柔弱，坐失時機，故特別加以鼓勵。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君倡臣和，君有更革之志，臣順勢而完成這更革，這是一種可嘉的行爲，故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初九的時機不成熟，故曰不可以有爲，是戒辭，六二的時機已成熟，故曰行有嘉也，是勗勉之辭。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是剛果勇決之人，處離兌之交，是變革之時；位在離火之上，是性情火急，作事少考慮之徵，革命是何等的大事，豈可一意孤行，輕率從事。本卦是以離火革兌澤，但兌爲悅，悅必順，故兌雖爲離所革的對象，但兌的三爻均以悅順的態度迎接九三，政治上的當革者是頑固不順的對手，對方既然悅服，就不該再去革他了，革悅服者結果必凶，故曰征凶。雖說在革命的時候不當有所姑息，但阻絕人歸順之路，目的雖正大，行爲是危險的，故曰貞厲。三是指兌卦的三爻。言爲令，就義爲順從，我所要革的三個對象都樂從我的革命，是對我的革命有了信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既然對方順我的革命，那就不必往革了。這是警戒革命不可操之過急的意思。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命的目的，在消除新政的障礙，既然對方樂從我的新政，障礙就不存在了，還消除什麼呢？難道去

消除服從革命者嗎？故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之爲往革的意思。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革命的事業必須建立在四個基礎上：一是時會，二是意志，三是威德，四是手腕。九四處在離上兌下，水火更替之交，是一個不變也不行的時會，初九不與九四相應，是下無應援之徵，但九四認清了時勢當革，不顧下之不應，毅然從事變革，是意志堅定之徵；九四近君，雖是陽剛之資，而所居則是陰柔之位，上無逼主之嫌，能得九五之君的寵任，剛以行革，威足服人，是威德著於上下之徵；革命是一種剛強使力的行爲，但至剛則折，九四本質雖剛，而能以陰柔之地自處，是知其雄守其雌，具有剛柔並用的手腕，所以他雖與初九同居卦下，同行革命，但初九不在水火之交，未有他那時會；初九在下卦之下，地位低微，未有他的威望；初九以剛居剛，不知剛柔並用，未有他的手腕。所以初九空有志願，無所成就，九四則能獲改命之吉。悔亡是就初九不與四應言的，革命而無應，是有悔之徵，但有志之士，只須問行爲的當與不當，不必顧慮同志的應與不應，九四處水火變動之交，應時而革命，所革是當的，故悔得消亡，革命的動機在順乎天而應乎人，當水火相消的時候，正是天人都思變的時候，當天人思變之時，行順天應人之事，不止是信足以孚於人，也足以孚於天，故曰有孚。悔既消失，又得天人共信，憑此條件，革命還能不吉嗎？故曰改命吉，改命是革命成功後，除舊佈新的命令，如漢高之約法三章，除秦苛令，便是改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命是冒險的行爲，而且必有許多艱難的遭遇，能否克服這些遭遇，化險爲夷，重要的關鍵，就在意

志的堅強與否了，但人身是肉做的，在險阻艱難的折磨之下，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在半途放棄了他們的大業，如重耳逃亡到齊國時，有了夫人，有了馬，就不想再奮鬥了，便是一例。一個從事革命工作者，必須對自己的志願有堅強的信心，才能百折不回，不成功不止。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乾之九五說「利見大人」，九五是帝王之位，故用大人相稱，乾用龍飛，因其為創業之天子，此用虎變，揚雄說：「經變則豹，豹變則虎」，以喻人，則是公卿變為侯王，侯王變為天子，革義為變，本爻即侯王變為天子之象。虎之皮毛，斑斕璀璨，好比帝王的威儀政令之美，故虎變為改令後的威儀政令，史稱「沛公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人民唯恐其不為王，其革命事業的成功，那還用得着占嗎？故曰未占有孚。九五以剛明之資，居中履正，為有孚之徵。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湯武由侯王伐桀紂而為天子，是大人虎變；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其文炳也。文是虎的斑文，也是帝王的文誥。炳是斑文的燦爛，也是政令的輝煌。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處革卦之終，是革命已經成功後的事，九五之大人既已虎變，則舊朝的卿大夫，便來納款獻誠，獲得新的封賞，故曰君子豹變，龍虎是神物，故以喻大人，豹不是神物，故以喻君子。一般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便是小人革面，既然君子小人都服從了革命，就當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不可再

有征伐了，再有征伐，就是征伐歸順的人，阻人向化之路了，勢必另有革命者起來，故曰征凶。這時候九五之大人只當居中守正，以安撫瘡痍，故曰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命定後，對歸順的官宦，必有車服之賞，車服即君子之文，故曰其文蔚也，蔚義爲盛，此時的君子，便有車服之盛了，故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即老百姓改其傾向，都歸順於新王，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廣雅曰：面，鄉（同向）也。革面者，改其所鄉而鄉君也。上六下應九三，則九三者，其所鄉也，然九三剛而不中，非所宜鄉，不若鄉九五之爲得正，是以改其所鄉，而鄉九五也。象傳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則鄉九五之謂矣。」

鼎三三巽下離上

卦名解：

革是水火相息的，也就是破壞的，但革的目的並不在破壞，而在除舊佈新，所謂除舊佈新，非把水火調和起來，是不能有結果的，因為水火對立，只有剋，無法產生新的，要調和這勢不兩立的相剋物性，就必須有物在它們中間作爲緩衝。鍋便是水火中間的緩衝物體，我們要鎔金成器，必須將金塊放在鎔鍋中燒化爲液體，然後倒在鑄型中方成。我們要煮米成飯，必先將米浸於水中，但水不能浸使米爲飯，必須將浸有米的水放在鍋裏，然後用火燒水使沸，火助水的蒸發力，水傳火的熱力，這兩種力量加在米上，米方能成飯，故變水火的相剋之性爲相生之用，非藉助於鍋不可，鼎是鍋的變體，也是最大的鍋，函牛之鼎，可容一斛，故食口衆多稱爲鐘鳴鼎食。在革之後而繼以鼎者，因鼎有成物之功，如果革命而不能成物，那便是寇盜的行爲，而不是帝王的事業了。這是就鼎的含義說的。至於鼎之所以能成爲天子的寶器，則從夏禹開始，左宣三年王孫滿對楚子說：「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故在三代的天子必須列鼎於庭，才算受命於天。春秋時楚有稱帝的野心，故問鼎之大小輕重，意圖遷往楚國。到戰國後期，周無天子四十餘年，鼎不知下落，秦始皇稱帝，不得九鼎，世遂以爲非受命天子，故十

三年而亡。所以鼎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不是器物，而是帝業的象徵，後代便直接把憲法要令刻在鼎上，以顯示其莊嚴，如春秋時的刑鼎，便是一例。革命是帝業的創造過程，但革命的成敗，就是爲王爲寇的分別，如果只有革命的破壞，你就是取得了九鼎，仍是無法享受到這爭來的成果的，武王伐紂，得了商鼎，但商民的反周，並未停止，直到成王定鼎於郊廓，周武王的革命才算完成了，故周的天下，由文王以文德立基，由武王以武功實現，由成王以政治鞏固，因此成王諡爲成，國號也稱爲成周。故定鼎成了帝業完成與鞏固的術語，因之本卦所闡釋的都是如何安定與鞏固革命成果的道理。

卦辭解：

鼎：元吉，亨。

鼎是革命完成之象，革已將所有敝政革除了，但舊的去了，如果未有新的來填補，政治就成真空了，真空是亂源，爲政治的大忌，故雜卦說：「革去故，鼎取新。」陳勝揭竿之後的表現是「涉之爲王沈沈者」，完全是一副暴發戶的神氣，所以隨起隨滅，不能有成。項羽入咸陽後，封了諸王便急着還鄉去炫耀他的富貴，不知安緝規後的黎民，故其結果也只能高唱「奈何」。至於劉邦之定三秦，首則除秦苛法，繼則令蕭何制律，叔孫通草朝儀，於是法制應時而立，尊卑有序不僭，即使這時已無九鼎作爲受命之徵，但鼎的法象，已完全具備了，也就是說他隨革隨興，未留政治的罅隙，故鼎象所昭示的是元吉，元吉便是大吉，大吉不是帝王一人的吉，而是普天下人民的吉利，既然天下皆吉，政治還能不亨通嗎？故先曰元吉，後曰亨。程氏易傳把吉字當爲義文，並引象辭元亨爲證，似不曾了解吉是指

人類幸福言的，亨是指政令通塞言的分別。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同烹）飪也；聖人亨（同烹）以享上帝，而大亨（同烹）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這一卦名與其他的卦名顯然不同的，是別的卦名都是取義的，而鼎則全取象，它下面的陰爻一象兩足分立，陰爲虛，故初六名趾。（鼎三足，乃是特殊現象，通常稱足都是指人身言，故此處不必以二與三爲疑。）第二第三第四等爻象鼎的腹，故九二有實，九三不食，九四覆餗。因爲腹中必實，陽爲實，故二三四爻都屬陽九，六五又爲陰一，象鼎的兩耳，故名黃耳。上九象扛鼎的槓，故名玉鉉。這是就鼎的體形說的，若從巽下離上兩卦的位置來解說，則仍是取義的，巽爲木，離爲火，巽在離下，是把木材放進火裏，木材放進火裏是爲了烹飪，故曰以木巽火，烹飪也。巽火之巽作入解，不是卦名，亨同烹。烹飪是非用鼎鑊不可的，故以火烹飪，便是鼎。烹飪的作用，舉其大者，不外二事。一爲祭上帝，一爲養聖賢，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祭上帝是天子之事，怎用聖人呢？聖人即是聖天子，因無道的天子雖祭天，上帝也是不享的，必須是聖天子的祭祀，上帝才享。養聖賢何以名大亨呢？因祭天用特性，爲數不大，聖賢人數不一，凡屬聖賢都當養，所以用大亨。祭天天降福，養聖賢有何用呢？天下之大，庶物之繁，都不是帝王一人的耳目所能視聽得遇到的，天子能養聖賢，聖賢便以其目爲天子視，以其耳爲天子聽，聖賢之耳目衆多，天子便視無不明，聽無不聰了，故曰：巽而耳目聰明。巽字的意思是恭而有禮，祭上帝要誠敬，養聖賢要恭巽，故醴酒不設，穆生適楚，養聖賢不以恭巽，聖賢也是不接受的。柔進是指六五說的，六五與九二爲正應，如六五下應九二，便是

有所私了，六五爲君位，天子爲天下之主，應該大公無私，今六五不下應九二，而上與上九相比，故曰柔進而上行。五居上卦之中，故曰得中。與上九相比，九爲剛，故曰應乎剛。剛爲明正，六五之應上九，是不私其親，唯賢是與，天子的態度如此，政令能不大行嗎？故曰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卦巽在下離在上，是木上有火之象，木上有火，是爲了烹飪，烹飪必須用鼎，鼎是使烹飪成熟的工具，鼎的含義便是成物之具。也就是說鼎爲革命後的建設之政。君子卽有道之君，以正位，卽用此鼎的成物之義，來居人君之位，也就是說帝王職責在能成物，如果不能成物，就不配居人君之位，也就是其位不正了。凝音宜證切，義爲固結。帝王是有天命的，但天命靡常，歷數是難據的，大禹謨載：「帝曰：來，禹，……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終陟元后是正天子之位，天祿永終是凝固天命，使不移轉。用什麼凝天命？是允執厥中。帝王集富貴尊榮於一身，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革命的目的也無非在此，但做到了皇帝是不是真幸福呢？這就要看你能不能凝命了。胡亥被弑時，求爲庶民而不可得，王世充殺隋王侗時，侗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後，不復生帝王家。」梁武帝遭侯景之難說：「朕得之朕失之。」這都是未能凝命的悲慘。荀子議兵篇說：「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古者湯以薄，武以瀋，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

。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大事畢矣。」這一段議論完全是爲正位凝命發的。可是自古帝王莫不懷凝命之志，却少有懂得凝命之道的，秦始皇想凝命，便焚書以愚民，坑儒以止議，銷兵器以止叛，築長城以備胡，自以爲凝道具備了，那曉得十三年便亡國絕祀。淮南子汜論訓說：「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獻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以上舜命禹爲政在執中，荀子議兵在禮士，周公定都在持滿。彖辭的得中而應乎剛，便是執中之道，大亨以養聖賢便是禮士之道，九四爻辭的鼎折足便是持滿之道，整個鼎的理論就在凝命。

爻辭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爻最在卦下，同於人之足趾，而陰爻一中虛，也像兩足分立，故以趾爲名，趾是足的代名，也就是說：初爻爲鼎足，初爲陽九之位，今以陰六居之，是位置顛倒了。初九本不與九四相應，今變成了初六，便與九四相應了，九四在上，初六顛倒其位將足向上，是鼎翻了，鼎是安重之物，怎會翻倒的呢？鼎的烹飪是爲了享上帝，養聖賢，不可不潔，故在大祭之前日必將鼎腹刷洗，把舊剩的髒穢之物傾倒出來，以便祭日盛入新潔的食物。否讀鄙，即穢物。翻倒鼎是爲了傾出穢物的便利，故曰：鼎顛趾，利出否。在革命成功後第一件工作，便是處置亡國的舊臣，桀紂之民，比戶可誅，亡國之臣，有幾個

好的？所以要像刷洗鼎中的穢物一樣，翻倒過來，澈底清除。話雖如此，亡國中也並非絕無聖賢，如武王滅紂，便尊事箕子，不以箕子爲亡國之臣，把他同蜚廉惡來等同誅絕，故曰得妾以其子。妾媵身份是低賤的。但若妾有賢子可立爲嗣，則妾便可以因其子貴，而抬高其身份。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故在去舊的時候，仍得分賢愚，不可一概淘汰。妾以喻人，子以喻賢。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所以薰蕕不可同盛在一器之內。亡國之臣，思想行爲都是腐惡的，如果革命後的新政府還讓這些人參政，必致影響新政府的人與事，所以對這些政治渣滓，必須剷除，如同倒鼎傾出舊剩的穢物一樣。以免其混在新的食物中，把新潔的食物都攪髒了。悖義爲亂，未悖也即趁其還未髒亂新的之前，把它澈底倒掉。利出否是說除舊佈新，只利於除舊之腐惡者，其非腐惡者不可以除，除不腐惡者便不利了。這正如母以子貴，妾雖賤，其子爲嗣，則妾便隨着貴了。亡國之臣雖賤，如其賢德，便可因其賢而用之了，不可猜忌其出身不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陰爲虛，陽爲實，九二以陽處虛，是以實塞虛，虛被塞滿了，便再無容物之地了。九二爲鼎腹，鼎腹本是空虛的，今爲陽實所塞滿，故曰鼎有實，言鼎已實而不虛了。仇音求，同詩「君子好逑」之逑，仇爲配耦，因六五爲九二之正配，六五可能來實九二之虛，今九二已有實了，六五如來，鼎實就要溢出來了，幸好六五乘九四之剛，陽非陰所得乘，乘陽便是疾，所以六五來不了，故曰我仇有疾，不我

能即，那就是說，在我不能容納的時候，他碰巧不能來，這豈不是吉事嗎？故曰：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腹虛，便求實之；當其已實之後，便不宜再實了，再實的話，不是溢，便是傾，將得到反效了；以喻革命後的新政，已面目一新了，若新後再求新，是革新了更革新，如此政局便永遠無法安定，革命也就永不會成功了，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之意爲往後，言鼎腹已實了，往後的行事，必須慎重。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的安定關鍵在足，鼎的行動在兩耳，因爲鼎足只能支持鼎身，是不能行動的，鼎的行動，須要用槓子扛，扛鼎時將槓子穿進鼎耳，當鼎中烹飪的東西已熟了，便把他扛到食案前食用，槓之穿鼎耳，必須鼎耳中空，有孔可穿，若鼎耳中間無孔可穿槓，鼎就不能行動了，故曰鼎耳革，其行塞。在重卦來說，九二、九三、九四都是鼎腹，六五才是鼎耳，就單卦來說，初六在下是鼎足，九二在中是鼎腹，九三居上是鼎耳。鼎耳本來是空的，現在九三以陽居陽，陽爲實，是鼎耳變爲實了，實便無孔可穿，不可穿，鼎就無法扛動了。鼎不能扛動，雖烹的是雉膏，也食不到了，故曰雉膏不食，雉膏是美味。九三以陽居陽，質性剛猛，又居下卦之上，地位偏而不中，剛猛偏激之人，喜動不喜靜。在革命之後，應當歸馬放牛，與民休息的時候，若還不休息，繼續軍事行動，必然有悔，巽上是離，離爲火，火性燥而向上，故九三再前進，那就是燥急的行動，壓制燥的惟有雨水，如果他前進時遇着了雨，把他的燥性熄滅，使他前行不得，他的悔便可虧缺了，悔既虧缺，終局必然是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

方雨是將雨，言現在尙未下雨，待其行動時便下雨。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即宜。鼎耳當虛，今不虛，保持革命的成果，行爲當適中，今九三不虛不中，如鼎耳宜虛而反實，失其所宜了。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二之腹已實，故以我仇有疾，不我能卽爲幸，九三之雉膏又不能食，是九三之腹也滿了，九四是腹的上部，已到了溢的時候，可是九四承上應下，還在增加，鼎不勝負荷，把足折斷，一鼎餗都潑出來了，而且弄的滿身沾濡，真是凶惡。這是對材輕任重的大臣責備之辭。九四是近君的大臣之位，四本陰位，九以陽居之，爲外強中乾之象。由於外強便好大喜功，所以他上承六五之君，下應初六之士，上下事物一把抓，由於中乾，故其德薄知小力少，繫辭說：「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不及言不及於敗，折足覆餗，便是形容其失敗之狀的。餗音速，爲八珍之糝，渥義爲沾濡，形指身體。這以上是依據王注的解釋。陸德明釋周禮司烜氏屋誅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卽不誅於市朝。）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是以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屋。鄭義：餗爲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云。」邵氏聞見後錄曰：「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劓，音屋，故新唐書元載用刑劓亦周禮劓誅云。」這裏又把渥變作劓了，鄭玄精於禮，喜引禮解經，往往削足適履，就周易的譬喻文辭來言，我寧可認王弼是對的。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在九二的時候已有慎所之的告誡，但當事者不肯相信，現在把公事搞覆了，該相信了吧！但事後的相信，又有何用呢？故曰覆公餗，信如何也。這是諄讓之辭，也是惋惜的感歎。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在鼎腹之上，陰爻中虛，象兩耳旁列，故其象爲鼎耳，耳是鼎主，鼎的行動，完全靠耳，故六五爲卦主，坤之六五說「黃裳元吉」黃是中色，它所代表的是人君執中之德。鉉是穿耳的槓子，金是剛硬之質，鼎重，非金鉉抬不起來，金鉉是加在耳上的，所指的是上九。六五本該應九二，因九二在下，不是舉鼎之鉉，爲了功用計，故六五親比於上九，因上九這金鉉可以貫鼎耳使行動，所謂執中，是說此時不重關係，只重功用，不能起作用的人，即使關係够，也不能用，黃耳親比金鉉，故曰鼎黃耳金鉉。五本陽九之位，今以陰六居之，疑其中德不够堅貞，故曰利貞。孔疏以六五應在九二，是不正確的，九二明言鼎有實，不言鉉，又說不我能卽吉，是以六五不下就爲吉，上九名玉鉉，金玉之質雖異，鉉之物名則一，且鉉是加在鼎上的，不能在下。再就政治來說：革命時期，所重的是響應，故革卦講應，應是指遠說的，定鼎的時期，所重是比，比是親近的，故六五只比上不應下。而九四反以應初六得凶。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革命重的是實力，因實力越大，破壞越快；在定鼎成物的時候，就不能重實力了，這時候實力越強，引起的反感越深。所以九二因有實，以不我能卽爲吉，是說九二的實力已達飽和點，再加強便不吉了。

。到了九三，鼎實連耳也塞着了，惟有希望虧其實了，但九三之實未虧，而九四之實又增，所以九四便折足覆餗了。這就證明了憑藉實力來鞏固革命的成果，只有適得其反。叔孫通謂「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即是此理。六五爲鼎之主，是一國之君，如果他再不能穩定這結局，則革命之功怕就要全廢了。所以六五倒反九二、九三、九四的作爲，以虛懷執中來完成鼎的功用。執中是無過與不及之行。過去九四之凶，起因於九三的鼎耳爲實所塞，故執中之道是維持九二之實，去九三、九四之實，所以六五之鼎黃耳，就是說不讓實塞了耳，把塞耳的實去掉，使耳能中空納受金鉉，這樣鼎中的美味能達到養聖賢的功用，而九四的折足覆餗之凶也就可免了。所以六五的安定力是以虛中爲實，而不是以實爲實的，也就是說鞏固革命的成果，在偃武修文，不用兵力服人，而以虛懷納賢爲貴。故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言用虛中之懷代替武裝的實力。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與井的功用，都在上出，井水不出井不能飲萬民，鼎實不出鼎，也不能養聖賢。鉉是舉鼎的槓子，鼎中的烹飪熟了，必須將鼎移到筵前，才能大養聖賢，鉉就是舉鼎到筵前的動力，故鼎的作用全在鉉。爲什麼六五稱金鉉，上九稱玉鉉呢？這並不是不同的兩個鉉，實在是同一個鉉，因爲舉鼎的槓子貴堅硬，所以貫耳的鉉是金的，玉質脆不能舉重，但其質溫潤，不會炙手，而金在鼎上，被火燒熱，容易燂手，故鉉之中央必須用玉爲把手，在揭去金鉉，取用食物的時候，比較安全。故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乾之上九說：「亢龍有悔。」就是過剛之戒。本卦的上九以剛居柔位，（乾是純陽卦，爻位不分陰陽。）是剛柔各半，不致過亢，這就是爻象說。再就玉鉉這一名字來說，鉉本金屬之物，金性涼硬，今以玉爲鉉的把手，玉性溫潤，是用玉的溫潤來調劑金的涼硬了，上九之所以名玉鉉的原因，意取調和，也就是說：鞏固革命的成果，應該恩威並用，故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 震下震上

卦名解：

在封建的時代，革命者都是具有爲帝爲王的野心的，故革命之後要定鼎。人心是無止境的，鼎定之後，就希望子孫能永久保有這鼎，傳之無窮。秦始皇希望他的帝業能由一世傳到萬世，後人都批評他的野心，實際上，在堯舜之外又有幾人不具此野心，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聖人又何以異于暴君？禮云：「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工匠也不殊於帝王。所以序卦說：「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是帝王的寶器，震爲長男，對皇統說：就是太子。也就是說帝業定後，當建立太子繼統揚業。這是經以震繼鼎的命意。但繼統是件很容易的事，像晉惠帝那種糊塗蟲不是也繼承了王位嗎？可是要求繼統的皇帝能宏揚祖業，就不簡單了，所以太王名文王爲昌，寄望其能昌大周室，致使長二子都出亡在外，由王季而傳文王，才達到了他的願望。所以建立太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卦辭的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講的是太子之德。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講的是太子之才。故震這一卦名，含了兩重意義：一爲太子之位，一爲太子之德。至於六爻所言，都是對震應有的反應，也就是震的作用。既言震的作用，就不得不把震的意義作一番解釋了。孔氏正義說：「震，動也。」爲何不直接名動，而要作此曲折呢？因爲動的力道，如所謂行動，感動，都很輕微，不足以盡震的含義。震是動，但這動是天翻地覆的動，公羊文九年傳：「地震者何？地動也。」地之動名爲地震

，天之動理當名爲天震，何以未有天震之名呢？因地震的動有形可察，天的震動無形可見，所以天動不名天震，而名曰雷，故說卦以震爲雷。雷爲陰陽兩氣相搏所發出的聲音，天由二氣構成，故二氣相搏便是天動，也就是天震，所以說文訓「震爲劈歷振物者」，釋名謂「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詩常武：「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此上震爲動，下震爲懼，故爾雅又訓震爲懼。就天而言，震是威力，就人而言，震是恐懼，天威動於上，人心懼於下，能畏天之威者，就不敢不修身，能畏天之威者，便能受天之祐，上承天眷，下修人事，太子的條件便具備了，繼統揚業的職責便可勝任了。這便是震的含義所在。

卦辭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國語說：「陰陽分布，震雷出滯。」滯是鬱塞不通，亨義爲通，震亨就是說震能使萬物之鬱滯者得到亨通。雷霆之來，使人震驚，故迅雷風烈，君子必變，所謂變，是怠惰者變爲勤奮，傲慢者變爲莊敬，故曰震來虩虩。虩音隙，恐懼的樣子。怠惰的人多棄業，傲慢的人多廢禮，怠慢的行爲既得改變，則盛德大業便有望了，盛德大業，是人生喜事，故曰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二語，在此具有兩重意義：一、震爲長子，又爲諸侯之卦。公侯之地，不過百里，文王即以百里興，百里即諸侯之領域，震驚百里即威鎮百里，也就是威足以鎮懾一國，威足以鎮懾一國，就可以奉行宗社的祭祀了，喪音上，不喪即不失，國君之責在奉宗廟社稷的祭祀，祭祀不失，便是保有其宗廟社稷之徵。匕是從鼎內撈牲體的

工具，形狀似畢，不過兩枝稍短。鬯是灌酒的主，這兩種器具都是爲祭祀用的，故它所代表的便是祭祀。王肅易傳曰：「在有靈而尊者莫若于天，有靈而貴者莫若于王，有聲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嚴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地方百里曰同，左昭二十三年：土不過同。）雷不過百里，故行百里，則七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處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這是就太子守國說的。二、爲驚懼，一個識量短淺的人，在意外驚恐之下，往往手足不知所措，焉有不失七鬯之理？當曹操與劉備評論天下英雄的時候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劉備驚恐的掉落了手中的七箸，曹操問他是怎的？適有雷聲，劉備便答以聞雷驚恐，以自掩飾。一個人有識量與無識量的考驗，就在遭遇非常之變的時候，能否鎮靜，當苻堅以投鞭斷流的聲勢南侵的時候，東晉朝野恐懼，謝安命其侄玄領兵五萬前往拒敵，玄出發之後，安即入閣鼾睡，朝臣見其鎮靜如此，人心遂得復安敵，也因此得破。故就人的識量來說：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是指臨危不亂的鎮定工夫。太子能否擔當得起國家的重任，就憑這種鎮靜工夫來判定了。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上天動威，所以警惕帝王，諸侯動威，所以警惕百姓，警惕的目的在開啓鬱塞，故曰震亨。虩與恐通，荀爽本虩虩便作恐恐。履之九四云：「履虎尾愬愬」，故虩虩便是恐懼若履虎尾的情狀。震威能使人如履虎尾般的恐懼，還有什麼怠惰不可變？有什麼懈怠不可改的？怠惰變爲勤奮，懈怠改爲莊敬，就可以轉禍爲福了，故曰恐致福也，言因震恐而獲致了幸福。幸福之後，人便言笑自若了，但因震恐

的餘悸猶在，雖說有言有笑，但也不敢肆無忌憚，必時然後言，樂然後笑，不違立身的法則，故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程傳：「啞，烏客反，言笑和適之貌。」百里是遠的意思，聲威能行於百里之外，則百里之內自然無不驚恐了，也就是說聲威愈壯，治績愈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震爲長子，也就是太子，太子的職責，在國君出巡時，隨從出巡，名爲撫軍，在國君出巡時，留守京師，名爲監國，監國即攝行君權，宗廟社稷是國家的象徵，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即代爲主持宗廟社稷的祭祀，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郭氏舉正在出字上有「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音荐，義爲重，本卦由兩震相重疊而成，故其義爲洊雷，雷聲必有響應，故隨聲附和者名爲雷同，雷同便是洊雷，所以雲漢之詩的毛傳曰：「隆隆而雷」。雷之聲必隆隆才能見其盛。所以君子遭遇到極端的驚恐時，就要自我反省，修身勉行。省音醒。

爻辭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這段爻辭與卦辭全同，這是由於初九爲卦主，故卦德便是初九之德。初居一卦之先，九爲剛明之資，剛則能自勉，明則能推理，先則能覺察於事前，所以聞雷即能恐懼修省，不待禍事臨頭才恐懼，故曰震來虩虩，言震來即恐懼。卦辭無後字，明張氏所出晉王本，也無後字，故有疑後爲衍文的。但這後

字應該是上句的省文，卽䷗之後，才得笑言啞啞。至卦辭言亨，爻辭言吉，這裏顯示了卦爻語意的不同，因卦辭之震出自天，其含義爲怒爲威，是由上及下之辭；爻辭則據聞雷者言，含義爲恐爲懼。天德及物，故言亨，修省限於一身，故只言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由於爻辭與卦辭同，故象所解釋過的，爻象也只就象傳複述，毛奇齡仲氏易注說：「仲氏曰：象之後，震後也；象傳之後，笑言後也。」按後與來爲對文，來義爲震之始，後義爲震之後，卽震始知懼，懼後得笑。後不當爲笑言之後，若後爲笑言之後，就同於家人的「婦子嘻嘻」了，婦子嘻嘻，象傳：「失家節也」，這裏又怎能說「有則」呢？實屬曲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所以警戒玩忽者，初九聞警知懼，故先䷗，後獲笑言之吉。六二乘於初九之上，是反初九之行，忽視震威，不知驚懼。漢書言吳王儂日益驕橫，陰謀作亂，稱病不朝，文帝欲安撫之，賜以几杖，仍不知悔改，及昌邑兵敗，渡淮奔丹徒，漢以利昭東越君，東越即誘吳王出勞君，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卽可爲此爻作說明。當懼者不懼，等到懼臨頭的時候，就無可挽救了，故曰震來厲。文帝賜吳王几杖，用意雖在安撫他，實同於警告，他應當知所警悟，可是他偏不知警惕，而起兵叛亂，昌邑兵敗，便是震來厲。失國逃亡，便是億喪貝。億同噫，爲嗟歎之辭，喪貝卽失其財產。躋于九陵，躋爲上，九陵爲深山，言其逃上深山，如奔丹徒卽是，勿逐，是不用去追逐他，七日得，言不久便會得到他。漢不派兵追吳王，而由東越盛其頭馳傳以聞，便是勿逐，七日得之驗。七日卽一週期，

由六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而初，再到六二，便是七日。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以陰居陰，有暗昧之嫌，又下乘初九之剛，上不得六五之應。初九爲本卦卦主，六二爲臣位，以柔乘剛是以臣凌君，二與五爲正應，今二五不應，是行事無助，所以敗逃的時候，無有受納他的。震所以來厲者，全是乘剛的錯誤所召致，故曰震來厲乘剛也。來義爲召致。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處陽位，又偏而不中，不是能當大任的材料，但他雖無所取材，却能自我警惕，從本文以後，震義都爲懼，震蘇蘇，即恐懼不安，蘇蘇是恐懼不安之狀，也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他的材雖無可取，但這種戰戰兢兢的行爲，足可以使他無過，故曰：震行无眚。眚音省，義爲過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爲陽剛之位，六以陰柔居之，是材不稱位之象，由於材不當位，所以僅能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免於過咎，不能有所作爲。漢書石慶傳言：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百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不能有所匡言，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三百萬口，無名數者（即無戶籍）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慚不任職，乃上書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書曰：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言將責任

推給誰？）君其反室，慶見詔報，以爲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卽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這就是震蘇蘇，不當位也的例子。這樣的人做丞相還不當位，做太子如何能當位，六二以愚頑非太子之料，六三以柔懦也非太子之料，故能堪太子之位者，只有初九。

九四：震遂泥。

下卦三爻是鼓勵知懼的，但畏懼无威，反躬修省，是君子應持的態度，若臨陣怯敵，貪生怕死，貽誤軍國的大事，那就不是所當鼓勵的了。本爻卽因顧慮到後人誤會，以恐懼爲美德，故特從反面提出警告說：「震遂泥」，震爲懼怯，言懼怯就會一敗塗地。九四居四陰之中（上下各二陰爻），獨秉剛強之德，應該率先振作，使懦夫有立志，但四不是九的本位，故九四只是一個色厲而內荏的人，臨危驚恐，使國事一敗塗地。故曰震遂泥。史稱侯景之亂，梁武帝命建康令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以爲干城之寄，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航，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景渡，乘勝至闕下。這便是因怯懼敗事之例。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子曰：「見危授命」，又曰「知恥近乎勇」，又曰「勇者不懼」，見危不能授命，是失節，臨陣怯敵，是無恥，失節無恥之人，還有何光大先業可言？故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以陰居陽，是爲失位，下不得六二之應，又乘九四之剛，五爲君位，本該乾剛獨斷，現在竟臨事

懼怯，往就六二吧，懼其不應，來乘九四吧，乘剛是危道，所以往也是懼，來也是懼，這真是危厲之道，故曰震往來，厲。在爻辭一般語例，往是向上的，來是向下的，但那是指已上已下後說的，六五言往並未往，言來更無來，這裏的來只是不往的意思，換言之，即是去也不安，不去也不安。億爲數辭，有事是可爲之事，因六五雖失位，但有居中之德，憑著一國之君的尊嚴，加上執中的美德，在危疑震撼之時，大可有所作爲，何必怯往怯來，坐失事機，故曰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厲本是危的意思，危行也一語是解釋厲的，言怯往怯來之所以稱爲厲者，因這是一種危險的行爲，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難。一個危疑震撼的時代，正是幹濟大事的機會，事之成敗，就在我之能否秉中去幹？我既具此中正之德，就不容坐失成就一番偉大事功的良機。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這是聖人對一個柔懦膽怯的君主所作的鼓勵之辭，因五雖有位在中，而六非英明之資，且又處在乘剛無應的環境之中，故爻旨在提高他的勇氣，令其不必過份的顧慮。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氣餒之狀，矍矍，張皇之狀，上六位在震之極端，是極端驚恐之象，所以懼怕的索索發抖，張皇的矍矍四顧。在這種驚恐失據的情狀之下，是不當有所行動的，如有行動，必遇凶險。故曰征凶。震是驚懼，也是動，上與三爲應，但六三不與上六相應，上六在極端驚恐之下，必想往就六三，以逃避驚恐，若往而不見應援，就更凶了。使上六驚懼者爲九四之威，因上震以九四爲主。但九四到上六，中間須經過六五，是首當其威者爲六五，並不是上六。上六與六五爲鄰，上六此時的驚恐，是爲其

鄰驚恐，驚恐的事還不會臨到自己身上。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見鄰居之禍而驚恐，自己就可以事前戒備，使鄰居所受的驚恐，不致臨到自己身上，這種事前的驚恐，雖表現的過份懦怯，但臨事而懼，便可好謀而成，至少可以減免禍咎，故曰无咎。婚媾爲親近之意，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故婚媾指的是六五，上六之驚恐，並非驚恐已到身上，而是說驚恐在他親戚的身上，故曰婚媾有言。淮南子人間訓：「昔者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同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亂也。」便是婚媾有言的史例。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一個胸有成竹的人，雖泰山崩於前，神色也不會變，上六之所以震索索就因其胸無成竹，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未得便是未有。驚恐張皇，六神無主，是一種凶的現象，怎能无咎的呢？就因他見了鄰居的禍，而知自我畏懼警戒，人能事前警戒，一切禍咎便可避免了。故曰雖凶无咎，畏鄰戒也。言以鄰之所畏爲畏，而能自我警戒。這是聖人教人，懦怯可不必，警惕則必須有。

艮 ䷳ 艮下艮上

卦名解：

震是動，而不名動，因動不足以盡震的含義，故以震雷爲名；艮是止，而不名止，同樣也是止不足以盡艮的含義，故以艮山爲名。說卦：艮爲山。艮是震的倒體，也就是動到了極限，必須停止的哲理。故序卦說：「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由於止的意義只限於停止，停止並不能完全改變動，如築牢以止羊，牢破羊就逃亡了，築堤以止水，堤決水就泛濫了，其效力都只限於一時一事，不足以言大業。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人，他不動便罷，動就有雷霆萬鈞之力，不止便罷，止則有五嶽不可振撼之勢。所以金人讚嘆岳飛的軍紀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本卦所以用艮爲名而不直接用止的道理，就是說止不能如山岳之篤定，便不足以言止，禮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所以止必須篤定安靜如山岳，才足以顯其功用，它的功用是什麼？那就是慮而能得。安靜的目的不在安靜，而在慮得，安靜屬止，慮得屬動。因之止的功用不在止，而是在動。就自然界來說，一年四季，春夏秋三季都是動的季节，唯有冬則是靜止的。那麼天候爲什麼不廢冬呢？如果廢了冬，春就不能種，夏就不能長，秋就不能熟了。所以冬是以一季的靜止支持三季的動的力量。就人事來說，如果終日勞動，未有夜晚的靜止以恢復其體力，在精疲力竭的情況之下，人就無法繼續勞動了，所以雜禮說：「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

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在事功上，唯有能靜止如山岳者，其行動的時候才有排山倒海的力量。諸葛亮誠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不寧靜不能致遠，這豈不是說寧靜的目的是在致遠嗎？老子說：「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是靜止的，莫能與之爭是動的，如果止的目的僅限於止，不惟宇宙間無事功之可言，就是天地之道恐怕也要息絕了。故本卦所以示人的是：如何方能靜止，在何時靜止，在何地靜止，唯有動靜不失其時，動靜不失其所，才能發揮止的功用，才能充沛動的力量。

卦辭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卦的卦辭爻辭都以人體爲喻。人體有前有後，故分身背言；人體有上下，故分口趾言。人體的前面爲身，後面爲背，如果兩人一前一後的立着，後面的人就只能看見前人的背，看不見他的面，前頭的人，就連後頭人的身子也看不到，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若是兩人一東一西相背而行，即使同在一个庭院中，距離很近，彼此也不能相見，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這裏的艮義爲靜止，背義爲不見。它的喻義是說：人若想靜止，最好是不要看見能動搖心意的物體。世說新語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寧鋤與瓦石不異，華提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管寧之隱逸，在能不見；華歆之趨勢，在於喜見。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便是從此卦辭胎化，人能背其可欲者不見，清靜恬逸，那來的禍

咎？故曰：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本爲山，但山是最靜止的物體，所以彖徑釋之曰：艮，止也。靜止不是一種永恆不變的哲理，正如前面所講的，止的目的在動，而不在止。如果止的目的僅限於止，止就無哲理之可言了。止的道理是在應當靜止的時候便靜止，應當行動的時候便行動。這樣解釋止，不是陷於矛盾了嗎？不然，當止的止是止，當行的行也是止，因爲行止於當行，也就是說：當行而不行，在所當禁，正同於當止而不止在所當罰一樣。時爲時宜，動靜即行止，動靜不失其時，即行止切合時宜。光明是黑暗的反面，黑暗即愚昧，光明即通曉，人能行止切合時宜，便算通曉了艮止的道理，故曰：其道光明。止在時宜之外，還有地宜，如果我們只知因時制宜，而忽略了因地制宜，仍舊不算通曉艮的道理，故夫子又提出艮其止，止其所也。卦辭是艮其背，彖改爲艮其止，因背的含義爲止，故直截了當的說艮其止，但爲了把地與時作相對解釋的便利起見，我們仍當說艮其背。背與面是前後不同的兩個處所，艮其背即是說止當在背後，不當在前面，背是向陰的，面是向陽的，陰爲黑暗之處，陽爲鮮明之處。陰爲事機未形，陽爲事象已著。要阻止一件事，在事機未形的時候，輕而易舉，在事形已成的時候，便困難萬分了，所以老子說：「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背是所欲之物未見，面是見了所欲之物，當一個人已愛上了一件東西，或者是一個人的時候，你去阻止他的追求，不是阻止不了，便是令其痛苦。如果能在事前使之行其庭不見其人，他不見可欲，也就不會動追求的念頭了。止其所的所是指背與庭言的。

。止其所即止得其所，也就是說切合地宜。爻例一陰一陽爲相應，陽與陽，陰與陰爲敵應，敵應即拒不相應，拒不相應，便無從發生接觸，彼此不相接觸，正好比一前一後，都不能見面，又好比相背而行，都不能見人，人不接觸到可欲之物，怎會起貪念，不起貪念，便無過咎了，故曰：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義爲重，本卦以兩艮相疊而成，故曰：兼山艮。山是固定不可搖動的，故用山來阻止，便未有不可阻止的事與物了，一山的阻力有如此的大，若用兩山相疊，那阻力不是更大了嗎？兼山艮即以兩山來阻止，這是就止的力道說的。再就止的形態爲喻，兼山是兩山並峙，山是不移動的，兩山並峙，它們永不會互相侵犯。爲害人類最大最甚的，便是貪欲。貪欲是侵犯旁人的動力，孟子對梁惠王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奪不厭。」在此情勢下，禍亂什麼時候才能停止？要阻止這相互侵奪的禍亂，便惟有使彼此如兩山對峙，永不相犯。相犯起於貪，貪起於欲，止犯，就得止貪，止貪便得止欲，止欲便得各安己分，各守己職，孟子曰：「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曲禮所謂：「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這是官不侵職的訓戒，至於大學所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是不亂倫的訓戒。官不越職，人不亂倫，則亡國滅族，弑父與君之亂，便止了。止力之大還有過於此的嗎？故思不出其位便是兼山艮。

爻辭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爻最居卦下，有似人的脚，脚是行動的肢體，要止人的行動，就得從脚開始，故曰：艮其趾。但這是譬喻之辭，正經話是說止其不正當的行爲，要早要快，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有不善的行爲，都自習染而來，若待習染已深，再去制止糾正，就事倍而功半了。所以趾字又是人的本性的譬喻，淮南子汜論訓裏說：「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艮其趾即是說靜止在我們的天性上，不要爲物質所誘惑，躁而多欲，去爲不善。人能止於善，不爲不善，又那來的災禍呢？故曰：艮其趾，无咎。初本陽九之位，今以陰六居之，陽動陰靜，是在最初便止動爲靜了。但爻雖變，而位未變，外雖靜止，內中常不免蠢蠢欲動，爲防止不正之動的死灰復燃，便當永久全性保真，止其復動。故曰：利永貞。本卦與咸卦的爻辭都是以人體爲喻，尤其是初二兩爻都爲趾腓，這是因爲咸所言的是情，艮所言的是性，性情本是同源的。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其趾下省了无咎二字，未失正也一語是答覆无咎的。也就是說：艮其趾怎會无咎呢？因爲止之於行前，不使其爲物欲所感染，失其正性，故得以无咎。未失正即上引淮南子所說的「無變於己」。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是小腿，小腿是行動的主力，艮其趾是止之於將動未動之時，所以輕易的止住了。艮其腓是止之於已動。誰止之？九三止之。九三是艮之主，而且陽剛得位，力足以止之於上。他下面的初六根本就不動，所以他又無法拯其隨，足隨腿行動，拯義爲提起，不拯其隨，即提不起他的脚，也就是說九三阻其進於上，初六扯其腿於下，要動却動不了，心裏便苦悶了。故曰：其心不快。六二居下卦之中，故爲心。人心所最痛苦的，是有了欲望，強行抑止，呂氏春秋審爲篇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縱之）則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六二正是重傷之人。所以止道貴於不見可欲。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下省了其心不快四字。未退聽也，是解釋其心不快的，並不是解釋不拯其隨的。退字在此，一方面是進的反向，一方面是止的意思。阻止六二之進的是九三，不從六二之進的是初六，就力量言，重點應該在上，如果說未上聽也，語意就有病了，因爲上是行的意思，退才是止的意思，既不能聽上，便只好退而聽下了，故退字在此又是下的意思，聽義爲從，退聽便是從下而止。同時退既是進的反向，說退就含有進在內，故未退聽也一語的意思，是說既不能進行又不能退止，所以行與止交戰於心中，使得心情苦悶。如能聽初六不動，便不會有此苦悶了。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初六和六二兩爻解釋的是動靜不失其時，本文所釋的是止其所，前面說過，止有時宜，有地宜，九三之止，是不切地宜的。九三是下艮的主爻，他以陽剛之資而居剛位，具有剛強的阻止力量。而就全卦說，他處在上下兩卦交接之處，成爲上下的界限，好比人身的腰部，艮其限卽止塞了腰部血脈的流通。列同裂，資爲背脊肉，鄭玄本作贛，說文引作肿，荀爽本作腎，列其資卽是硬性的攔腰截斷了上下的血脈，在人身爲關格之病，在國家就是君臣失調，關格足以喪身，失調容易亡國，這是多麼令人焦心的一種危險狀態。薰爲火蒸，厲爲危險。這一爻是反對靜止的，一個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人，可以寧靜致遠，却不當懷寶迷邦，陸九淵論南宋士大夫之病說：「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鑑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今吾人高居優遊，亦爲可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所以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知其所止是光明，不知其所止是愚昧，九三之艮其限，是不知其所止。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當上下之限，處在腰腹的地位，腹上爲心，腰腹破裂了，心還能安嗎？故曰：危薰心也。危是憂危，當國情上下阻隔不通的時候，憂國之士，心就如焚了。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代表人身的不是頭足，也不是四體，而是心腹，六四處心腹之位，是身的代表，故曰：艮其身。艮義爲止，但在此兼有正的意思，說文：「正，……从止，一以止」。徐鍇曰：「守一以止之也。」故艮其身，爲止其身，止其身也就是正其身。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子帥以正即是。良其身。中國有句俗話說：「只許官廳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譏評官不自正，而要民正的，要民正，就是止民之邪。官正而民邪的事，世或有之；官邪而民正的事，世所絕無。故夫子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身正令行，何咎之有？故曰：良其身，无咎。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位，是能自正之象，但陰柔之性，非濟世之材，故其所正者，僅限於自身，不能致遠。故不言吉慶，只言无咎。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象辭仍省了无咎二字。六四以陰居陰，本來無咎，但下乘九三之陽，以柔乘剛，可能致咎。今爻言无咎者，因六四以陰柔之性，力不足以止陽，只能自止。大丈夫達則兼善天下，六四身為近臣，今止能獨善其身，雖无咎可言，也是乏善可稱了。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韓非子難一載：「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嚟！是非君人者之言也。』論語載：「定公問孔子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所引，即平公之言。師曠謂非君人者之言，孔子謂

爲亡國之言。這就是平公出言不慎，悖理亂序，所召致的侮辱。輔卽口，言由口出，艮其輔，卽止其口，也就是正其言。禮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怎可以語無倫次呢？六五是帝王，五爲陽剛之位，六以陰柔居之，是爲失位，失位卽有悔，國君負有政治上發號施令的責任，並不負執行的責任，故只說言，而不說行。言有序便是號令不亂，也就是非禮勿言。非禮者且不言，還會行嗎？所以悔就消失了，故曰：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本失位有悔，但因五居卦中，有執中秉正之德，惡言不出於口，所以悔便消亡了，故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艮是震的倒體，震的卦主是初，故艮的卦主是上。上九以陽剛之資處全卦之上，論勢位論權力，都足以制止一切。故名之曰敦艮，敦義爲厚爲重，兩山重疊，是又高又厚的形象，故敦艮便是艮上加艮。艮之初說利永貞，今以艮上加艮爲結束，正是永貞之驗。本卦初六和六四都只无咎，六二不快，九三薰心，六五悔亡，都呈險象，獨上九稱吉，就因上九之敦，才化解了諸爻之險。初六是趾，六二是腓，九三是腰，六四是身，六五是口輔，上九獨無喻稱，這是何故？因爲卦辭說艮其背，不獲其身，艮的重要在背。前五物都在身前，可以看見，故有險象，背在身後，不令人見，故獨吉。就人體來說，背既不能行走，又不能思想，更不會說話，有什麼作用？但我們試想，如果人體無背，能站立得住嗎？不能站立，還能行走嗎？心腎如果未有背作依靠，它們何以寄托？頭未有背脊頂着，它能穩在身子

嗎？論到人身的功能，背一無所能，但若未有了背，任何機能都會失其作用，故背是以無用爲有用的，正如靜止是以不行動爲行動的一樣。背的妙用既在不見，故背這一名稱就不必舉出來了。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是重疊之形，兩物相重，它的體積就厚了，兩力併用，它的力量就大了。敦艮所以吉的，就因它有重重的體力足以阻止一切的浮動，來完成靜止的使命。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終即結束，也便是完成的意思。

漸 ䷴ 艮下巽上

卦名解：

本卦是疊艮巽兩卦而成，艮爲少男，巽爲長女，故卦辭說：漸，女歸吉。艮又爲山，巽又爲木，故象傳說山上有木，漸。但這都只是對漸字義理的淺釋，並非漸這一卦名所本有的含義。女歸是女嫁，乍看之下，好像這是在談婚嫁，事實却並不然，如咸以少男配少女，解釋婚姻之禮；恆以長男配長女，解釋家道之成，都有它自具的倫理，本卦以長女配少男是枯楊生華，爲婚姻之醜，根本無倫理之可言，卦辭所言的女歸，只是說女子的出嫁，必須遵循六禮的程序，由一禮一禮進行到出嫁，不可一見鍾情，即行結婚，說明漸的含義是這樣一步步來的，它與婚姻可謂毫不相涉。至於山上有木，應該是山所具的含宏光大，孕育萬物之德，但卦爻之辭都未涉及山與木孕育滋長的關係，只不過就肉眼的觀感上，說遠望山色，樹木層層，由山麓直到山峯，如梯之逐級而上，不同一步登天的形勢，完全是漸的對象。漸的本義是水的進展情狀，水的積是由淺及深，水的面是由近及遠，孟子說：「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君子之道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國平天下是達，修身齊家是成章，身不修家不齊，何以治國平天下？所以政治哲學同於水的哲學。它的進度，必須行之以漸，不可操切。但從事政治工作的人，都有一種急功好利的心情，因爲競求過急，遂忘了自己之道已否成章，於是產生出兩種現象：一種是急求變革，以彰治績；一種是急

求超遷，貪權攬勢。前者如漢之賈誼便是，漢書說：「文帝說（同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賈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故蘇軾論之曰：「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這是賈生不能行之以漸的錯誤。後者如陸機便是，晉書說他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又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軍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時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不能聽，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星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穎大怒，遂收機殺之。假使機不貪權，讓位於王粹，便不致大敗如此；假使機不結納穎謐，不擔這大任，也不致遭到殺身之禍，機之禍，卽由不知仕途當漸之理。所以韓非顯學篇說：「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由州部至相，由卒伍至將，這是何等的漸！也唯有由漸而起的將相，才能算無遺策，不致誤國殺身。震之動如雷霆，艮之止似山岳，一動一止，都嫌太過，故繼之以漸，使動與止無過不及之憾。

，這是漸之所以繼艮的命意所在。

卦辭解：

漸，女歸吉，利貞。

本卦由巽艮兩卦相合而成，巽爲謙卑，謙卑則不致驕人；艮爲止，知止便不危殆。欲實行漸的哲理，必先具備巽艮這兩種德性。女歸吉，是就程序喻漸的，既然行之以漸，就必須按照每一件事物的程序逐步去做，不可超越，事理程序最顯著的莫過於女子的出嫁。女以夫爲家，故女子出嫁名歸。女子出嫁要行六禮，那就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若缺少了一禮，這婚姻就不正，不正的婚姻是淫奔，淫奔是不吉的，嫁女未有不求吉的，也就是說嫁女未有不循六禮的。男子的出仕，同於女子的出嫁，必須由正途步步高陞，不可走旁門邪徑，以圖暴富暴貴，那樣便同於女子的不貞了，女嫁宜貞，男仕也宜貞，故曰：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字象河川曲折之形，漸就是水的迂回前進之義，所以浙江一名之江，又名漸江。故曰：漸，之進也。女子出嫁必循六禮的程序，也是漸，由於遵循六禮之漸，所以女才有于歸之吉，故曰：女歸吉也。士子入官，先求進身，然後得位，進身是入官的初步，多半是有職無位的，要有位，就得由建功來陞遷，如本卦的初六，便是有進身而無位的，到了六二便有位了。卦爻言往，都是指由下而上的，仕途

由下而上便是陞遷，往有功的往字，便是陞遷的意思，由進身而得位，便是因有功而陞遷，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身仕途，道路不一，如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是君求臣；如伊尹以割烹要湯，寧越由飯牛干桓，是自我推薦，這都不失於正，像李延年楊國忠由裙帶而進，那就是邪門了。唯有進身光明正大的人，才能平治國政，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就是說進不以正的人，是不能治邦的。這是指六二說的，因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居大臣之位，是可以正邦之器，其位之位是指進得位的位說的。在一個士子入官，是進身以求祿位；在一個創業的帝王說，他們的奮鬥，也是志在得位，如舜禹之受禪，是以功而得帝王之位。像王莽曹丕的篡位，就是進不以正了。其位的其是指九五的，九五爲君位，九性剛，五位中，剛爲光明，中爲正大，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臣事於殷，直待武王始取殷而代之，這便是漸，未有代德而謀代位，便是篡竊，篡竊便不能稱爲中了，故曰：其位，剛得中也。艮爲止，巽爲謙，以知止謙卑的態度，作爲行動的方針，行動就未有不通的了，窮是不通，不窮便是無不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巽爲木，艮爲山，巽在艮上，爲山上有木之象。山上的樹木，望着很高，但那高的樹木，是生長在山坡上，隨着山勢的高而高的，並不是憑空而高的。山坡是由平地漸漸高上去的，故所長的樹木也是隨着坡勢而漸漸高起。巽艮可成就山木的高，巽止也可以使君子的德業大，君子在此是指帝王的。居義爲養，賢德是賢而有德之人。國君能以知足謙卑的態度接待四方的才德之士，則天下的賢德，就會受其祿養，爲之竭智盡忠了；國君能以知足謙卑的教化來移風易俗，全國的風俗便會善良了，故曰：君

子以居賢德善俗。居賢德與善俗，字句不稱，王弼注云：「賢德以止異則居，風俗以止異乃善。」是以風俗與賢德爲對文。王肅本經文作「善風俗」。朱子本義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似乎是現在的經文脫了風字。

爻辭解：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是陽鳥，但居於水中，因為牠是陽鳥，便忘不了要上陸，由水中上陸，必須經過幾個階段，由於初六是最初的階段，所以鴻進到了水干，干即詩魏風的「賓之河之干兮」的干，干爲水涯，就是水與岸相接的地方，也就是說還未上岸。既未着陸，又未離水，這兩棲的生活是不安的。用來比喻士人，本志是在學古入官，但在進身之初，職地卑下，無權無位，常爲舊人所嫉妬、毀謗，危而不安。故曰：小子厲，有言。艮爲少男，故稱爲小子，同時有位者稱爲君子，無位者稱爲小人，初六無位，應當是小人，故小子也就是無位的小人，因遭嫉忌，所以危厲，故曰：厲。由於嫉忌生出毀謗的讒言，故曰有言。初本陽位，今由陰六居之，是無位之徵，初本與四應，今不得六四之應，是上無援引之徵，無位無援，又復遭忌，何以能安？但士君子進身以正，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六所感到的危厲，不過是嫉妬者的讒謗，讒謗是無稽之言，只要立身正大，他又怎能奈我何？義即禮義，進身以正，不犯禮背義，又何過咎之有？故曰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是石之平整者，也就是岸石，漸于磐即進一步到了岸石上，以喻進身之士，得到了國家的祿位，已脫離了小人的身份與危厲的地位。地位的鞏固已如磐石之安，生活的富裕，更有食前方丈之樂。因六二居中得位，上有九五之應，故有此吉。衎音侃，衎衎是和樂的情狀。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彖云：進得位，往有功也，即指六二言，六二之位是由有功陞起來的，所以他生活的饒樂，不是平白來的。素義爲白，俗以不花代價的飲食爲吃白食，不素飽，即是說不是無功而受祿。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爾雅釋地說：「高平曰陸。」史記索隱司馬彪曰：「廣平曰陸。」陸是離水較遠的平原。就下卦來說，三爲艮主，鴻進到三，已是完全上陸了。以喻仕途，已是位越卿貳了，就知止來說，不應再求陞遷了，但九三剛而不中，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人，仍在求上進，他的正應是上六，可是上六變了上九，不與他相應，失去了追求的目標，便不擇手段的亂追，這種不安本份的野心家，在政治上是爲人所忌的，往往野心未能滿足，反把紗帽丟了。正好比一個有妻子的丈夫，出門姘上了別的女人，樂而不返，那知道在家裏的太太也因不甘寂寞，偷了漢子。九三是艮卦之主，六二以陰居下，便是他的妻子。九三上進便是丈夫出門，九三之上是六四，六四是陰，也正爲了不得初六之應，便接受了九三的追求，九三是知進不知退的，所以他征而不復，不復即不返。就全卦來說，六二與九五爲正配，但就單卦說，六二是九三之婦，六二上應九五，便同於背了本夫去偷人，偷人的事是不能公開的，所以六二懷

了孕，怕私生子爲本夫知道了，只好拋棄了私生子不養，故曰婦孕不育。我淫人婦，婦也淫人，這種循環的報應，是多凶！故曰凶。但一個不安份的野心家也非毫無用處，如果用他去禦外寇的話，他爲了滿足仕進的慾望，所謂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會不擇手段的去爭取勝利，寇是自外來的，以內外分，艮爲內主，巽爲外寇。九三是艮的主帥，六四是巽的先鋒，六四順從九三，便是九三有了內應，那麼九三便可操勝算了。故曰利禦寇。漢武帝求賢詔說：「泛駕之馬，拓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矣。」九三正是這種人。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羣醜之醜字，古本作配，醜與配義是相通的，九三爲艮主，初六是妾，六二是婦，羣醜即指初六與六二言。九三離艮位往就六四，是離妻妾不返之徵，故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有了孕爲什麼不育呢？因丈夫出門而有私生子，失了婦道，故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這是比喻一個不甘寂寞的政治野心之士，往往是不守臣節的，如果不能滿足他的野心，他就會有背叛之行。戰爭是不講道義的行爲，九三既能使六四順應他，他的勝利便得到了保障。左傳說：「禁暴戢兵，保大定功。」保即保大定功，故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音角，虞翻曰：「桷者椽也，方者謂之桷。」椽桷是屋上托瓦的木板，爲長方形，厚的可有三四寸，薄的一寸不到。鴻的足和鴨子一樣，有掌無爪，鳥棲樹上，靠了腳爪能握着樹枝，鴻無爪，不能握枝，鴻進到樹上，便不安穩，在占筮說可能有咎。或得其桷的或字在此作假如解，假如牠能遇到一根

平方像桷一樣的樹枝，牠使得安穩而無害了，故曰或得其桷，无咎。鳥性本好棲木，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位，好比鳥之棲木。但鴻是水居之鳥，未有棲木之指爪，牠在木上就會危險不安。在人事上，六四雖處得其位，但他下乘九三，以柔乘剛，九三剛猛上進，豈甘居處其下，所以他有不安之咎。好在六四居巽卦之下，雖有乘剛之嫌，他能以卑巽的態度順應九三，不與九三反抗，九三也不會難爲他，終得相安無事。這是比喻一個材能平庸的人，陞進到了近君之位，往往爲僚屬所不服，假如他能用謙卑的態度，接待僚屬，也必可相安無事，只不過不能有所作爲罷了。故曰无咎而不曰吉。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求棲止的安定，就要擇桷而棲，陞官要能无咎，就得以卑巽待人接物。故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是高阜，鴻的進程到此已是最高的地處了。九五是帝王之位，人生事業陞進到這境界，便無可再陞了，如再求陞進的話，那就是求賢宰輔來增進政治的光明了。但聖君賢臣的遇合，往往有些周折不順，就好比一對恩愛的夫妻不容易團聚一樣。故曰婦三歲不孕。六二與九五爲正應，故六二爲九五之婦，九五爲聖君，六二便是賢臣，二欲應五，九三阻止在她上頭，五欲應二，六四阻在他下面，所以這對夫妻不能馬上團聚。由二到五，中隔三爻，故爲三歲。夫婦不能同居，故婦不孕。但只要夫婦的愛情堅固，那些邪惡的阻力終必會消失，也就是君眞求賢，終必得遇。故曰終莫之勝。阻力不能勝過愛情，夫婦終必團聚；邪不勝正，聖賢終必遇合，故曰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臣的遇合，必須在中間的阻力消失之後，也就是說遇合不是驟然的，也是以漸的，這個終字是點明漸的。其所以稱爲吉的，因爲聖君求賢臣，賢臣求聖君，兩方的追求都如願以償了，故曰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漸的進展，到九五已登峰造極了，再前進，便向下了，九三是陸，上九又是陸，這說明了由上又下來了。本卦艮爲知止，巽爲謙卑，一個知止的人，會懸崖勒馬，一個謙卑的人，是不肯高自標置的，上九失位，這表明了志不在上而在下，自古明哲之士，無不功成身退，功成身退，就表面看是消極的行爲，但這消極之中，實藏有積極的作用，是以孟子說：「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鴻的飛翔靠了羽翮之健，士君子的風範靠了德行的高。羽是德的譬喻，儀是風範。爲官本求升進，今能够功成身退，這種高超的美德，實足以爲後人的風範，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因爲易理是戒盈滿的，卦德又爲止巽，上九漸于陸，是完成了止巽的功用。所以爻斷以吉。功成而不知身退，像文種賜劍而死，是多凶！這裏的吉字是嘉勉之辭，也是警戒之辭。儀讀俄。朱子本義云：「胡氏（安定）程氏（伊川）皆云陸當作遼，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顧亭林易晉駁之說：「上九爻辭鴻漸于陸，先儒並讀如字，范諤昌改爲遼，朱子本義從之，謂合韻，非也。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遼爲韻，虞翻以九三爲陸。朱震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當以陸爲正。」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亂義爲惑，也是昏迷的意思，在仕途中有些利令智昏的人，貪戀祿位，不知功成身退的止足之戒，所以結果多凶，不足爲後人效法。上九所說的其羽可用爲儀吉，就是說士君子在漸的終局，不可以祿利惑亂其止足的心志，故曰不可亂也。

歸妹三三兌下震上

卦名解：

歸爲嫁，妹爲少女，故將卦名直譯，便是嫁妹。再從卦象看，兌爲少女，震爲長男，以少女承長男，是老夫配少妻之象。周易是闡釋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哲學最重要的是邏輯，所以在論婚姻的兩卦，咸是以少男下少女，恆是以長女承長男，年齡無不相當，至於大過的老婦得其士夫，老夫得其女妻，都不是婚姻之正，故只用以喻事，而不是婚姻理論。因此，有疑本卦所講的不是老少相配，而是兄長主婚嫁妹之卦，干寶便說：「歸妹爲衰弱之女，父既歿矣，兄主其禮。」這只是從妹與兄爲相對的稱呼立論，而以帝乙歸妹之爻辭爲依據。其實爻辭引帝乙，只在明女主身分的尊貴，並不重在兄主妹婚，怎可輕重倒置？要知妹可與兄爲對稱，但非的對，兄之的對應該是弟，妹之的對乃是姊，並非兄。所以初九的爻辭說歸妹以姊，姊不是對兄的稱呼，而是對姊的稱呼。左傳隱公元年謂衛莊公「又聚于陳，曰厲嬌，……其姊戴嬌生桓公。」僖四年謂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文七年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惠叔。」又哀十一年傳：「初，疾（衛太叔名）娶于宋子朝，其姊嬖。」這些姊都是稱夫人之妹的，白虎通謂：天子娶十二，……諸侯娶九女，其中一爲女君，餘皆妾媵。儀禮注云：「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卽姪姊也。」因古禮王侯不再娶，后夫人有缺，便以媵補正，故春秋諸侯嫁女，必以姊姪爲媵，如無姊姪可媵，必向同姓諸侯借女爲媵，爻

云歸妹以娣，不言姪，是因姪晚於娣，舉重可以包輕，娣之年齡必小於姪，兌爲少女，以兌爲媵，故爲少女配長男之象。夫婦年齡必相若，妾媵年齡都輕，故本卦以少女配長男，不爲不合邏輯。歸妹是妹隨姊嫁，並非兄主妹婚。妹隨姊嫁有何政治哲學可言呢？俗語說：「夫婦和，而後家道興」，夫婦之失和，多半起於嫉妬，所以堯試舜齊家的能力，便以二女嫁舜，因爲女性最好嫉妬，所以革爲「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二女尚不能相得，十二女或九女同居，她們能相得嗎？呂后之殺戚夫人，武則天之害王皇后，豈不是宮庭之慘劇，國家的不幸？故周制以娣姪爲媵，其用意是女性雖妬狠，但姊妹骨肉之情，必不致如對異姓的殘忍，所以趙飛燕雖妬，終不傷其妹，實在是爲皇室的安全，國家的幸福設想。王弼注說：「少女而與長男爲耦，非敵之謂，是娣從之義也。」是確有見地的。易卦凡言男女都帶有幾分寓意，卽咸恆二卦也不例外，獨本卦，不論卦辭爻辭彖傳象傳，都是直陳妾媵自處之道，不涉他義，最爲確切。

卦辭解：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是元妃的妾媵，只宜卑以自守，服從元妃，假若不安本分，進與元妃爭寵，便是禍端，史稱漢文帝幸上林時，慎夫人與皇后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漢高死，呂后斷戚夫人手足，以爲

人競。）異姓之妾還不當與元妃爭寵，何況姊媵骨肉之親？征義在此爲爭寵，征凶卽說姊與姊爭寵是凶事。爭寵的結果既然是凶，還有何利可言？故曰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是女子嫁人的意思，女子嫁人，是男女交配，男女交配，與天地二氣相交的意義是相等的，故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二氣如果不相交，便不能產生宇宙萬物，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男女相交是人類種姓延續的根本，終始是生生不息的意思，終是人死，始是人生，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少女嫁一個長男，在少女來說，並不是幸福，可是本卦卦體是疊兌震而成，兌爲悅，震爲動，是本卦爲說（同悅）以動的象徵，這是何故呢？因國君嫁女，既然要用娣姪爲媵，是娣姪出嫁的希望全寄托在姊姊的身上，如果姐姐嫁，妹妹也隨著嫁，在妹妹來說，便是喜事，否則，姐姐不嫁，妹妹也嫁不了，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從彖以動釋震，可知震並不是兄。）說是喜悅，動是隨行，以隨行爲喜悅的，那就是妹隨姊嫁了。妹隨姊嫁，妹的身份只是妾媵，職在侍候姐姐，不得進而與姐姐爭寵，如果和姐姐爭寵，便是禍端，故曰征凶，位不當也。征卽進而爭寵，位是指妾媵的地位，不當與皇后並列，像上述袁盎引卻愼夫人坐的故事，便是因地位不相等。柔是陰，剛是陽，陽貴陰賤，妾媵與元妃爭寵，是犯上的行爲，也就是以賤凌貴了。以賤凌貴，人所共惡，犯人所共惡，能有利嗎？故曰无攸利，柔乘剛也。本卦六三乘初九與九二之上，六五乘九四之上，均爲柔乘剛。本卦二三四五諸爻均失位，爲位不當之象。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兌爲澤，震爲雷。兌下震上，爲澤上有雷之象，澤所以儲水，無雨澤便涸了，雷所以摧雨，雷作雨降，澤便滿足了。姊出嫁，妹也隨之而嫁，是姊之動滿足了妹的希望，故澤上有雷即是歸妹之徵。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目的無非在多子多孫，永遠傳宗接代。可是有利者必有敝，妃嬪爭寵，往往害及嗣續，如成帝便因趙飛燕之妬而絕了嗣，即是其敝。國君必須防止妾媵爭寵之禍，故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即是子孫縣綵。

爻辭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以陽居陽，是處得其位，但九四不與相應，初九志在上行，行而無應，就同跛子一樣。妹爲少女，歸妹是嫁少女，假若純以嫁少女爲名，就易使人誤會是兄嫁妹，故爻言歸妹以娣，娣是媵的別名，故用以娣爲歸妹作注。妾媵俗稱偏房，偏是不正之名，跛子以一足行，行不得其正，妾媵的身份不正，好比跛足，故用跛來比喻。跛子行動雖不正，但仍能行，妾媵雖是偏房，究不失男女婚配之禮，非同淫奔之行，故曰跛能履。說文：「禮，履也。」跛能履，也就是說所嫁的丈夫年位雖不相當，但妹隨姊嫁，不失婚嫁之禮，嫁也得吉，故曰征吉。爻辭的征是言往嫁，卦辭的征是言進而求寵，一指嫁前言，一指嫁後言，含義各不相同，故一言吉，一言凶。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恆義爲正常，妹爲姊之妾媵，隨姊出嫁，是循禮之正常，故曰歸妹以娣，以恆也。長男少女之交配，有如跛子的雙足，一長一短，行走不正一樣，儘管行走不正，終於能行；少女嫁長男，儘管年位不相匹，但往嫁仍吉，這就是因妹能承順姐姐的意志，委屈相從之故，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吉字上省了征字。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與初九都是娣，故兩爻的辭義是相聯貫的，初九已云歸妹以娣，故九二不言歸妹以娣，初九與九二乃是一事的先後，初九得位無應，故稱跛，九二失位有應，故稱眇，眇是一隻眼。跛子走路不正，眇者視物也不正。都是偏的意思，也就都是比喻妾媵的。初九以能順承姊意從嫁爲吉，九二是指嫁後的態度說的，是說從姊爲媵，就得謹守幽靜之德，不可存心不正，妄思與元妃爭寵。爻辭不言吉凶，只言利貞，是吉凶決定在貞與不貞，能謹守幽靜的貞德，便吉；不然就凶了。故曰利幽人之貞。九二有剛中之德，是能守幽人之貞的，但因九二失位，有不貞之慮，故特用利貞爲戒。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的常，即是初九的恆，初九既以恆爲媵，九二在嫁後就不可失妾媵恆常之德，改變其相承之志。故曰未變常也。利幽人之貞，是不肯定的語氣，未變常也，亦是不肯定的語氣，故未字下應該加一可字，語意才足，也就是說未變常也，即未可變其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失位，所處又偏，是不安本分之象，妾媵不安本分，必凌犯正妃，六三下乘九二之剛，正是凌貴

之徵，以妾媵而凌犯元妃，是一種下賤的行爲。熊過說：「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賤是輕賤，輕賤是罵人之言，今歸妹變成了輕賤之妾，就該把她休棄，遣返娘家，女子出嫁爲歸，遣反曰反歸，從姊嫁，她的身分是由姊變爲媵了，今被遣反，她又由媵回復了姊的身分，故曰反歸以姊。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下省了反歸以姊四字，歸妹之所以被目爲輕賤而遣反，是由於她以賤犯貴，凌正爭寵，失却妾媵的常道，未當即是失道。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爲卦主，九四居六五之下，是六五之妹，也即是應當從嫁之姊，但九四既失位，又無應，失位即失去了姊當從姊出嫁的相承之志，無應故有愆期之事，愆期即失時，也就是說到了出嫁的日子，他却不肯隨行，九性剛強，未能承順六五，故爲歸妹愆期之象。遲爲遲遲，歸爲出嫁，遲歸即遲遲不肯出嫁，有時的時字，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時當讀爲待。經言歸妹愆期，遲歸有待，故傳申之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是傳之有待，亦或借時爲之，愈以知經之有時爲待之假借也。」惠士奇易說：「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皆父母命之，女歸奉父母之命，安得有待而行？有待而行者，哀姜要公，不肯疾順之象也。」因惠士奇誤以歸妹爲震兄嫁兌妹，故引春秋哀姜要公，不疾入爲證。九四既爲姊媵，所要者乃是身爲元妃之姊。歸妹之姊，以承志爲吉，今在于歸之時，便提出條件相要挾，則此姊將來之必不能安守妾媵的本分，凌正爭寵的行爲，已可預見了，這樣剛強的女性，怎可用作妾媵？這是對於歸妹人選不可不慎的告誡。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因何到期不肯從行呢？乃是要等她向元妃所提出的條件得到了滿意的答覆才肯從行，故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志便是目的。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天子諸侯立嗣，必用嫡長子，天子諸侯娶女，亦必選嫡長女，故碩人之詩美莊姜必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東宮是未卽位的嗣君，帝乙是東宮之已卽位者，故帝乙歸妹一語所表示的是六五爲國君之嫡長女，也就是歸妹所隨嫁的元妃，既言媵，便不得缺元妃，元妃是媵之主，故六五是歸妹一卦之主，六五以陰居震卦之中，居中是正位，震是長，她正是嫡長女，出嫁的公主。其君是指六五的，因六五是卦主，也是女君，故曰其君。袂音襖米藝切，是衣袖，在此所代表的是才氣，其君之袂卽是說女君的才氣，其娣指的是九四，陽剛是實而有才，陰柔是虛而無才，故論才氣，六五的才氣是不如九四的才氣好，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所以九四不甘爲六五的妾媵，愆期有待。但她所期待的條件應不應該予以滿足呢？答案是否定的。望是十五的滿月，幾義爲將近，月幾望，是將近十五的月，也就是快圓滿而未圓滿的月，以喻九四的要求，當使之如幾望之月，不可給予完全的滿足，一個有才無德的女子，往往是得寸進尺，慾壑難填的。與其滿足她的要求，增長其無厭之慾，不如令其失望於前的好。故曰月幾望吉。左閔二年引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亂之本也。」故於妾媵要求，幾望則吉，滿望則凶。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既然女君之才不及其娣，爲什麼不以其娣爲女君，而令其娣爲妾媵呢？因爲禮制以嫡長爲貴，不論才氣。六五才雖柔弱，但居中得位，是以貴主的身分嫁作元妃。故曰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行即嫁的意思。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歸妹以承順爲吉，上六居六五女君之上，是妾媵凌正爭寵之象，凌正便上無所承，好比空筐中無所盛一樣。正義曰：「筐本承幣，以幣爲實。」幣帛所以行禮，但禮不及妾媵，故妾媵雖寵過元妃，也不過是個空無所有的虛筐罷了。故曰女承筐无實。兌爲羊，六三爲羊角，三本與上爲正應，今六三不應上六，好比刲羊不見血，刲晉啖，義爲刺割，震是長男，故曰士，羊爲少牢，刺羊所以供祭祀，丈夫主祭祀，婦不能奉筐實（即女承筐无實），是女不能佐丈夫祭祀，好比刲羊不能迎刃出血，故曰士刲羊无血。妾媵無佐祭的地位，與元妃爭寵，必當遣返（即反歸以娣），所爭的利益何在？故曰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實對筐說，是幣帛，對人說是貴位。妾媵凌正爭寵，得不到貴位，那寵有何用？等於捧著一個空筐，未有幣帛，不能佐君祭祀。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到頭一場空」。楊誠齋說：「震☳形如虛筐。」承虛筐即捧著虛筐。

豐三三離下震上

卦名解：

彖曰：「豐，大也。」豐義既爲大，何以不逕名之曰大？因爲大字不足以盡豐的含義，故王弼注大說：「晉闡大之大。」闡大即是擴大。擴大是使大者更大，是一種無限的大，帝王創業，使天下一統，可以說是大了，這一個大不過是占有廣土衆民罷了。如果土廣而不能治，這廣土便同於磐石了，如果民衆而無教，這衆民就同於偶像了。故韓非說：「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有土而不富，有衆而不強，這能說得上大嗎？雜卦說：「豐，多故也」。豐義爲多，多是指財富言的，彖曰：「豐，大也。大是指德行言的。國君有財，而能使人民衣食足，國君有德，而能使人民禮義興，如此，是國富民良了。所以帝王有廣土衆民，僅足以稱大業，而不能說是豐，必須國富民良，才够得上豐的條件，故繫辭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爲盛德」。所以豐是擴大之大，也就是發揮了大的作用的名稱。有大而不能發揮大的作用，這大就會萎縮，由大而小，由小而消失了。因此，豐又是帝王維持其大業所必須達到的政治目標，故卦辭曰：「王假之」。廣土衆民，豈天子一人所能治，一人不能獨治，勢必求人分治，於是問題又涉及用人之道了。用人之道重在知人，書曰：「知人則哲」，哲是明智。本卦離下震上，是「明以動」之象，也就是說一個想完成其豐功偉業的帝王，行動必須以明哲爲依據。國君不自爲政，所以他的行動是明於知人，善於用人，帝堯之治，不在性仁，而在「明明揚

仄陋」。所以帝王之明，不在能使用自己的聰明，而在能使天下英雄豪傑之士的聰明成爲自己的聰明，故國君能得士，則可使國富民興，政無不通，若不能得士，則繼大業之後的是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的局面。故豐這一名的字面是喜樂的，而內含却是憂慮的。至六爻所闡釋的也不是豐功偉業的局面，而是君臣相處之道。故本卦所重不是豐的面，而是豐的裏。

卦辭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是君民的財富相通；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這是君民的德性相通。亨義爲通，豐亨是說豐功偉業，首在政通民和。假音格，義爲至，王假之即是說王政必須達到這標準。但易理是戒盈戒滿的，豐爲盈滿之義，天道的循環，盈滿之後必然是虧缺，故豐的局面是帝王所當憂的，勿憂之勿作無字解，是說要無豐盈之憂，就當維持像太陽中天的情勢，太陽當中，光照天下，無所不燭，便可下無無告的百姓，野無棄置的才俊。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繫辭說：「富有之謂大業。」豐爲富有之義，故彖說：豐，大也。王弼注大說：「音闡大之大。」意思是說大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的大，是屬於先天性的，如胡亥繼始皇大一統的天下便是；一種是人爲

的大，是屬於後天的，如成王集文武之業，刑措四十餘年，使天下安泰便是。借工業界的術語作解，它是對帝王原有的基業加工的行爲。本卦乃疊離震兩卦而成，離爲明，震爲動，卦象昭示，是動必以明，明即明察事理，既能察理而動，動就必豐了，故曰：明以動，故豐。帝王爲何要達到這豐大的境界呢？因爲豐功偉業爲帝王所重，故曰：王假之，尙大也。尙義爲重。達成了豐大之業，就得居安思危，要免於憂危，就當如日中天，照察天下，使無一隅的幽隱被遺漏，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既已完成了豐大之業，理當無憂，卦辭爲何還以勿憂爲戒呢？因爲物理循環，世無一成不變之局，就拿日月來說吧，太陽方中的時候，便是它偏斜的時候，月亮圓滿的時候，就是它虧缺的時候，天地二體的一盈一虛，也是隨時會消長的，人事鬼神的禍福，又何能逃此循環之數呢？月盈則食的食字，有作蝕者，那是錯誤，蝕是被物所蝕，與盈虛自然之理不相干。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震爲雷，離爲電，雷以喻帝王之威，電以喻帝王之明，有威有明，才能成就帝王的豐功偉業，故曰雷電皆至，豐。至義爲具備。卦辭的重點在明於察賢，故彖云明以動。象云雷電皆至，是威以明了，察賢是用不着威的，威以明，是獄訟的事，折獄是判斷獄訟，斷獄明，窮民才不致含冤無處訴。致刑是用刑，用刑在懲惡，懲惡必須威猛，懲惡猛，強暴便可戢止。折獄致刑，是指安民和衆說的，是豐的餘義。

爻辭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一般爻例，以有應爲吉，無應爲凶或咎悔，所謂應者必一陰一陽。而本卦爻應却大反通例。初與四爲應，但本卦的初是陽九，四也是陽九，而爻辭却斷初九爲无咎，九四爲吉。二與五爲應，但本卦的二爲陰六，五也是陰六，而兩爻的爻辭都以吉爲斷。三與上爲應，本卦的九三與上六，一陰一陽爲正應，而爻辭斷九三无咎，斷上六爲凶，這是何故？一陰一陽的應，是剛柔貴賤的不敵，柔不敢不應剛，賤不敢不應貴。閱閱權門的勢燄，多半由此形成，狼狽爲奸的黨私，莫不從茲孕育。故邳治的時代，王臣貴在審調，政府的百官，以守正不阿爲尙，忌以勢相附。陽九是剛正之資，初九以剛正應九四，九四也以剛正應初九，一上一下均以剛正相持，各不肯屈，因爲他們都具有剛正之資，便由相持不下，變成了英雄識英雄的同志了。配義爲匹敵，初九與九四，都以陽剛相見，是匹敵之象。初以剛爲主，四亦以剛爲主，互不屈服，也就未有主奴的分別了，故曰遇其配主。旬的音義同均，周禮地官均人，有公旬的制度，使役法得以均平，故旬字在此是平等的意思，兩雄相遇，互不肯讓，難免不起爭鬪之咎，但大家都是爲了國家的好，當仁不讓，正是君子的風度，何咎之有？故曰雖旬无咎。政府上下的官員都抱此當仁不讓的態度來執行他們的任務，這正是政府所應當提倡的，故曰往有尙也。尙即提倡的意思，有即應當的意思，往即行爲的意思。宋史稱：「仁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議大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宗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道（

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這便是配主的史例，也就是北宋仁宗神宗兩朝政治之所以得用至和元豐爲年號的原因。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旬是當仁不讓的行爲，既然當仁不讓，可以无咎；相反的，當仁而讓，便是災了，故曰過旬災也。過旬即是不均。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音部，草名，鄭玄本作蔀，注云：「小席。」是一種草編的蓆子，用來遮蔽陽光的。豐是事業的光大，今光六不在事業，而在蔽日的草蓆上；故曰豐其蔀。草蓆是蔽日的，加大蔽日的蓆，陽光就絲毫不見了，絲毫陽光不見，便黑暗了，夜愈黑暗，星斗愈亮，見斗是黑暗到了極點的形容詞。太陽當中，是陽光最盛的時刻，賢明之士，出現於社會，他的事業之豐盛，應該如日中天，可是有的賢明之士，就在他光芒最盛的時候，遭到打擊，使得光明變成了黑暗，如同日中之時，見到了天上的星斗一樣。這該如何是好呢？爻辭告訴我們：處在這種黑暗的時代，不用去辯解，如果去辯解的話，會使得嫌疑加深，故曰：往得疑疾。孚爲誠信，有字在此作用字解，有孚即用自己的誠信。發爲揭起，若爲語助詞。有孚發若，即是說用自己的誠信，去揭開黑暗，使真相大白，這樣便吉利了，故曰吉。離卦爲日爲明，六二居離卦之中，是離卦之主，爲日中之象。但六二爲陰爻，所應的六五又是陰爻，以陰應陰，是重陰，重陰就同於豐其蔀了，故有日中見斗之徵。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語是賢明遭蔽的譬喻。往得疑疾，有孚發若二語，是本事。史記稱漢武帝時，公孫弘、張湯當政，徙汲黯爲右內史，後又坐

法免官，隱居田園。這便是豐其沛日中見斗的時候。居數年，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武帝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及張湯等敗，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莊助謂汲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這便是有孚發若的證驗。汲黯卒後，上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這便是吉的事實。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大臣處黑暗的時候，既不求苟免，也不爲邪詔，謹守誠信，等待君主的自覺，這便是以誠信啓發君惑，祛其覆蔽之道，所謂有孚發若，即是用誠信去表明志意，故曰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也有作旆的，二字音義通，王弼注說是幡幔，幡幔是遮陽的東西，仍是大時代的黑暗之喻。不過九三以陽處陽，不像六二以陰處陰那麼黑暗，所以六二見的是星斗，九三見的是沬，沬通昧，音昧，昧是黎明前的曙光。九三何以有此現象呢？那是因爲他往應上六的原故。上六是陰，九三以陽明之資，趨向陰暗，這就是他的光明已爲物蔽，僅足自照，不能及遠。要講到他的用處，就好比一個斷了右臂的人，雖仍有左臂存在，起不了作用。這是譬喻賢明之臣，遭遇闇弱無能的君主，言不聽，計不從，只能明哲保身，免於過咎，故曰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有光大事業的賢能，受到愚闇的障礙，如何能使事業光大！故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賢能之士，所

以能建大功的，靠了明主的信任，所以樂毅能一朝下齊七十餘城，全恃燕昭王有知人之明，昭王一死，樂毅也只好奔趙，苟全性命了。作事的主力在右臂，明君好比賢臣的右肱，右肱一斷，人也就廢了，故曰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二以陰居陰，又以陰應陰，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九四以陽居陰，是爲失位，又偏而不中，故也是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六二位雖陰暗，但居中守正，能發六五之暗，故曰吉。九四雖失位不中，但能以陽剛之性而受納初九之陽剛，明足以知人，故亦得吉。初九稱九四爲配主。配爲匹敵；九四稱初九爲夷主，夷爲平等，名雖不同，義實相同。初九以陽剛之資，居卑下之位，在上無援，嫌其有咎，但因其嚴守剛正之位，又能應剛正之大臣，故得无咎。九四位雖不中，但爲震動之主，能不沮喪所居陰闇，而行其納賢之政，所以得吉。初九主動向九四，故曰往；九四被動受初九，故曰遇。六五爲陰闇之君，九四以近君的大臣，能秉其剛正爲國接納在下的賢明之士。這正是豐的時代，大臣無嫉賢妒明的表現，所以曰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以陽剛之資，何以有豐其蔀的現象呢？這是因爲他所居的爻位，是六四的爻位，位與資不相當的原故，故曰位不當也。九四本質雖剛明，可是所處既是陰位，又爲六五陰闇之君所乘，他的光明無從發揮，就有如日中見斗，幽暗無光，故曰幽不明也。九四所處雖幽暗，但他身爲震動之主，能以引進同道爲其行動的目標，其行動是吉利的，故曰遇其夷主，吉行也。夷主就是同志。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質本陰柔，可是他高居陽剛的尊位，能引六二的誠明來發揚自己的中正之德，捐除疑疾，變陰闇爲光明。完成了豐大的事業，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來章是指六二有孚發若說的。慶譽是爲全民造福的美譽，繫辭說：「二多譽。」六五能來二之美，故有慶譽，惠士琦易說謂：「一人之明不足以照天下，惟能來天下之章，而以羣賢之明助一人之明，則天下遠近幽深無不照矣。……來章者，來天下之明，所以照天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也一語，是來章有慶譽的省辭。以六居五，好比羊質而蒙虎皮，本不當吉，其所以言吉的，是他能來天下之明，以助一己之闇，便有了爲民造福的美譽了，也就是說完成了他的豐功偉業，故所以有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以陰柔之質，居極陰之位，就好比一個深屋大棟，本已够幽闇了，再蓋上厚大的簾篷，不惟不見陽光，就連人影也看不到了，以上是用比喻說。三歲不覿，凶，則是就本題說的。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有成即是豐。三年是爲政的大成，今三歲不覿，是最後不能達到豐的目標。闐同窺，義爲側頭向門中觀看。闐，集韻音殫，爲犬視之貌，說文徐注：「大張目也。」謂闐爲小視，闐爲張目大視，孔疏作靜解。觀音狄，說文：「見也。」淮南子泰族訓：「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而窺其戶

，闕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爲政之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爲政不得人，便要亡國，不止是豐不了，故曰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天際翔，即鴻飛冥冥的意思，政府黑闇，人君不明，如同深屋蓋上草篷，暗無天日，賢人爲了防身遠害，只好如鴻飛天邊了，故闕視門中，不見人影者，乃是賢明之士，自己隱藏起來了。孔子說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而懷之，正是自藏的行爲。

旅三三三艮下離上

卦名解：

中國古代哲理，無輪迴之說，但於盛衰消長，禍福倚伏的思想，却極發達，這兩種思想，有輪迴的警惕作用，却無輪迴的迷信流弊。發明此理最早的是易的六十四卦，闡釋此理最精的是易的卦爻諸辭，表現此理最著的是豐旅相受的程序，序卦說：「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是富足的飽和，不論物理或者是人事，飽和的狀態是無法永久維持的，秦始皇以暴政統一天下，不到十四年便亡了，這是最快的循環，周朝由太王以至成王，突世行仁，統一天下，但在七百年後也同樣亡了，比起秦朝來可以說是最慢的循環了，也終未能逃出興亡的循環之數。所謂仁，所謂暴，僅能決定循環的遲速，並無根絕循環的力量。旅卦是豐卦的倒體，豐的上六，便是旅的初六，豐的上六是富有天下，旅的初六，是國亡家破，窮無立足。因無家國可以安身，便祇有到處流浪，寄人籬下以求活命，故王弼注說：「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客寄便是依人爲活，羈旅便是無家可歸。但旅既是由豐所變，如果不是麻木不仁的人，未有不在羈旅中追思那已失的豐富的事業的，因之也就很少有能安於羈旅的生活的。不安於羈旅，圖復舊業，本是有志者的作爲，像夏朝的少康便是由流亡在虞而復國的。可惜的是，一般羈旅之士，很少懂得處羈旅的道理，有的是懷念過去的享樂，徒有沮喪，如李後主的「此中惟日夕以淚洗面」的生活便是，有的是媚主爭寵，亂人國政的，如伯嚭在吳的作爲便是，有的是陰謀篡竊

，奪人之國的，如田常之弑齊簡公便是，這些都是不安於羈旅的變態，不是旅人的正確道路。我們要知道，旅既是豐的循環，則旅的盡頭，必然又是豐，一個明理有志的旅人，應當思如何運用這旅中的教訓來恢復已失的豐，或者是創造未來的豐，才算不失其正，若徒因羈旅而沮喪墮落，固屬不智，反之，不甘寂寞，因人之資以爲活，却圖人之國以自豐，不成則必自斃，即使僥倖成功，又把什麼去做立國的精神？故卦辭易以旅貞吉，六爻爻辭都是對不正的告戒。在這循環之中未有天堂與地獄的恐怖，只有笑與號咷的轉變。

卦辭解：

旅，小亨，旅貞吉。

一個喪家亡國的人，羈旅於外，只可過一種苟安的生活，既不可把苟安的生活作爲享受，墮墮了復業的奮鬥，更不可以不守苟安之戒，妄干主人之政，與人家國之事，以求解脫羈旅的困苦。苟安便是小亨，久安才是大亨，若得久安，便不是旅了。旅是不可以大亨的，旅而大亨便不貞了，故曰旅、小亨，旅貞吉。晉公子重耳流亡的時候，過衛無食，乞食於野人，野人予之塊，其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了，到了齊國，桓公妻之以女，並予之馬二十乘，生活得到了小安，重耳便不想再流浪了，欲把苟安當作久安，所以齊姜勸他說：「行矣，懷與安實敗名！」由於重耳終於離開了齊國，未把苟安當作久安，所以才得復國。陳公子完因避陳人殺太子禦寇之難，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完字）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敢辱

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這便是守小亨之戒，不干主人之政的史例，故敬仲之後，得以昌大於齊。這即是旅貞之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柔得中是指六五說的，離是外卦，六五居離卦之中，爲柔得中乎外，六五之上爲上九，六五之下爲九四，以一柔居兩剛之間，其勢難安，正如羈旅亡國之人，後無援，前無親，何以能安？但五以中正柔順之德，周旋上下，不與違迕，這是他得以小亨的第一個因素，本卦艮下離上，艮爲止，離爲明，止於下位，便不妄動，附屬於高明，便無愚行，這是他得以小亨的第二個因素，有了這兩個因素，方得旅中小亨，方得旅之正道，所以獲吉。識時務者爲俊傑，旅的時代可以鍛鍊人的才智，使其恢復其豐功偉業，也可以毀滅人，使之頹喪墮落，習於苟安，所以如何應付旅的時代，如何應付旅的環境，這裏面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依爻例，陽爲大，陰爲小，六五以陰爻而爲卦主，故六五之亨是小亨。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彖已就卦辭的正面加以解釋了，今象說明的是本卦的旁義。艮爲山，離爲火，本卦離上艮下，是山上有火之象，火在山上，是山上的草木着了火。火隨草木而行，正像旅人的流浪，未有停腳之處，故名曰旅。火在山上，照耀得最明，火燒到山上，勢最猛烈，使人不敢嚮邇。由於火的猛，火的明，火的不停，象徵着君子的治國，懲惡必猛，但猛近於暴，要猛而不暴，在用刑之前，不可不慎重詳察，以免冤屈無辜。由於用刑的審慎，每使獄訟糾纏，累年不決，在此情形下，民雖不死於暴刑，往往死於

留獄。暴刑殺民，人知其害，留獄殺民，人不知其害，有形之害，容易矯正，無形之害，難以矯正，故困民最甚。今日雖是民主時代，刑罰一切從輕，獨有大的訟案往往多年不能確定，甚至當事人業已死亡，而案猶不決，對政府、對人民，都是大害，夫子能於數千年前提出此戒，足見其觀察力的深遠了。

爻辭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失位，是旅人之徵，初在卦底，是旅人中之最卑賤者，瑣瑣是雜務鄙事，因為六是陰柔之質，無剛強振作之志，在羈旅中，只能作些粗賤的瑣事來餬口，外雖有九四之應，但初六正如孟子所說的「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所以也無法援引他脫離這羈旅的困辱，這困辱的災難，是由其自取，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斯字舉正本作慚，王弼注謂：「而爲斯賤之役，」似亦有慚義，但孔疏云：「自取此災也。」是明以斯爲此解，今從孔疏。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之所以在羈旅中作這種卑賤的工作者，完全是由窮途失志使然，俗話說：「窮不矢志，」窮不矢志，終必有翻身之日，窮而失志，便永不能翻身了，永不能翻身，就祇有在羈旅的災難中終其身了，故曰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以柔順之性，居中正之位，上承九三，是羈旅之士能以恭順中正的品德，仰事所羈旅之國的君長之象。用這種態度來處逆旅，定能爲所到之國的君長所接納，而得到安身之所，故曰旅即次。旅爲羈旅，即爲得到，次爲居處，懷義爲來，資便是生活所需的物資，懷其資是說得來生活的物資，這裏所謂得來，並不是像初六去作低賤工作換來，而是由所在國的君主的供應，論語：「子曰：少者懷之。」正義云：「少者歸己，施之以恩惠也。」故懷字中含有感恩的意思，得童僕的得字，與懷字同義，懷得互用，是修辭的避複。得童僕即得童僕以供役使，初六是供人役使，六二是役使人，不必身執勞役了。在羈旅中有住的房舍，有衣食的資財，又有供役使的童僕，可以說是滿足了，能以這樣的生括爲滿足，便是羈旅的正道，如果在以上生活的滿足之外，還存干政的野心，那就失却羈旅的正道了。貞義是正，但其中含有滿足的意思。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人心往往是得寸進尺，不知滿足的，在流亡的初期，只求有溫飽安身之處，一旦這些得到了，便又向名利的目標追求了。在異國爭名利，必然引起嫉妬或懷疑，這就是韓非所以客死於秦的原故。爻辭列舉次、資、童僕三項，象只引得童僕者，是舉重以包輕的修辭，童僕是生活上的奢侈品，人必須在衣食住都得到了滿足，然後才置童僕，如果衣食住不能滿足，自己就要去爲人作童僕了，那裏還能役使童僕？得童僕貞一語即是說如能滿足於有住的，有吃的，有穿的，又有童僕供役使的生活，才可終免於過尤，否則便難終免了。故曰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以陽剛之資居陽剛之位，爲艮卦之主，處下卦之上，雖得位而不中，是不以現狀爲滿足，更有追求的野心家。他上不與上九爲應，是傲上不順的態度，下據六二初六，是與君爭民的行爲。與君爭民是政治上的大忌，蕭何與漢高祖爲布衣之交，助漢高祖得天下，功在第一，就因建議開放上林園供民樵獵，被忌下獄。況身爲羈旅之臣，怎可犯此大忌？由於九三不以現狀爲滿足，違反了羈旅的正道，以致觸怒了所在國的君主，把他所住的房舍焚燒了，把他所用的童僕收回了，盡失了生活中的所有，豈非羈旅之厄？故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六二稱得童僕貞，是說以得童僕爲滿足，九三稱喪其童僕貞，是說失其以有童僕爲滿足的正道，失正必危，故曰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焚其次一語，是舉上略下的省辭，其下應有喪其童僕貞。焚其次是說盡喪其所有，亦以傷矣是說太可悲傷了，以同已。他爲什麼會遭此悲傷呢？那就是因他以羈旅之臣，而與所在國的君主爭奪百姓。與下的與字義爲助，與下即助下民，也就是施惠於下民，以爭取民心，義的晉義同宜，其義喪也，卽是說失了羈旅者所應有的態度。喪義爲失，晉尙。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二以柔居柔，具中正柔順之德，所以在羈旅中能獲得房舍衣食童僕的滿足，九四以剛明之資而居陰柔之位，是一個懷才遭放，失位羈旅的人，一個有才氣的人，是不甘下人的，何況處六五陰柔之下呢？九四爲六五所乘，這是其心裏感到不愉快之一；他在羈旅中雖獲得了一塊托足之地，可是他下面的九三是艮主，他自身是離下，九三既非他所能制，而初六雖與他爲應，可是初六質性柔弱，地位卑下

，根本無用處，就如同得了一塊荆棘叢生的土地，還得使用刀斧去披荆斬棘，開拓一番，才得安身，這是其心裏感到不愉快之二。故曰我心不快。資義爲用。我字是從九四的主觀言。九四不如六二的恭順，得不到六二的那種優待，所以他的居處還得自己去開拓，因此其心不快；可是比起九三來，九四能以剛居柔，有自晦其才的表現，不似九三的狂躁，所以也未有九三那種亦以傷矣的不幸遭遇，只是心中不快而已。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於處卽是處在羈旅中，九四以陽居陰，是謂失位，由於失位，便處於羈旅中了。故曰旅於處，未得位也。資斧是荆棘之地，雖得托足之地，但還得下一番披荆斬棘的勞力，所以心頭感到不愉快。左襄十四年戎子駒支答范宣子的責詞說：「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這就是得其資斧，其心不快的論調。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爲文明，六五居離中，爲文明之主。但五爲陽位，六以陰居之，是爲失位，由於失位，便上爲上九所據，下乘九四之剛。被據則失其自由，乘剛則失其安全。這是六五的羈旅之情。可是六五本着文明中正之道，承順於上九，虛己以親九四，解除了上下的威脅。用文明之道而求羈旅之安，得先求自己的德行合於文明，離爲雉，雉就是文明的象徵，射雉便是求文明，一矢亡之，是說一箭就射死了雉，也就是獲得了雉，以喻求文明便得文明，也就是求安全而得到了安全。終以譽命，是指得到安全言的。

，旅人的安全是一時的，也就是苟安，所以六二雖得次得資得童僕，到了九三就次焚僕喪了，旅人的安全，唯有在脫離旅後，才算真正獲得，旅人的生活是暗淡的，脫離了旅，才能得到文明，求文明而得文明，便是求脫離羈旅，終於脫離了羈旅，又回到了文明的生活。但這最後安全的獲得，必須由於中正，中正才有美譽，不中正是不會有譽的，命就是爵命，即原有的祿位。以譽命終結了羈旅的生活，就無旅可言了，故本爻獨不稱旅。這裏告訴了我們，旅的終極目標並不是苟安，而是脫離旅。

象曰：終以譽命，上遠也。

六五之能以美譽和爵命終結其羈旅的困辱，是因他能用文明中正之道親比其上下上的原因。逮義爲及，及就是相親近。上遠也即上下遠也的省辭。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與九三都是旅而在上之象，羈旅生活，怎可高自標置？旅而居上，便失旅之貞了，旅以貞吉，不貞必凶，故九三有次焚僕喪之傷，上九居上卦之上，處全卦之極高處，其高傲狂大，又遠過於九三之處下卦之上了。故九三所焚的是次，上九所焚的是巢。九三只是亦以傷矣，上九則是號咷痛哭。上九以陽剛而處陰柔之位，是旅人失位之象。失位而高大自處，是招災之徵，離爲火，上九處離上，好比鳥巢於火上。居之高者，莫過於鳥巢，離爲鳥，故以鳥巢爲喻。巢在火上，是火焚巢之象，故曰火焚其巢。羈旅之人往往以困辱卑下自傷，今以旅而處高位，則必得意而歡笑，不知高位非旅人之所當處，不當處而處，必然有災，所以引火焚巢，巢是鳥的托身之處，巢焚則鳥必死，故旅人遭到災禍之後，便只有號咷痛哭了。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咷音桃。牛是最順服的牲畜，喪牛則是失了順德，喪

晉尙，易是輕忽，喪牛于易，是說旅人之所以先笑後號咷的，就是因他輕忽的喪失了旅人當順的美德，以致如鳥的焚巢殺身，故曰凶。漢書載成帝答許皇后的詔書引此爻辭說：「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人的身分而高狂自處，立身之危，正好比鳥巢在火上，理當被焚，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義晉義同宜。輕易放棄其服順的德行，也必然輕易喪亡其身，這樣的喪亡，人也就視同九牛亡一毛，最後未有關心他的了，故曰終莫之聞也。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

巽䷸ 巽下巽上

卦名解：

說卦云：「巽入也」，又云：「巽，爲進退，爲不果。」雜卦云：「兌見而巽伏也。」韓注云：「巽貴卑退。」入是求容納之義，進退、不果，是畏縮不決的情狀，伏是卑躬屈節，不敢正身站立的样子。本卦以兩巽相重而成，是卑之又卑的象徵。人類何以有這種情狀呢？因爲凡人都他有他先天的弱點，刀鋸在頸，不敢不懼，富貴當前，不得不趨，趨富貴則伏身求入，畏刀鋸則進退不果。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爲生存所迫，不得不爲此卑屈之態，似也情有可原，但這是人生的意義嗎？人在世間，不但要生己，更要生人，不但要立己，更要立人。孟子說：「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巽爲長女，正是妾婦）」。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陸九淵教人立身說：「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所謂與民由之，所謂軒昂奮發，都是指生人立人而言的，若人生的目的，只是爲個人的生存，那又與一般跂行喙息的禽獸有何分別呢？故巽是全生的哲學，不是立身的正道。爲全生可權用巽，爲立身必揚棄巽。本卦初四兩柔爲巽主而居卦下，這就說明了巽是卑下者的行爲，而九二、九五均以剛處中正，象傳說：「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這裏說明了剛彊才是正當的人生，也顯示：如果柔不順乎剛，則巽的結果連小亨也將得不到，所以本卦的初六爻辭說：利武人之貞，武人豈能

有進退不果的行爲？巽的終極是上九，上九的斷是凶。可知本卦以巽取名的意旨，並非教人以卑順立身，而是教人明白卑巽的可用與不可用的所在。自老子襲取易的戒愼一面倡爲善下的人生哲學，不辨是非，不明善惡，於是寡廉鮮恥之流遂以唾面自甘爲度量，脅肩諂笑爲恭順。巽竟被用爲遮羞的面具，這是多麼的不幸！

卦辭解：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側身社會，卑柔自抑，事事順人，可以與世無悔，做起事來，減少許多齟齬與磨擦，比起高自標置剛愎自用的人來，會占不少便宜，但如想真做一番事業，有所作爲的話，這種觀念是不濟的，幹辦大事，於任勞之外，尙得有任怨的勇氣與擇善固執的毅力，雖反抗舉國上下的意見，得罪了天下的人，也在所不惜，澶淵之役，事先有二十大臣主張南遷，並把遷都的地點都提出來了，寇準申斥其非，力主御駕親征，真宗猶豫，謂容回官考慮，準不許，迫車駕立即出發，臨河，大臣與帝均欲觀望不即渡，準又促使渡河，臨城禦敵，終於贏得了澶淵之盟，轉危爲安，嫉妒他的人後來向真宗進讒說：寇準是以陛下作一擲的孤注，於是真宗從此疏遠寇準了。試想，當時若不是有寇準的力排衆議，一意孤行，聽從遷都之議，則根本動搖，何以圖存？南渡的局面，恐早已見於真宗了。所以幹濟天下的人，不惟不可將順大臣及皇帝的意見，且必須迫使上下順從自己的意見。巽小亨者，只不過是納幣請和，以兒皇帝自居的苟安局面。利有攸往，是說與人無悔，不爲人忌，便可無往不利。但這種人不過是一鄉皆稱

善士的鄉愿，鄉愿是德之賊，爲免誤會，故補充說：利見大人。大人是九五剛正之君，剛正之君怎肯下人，大人的卑巽，乃是禮賢下士的表現，並非如小人苟取容悅的行爲。利見大人者，是說這種卑巽之德表現在剛正的大人的身上才有利。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爲順，本卦以兩巽相重，是上順下，下順上，象徵著政府出令，能下順民心；下民行事，能順從上令，故曰，重巽以申命。也就是說：重巽的卦義，最合於申命。剛巽乎中正，是指九五居中得位說的，九爲陽剛之資，五居上卦之中，是至尊之位，巽義爲入，志行便是令行，帝王的意志是用命令表達的，既然令順民，民也順令，是這剛正之君的政令已貫徹了，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下卦的初六是柔爻，處在九二、九三兩剛爻之下，上卦的六四是柔爻，處在上九、九五兩剛爻之下，是下都順上的意思，故曰柔皆順乎剛。王者之國師其臣，所謂師其臣，即尊重其臣下的意見，惟有臣能獻可替否，君能從善如流，才能達成王道之治，若是臣下皆將順君意，當否者不敢替，政治怎能大通？至多只能算是君臣相安的小康之局，故曰是以小亨。下既順從命令，自然令無不行，故曰利有攸往。人民之所以服從命令的，因他們都喜有此剛而中正之君，故曰利見大人。卦辭言卑巽，象言申命，故利見大人一語用意有別。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兩巽相重是風隨風之象，上風爲風範，下風爲風俗，風範是國君的表現，風俗是人民的仿行。君主有所命，當使人民照行，如此風之隨風的迅速，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爻辭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退是進進退退，猶豫不決的情狀，詩云：「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傳以谷爲窮，言進退兩難。這種態度是最足以害事的，而自卑之人，凡事畏首畏尾，不敢決斷，所以爻辭告誡這種人說：利武人之貞。武人的正確態度是大無畏，作事劍及履及，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荀偃）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机由二人中間穿過）曰：女成二事（伐偃陽封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師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如果荀偃不用這樣武斷的命令來逼迫荀偃士句作戰，便成進退維谷之局了，此所以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處巽卦之最下，又以陰柔之質居陽剛之位，地卑才弱，所以遇事不能決斷，進退維谷。這種進退維谷的形成，乃由於他的意志薄弱，猶疑不定之故，故曰志疑也。武人以勇決爲精神，猶疑不決，便非武人的常態。爻言利武人之貞者，即教人當以武人的勇決爲法，振奮自己的志氣，故曰志治也。古時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義同振。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古人牀有上下之分，許汜自謂過下邳見陳元龍，龍無客主之意（即毫不客氣），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因下牀是卑賤者所臥。巽卦的初六兩斷橫在下，象牀足，九二居中，象下牀，九三在上，象上牀。許汜之臥下牀，是主人陳元龍使之臥的，故他有不平之言，若主人未使之臥下牀，而他自己甘臥下牀，那就是自卑太過了。九本陽剛之資，而居下巽之中，正好比一個當臥上牀的人，不敢臥上牀，而自動的臥下牀。故曰巽在牀下。巽是自謙的意思，牀下即下牀，下讀虎，倒裝以與巫叶韻。古人朝會宴饗，言行步履，莫不有禮，所以禮記仲尼燕居夫子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是足恭之貌，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恭順是美德，但自卑則是君子之恥。左昭十一年載：「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即看人的視線在人腰帶之下，不敢仰頭）言不過步，（即說話聲低，相隔一步便聽不到）……無守氣矣。」故九二這種巽在牀下的謙卑，是有咎的。除了祭祀外，人的謙恭都不可過卑，故曰：用史巫，紛若吉。史是祝史，巫是巫覡，都是禮神之職，用史巫即是說用自卑的態度祭神則神必降之福，而可以獲吉，若用之對人，便近於諂媚了，諂媚是可恥的行爲，故對人不可以過卑。紛若的紛是奔忙之狀，若是語辭，即詩清廟所謂「駿奔走在廟」的奔走之狀。歷來解易的大半以紛若爲盛多之貌，以紛若吉爲多吉，似未涉及卑巽之義，故不取。淮南子脩務訓說：「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爲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即是用史巫的例子。因爲卑以事神，神降之福，便得吉了。得吉自然可無咎了，故曰吉無咎。所以吉无咎，是指用史巫說的，而不是指巽在牀下說的。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若是奔忙之狀，奔忙是卑賤之役，卑賤是无吉可言的，九二言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因九二雖有自卑之累，但也有剛中之實，能異而不失其剛中，便能獲吉，故曰得中也。這裏暗示了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是勗勉之辭。

九三：頻巽吝。

頻卽孟子之「己頻顙曰」的頻，頻顙卽皺眉頭，皺眉頭是苦臉，也就是內心痛若的表現。九三以陽居陽，是表裏剛正之象，非自甘卑下之流，可是他遠不得上九之應，近爲六四所乘，環境所迫，不得不低首下心以就人，痛苦之情見於顏面，故曰頻巽吝。吝是愧咎之情，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曰：「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這便是頻巽吝的史例。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勃以宰相封侯之尊，至獻金獄吏以求貸，是多麼卑辱的行爲！但英雄失勢，由來如此，失勢則志窮，故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居上卦之下，而下乘九三之剛，是在巽位而不巽之象。但六四以陰居陰，是不失其位，六四是近君之臣，能以柔巽上承九五之君，是不虧臣節之徵，乘剛是有咎的，在位不失其職，巽順以承君，便

可銷其乘剛之悔了。田是畋獵，獲是得禽獸，三品是三等。禮記王制載：「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夏季不打獵），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乾豆是上品，賓客是中品，充庖是下品，三品的分別是依照禽獸所殺傷的部位來定的，名之曰上殺中殺下殺。上殺的傷在心，死的快，肉鮮潔，把它的肉體風乾了，放在俎豆裏祭神，故曰乾豆，乾讀干。中殺傷在後腿，用來宴請賓客，故曰爲賓客，下殺傷在腹部，腹內的腸子髒物會流出，只好送進私厨自己食用，故曰充君之庖。古代畋獵的用意，一在閱兵，一在除害穢的禽獸，此處的田獲是專指爲國除害說的，三品只是爲了修辭的典雅，在此並無特殊的意義。無事而不田是不敬，即有害而不除爲不敬。不敬即不敬君命，也就是失職，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荏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荏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荏門，非法也。……舉父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猶賢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廷理對太子不異，當有悔，因敬君命，故悔亡，可爲本爻之例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乘剛，正如廷理敗太子車駕，應當有罪，因其執法有功，他的罪就不成立了。六四本有悔，因田獲三品，遂得悔亡，象傳省了悔亡二字，有功即是對悔說的。故本爻命意在獎勵臣下不必因位卑而異懦，執法當不避疆禦。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是陽剛之資，五爲中正之位，九五秉陽剛中正而爲巽卦之主，是巽能得其正的象征。故爻辭直說貞吉，不說事。帝王之貞在天下，不在個人。所以這貞的關鍵是非常重要的，如商湯把自己當作犧牲禱於桑林以祈雨，卑以事神，是正當的，故能解旱而得吉；假使湯用禱神的這種卑巽的態度去順從夏桀，不弔民伐罪，那就是巽而不正了，不正的巽，是有悔的，由於湯以卑巽祈天，不以卑巽事暴君，所以他能獲吉而無悔，故曰貞吉悔亡。運用卑巽而得當，是無往不利的，故曰无不利。在巽的時代而有不巽的行爲，是世俗所不原諒的，如武王以臣伐君，便有伯夷叩馬之諫。但消滅暴君之後，措人民於衽席之上，誰不歡欣？故曰有終。九五既以剛正治天下，勢必要剔除一切弊政，但人民有安常習故的情性，舊法雖弊，驟加改革，人民往往不知所措，王弼說：「申命謂之庚」，故庚爲下命令，庚又通更，有更改之義，故庚是下令變法，爲防人民不能明瞭新法，或者是不習慣於新法，誤觸法網，故在發佈命令的前三日，要對人民作宣傳講解，在命令生效的三天後，始懲罰那些犯新令的人，這樣法令的嚴中有寬，寬中有嚴，也就是說國君剛中有柔，柔不失剛，所以能獲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爲陽剛之君，是不適宜於巽的時代的，由於九五以剛處中，剛而不失其正，雖行不巽仍能獲吉，故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九二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故曰巽在牀下，上九也是以陽剛而居陰柔之位，所以也曰巽在牀下。可是九二之巽在下卦之中，不失其正，故吉无咎，今上九居全卦之極，處巽之終，是卑巽過了頭，且上偏

而不中，是用巽不得其正，國君之所以得人尊敬與服從，在其剛正能斷決政事，上九既巽過了頭，他的剛斷的本性，便全消失了，故曰喪其資斧。斧是斬斷物體的工具，同於人君的剛明本性。用以斷物的斧既已喪失，就有物不能斷了，用以決事的剛明既喪失，則有政也不能行了。國事如此，都由巽過乎正，巽過乎正，正就凶了，故曰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牀是安身之所，九二的巽在床下，是下床，仍可睡，上九的床下是牀底下，是失了安身之所，上九怎會喪失其安身之所的呢？由於上是巽的盡頭，前面無路了，故曰上窮也。物極必反，卦窮則變，上本在牀上，倒過來便在床下了。也就是說由於巽過了頭，故有不安的現象。國君因過於巽，而喪失了他的剛正之性，是巽失其正，巽而不正，中正之道便凶了，故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乎字是正的讀頓語助，未有意思。程氏易傳以乎爲疑辭，正乎即得爲正乎？事實上正乎凶也一語是解釋爻辭貞凶的，貞凶既非疑辭，正乎凶也只是拖長其語調，以示惋惜之意。

兌三三兌下兌上

卦名解：

本卦卦名與咸卦卦名都是用的破字格，咸卦彖曰：「咸，感也。」既云感，何以不加心，因少男少女之相感，完全本乎天性，非出有心，故不用心，本卦彖曰：兌，說也。說通悅，既以兌爲說，爲何不用言旁？因以言語悅人者，必無誠信，故不用言旁，本卦卦象又與巽卦相似，巽卦上下皆巽，爲上下互順之象，本卦上下皆兌，爲上下相悅之象。巽爲長女，兌爲少女，以順爲正者是妾婦之道，以悅爲容者也是妾婦之道。妾婦之道可以齊家，但不能治國，因爲家是用情的地方，國是用法的地方，若用情感來治國，那就會以情感定是非了，武三思曾說：「不知何等名作好人，惟有向我好者是好人。」如果國君有此心理，則國家所信任的人才，必都是奴顏婢膝之流，而臣民所用來作升進之階的，也必然是脅肩諂笑的技巧了，這樣不僅是會毀滅一個政府，且將腐蝕整個民族。同時我們要知道，對我好，是我占便宜；對人好，是我吃虧。人又怎願意自己吃虧去對人好呢？凡願吃虧而對人好的，必定是別有企圖，也就是說由吃虧中所得的代價，必然高過他所吃的虧。所以那些接受媚悅的人，最後必須用幾倍的代價去償付他所得的媚悅，如齊桓公嗜味，易牙蒸了他兒子的頭腦去供桓公吃，到最後桓公竟被易牙餓死，這豈是他吃人頭時所始料得到的！凡事當局者迷，尤其是一個大權在握的人，自認爲操生殺之柄，悅我者生，逆我者死，人雖欲叛我，又能奈大權何？不知媚悅之人，正像蠱毒，朱駿

聲通訓定聲說：「凡蠱，行毒飲食中殺人，人不覺。」左傳云：「近女室，疾如蠱。」兌之悅人，正是女室之蠱。話又說回來，人是感情的動物，誰能把奉承自己的人當作仇敵？誰能把侮辱自己的人當作朋友？武三思的話，雖是小人弄權的狂言，也是人類共有的弱點，為防範這弱點在政府中氾濫成災，故聖人設此卦以為告誡，教國君不可行悅己之政，要行悅民之政，正如巽卦所示，以上順下才算得是卑巽之正一樣。

卦辭解：

兌、亨，利貞。

說卦：「兌為澤，為少女，為口舌。」澤能滋潤萬物，萬物得到滋潤，便能欣欣向榮。少女有一種青春氣息，最能悅人，且極富蠱惑力。口舌是言語的器官，好言自口，人都願聽。人生在世，能行使這三種悅人的功能，未有行不通的事，故曰兌亨。亨即通。但我們就上述三種悅人的功能來分析，以言語悅人，是巧言，以青春悅人，是令色，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字的意思在此作忠誠解。如果它的缺點只限於忠誠，也不過是行事虛偽罷了，最壞的是用甘言誘人入陷阱，用狐媚為傷害善良的手段，所以夫子主張放鄭聲，遠佞人，說鄭聲淫，佞人殆。鄭聲即指少女之淫行。佞人即指讒諂面諛之人，所以這兩種兌的行為雖可亨通於一時，終久必敗，因為不是兌的正道。兌的正道，是以德澤散佈於萬物，為蒼生作霖雨，萬物受到滋潤，必然欣欣向榮，蒼生獲得霖雨，一定鼓腹高歌，在這種歡欣鼓舞之下，何令不行，何政不通，政通民知，豈不是上下皆樂了嗎！所以說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同悅，兌、說也，即是說兌義爲喜悅。喜悅是討人歡心的，如果徒以討人歡心爲事，這樣的行爲即使於人無害，也足以貶低自己的人格，故悅人不可徒重外在的行爲，還得有誠實的內心，才不是欺騙誘惑人的行爲，故曰剛中而柔外，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外圓內方，不完全犧牲自己的人格去討好別人。剛中是指九二與九五說的，因這兩爻都是以剛居中，柔外是指六三與上六說的，因爲這兩爻都以陰柔而居卦外。（每卦之上卽爲外）剛中是存誠，柔外是悅人，故曰說以利貞。由於悅人以正，所以這種行爲，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每卦都具天地人三才，初爻爲地，三爻爲人，上爻爲天，上六居天位，是以柔悅順天理，六三居人位，是以柔悅應人心。順天者，天必佑之，應人者，人必助之。在天佑人助之下，還有什麼事辦不通？這就兌亨說的。再就兌的意義說：國君能先使人民衣食充足，生活快樂，然後派勞役給人民做，人民爲報君上的德澤，必能不辭勞苦去服役，國君先使人民家庭美滿，然後派人民當兵禦敵，人民爲報君上的覆庇，必能冒險犯難，萬死不辭。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卽兌之大，說是兌的代稱，兌卦意義的偉大，就在它能鼓舞民心，激勵士氣，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越語稱：「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鋪也，無不歡也，必聞其名。（聞義爲問）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

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這便是說以先民之效。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便是「說之大民勸矣哉」的說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義爲附，又爲耦，澤爲兌，以兩澤相耦，便成爲兌卦，故曰麗澤兌。也就是說：兌爲兩澤相附之象，以人事來說，兩人相耦而喜悅者，莫過於朋友切磋一堂，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故君子當效法此麗澤爲兌的卦義，以與朋友相聚講習爲樂。故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爻辭解：

初九：和兌吉。

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又論語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音賀）之。」前一和爲和適，次一和爲和調，後一和爲唱和（音賀），都是不固執己見而與人立異的意思，因此和說的人便能無往不利，故曰和兌吉。但人的性行，有善有惡，各不相同，若一味隨踵而立，就成了一個是非不分，善惡不明的鄉愿了。又有何吉可言？所以和悅必以禮，和調不可苟同，唱和（音賀）必使反之，都是不隨便的意思。初九以陽居陽，是行不失正之象；不與四應，是心無所私之徵，所以爻辭冠之以和，而斷之曰吉。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袒褐，袒衣也），在於我

側，爾焉能免我哉！」所以結論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柳下惠可說是和兌的標準了。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立身剛正，循禮而行，雖有時不拘形迹，如柳下惠之坐懷，但能終不亂其心志，自己無疑行，人也就
不疑其行，故曰行未疑也，和兌之吉，就在他未有可疑之行。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位，不與九五相應，而上比於六三，是失位而悅人之象，失位悅人，理當有悔，但他以剛居中，外雖暱比六三，內心則並不失其剛正，是象所謂剛中而柔外者，外爲和悅，不傷於人，內存剛正，無損於己，內外兩得，所以終能獲吉而消亡其悔。故曰孚兌吉，悔亡。唐書魏徵傳稱：「帝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魏徵於隱太子亡後，改事太宗，雖同一姓，究非純節，理當有悔，但其事太宗，披肝瀝膽，直言無隱，非苟爲容悅，背主求榮之比，太宗言其嫵媚，卽是說其可愛，但這可愛並不完全由其以堯舜比太宗，乃在其不肯面從。所謂孚兌悔亡，便是這類表現。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誠信取悅於人，而能獲吉無悔者，就因他不徒以口舌爲悅人之具，其內心的誠信，更足以悅人，故

曰孚兌之吉，信志也。信志，言誠信在心，志卽心志。

六三：來兌凶。

六三以陰柔之質而居陽剛之位，是處不當位，不應於上，而下比於九二，以柔悅下，故曰來兌，凡爻之向上行者曰往，向下者曰來。六三以柔居剛，是妄據非位，凡在政府妄據非位者無不用邪諂爲進身之術，以邪諂進身者必然心懷不軌。政府中來了這種邪諂不軌的人，還有不凶的道理嗎？故曰來兌凶。如安祿山之亂便是此例。唐書稱：「祿山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諂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祿山陽爲愚不敏蓋其姦，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玄宗因悅祿山失國，貴妃因悅祿山亡身，而祿山旣以養子而叛亂其養父母，及後也爲其養子安慶緒李豬兒所弑，所以來兌於人於己，無一不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本陽位，陽爲君子，六爲陰質，陰爲小人，以六來居三，是以小人而僭君子之位，小人而能僭君子之位，必由邪諂之術以進，以邪諂居官，能不以邪諂亂政？政亂國亡，故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爲近臣之位，九爲剛正之資，故九四是以剛正居近臣之位。九四不應初九，而下據六三，是能不私於下，而抑在位的小人之微。又以剛正居近臣之位，是以道事君之微。故名之曰商兌。商爲商議，凡事要經過商議的必是有兩種不同意見，故商兌是來兌的相反，來兌是以獻媚求寵，商兌是以獻疑被悅。因爲遇事獻疑，就有待旦之勞，生活必不能安寧，故曰未寧。介義爲分隔，疾義爲惡，九四下據六三之佞臣，使不得因寵爲惡，是爲介疾。上箴君過，使不得遂行其非，也是介疾。宋李沆之稱爲賢相，便因其有商兌介疾之功。宋史言：「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沆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倚信如此。」這是抑佞臣之例。又言：「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臺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這是抑宮闈戚里之例，都是藉諮商以介君之疾。又言：「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參政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這是預介君疾。又言：「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這是未寧的證明。又言：「沆薨，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眞宗廟庭。」這便是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慶是指福國利民說的，言九四之所以悅君者，是福國利民，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卦的命意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剝是對君子不利的，九五以陽剛之資，居至尊之位，是能知悅道之正者，但九五不與下卦的九二相應，是不親君子，由於不應九二，便與上六相比暱了，上六是邪佞之小人，是剝君子的主力，剝卦的最後一爻是上六，孚義爲親信，孚于剝，即信于上六，比於上六爲遠君子親小人之象，諸葛武侯出師表云：「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親小人足以亡國，這是多危險的行爲，故曰孚于剝有厲。厲卽危。三國志董允傳謂：「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黃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卒，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劉後主可以算是此爻的現身。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只得位之君，理該親賢士，遠小人，今九五不應九二，而與上六之佞邪相比，是位當而行不當之象，象傳只言位正當，而不言行不當，是明諱君之惡，暗規君之失，所以孔疏云：「故以當位責之也。」

上六：引兌。

引爲牽引而進，與來適相反，來是自求容悅，引是高自位置，不肯輕出，必須牽引才肯出來。文王之訪得太公，高興的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之曰：「太公望。」劉先主之請得孔明出山，謂關

張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這是先主的喜悅，也都是引兌的例子。引兌所代表的是爲國君所尊禮的賢人。既名之曰引兌，爲何不言吉凶呢？因天生人才，在爲世用，隱而不出，有懷其寶而迷其邦的嫌疑，如果文王不親訪於渭濱，則太公不過一漁釣的賤老罷了。如果先主不三顧茅廬，則孔明也不過南陽一耕農罷了。違反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天心，是未順天，辜負了社會對賢能的期待，是不應人。故不足以言吉。但就鎮靜浮躁的世風來說，却可以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也未始不有他消極的作用，故不可以言凶。但易經是主用世的，教人積極的，故於引兌不加褒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這是夫子於引兌無吉凶斷語的解說，光字義爲廣大。上六必待牽引始肯出來，比起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救世育民的那種偉大的熱忱來，實未免太狹隘了，故曰引兌未光也。

渙三三坎下巽上

卦名解：

本卦巽上坎下，坎爲水，巽爲風，故其象爲風行水上，風行水上，水便有波濤了，風愈大，波濤愈猛，所以驚風駭浪，是最危險的行程，也就是現今商人對無把握的投機買賣所稱的風險。但本卦卦象雖險，而卦名却不險，說文：「渙，流散也。」京氏易傳曰：「水上見風，渙然而合。」孔氏正義曰：「渙者散釋之名。」根據說文的解釋，渙是風吹萬物流散之狀，根據京氏的解釋，渙是風把水上漂浮的物體吹集在一起之狀，此二義剛好相反。孔氏不用散失而用散釋，是取渙然冰釋的意思，散釋即是化解，化解是風險的反訓，也就是說遇到了風險，化解風險使爲平安，風險是人的災難，化解風險，便是救出在災難中的人，這是取巽爲木的解釋，水在行程中是危險之物，要渡過水的危險，便只有借力於舟，舟是木製的，用木涉水，滅頂之厄就可免了，所以渙是散釋之名，這是譬喻亂世的，在喪亂的時代，百姓流離失所，老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莫不希望有偉人出來拯濟他們脫離這災難，重返家園，安享太平。假使抱有濟世夷難大志的人順應時代的要求，出來爲民夷難弭災，人民必向此一線希望集合，擁護他，服從他，把他當救星崇拜，在這種情形下，他雖不想稱帝爲王，也不可能了。所以渙是人民大眾的不幸，却是仁人志士建功立業的良機。所以卦辭說渙亨，王假有廟。但濟世夷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假有廟的成功，也不是無才無德之輩所能企及的。以水災爲喻吧，當洪

水爲患的時候，鯀用堵障的方法去防治，結果是水益深，難益大，只好把自己的生命去作方法錯誤的抵償，禹從他父親的錯誤中明白了堵障不是治水的良方，於是決九河以分水勢，疏江淮，導之入海，終於完成了治水之功，受禪而有天下。彖曰：乘木有功也，即是指示我們平險必得平險之法，當從木在水上的卦象中去推求。同時夷難之人，決不是致難之人，既不是致難之人，就是同陷難中的人了。自身尚陷患難之中，如何能拯得了他人的難呢？所以六爻的前三爻都是指示夷難者本人脫離險難之道，後三爻才指示渙其羣的道理。故渙的象是渙散，渙的義是渙合，渙的理是渙釋。統而言之，便是濟世夷難。

卦辭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是流散，渙亨是消除流散，使流散的人民得到安定，這樣難民固得亨，而這消除流散，拯災救難的人也必然亨，至於爲帝稱王，建立清廟，享其先世，故曰渙亨，王假有廟。假音格，義爲至。消除流散，就應該渡流民於險難的彼岸，故曰利涉大川。大川卽險難的代稱，坎爲險爲川。在險難消解之後，應以正道安集流民，因難世人心多隨環境而險詐，既已消解人民之險，更須消解人民之詐，故曰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處渙而能獲得亨通，是靠了下面三個條件：一、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剛指九二，柔指六

四，范陽盧景裕言：「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即是說九二以剛居中，有通過險難的才德，不為坎險所窮，六四以陰柔之質而居陰柔之位，是得位，巽為外卦，四居巽初，故曰得位乎外。九五為陽剛之君，六四為近君之臣，四不下應初六，而上承九五，是謂上同，上同即是說君臣一體。二、宗廟是國家的表徵，也是人心所歸往的偶像。王的功業既已至於有廟，使流離的百姓，知所歸心，不致茫然無從，而九五之王又以剛明之資居中履正，用正道來感化亂離的人民，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三、坎為川，巽為木，巽在坎上，是乘巽木以渡坎水，大川雖險，終得平安渡過，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吹在水面上，激起的漣漪便向四方蕩漾散開，這種景象名曰渙。一個偉大的人物，運用他政治的才能，把當前的險難也如風吹漣漪一樣，化災象為美景，也就與大自然的風力同一功用了，故也稱之為渙。古先帝王完成了這樣的事功，便享祀上帝以告成功，建立宗廟，以揚祖德，故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爻辭解：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是陽剛之位，六以陰柔居之，當險難之初，人民流離四散，要拯民濟難，非有陽剛之資不可，初六才不當任，且又不得六四的應援，四為巽木，涉川非木不可，無木如何能涉川呢？但初六雖不得六四

之舟，却得到了九二這壯馬之力，九二是乾爻，乾爲馬，九二具剛中之資，是馬之壯者，故曰馬壯。因九二也不得九五之應，在亂離的世局裏，也正尋求夥伴，一陰一陽，於是同難相濟，合作無間了，初六雖無舟以涉川，但有壯馬急奔，也可以有助於逃生，故曰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爲坤爻，九二爲乾爻，坤爲順，乾爲健，故乾爲壯馬，初六居九二之下，是以柔順之德從九二求拯，九二力足以拯初六，又樂於拯初六，故初六之獲拯馬壯吉，全是靠了他能以柔順剛的德行，故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爲陰位，九以陽居之，是爲失位，失位則離散奔逃，故九二名爲渙奔。失位奔逃，必選擇安全之地，以爲歸宿。二與五爲正應，今九五不應九二，是失了主要可奔之地，惟有下就初六，初六亦在難中，且亦無應而上比于二以爲拯馬而獲吉，則奔初六，必可解除此險難。机卽几案，几案是在下倚藉之具，孟子公孫丑「隱几而臥」，卽是凭几而臥，初六在下，勢同於几，既奔投得可倚凭之處，則失位之悔便消亡了，故曰悔亡。國策趙策稱：知伯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告之曰：知伯三使韓魏，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號令已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這便是渙奔其机悔亡之例。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逃難奔投，目的在求倚靠，今九二得初六爲倚凭之机，是志願達到了，故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救人之難，必先能救己之難，消人之災，必先能除己之災，世未有一身不保，而能爲人消災夷難者。渙其躬即消散切身之難，三在坎的上頭，是險極之象，六爲陰柔之質，並不是夷難拯世的才具，如果他想去夷難濟人，定然有悔，現在他只消散切身的災難，不爲力所不能的事，故得无悔。當商紂無道的時候，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這都是不能渙其躬的史例，只有微子去之，能免於難。就臣節來說，眼見國家將亡，去國避難，求一身之安，應該不是忠臣，但孔子却說「殷有三仁焉」，把微子與箕子比干等量齊觀，這又是何故？因爲渙的哲學在消解災難，減少犧牲，尤其是才德之士，是國家的元氣，不可輕於作無代價的犧牲，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箕子比干的犧牲，拯救了商的滅亡嗎？所以魏徵願作良臣，不願作忠臣。微子知紂之必亡，故先遠難出走，到紂亡後，祿父又遭戮，商朝子孫之賢者唯有微子一人，於是周公請他出來封爲宋公，位在諸侯之上，延續商的禋祀，與周朝一樣長久，而商頌也與周頌同編於詩，這便是渙其躬的價值，故孔子列之於三仁。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初六與九二都失位無應，六三雖失位，却有外卦的上九與他相應，因爲渙其躬必須脫離險難，要脫離險難，就只有向外求庇護了，正好上九爲他作應援，他便奔向上九了，故曰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位，居坎卦之上，是己身已脫離險境，不用渙其躬，而當渙其羣的時候了。羣字在此所代表的是羣體所托的國家，九五處得其位，是正身勤職的表現。九五之君下不得九二之應，孤立在上，而六四忘其所私，不應初六，上順於九五，以柔順仰承君意，消解在下的坎險，分擔在上的主憂，真可算得上公忠體國的大臣了。大臣能下拯民患，上釋主憂，是功德圓滿了功德圓滿，爵祿也必然圓滿，公私都得到了滿足，豈不是大吉嗎？故曰渙其羣元吉。但功臣最忌的是功高爵顯之後，養尊處優，誤把小康之局作為大同之治，這樣不僅會誤國，也將誤身，所以爻辭提出渙有丘，匪夷所思的告誡。即是說，你不要以為患難都已削平了，要知道前途還有高丘斷壑，正等着你去削平。匪為不，夷為平，所為在，思為想，就是說，在心中要想着前途的道路坎坷正多，還不是休息的時候。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是本卦卦主，故彖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因其得位，故能不虧職守，因其同上，故能分解主憂。六四以能渙其羣，故得元吉，元吉所象徵的是他的德業光大，故曰光大也。光大應該是帝王之業，這裏用在六四近臣的頭上，因六四於九五有上同之實，故不以為嫌。程頤說：「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人體虛弱，或患結核及熱病的，多於睡夢中消汗，俗名盜汗。汗在人體內是病，故受寒的常用發汗藥治療，渙汗即是發汗。國家的災難，也同於人身的病，人病了用發汗治療，國家有了災難，也要用消

除難的政令去挽救。本卦由初至四諸爻，都是拯厄消難的臣下，但地道無成，臣下能拯國難消邦災的，雖靠了他們本身的才德，但若國君不賦予他們以大權及絕對的信任，再大的才德，也起不了作用，拯難平險的功勞又何從建立得起來？九五是一國之君，六四之能得元吉，還不是靠了九五的委任之事。九五以剛明之資，居中履正，是消散險難的核心，故稱他是渙汗。國君之濟難平險，並不是用手足之勞的，而是用的政令，號就是號令，所以稱爲大號者，一方面是天子之令不同於公侯之令，故用大字爲分別；二方面是就王命關係的重大而言，禮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不可出爾反爾。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發汗是消病，反汗便將增病，故政治的大忌，是號令不信，周公不使成王負桐葉封弟之戲言，管仲力勸桓公踐對曹沫規盟的諾言，都可說是渙汗其大號的用意。渙王居的居字，即乾卦文言所說的「居業之居」，居業即守業，「修辭立其誠」便是不反汗的意思，故「渙王居」三字應該是「渙汗其大號王之所以居業也」一句的省語。常人立身，在言而有信，帝王守業，在令出如山。反汗足以增身病，反令足以增國難，只有大號而不反，才可以消災弭難，故曰无咎。九五不得九二之應，例當有咎，得六四之順承，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帝王能以大號居業，而得无咎者，就因九五以剛明之資，居中得位之故，正位即是居中得位。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是傷害的表徵，渙其血，即消解其傷害。消解傷害，不是抗拒傷害，抗拒傷害，則兩鬪必有一傷，

不是消難之道，故消解傷害，唯有脫出險難之地，遠離傷害，故曰渙其血，去逖出。逖義爲遠，逖出即遠出，遠離危險之地，使害不及身，還有何咎？故曰无咎。上爲陰位，九以陽剛居之，是有才無位之徵。有才可以消解險難，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唯有遠離險難之地，使害不及身。上九去坎險最遠，爲害所不及，故曰渙其血去逖出。上九處九五之外，不被委任，所以無權去消難，只好遠出避難，無消難之權去消難，必有越俎之咎，無權而不多事，惟求遠害自保，故得无咎。論語載子張問夫子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仁矣乎？曰：未知，（同智）焉得仁？」清是自了漢的行爲，仁是博施濟衆的行爲。士君子才德在身，徒避一身之難，而不思解天下國家之難，則患難日增，勢不至通毒天下不止。天下受其通毒，則雖欲遠害避難，何處是安身之所？所以夫子批評他不知（同智），自更談不上仁了，不知不仁，故其最終所得，只是无咎而已，故不言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其血下省了「去逖出」三字，因上九所用渙其血的方法，是去逖出，血爲害，逖爲遠，合兩句來說，便是遠害，故曰遠害也。言遠害，就知道不是消除險難。

節三三兌下坎上

卦名解：

說文曰：「節，竹約也。」段玉裁注：「約，纏束也。」綜合的說，節便是約束。序卦說：「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約束是政府權力的表現，也是國家團結的象徵，否則國民各行其是，如一盤散沙，就成爲無政府狀態了，人民安得不離散？爲了約束人民，政府必須立法訂制，指示人民何者當行，何者當止，這種法制名爲法度，也名節制，故荀子議兵篇說：「秦之銳士，不能當桓文之節制。」節制是整齊劃一國民行動的，也是控制人民的。故雜卦傳曰：「節，止也。」止就是整齊的意思。一切事物的整齊，必須在靜止狀態之下才能顯現，動盪之下是不可能整齊的。故尚書牧誓說：「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以止齊聯用，意義是很顯然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雖齊之以刑與齊之以禮的效果有差別，但是治國之求民行整齊的目的是完全一樣的。在齊之以禮的原則下，有禮節名節氣節之別。所謂禮節，即是禮儀的止境，春秋周單子「視不登帶」，叔向言其將死；楚屈原趾高氣揚，伯比料其必敗，這都是違反禮節的禍殃。名節是名分的止境，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便是名分的限定，伯夷餓死不食周粟，文山殺身不受元爵，都是爲了保持名節。氣節是屬於人性尊嚴的，如恥嗟來，不受黔敖之食，羞折腰，寧掛彭澤之冠，都是爭的一口氣。

。這些都是屬於禮教的約束，犯之者不過冒名教罪人之嫌，並無刑罰的制裁。至於在節制下的人民違反了節制，不名失節，而名犯法，犯法是要受刑戮的，故節制是有強迫性的，在節制之下，未有個人的自由，故節制近於暴力專制，事實上在封建時期確有不少暴君是假藉節制來魚肉人民的。但這是虛政，不是節制，節的意義，不是單節民的，同時也要節君，諡法曰：「好廉自克曰節。」自克即是夫子說的「克己復禮」。國家的制度，一部份是防止民邪的，一部份是防止君邪的，像周禮中的規定，天子的起居飲食莫不有制限，甚至連私生活中后妃女御們的伴寢，也不例外，人君如守此節制，他能剝奪民權，縱慾敗度嗎？故守君王之節者稱為明君，人民當視之如父母；不守君王之節者稱為暴君，人民可以視之如寇讎，起來革他的命。國君為社稷而死謂之盡節，臣為君死，妻為夫死，也稱為盡節。就節制言，君民的地位權利與義務都是平等的，荀子君子篇說：「節者，死生此者也。」死生此，即是說生死不變者為節，有如竹可斷而不可改其節，故節雖訓止，但節的含義則非止所能盡，這就是卦以節為名，而不以止為名的原因。故節是立身立國的大本，有節則民治國強，無節則政荒民散。本卦初二兩爻都是陽，有過剛之嫌，故於其上加三四兩陰爻以為節制，五爻是陽，故於其上加一陰爻以為節制，以二制二，以一制一，三陰三陽，調適勻整，是節制的形象，也是節義的表解。

卦辭解：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制是政通民和的根本，故曰節亨。言有節制，政令便可行得通。但節制是抑止人民自由的，何以節

能通呢？這就要注意到訂立制度的原意了，法制的對象是人，正如河川的對象是水，水性向下，決河也必須向下，若反其方向開河，水就流不出了；人性有欲，順人欲而立法，人民就樂從了，若以摧殘人性爲立法的本意，就是殺盡了全國的人民，法令也行不通。淮南子泰族訓說：「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去惡，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同懸）而不用。」亨，就是天下聽從的結果，苦節是違反人性的施爲，是強人所難的政令，強人所難，也許可收一時之效，但絕不能行之久遠，到了政令不能貫徹的時候，那制度還有何用？這豈不是「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嗎？強人所難，不是節制的正道，故曰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亨，是說節所以得亨，由於下面兩個因素；第一，本卦上坎爲陽剛，下兌爲陰柔，剛柔分明，而九五以剛爻居上卦之中，九二以剛爻居下卦之中，上下兩卦都是剛得中。就爻位言，是剛爻居中，就政治言，是節制正當，中即正。節制正當，便是該節制的則節制，不該節制的便不節制。若不該節制的也去節制，人民便苦了，使人民痛苦的節制，便不是正當的節制，法令本身不正，怎能使民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人民受不了節制的時候，必然羣起反抗，政治到了這種局勢，就無法收拾了，故曰其道

窮也。窮是亨的反面，節道既窮，還有何亨可言？苦節道窮是加強剛必得中的警戒之辭。因為政府節制人民，就好比用鐵皮箍紮棉花包一樣，紮的愈緊，花包愈結實，體積愈小，裝運起來既可省空間，又可防浸濕。但棉花雖柔軟，它的彈性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到了彈性的終點，便停止收緊，這花包便是最好的花包了，如果彈性已完，仍加力收束，結果必把鐵皮箍炸斷，前功盡棄。人民無抵抗政府壓迫的力量，在能忍受的情形下，當然會逆來順受，可是到了壓迫要命的時候，他們是會死裏求生，揭竿而起的，到了那時候，政府就是向他們屈服，收回成命，也來不及了。故其道窮也之戒，是掌握政權的人必須小心提防的。第二，本卦上坎為險，下兌為說（同悅），其義是在下者用喜悅的心情去為在上者冒險犯難。故曰說以行險。人民怎會樂意去冒險？那是因為九五以剛明之資，居中正之位，本着中正之德，執行中而正的節制，民皆向化之故，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君主之治國，就好比上天之行時令，上天的時令，當寒必寒，當熱必熱，節序絕對不紊，然後萬物才能依其節令完成新陳代謝之功。君當法天，天以時令為節，國君就要以制度為節，人民當享有的權利，政府必須給予保障，人民當盡的義務，政府也只會責成於限度之內，不可橫徵暴斂，竭民脂膏以供揮霍，不可擅興徭役，草菅人民，以炫威武。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鄭康成說：「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這樣就是反節的政治，政以節亨，反節的政治，是不會亨的。這與前面的「道窮也」同一語意。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兌為澤，坎為水，卦象坎上澤下，是澤上有水。澤是儲水的，也是節制水的；澤的容量有限度，水過

了限度，必然泛濫，故曰澤上有水節。政府是養民的，也是節制人民的，必須以澤爲法，訂立制度，不使人民逾越了制度，形成政荒民散之局。數是表官等的，周禮大宗伯：「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制數度便是訂這等級。德行是指官人的才德的，何毅庵說易謂：「德行，如忠靖廉清貞亮高介，其下皆着一節字。」議是評判，凡用人當先評斷其才德的高下，如是否有忠節靖節廉節清節等，因能任使，不可循戚黨的私情，依個人的好惡去用人。用人以度，則官無僭越，用人以德，則官無濫竽，這裏所說的，在要求國君的自我節制。

爻辭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卦是爲補救渙卦的離散而設，離散之民，多半失教，故政府要收攬這失教的人心，必須另訂一套教化的政策，使人民收其放失之心於不知不覺之中，但這政策須保持機密，若讓人民知道了政府一切的制度都是以約束他們爲目的，那就不能無反感，如有反感，便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了。初九居節卦之初，正是新政與亂政交替之際，人心莫測，故行事特別要機密。保機密的最好方法是閉口不言，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戶爲內室之門，也就是庭內之門，初九在下，下爲內，故稱爲戶庭，九二在外爲庭外之門，故曰門庭，庭是戶，與門中間的院落，門與戶都是當口之處，不出戶庭，便是閉口不言。閉口不言，機密便不致洩漏，子曰：「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慎密不出，就不致害成，故曰不出戶庭，无咎。无咎即無害。本卦之節全在初九一爻，初九一橫在下，是閉戶之象，若是初六的話，中間就開口了，開口便洩密了。初九與六四爲正應，有往商於六四的動向，如果他往商六四，機事就無法保密了，不出戶庭是言不出口，也兼有不去與四爲應之意。左傳鄭厲公埋怨雍糾因洩密遭受殺害之事說：「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六四正是初九之婦，故初九的保密是絕對的。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坎爲通，兌爲塞，通爲開明，塞爲機密。政治上的作爲，有當開明的，有當保密的，當開明的而保密，必凶；當保密的却開明，也必凶。唯有當開明時開明，當機密時機密，才能无咎，初九當約束流民之初，正該保密，而能於此時不出戶庭，是初九知道了通塞的時間性了。故曰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九是內戶，九二在初九之外，是大門，故曰門庭。初九是創制立法的時候，應當機密，故初九不出戶庭，得以无咎，九二是執行法令的時候，應當把法制的要義及精神向人民廣爲宣傳，使家喻戶曉，俾人民由良法而體會到政府的美意，改變已往對政府的離心爲向心，才是正理，那知九二狃於初九之不出戶庭无咎，也不出門庭，強迫人做，不宣佈理由，這豈不是要加強人民的離心，打擊人民的向心了嗎？在收攬人心之際，作此失人心的行爲，該是多凶？故曰不出門庭凶。商君立法，於中央及郡縣各設法吏，專爲人民之不明法令者作解釋，使人民知法而不犯法，使不肖官吏不得玩法以欺民，故其執法雖嚴，絕無不公之處。像九二的不出門庭，實近於「不教而殺謂之虐」，難怪爻辭斷之以凶了。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本陰位，九以陽居之，是謂失位，二當應五，今九二不往應九五，爲不出門庭之象，在政治上創制的保密時間已過，即當公佈其所制的法令，若仍持保密觀念，不予公佈，那就是不知時宜了，故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九二失中，中義爲極，時極也就是時宜。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以陰居陽位，既失位又不中；下乘九二之剛，前臨坎險之水，是驕逸放縱不能自節之象。兌爲澤，澤所以節水，六三爲兌之主，也就是節人之主，以主持節人之身，而不能自節如此，必遇禍咎，一旦禍咎臨身，雖然咨嗟歎息，又能怪誰？這是對主政者所下的警告，正人者必先能自正，己身不正，而強要人正，這是賈禍之道。若字爲語助辭。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即不節則嗟，將兩句的語助若字省了，合爲一句，誰咎是解釋无咎的，初九的无咎，是無有過咎，此爻的无咎命意是無可歸咎，與初九不同，爲了避免誤會，故用誰咎解釋无咎，言本卦之无咎，是說無人可歸咎；只有自怨自艾了。

六四：安節亨。

本卦的下三爻：初九、九二、六三都是主持節的，故爻辭所示的都是節的道理；上三爻：六四、九五、上六都是被節的，故爻辭所示都是被節者的反映態度。六四以陰處陰，居得其正，也就是節得其道，初九爲士位，六四爲近臣之位，初九不出戶庭，是士不上求，而六四却下應初九，是近臣能謙躬下

士之徵。六四以柔順上承九五剛正之君，是奉命惟謹之徵。一個國家的大臣，能奉行明君之令，正身立朝，而俯就不順之士，以收其心，人民就不會有不安於節制的，人民能安於其節制，則節民的目的就實現了，故曰安節亨。安節是人民的反映，初九雖不出戶庭，但仍與六四爲應，是安節的反映。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節制的道理，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層層節制，層層順從節制，則節制之效才可達成，如身不能制臂，臂如何能制指？臂不能安於身的節，指又如何能安於臂的節？今六四上受九五明君之節，故能下節初九不順之士，由於六四能安於九五之節，故初九也能安於六四之節，層層節制，層層相安，所以節制之政行得通，故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相反的，如果六四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姦臣，則節之道就不能享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就是「承上道也」的意思。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受人節制理當有一種痛苦的感覺，今人民不以受節制爲苦，反而以爲甘，其故何在？這就是因九五之君，以剛明之資，行中正之節，也就是彖所說的「中正以通，……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的功効，君節民以正，民從君以悅，上下和樂，國事怎能不吉？故曰甘節吉。往有尙是勗勉後來者的，即是說這種甘節之政，是值得效法的，故曰往有尙也。往即行的意思。尙即值得仿行的意思。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陽剛之性，居至尊之位，在節制人民時，應該是威嚴凌厲的，受其節制的人民，也應該有天威

不違顏咫尺的感覺，怎會甘之如飴的呢？因為九五居中履正，剛不失中，其施之於政無不中節，禮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故九五之節威而不猛，人民遂有了「和樂且耽」的感受，九五之所以稱為甘節者，全在它居中得位，無過與不及之失。故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全卦的極端，是節到了極點，也就是節過了中，就上卦言，是居坎險之極，也就是危險之極的象徵。節制太過，便成壓迫的行爲，壓迫的生活，人所不甘忍受，於是就成了苦節。一個賢明的君主，應當因民之所好好之，因民之所惡惡之，如果明知人民以節爲苦，還堅持其作爲，不肯改變，雖傷民之財，害民之身，也在所不惜，則人民在苦不可忍的情緒下，必起而反抗，節的目的本在阻止人民的離散，今得不到人民的向心，反而激起人民的叛變，這豈不是國家之凶嗎？貞字在此作固解，即固執己見，不肯修改其節制的意思，苦節如能修改，並不一定凶，苦節而固執，就一定凶了，故曰苦節貞凶。凶與悔都是不幸之辭，過小則有悔，過大則有凶。爲什麼上云貞凶，下云悔亡呢？這是告誡君主自節的，苦節施之於人民是凶的，施之於自己，便不會有過悔了，故曰悔亡。像禹王治水，身執耒耜以爲民先，櫛扶風，沐淫雨，股無胈，脛不生毛，是何等的苦！然而禹之所以見譽於世而有天下的，就在這一苦字上頭，何悔之有？故悔亡是勉帝王自節的。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子說：「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這段批評的語辭，先反後正，恰如本文爻辭，「反天下之心，天下不能堪」，便是苦節。「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便是貞凶。後一轉而言「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便是悔亡。這兩句爻辭雖是爲上九而發，實際上就是對全卦的總結，指出在節制的原則下，君民是平等的。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俗話說：「趕狗入角腦，狗必回頭咬。」政治把人民控制的太緊，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只有鋌而走險了，上六正是鋌而走險的象徵。故苦節對人民來說，是生道窮了，對政府來說，是治道窮了，生道窮，治道也窮，則受者與施者只有同歸於盡了，故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中孚䷼下巽上

卦名解：

序卦說：「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雜卦說：「中孚，信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個人無信尚不可行，立國無信，如何能行？況節制離散之民，更非信不可。那麼，本卦為何不直接以信爲名，而要名之曰中孚呢？這就是中孚之不同於普通所謂信的意義所在。信是外來的，是屬於人的，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商鞅徙木而示之信，其目的都是在求人之信，求人之信，都是用手段的，試問徙一根木，何至於要付五十金的代價？已無力抵抗的原，取與不取都不關重要，故商鞅之信是術，晉文之信是詐。所以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凡是爲達成某種目的所立之信，其效用都祇限於一時一地及一個對象，決不能深遠而普遍。中孚的卦形以全卦說，中間的三四兩爻都是陰虛，這顯示出中孚的信是虛衷無心的。就上下兩卦分開來說，下卦的九二以陽實居中，上卦的九五也以陽實居中，實卽誠。故中孚的信，是立誠於中，無心求人信的，但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世未有內誠而外不得人信的，故卦名的中是內誠，孚是外信，中孚兩字卽是誠信的化身，也就是說以誠見信於人，不是以術或詐取得人的信，卦辭說「中孚，豚魚吉。」卽是誠信感動豚魚。豚魚的冥頑，與金石無二，如果不是至誠，怎能獲此效果？列子黃帝篇載：「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張湛注曰：「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凡是有心的信，都不是出自真誠，無真誠而求人信，人也就會裝出信的樣子來騙他，所以左傳引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本卦上下兩中都是陽實，正是以誠信應誠信之徵。再從卦義解，本卦巽上兌下，巽爲風，兌爲澤，是風行澤上之象，風拂澤面，並無心吹縈一池春水，而水隨風漾起一池的漣漪，兩相化合，無絲毫勉強之迹。而在人事上，巽爲順，兌爲悅，是上以巽順撫民，民以歡悅從上之徵，君民都用誠信相待，無爾詐我虞之私攪難其間，君民相安，如風水之化，合爲漣漪，你能辨別這漣漪中何者爲風？何者爲水嗎？政化如此，國還有不安，民還有不順的嗎？中孚的效果是這樣，那麼主政者之不可不誠，也就不言而喻了。

卦辭解：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的真義應該說是以誠見信。人是有靈感的動物，以誠感人，並不能顯示出感動力的強大，若能以誠感動豚魚，那感動的力量就大了。豚即豬，豬是最笨的獸，魚是最冥頑的蟲，故古今中外的馬戲團有馴虎豹熊象爲戲的，有馴跳蚤爲戲的，却不見有馴豬與魚爲戲的，因爲這兩種動物都是最冥頑不靈的，若是誠感動了豚魚，便無不可感動的對象了，中孚豚魚，即是至誠感化豚魚，豚魚能化，世便無不化之物了，無不化之物，也就不會有不吉的事了，故曰中孚豚魚吉。大川是大難的代稱，大難之起，莫非仇怨，誠能化豚魚，還有什麼仇怨化解不了的？仇怨被化解，大難自然消失了，故曰利涉大川

。但世之大奸大惡，其虛偽狡詐，令人難於覺察，如王莽之謙恭下士，連揚雄劉歆那樣的大學者都被騙了，何況普通的人呢？故曰利貞。貞義爲正，又爲堅貞，言中孚必須堅而正，既不可用它作工具，得了魚便忘筌；更不可以虛情假意去騙取人信，那樣，便不堅不正了。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是指六三與六四兩爻以陰柔之質居全卦中間說的，剛得中是指九二居下卦之中，九五居上卦之中說的，說而巽是指上下兩卦說的，下卦的兌爲說（同悅），上卦的巽爲順，彖辭不用說而順，而用說而巽，是暗示語法，知兌爲說，便可推知巽爲順，知巽爲順，便可推知說爲兌了。柔在內是虛懷若谷的表現，也就是不設城府的意思，像文公之伐原示信，是爲了城濮之戰的準備，商鞅之徙木示信，是爲了令出必行的宣傳，都是胸有成府，而不是虛衷待物的。但徒有虛懷，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中孚志在化民成俗，以國君之誠來激發全民的誠，使舉國皆誠，因之虛懷必以誠實來顯示，內卦之中有九二的誠實，於是外卦之中也出現九五的誠實，二與五以誠相見，便是以中相孚，上下都以誠相應，就成了上順（巽爲順）民心，下悅（兌爲悅）從上的國情，因此整個邦國都爲誠信所融洽了，故曰孚乃化邦也。豚魚之不可化，正如金石之不可射入，但李廣誤以石爲虎，抽矢射石，竟至沒羽，金石既可射入，豚魚也當然可感化了，我們說世有不化之人，那只是我們不肯深入的遁詞，如果我們有感化豚魚的信念，則豚魚必能受到感化，既然冥頑的豚魚尚可感化，那有人不可感化的？豚魚在此所代表的是愚頑的人民，化愚頑爲靈敏，是國家之幸，也是愚頑之幸，故曰豚魚吉。國家的內憂外患，無不

起因於仇怨，仇怨是可化解的，如果我們用化及豚魚的誠信，去感化內姦外敵，決無不能化敵爲友的，如郭子儀的免胄而見回紇，不是不戰而勝敵了嗎？故以誠信去化解國難，就好比挖空了木作成船，乘船去渡大川，當然是可平安渡過的了，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木舟虛即虛木舟。以真誠感化人，應該持之有恆，應該存心純正，故曰利貞。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誠感化人，正如天之造物，不見言語行動，而萬物却順着時令滋生長養了。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應乎天即效法於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爲風，兌爲澤，本卦巽上澤下，是澤上有風之象，風吹澤面，均勻而周到，水波從風起伏，如舞者之赴節，無不湊拍，一感一受，純出自然，這是物理的中孚之象。就政治來說，政令如風，民情似水，政令公允，民心悅服，便是政治的中孚。政治的基本精神在於公正平允，而公正平允的認可，不是政府的宣傳，而是人民的體會，所以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因爲子路的正直素孚於人心，所以他的一句話，就可以平服百姓的訟爭。一個國君的誠意是否能孚民望，就看他能否以片言折獄，故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法字從水，風行澤上，正是執法之象，故夫子特提出議獄緩死，以爲卦義的補充，緩死二字並不是廢除死刑，而是審慎處理死刑，一個殺人者應該判處死刑，但在判決之前，先要求其不死，如果尋求不死之道而不可得，然後判處他的死刑，他既是罪有應得，那被他殺死的人，也就可以無恨了。若故縱當死之囚，便是對被害人的不公，有失法律之平了。故緩死是求昭大信於天下，並不是有所姑息。

爻辭解：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字王弼訓爲專，說是在信之始，當以專爲吉。這一訓解，容易產生流弊，齊策云：「跖之狗，可使吠堯」，這狗可以說是具備專奉一主的誠信了，然而善惡不分，是非不明，人類又何貴乎有這種信？周易是一部啓發人智慧的事書，死守德目，而不知變化，所得的結果，往往是反道德的，故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程頤易傳謂「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其義實較王注爲長。王之註虞爲專，是以初與四相應爲據。但易經的初爻有許多是釋全卦原則，而不拘相應之例的。初九是立信之始，當我們實踐對人的信諾的時候，必須先考慮這樣的信用是否有價值？是否合乎道德的原則？左傳昭公二十年載楚平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遭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遭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如果奮揚奉命而殺大子，不加虞度，便是以逢君之惡爲信了。逢君之惡，既陷君於不義，又爲自己留下惡名，還能獲吉嗎？今奮揚不從亂命，救了大子的命，全了父子的恩，也爲自己留下了義名。所以說虞吉。燕義爲安，有它是指不專的，在立信之初，首當審度踐信的價值，當價值觀念確定了之後，就當立即實踐，不可攙入其他的利害觀念，否則，便不能安而行之了。故曰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以剛明之資，居得其位，是秉剛明以立信，不爲愚昧的象徵。因爲它處信之初，考慮的明確，自己能信得過自己的意志，依照自己所認爲合理的一方面去踐履其信，合乎履信思乎順的原則，所以獲吉。志未變也是解釋有它的，如果有它，就會改變其意志，改變其意志，就行不獲安了，行不獲安，還那來的吉呢？故曰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以陽實之資，處下卦之中，是中心誠實之象，但爲六三與六四兩陰爻所乘，闇蔽到了極點，可是他却不爲闇蔽而放棄他的誠信，雖身居幽闇之中，仍能執德履信，而世俗對他這種誠信的反應之自然，也就像鶴子在外面和著母鶴在深澤中的鳴聲那麼親切。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和晉賀，一個不因地位的闇蔽而放棄其誠信的人，上天必將以富貴尊榮加於其身，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我即上帝自稱，好爵便是天爵，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天爵的貴在德行，人爵的貴在尊榮富貴，靡義爲分，言我分給你的富貴尊榮。也就是說誠信之人不求爵，爵會自至。靡音磨，與爵爲韻。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誠信之孚人，有如鶴鳴子和，不雜絲毫利害觀念。全出於內心的自願，故曰中心願也。像商鞅以五十金募人徙木，人之應募，是爲賞金所誘，並非以心相應，響應不由於心願，便不是中孚了。九二爲中孚之主，人之應他，是中心情願的。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本陽位，今變爲陰六，變質就是不信。以陰居陽，是志在於進，因之與上爲應，欲往應上。可是六四阻著他的前進之路，他便鳴鼓而攻之，但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又以巽順之德上承九五之君，爲君所信，豈是六三所能勝，六三吃了敗仗，只有洩氣而歸，故曰或鼓或罷。罷音疲，爲狼狽之狀。攻人而不勝，怕人反攻，於是憂傷悲泣起來了，但六四是履正守順的人，有犯而不校的度量，他見六四無反攻之意，又興高彩烈的唱起歌來，故曰或泣或歌。這裏把一個中無誠信的人的喜怒哀樂都不得其正的態度，可謂描畫得淋漓盡致了。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一個無誠信的人，爲人固二三其德，處事也進退失據。六三以陰而僭陽位，是無誠信之徵，故位不當即是失信的意思。鼓爲進，罷爲退，故六三的或進或退，都由於他所處不當之故。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處既得位，又能上順九五之君，下應初九之民，中比六三之同僚，是誠信最孚，獲得各方信賴之象，處近臣之位，得上下之心，是中孚之最盛者，有如將滿之月，望是十五的滿月，幾義爲近，幾望即近十五的月，爲將滿未滿之象，月滿則敵日，臣盛則震主，位勢如此，對一個大臣來說，是有害的，那該怎麼辦呢？唯有絕初九之應，拒六三之比，一心順承九五，才可无咎。古代駕車，排場大的用駟馬，兩服兩驂，毛色形體都要相同，排場小的只用兩馬，如孔子周遊列國時便是一車兩馬，這兩馬的毛色形體也得完全相同，因名之爲匹，匹爲配耦，馬匹是指六四的正配初九言的，六四不應初九，

即是亡其匹配，也就是說大臣不向人民示好，不與君爭民，便可減少國君的猜忌，而無禍咎了，故曰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也是順上的省文，類義爲配。馬匹亡的意思，即斷絕其配耦的係應，爲什麼要斷絕配耦的係應？因爲這樣可以專心承順九五的君上，故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絕類順上，自然无咎。馬匹之下省了无咎二字，象的解釋重點仍在无咎二字，不可因省文便忽略了其中的要義。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攣音閭員切，是手指拘攣，伸張不開之象，這裏的意思是握緊不放鬆。有孚之有，在這裏作當字解，有孚攣如是說當緊握著孚信，如同十指拘攣一樣，永不放鬆，九五秉剛居中，爲一國之君，是衆心所係，他必須堅持著自己的誠信，去維繫一國的人心，才可免於咎。因人心之歸向與否，完全在國君之能否用其衷誠以孚衆望，九二與九五不應，是九五之誠信尚未全孚，萬一九五因此灰心沮志，放棄以誠孚衆之志，他便會有咎了，必須堅持其中孚之德不懈，他才能無咎，故曰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實居中正之位，中正便能以誠信化人，剛強便能堅持不懈，而九五又處至尊之位，爲一國之主，故九五所以稱爲有孚攣如，就因他處的地位正當，故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九五以剛強之資，居中正之位，故能有孚攣如。上九有剛強之資，而位非中正，是中無誠信之象，本

身不誠而強求人信，就好比隨風飛揚之音，聲不相從，音飛的愈高，響愈微弱，歇絕也愈快。九五是有實之聲，他以誠實感人，故能孚衆望，如聲之歷久不歇，上九在九五之上，正如同聲之尾音，隨風高飛，虛而無實，如何能有回響？假使他有自知之明，及時自我收斂，不以無爲有，以虛爲盈，雖引不起反響，倒也可以無禍，如其堅持這種虛浮的作爲而不肯改變，必然遭凶，故曰翰音登于天貞凶。翰爲鳥之羽，是飛的工具，故翰音即飛音。漢書稱朱博本以武吏出身，爲郡守時，常以奇譎手法懾服吏民，故所至有聲，威望極隆，後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來果以結信貴戚，背君嚮臣之罪，下廷尉詔獄自殺。這便是翰音登于天，貞凶的例子。貞爲堅持的意思。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太史公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何況虛名，怎得長久？故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小過䷛ 艮下震上

卦名解：

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善是好的表現，為什麼徒善不足以為政呢？因為善是正確的代名辭，也就是好的標準。所謂標準，是要經過衡量的，「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譬如我們買一斗米，賣米的人必先把米堆過斗的口，再用手或者是木概把過口的米抹平，才能達到一斗的標準。我們買一丈布，賣布的人必須把超過一丈長的布拿來用尺量，然後把一丈以外的布剪去，才能達到一丈的標準，故正確的標準是從多餘達到的，而不是由短缺達到的，政治的道理也一樣，預定了一個極端精確的標準，交給負責官吏去執行，這執行的官吏絕對無法達到那精確的標準。原因是他不敢逾越限度，一切的工作準備都在限度之內，工作效果便由於先天不足的影響，無法達到那精確的標準了。故一個懂得政治道理的人，他對於一件工作的設計和預算必須寬留餘地，俾工作人員能放手去做。但一個不明理的當局，往往把超越標準的工作，認為失職，結果是努力工作的人，不唯無功，反而受過，所以我國官場流行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一套荒謬理論，它不只是阻礙了國家的進步，而且扼殺了民族的朝氣。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是鑒於善政不能無弊而發的。如果在施政之前，便嚴格防止弊端，執行政策的人便將一籌莫展，寸步難移了，還有何工作成績可言？再就用人說，政府用人，如果必以才德兼備，完善無缺為標準，其結果必然是無人可用。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人不怕有過，有過方能顯現出他的品格，魯昭公娶吳國女子爲夫人，犯了同姓不婚之禮（吳魯都是姬姓），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答以知禮。陳司敗便在巫馬期面前批評孔子說：「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巫馬期告訴孔子，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爲君諱惡，受過是應當的，如果孔子不敢受此過，便不成其爲至聖了。淮南子汜論訓說：「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小過，而不欲其大也。」一個勇於爲工作負責的人，是不怕冒越職之咎的，一個勇於爲名教負責的人，是不避越禮之嫌的。易之設小過一卦，目的即在鼓勵人勇於做事，勇於做人，寧過勿縮。在爻例，陽爲大，陰爲小，本卦四陰包兩陽。是小過於大之象，故曰小過。在卦義，震爲雷，艮爲山，震在艮上，是雷在山上之象，尋常雷都是發自地中，今雷發自山上，聲音就比尋常稍大了，故曰小過。由此可知故步自封的社會病態，並不是先聖所倡導的。

卦辭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具有兩個含義，一爲過失，一爲過分。過失與過分都是不善的。所以過不能大，小小的過分回頭容易，小小的過失補救容易，趙宣孟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小過是善的基礎，以超越的過來說吧，不遠而復，是聖人所嘉尚的；以錯失的過來說吧，古亦有「知一重非，進一重境」的名言。不越過標準，便不能達到標準，不犯過錯，便不能認清是非，故曰小過亨。過是不善的

，若因小過能亨，便以過爲正常的人生，那就會由小過發展爲大過了，不惟得不到亨，相反的會遭遇到凶，故曰利貞。言小過雖能致亨，也不可捨正道而不由。工作的超過限度，損失的是物質與自己的精力，行爲的過失，便會傷害到他人。損失小，便不致傷元氣，傷害輕，便不致引起災禍，既名爲小過，則損失及傷害，都不可以發生在大事上是很顯然的了，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鳥性愛飛，可是倦鳥知還，如一直上飛而不知還，等到精疲力盡，不能繼續飛了的時候，便無法安全回還了，唯有發出將死的哀音。因爲鳥之上飛，其勢逆，鳥之下飛，其勢順。人在小過的時候，能以飛鳥之過高爲戒，採取下順之勢，不爲逆上之行，便無不吉利了，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者卽小事，小事稍爲過分，可致亨通，故曰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的以字作之解，言卦之所以云利貞，是指時間說的，應當過點分的時候，便過點分，不當過分的時候，便不過分，這樣才算得是過之正。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六二與六五兩爻，各以陰柔分居上下卦的中位，爻例陰爲小，小得中，對於小事便吉利，故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九三處下卦之上，是位不中，九四以陽剛之資，而處陰柔之位，不惟處不得中，而且失位，是剛失位而不中。爻例陽爲大，大既失位不中，大事便不可以過，故曰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本卦中間兩陽爻，象鳥的腹背，上下四陰爻，象鳥的翅膀，豎立起來就成爲飛（飛）鳥的形象，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非字古與飛通。飛鳥遺之音的之字作其解，飛鳥所以發出其哀鳴的，就因鳥飛下則有棲身之處，上則不得止息，人能以飛鳥的哀鳴來警惕自

己的過失，明白了人臣之道宜於處下，不宜於犯上，便能大吉。鳥飛本該向上，爲什麼說不宜上呢？因上飛是逆勢，逆勢便吃力，下飛是順勢，順勢便省力，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正常的雷聲，多半發自地中，本卦震上艮下，是雷在山上之象，雷聲在山上，就大過正常的雷聲了，所以卦名取義曰小過。君子所以行爲小過於正常的，是爲矯時勵俗，希望人民能取法乎上的意思，譬如說民俗樸野，君子待人便表現出過分謙恭的態度；人情儉薄，臨喪不哀，君子居喪，便哀毀骨立，表現出過分的悲哀；世風奢侈浪費，君子便飯蔬飲水，表現出過分儉省的生活。所謂矯枉者必過其正，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這便是與時行也的作爲。墨子教魏越說：「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也正是適時矯易的用意。

爻辭解：

初六：飛鳥以凶。

本文是指任出才表的人言的，初爲陽剛之位，今陰柔居之，是無才而冒有才之象；居止卦之下，却上應動卦之初，是位卑而求奢之象，爲小人狂妄浮躁之尤，正好比飛鳥徒逞高飛之快，不知宜下不宜上的順逆形勢，結果就有發出哀鳴的凶禍。陸機悼齊王問的豪士賦序說：「又況襲大名而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是以勢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正足以爲本

爻作說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鳥飛不下是凶象，愚而好自用，是凶行，一個被利祿冲昏了頭的人，怎能接受適可而止的忠告？像這種類似飛鳥的行爲，是除死方休，非人力所可救助的，故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爾雅：「肇祖元胎……始也。」祖義在此爲始，初爻爲一卦之始，故稱之曰祖，但祖與下句妣爲對文，妣爲母，是祖又含有父義。（祖爲大父）初六爲陰爻，如何以父稱？初本陽位，今以陰六居之，是陽失位了，陽失位，故曰過其祖。其義爲之，過其祖，卽過錯之祖，也就是過錯之始。六二以陰居陰，陰爲母，母居中得位，故曰遇其妣。言得當之母。失曰過，得曰遇。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失位，初六之應九四，便是初六之過，故曰過其祖。五與二本爲正應，但因六五失位，六二便不與之應，是六二得其正。故曰遇其妣。以上是就祖妣言。五爲君位，二爲臣位，臣本當奉行君命，但六五爲失位之君，其命必亂，中正之臣是不會奉行亂命的，不及其君是不應其君。不應君之亂命，就中正的臣節言，是正當的，故曰遇其臣。言得爲臣之節。以上是就君臣言。臣不奉君命是有咎的，但不奉亂君之命是無咎的，故曰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本爻上二句用過其祖遇其妣爲對文，下二句應當用過其君遇其臣相對成文才是文法，爲何用不及其君呢？夫子在論語中說：「過猶不及」，故不及其君實等於過其君，其所以不用「過」而用「不及」的

，因爲臣不能言君過，故避免用過字，這是夫子對修辭的解釋，在彖傳中所說的「有飛鳥之象焉」，是以說文解釋卦辭，在此象傳中以「臣不可過」釋爻辭的「不及其君」是從修辭解釋爻辭，都是夫子的變體。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艮義爲止，九三以陽居陽，是處得其位，在下卦之上，爲艮止之主，是位極人臣，有防小過的責任。上六以小人而居高位，九三不知防止，反與之相應，實犯了逢君之惡的罪嫌。這種行爲是足招來戕害的，故曰從或戕之，凶。孔穎達疏曰：「春秋傳曰：在內曰弑，在外曰戕，然則戕者皆殺害之謂也。」史稱周幽王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九年王廢申侯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召西夷犬戎伐王，遂弑之於驪山下，並殺鄭桓公（即伯友）。鄭桓公身爲司徒，從王廢后及太子，無一言勸止，卒致君弑身戕之凶，可作爲本爻的確證。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或字爲可能的意思，是說有止過之責，而不加以防止，從而附和之，可能召來戕殺之害，像鄭伯友的作風，是何等的凶！故曰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陽剛之資，而居陰柔之位，又在動卦之下，是才德足以防止過犯，但因入微言輕，不敢越位有所作爲，因此在小過之時，反得无咎。故爻辭直接說无咎。弗過是不越位行事，遇之是說這樣是對的。

。往厲是說如果越位行事，定有危險，必戒是說必以越位行事爲戒。臣匡君過，本是正道，但這正道，不是永久可用的，故曰勿用永貞，言此正道，有時是不可行的。左襄二十五年載：崔杼因齊莊公通於姜氏，「遂弑莊公，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尹婁堙皆死，祝佗祭于高堂，至復命，不說（同脫）弁而死於崔氏，申剿與其宰皆死，崔氏又殺驪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匿（以上諸死者都是莊公的私匿），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九四之无咎，正同晏嬰之免於齊莊之禍。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也是此爻所言的情形。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處小過之時，不止君過，反得爲臣之道者，就因九四所處的不是可以有爲的陽剛之位，故曰位不當也。必以往厲爲戒者，則因「明道有時而闇」，不可以臣匡君過爲常德。長是解釋永貞的「永」字的，永義爲長，當讀長久之長。程頤以長爲上聲，言「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讀長幼之長）而盛乎？」與永字不相應，故不取。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這一爻是小過的主爻，象曰：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正指此爻言。九五爲君位，應該有造福萬民的才德，可是以陰柔之質而居至尊之位，雖有爲民造福的地位，但才德不足，正好比蒼生盼得

霖雨的時候，徒見滿天烏雲，不見下雨。故曰密雲不雨。九五本爲乾位，六五乃是坤爻，坤的卦位在西南，自我西郊，即是說六五是從坤之六五，來居乾之九五，郊爲郊野，言六五從郊野而來，證明五非其本位，我字代表坤，也就是說六五之君所以不能爲蒼生作霖雨的，是他才不當位，僭處君位之故。公是爵位之最高者，漢高祖罵酈食其說「豎儒，幾誤而公事」，即以公自稱，這裏的公是代表六五的，弋是獵射，獵射當以天空的飛鳥爲對象，可是六五射不著鳥，便向穴洞裏面去捕獸。與不能爲雨，只能爲密雲是同一意義的。六五是陰爻，陰盛便滿天烏雲，小過便昏君在位。雨不能下來，烏雲蔽日，舉世黑暗，世道昏亂，正賴剛明之君來撥亂反正，今以柔黯之質，高居君位，世局怎能光明？干令升晉紀總論說：「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正是本文所感歎的時局。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是陰氣集聚於上空的現象，若下有陽氣向上煎迫它，它便可化作雨下降了。若陰雲稀薄，陽氣得穿雲而過，雲便不能化爲雨；若陰雲密集，陽氣止於下而不上升，雲也不能化爲雨，本卦震動於上，艮止於下，是陽氣不能上升之象，陽氣不能上升，密雲就不能化爲雨了。正好比國君令行於上，民情隔於下，上下阻隔，雖有惠政，何能及民？已義爲止，即隔絕之義，已上即上下阻絕。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飛鳥不宜上宜下，今上六處小過之最上，如同飛鳥之高飛而不下，最後會發出哀鳴。人臣不守臣節，

而爲過分越職的行爲，到後來必同飛鳥哀鳴的遭遇一樣，所得是凶。凶是什麼？便是天災人禍。災是天災，咎是人禍。離之的離，音義同羅。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九四云：弗遇過之，是說不過分便合爲臣之節，本文云弗遇過之，是說不合臣節，只爲有過分的行爲。兩爻正相反，因九四在動之初，可以勸止，故曰往厲必戒。而本文爻在動之極，其過已成，便凶了。乾爲君德，上九且亢龍有悔，小過爲臣節，亢臣怎能不凶呢？弗遇過之下省了凶字，已亢也是解釋爻辭弗遇過之……凶的，亢義爲高，已亢是過高了。鳥飛不宜上，今上六上飛不止，就難怪其凶了。

既濟三三離下坎上

卦名解：

就卦象說：本卦坎爲水，離爲火，離下坎上，是水在火上。水性潤下，火性炎上，在上者向下，在下者向上，兩相接觸，就完成了烹煮的功用，故名曰既濟。就爻象說：本卦六爻以三陽三陰交錯成行，三陽都爲三陰所乘，陽剛陰柔，一個剛強的人爲柔弱者所凌，是爲奇恥；陽爲大，陰爲小，一個大人屈居小人之下，可稱大辱。矢不激不遠，水不激不悍，一個有志之士，不受人事的刺激，往往不能奮發。由於三陽恥爲三陰所乘，便發憤向上，創造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功業，故名曰既濟。再就卦義說：坎爲水，離爲空木，坎在外，是河川當前，離在內，是我有空木爲舟，舟是渡河的工具，有空木便可濟水了，故名曰既濟。以上三種解釋都是完成的意思，但也兼有相助之義，火不燒水，水無法熟物，故火是助水熟物的力量；小人不刺激大人，大人便不能發憤創業，故小人是助大人成功的力量，人爲水所阻，非舟不能渡，故舟是助人渡水的力量，所以上面三個解釋中都隱含有助的意思，因此救助貧困稱爲救濟，患難相助稱爲同舟共濟。但在物理上，凡是相生之物，都有相剋之性，就上三事來說吧，火能助水熟物，但物熟後火必被滅。小人能刺激大人發憤，但大人在位，小人必不見容。舟能濟水，但濟河之後有時要沉舟。濟是彼此相需的，但既濟之後，往往生出反作用，此理在政治上，最顯而易見。當一個政治家在創業的時候，對人才總是折節延攬，以爲羽翼。對生活必刻苦自勵，食不求飽

，居不求安。對工作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輕心。可是當他功成業就之後，便反其道而行了，用逸樂來補償過去的刻苦；以猜忌去消滅爲他作過鷹犬的功臣；把天下大事看得不過爾爾，以爲我能得之，豈不能治之？在宴安鴆毒的生活之下，國政腐敗了；在猜忌辣狠的手段之下，衆叛親離了；在輕舉妄動的行爲之下，罅隙叢生了。於是功成業就之日，便是身敗名裂之始。周易一書，每卦都在指示人走向成功的大路，一個事業家能循之前進，必然進入成功的大門，既濟便是成功的別名，也是周易一書的結束。可是卦辭不惟無歡欣之情，却提出初吉終亂的警告，而六爻爻辭盡是危言。聖人憂世之心，概見於既濟一卦了。

卦辭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是一切都已經的意思；濟於水是渡過，於是完成，既濟合成一辭，便是說一切的人都已渡過河川，一切的事都已完成。既言一切人都已渡過，一切事都已完成，便不能取大略小，故補足的說：「亨小」，亨爲通過，也就是濟的意思，亨小即是說在既濟的時代，不可只渡多數人，若有一人未渡，便不得謂之爲既濟，不可只成大事，若有小事未成，便不得謂之爲既濟，故曰既濟亨小。而渡人成事，必須循正當的途徑，不可走邪曲的小路，故曰利貞。在難關度過，事業完成的初期，自然是諸事大吉，人也就樂得藉這一喘息的時間，舒展舒展向來的勞累，爲自己的成功慶祝一番，便不知不覺的得意忘形了，那料到天道惡盈，福過災生，緊接着來的是便辟善柔亂其志，聲色狗馬移其情，於是在內憂外

患之中，就亡國殺身了。故曰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亨下省了一個小字，所以孔穎達疏曰：「具足爲文，當更有一小字，但既疊經文，略足以見，故從省也。」真本亨下爲兩小字。由於彖傳省了一個小字，就造成了爻辭句讀的紛歧，因此有讀既濟亨爲句，小利貞爲句的，實在是誤會。既濟亨小，是說小的得亨，這並不是說只亨小，不亨大，乃是舉小以包大，言小的都能亨，大的還有不亨的嗎？這樣才足以見無不亨了。故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本卦一三五都爲陽爻，二四六都爲陰爻，剛柔各得其正，卦辭的利貞，即指此剛柔各得其正言，故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六二爲陰爻之初，六二居中得位，是柔得中，由於柔得中，所以初吉，故曰初吉柔得中也。上六居卦終，進無所往，爲終止之象，人生的進德修業，是無有終止的，所以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上六既有終止之象，是柔道盡窮了，窮則變，豈不是天下又要大亂了嗎？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坎爲水，離爲火，坎上離下，是水在火上之象，水性向下，火性向上，以喻在上的政府不忘在下的人民，在下的人民不忘在上的政府，上下互相關心，便無事不濟了。假若反其道而行，在上的不顧下，在下的不顧上，上下脫節，便無事能濟了，君子居安思危，治不忘亂，所以見了既濟水在火上之象的含義，就思及處事不當可能發生的禍患，豫先加以防止，故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爻辭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九以陽剛之資，居可爲之地，力足以經緯天地，彌綸六合，又當既濟之時，也就是功成在望之日，他應該策馬先登，躊躇滿志才是，但他却從後拖着那上岸的車輪，濡着那游泳的尾巴，而徘徊不敢前進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克服了艱難，渡過了危險，不過是成功的初步，並不是成功的終點，在那些斗筭之人，小器易盈，狃於一時的微幸，不覺得意忘形，那知就在他離舟跨岸的時候，一步踏空，便慘遭滅頂了。如項羽垓下之敗，是多麼的可悲！所以一個大英雄大事業家，他深知人情萬端，世局無常，每當勝利在望的時候，轉而憂形於色，不敢去摘取那勝利的果實，如春秋晉楚鄢陵之戰，晉國操着勝利的左券，故諸將皆主戰，獨范文子反對說：「吾先君之亟（音氣，義爲屢）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這便是曳輪濡尾的表現。狐之涉水，多翹舉着尾巴，利於游泳，尾巴被浸濕，拖在水裏，便游泳不快，故濡其尾與曳其輪的意思是相同的。既濟太快了，便有後患，延滯既濟，後患就可免了，故曰无咎。初九以陽居陽，是有創業之才，又有創業之位，再加上六四在上與之相應，增加了他的銳進之志，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故爻辭欲緩和其銳進之志，俾免於退速之咎。故曰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有既濟之力，而又得既濟之時，爲什麼要曳着他前進的車輪？用意在避免猛進所生的咎悔，故曰義無咎也。義卽用意。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音拂，王弼注「首飾也」，虞翻本作髴，謂「髣髴也，一名婦人之首飾」。髣音軫，髣髴卽黑髮，左昭二十八年傳云：「有仍氏生女，髣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又哀十七年傳云：「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髣之以爲呂姜鬋。」髣音替，是女人髮少者所戴的假髣。故名之曰首飾。王虞二氏都以爲首飾，可證茀與髴爲通字。六二本爲中女，因上與九五爲應，故爲有夫之婦。她雖是有夫之婦，但與夫兩地異處，而介在初九與九三兩陽之間，因六二處離明之中，具有光彩照人之美，而居中得位，又執守正不移之德，初九與九三與之比近，意存輕薄，但她守正應五，不爲所動，於是初九九三便搶去了她的首飾——茀，以洩憤恨。但既濟之世是亨小的，六二是小的象徵，既然亨小，則六二的被欺凌，必然引起公憤，她不用去追逐那搶去茀的暴徒，七日之後，被搶的茀便會自然的得回。故曰勿逐七日得。每卦六爻，由六二輪到六二，正是七爻，代表七日。王肅謂：「二五相應，七日得也。」這是說合六二九五兩數，是七日。但這七日如何計算，並不關重要，這裏的七日得，只是說過若干時日便會得回，不必準七日，一日不多，一日不少。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一般的政治家對於事業的進展，都是主張一鼓作氣，以防再衰三竭的，但既濟所指示的成功要訣，是緩進的，緩進也許在過程中發生不利的情事，如婦喪其茀之類。爲了爭取人心，爲了鞏固事業的根基

，也當暫時的忍受，如諸葛武侯之征南蠻，五月度瀘，深入不毛之地，既冒着天時地利的危險，而七縱孟獲，又冒着人事的危險，所以能使孟獲心服，南人永不再反。這便是既濟利貞的哲理，故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中道即是正道，與徼幸一時之功是不同的。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鬼方爲西戎之國，在今貴州省境，高宗即殷高宗，殷至高宗，國勢漸弱，常爲鬼方所侵，高宗興兵伐之，因道遠兵弱，歷時三載，才得克服。這說明了立國之後，內要亭小，不使一人失所；外要攘夷，不使戎狄滑夏，故既濟之時，並非高枕無憂之世。九三以剛明之資，居離明之上，是英主而處文明之極的象徵。文明到極點的時候，武備必然廢弛，故文明之時，也是衰頹之世。惟有英明之主，在此時候，能振衰起敝，發憤爲雄，若換了無才少德的人在位，國勢就不堪問了。如周自東遷後的政局，便因缺乏振衰的君主，在無聲無息中把天下失了。所以說小人勿用。言小人在位不能完成此功。因高宗有九三之德，故爻辭直接引用他爲說明之助。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德晉稗，是疲困到了極點的意思。用征伐來維持既濟的局勢，就是有殷高宗的英明，還要經過三年的長期戰爭，方能取勝；若是換了一個昏庸縱欲的小人在位，禍國殃民，就不堪設想了。故曰三年克之德也。即是說老百姓已疲困到極點了。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王弼注：「繻宜曰濡。」濡義爲浸濕，詩有苦葉云：「濟盈不濡軌。」濡軌與濡舟，同一意思。舟

之繻是由船漏，故繻卽濡舟的省文。舟漏水便會沉沒，故操舟的人必備破棉衣以爲堵塞漏水的隙縫之用，衣衲卽是敗絮，故曰繻有衣衲。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但他既乘九三之剛，又遙應初九，乘剛便與三不能相安，應初便不能專心承順九五，以一陰處在兩陽之間，正如漏舟航行河川之中，時刻都有沉沒的危險，就因他處得其位，能够知患而預防之，好比船家預先準備了破棉敗絮以備塞漏一樣，整日的小心戒備，才得安全濟河。故曰繻有衣衲終日戒。左宣十二年欒武子論楚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無後。」便是終日戒的史例。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義爲憂，因爲心有所懼，故終日提防戒備，不敢有一刻的大意，故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飛龍在天之時，也就是創業者功成業就之象。在帝王登基之後，殺牛以太牢郊祀天地，祭品既豐盛，禮儀也隆重，故曰東鄰殺牛。禴祭是祭禮之最薄者。何以祭祀之隆者反不如祭祀之薄者能受福呢？這就是由虔誠之心的不同之故。在創業艱難的途中去祭神，多帶有一種懇求的誠意，祭品雖薄，執禮却恭；到了榮登帝座的時候，用很豐盛的祭品去祭神，只不過像還債的人拿着對本對利的金錢去償還債主一樣，利息愈厚，他內心的感激之誠也就愈薄了。神所敬的是虔敬，而不是犧牲，因之神對祭者的降福也是依據虔敬爲厚薄的，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魏徵諫唐太宗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

期修，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爻辭的東鄰是指既濟的君主說的，西鄰是指奮鬪中的君主說的。不如是指恭儉說的。魏徵所言，正是本爻之義。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卦位震東兌西，震爲陽，故東所代表的是坎卦的九五，兌爲陰，故西所代表的是離卦的六二，六二之婦喪其弗，九五之君殺牛以祭，一憂一喜，一危一安，時勢迥然不同。人在憂患之時，雖置身於金湯之中，夢魂還要一夕數驚；等到黃袍加身的時候，雖欲居安思危，却不知危在何處，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傑，在事業上有始無終者，並非完全由於爲德不卒，實在是時勢對心理的影響太大了，象傳說不如西鄰之時也，實隱含有一種莫可如何的慨歎，在西鄰之時，實受其福，吉大來；在東鄰之時，不能實受其福，吉也不來，時運二字，人可以用迷信來輕蔑它，但無法用人力去突破它，故推理到了既濟，不只是人道盡了頭，便是易理也盡了頭。

上六：濡其首，厲。

初在卦底，象尾，故曰濡其尾，上在卦極，象頭，故曰濡其首，本卦之濟，自初開始，初涉時濡其尾，是不敢猛進的表現，濟到了九五，便算是濟的功德圓滿了，故九五爲既濟之主，上六在九五之外，是超過了既濟，超過了既濟，便是由安全而回到險難中去了，因爲他是回頭，所以沒入水的便是頭，頭沒入了水，身還有不隨之沒的嗎？故曰濡其首厲，厲義爲險難。上六是陰柔的小人，以小人而處既

濟之上，那有不敗之理？禹湯之業所以亡於桀紂者，也是勢有必至理所當然。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帝王之德既已先敗，帝王之業還能終保嗎？故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三三坎下離上

卦名解：

本卦坎下離上，坎爲險，離爲明，是內險外明之象，內險卽身在險中，人惟有自濟之後，才能濟人，未有一身之不能濟，而能濟天下的，此就卦義上名爲未濟。再從卦象上說，坎爲水，離爲火，水性向下，火性向上，水上火下，兩相接觸，故名既濟，本卦水在下，火在上，水火背向，不相接觸，怎能成烹飪之功？此就卦象上名爲未濟。另就爻位看，六爻無不失位，也是未濟之徵。既濟的卦位爻位都與本卦相反，似乎是與本卦對立的，而既與未兩字字義也是相反的，所以序卦說：「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它的用意是說既濟的時候，一切盡了頭，故必以未濟來結束，易的哲理才不致窮到無以爲繼。這意思是對的，但從事序來說，既濟既是完全成功，怎會緊接着未濟？顯然有些矛盾。故以未濟當既濟的承續卦的順序，殊不合邏輯。實際上，未濟是既濟的補充，而不是既濟的延續。因爲既濟有終亂之戒，惟有心存未濟，才可免於終亂。韓詩外傳說：「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官位到了極點，人就懶得努力，所以便怠職了。疾病減輕之後，人便忽於療養，所以病情因之轉加沉重。故人儘管有了成功的事實，必須存未成功的心理，才不致陷於志得意滿，而自毀其前功，這就保有既濟言的。若從人事上深一層研究，宇宙是這樣的廣遠，物理是這樣的奧衍，人類根本不可能有既濟的一天，社會上所說某人事業上的成功，只不過就某一階段言，所說某事的發明成功，只不過就某一

枝節言，都是一種幻覺，而非實境。從科學說吧，人類登陸月球了，你能說是科學成功了嗎？它只不過是太空知識的起步，如果以此爲科學的成功，那就根本談不上科學了。從政治來說，我國的三王五帝之政，是歷史家所艷稱的，漢書說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這正是既濟所說的亨小。可是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故他們傳賢不傳子，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能封，怎能封比屋？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能使之亨，怎能無小不亨？禹之德衰，湯之德慚，武未盡善，都是經籍所明載的，五帝三王不足以言既濟，三代以下的帝王又有誰當得起既濟？再看二十世紀的時局，政制由君主專制變爲君主立憲，再變而爲民主共和；經濟由農業變爲工業，由資本主義變爲社會主義，一切都在向理想邁進，試問政治平等了嗎？民生滿足了嗎？無可置疑的，它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講禮運大同篇的時候，有學生問：「這政治理想實現過沒有？」我答：『未有，在過去未有實現，在將來也永不會實現，但我們却不可以未能實現而忽視它的價值，政治的清明，社會的繁榮，都賴有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崇高理想在旁刺激它，誘導它，人們才不致滿足於一時的小康之局，而故步自封。在三代以下，政績的優良，首推漢文帝、唐太宗，可是他們臨終之時仍不敢自詡其政績，就因有這一高不可及的政治藍圖在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求大同之治不得，便可成堯舜之治，求堯舜之治不得，便可成漢文帝唐太宗之治。它的價值，就在未能實現。』惟有未濟，才希望濟，才能達成既濟，未濟的程序是該在既濟之前的。惟有未濟，才知警惕，才能不怠，未濟的程序是該在既濟之後的。故未濟是先後既濟的，並不是與既濟相對立的，否則，未濟一卦便成周易的蛇足了。尤值得注意的是本卦所以名爲未濟，而不名爲不濟的，乃因未濟是待時而濟，並非不濟，或者不可濟，試看險在內，明在外的卦象，就知

道渡過險難，便是光明，未濟的前途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卦名與卦象都帶着鼓勵的深情。

卦辭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是亨，未濟也是亨。乍看起來，似乎有些矛盾，實際上都是對的，只是時間有些不同罷了，既濟之亨在目前，未濟之亨在後頭。小狐是指初六言，九家易謂坎爲狐，初六在坎下，故曰小狐。汔義王注孔疏均作涸解，謂小狐力弱不能濟，要等水涸了才可濟。水涸了怎會濡尾呢？當從虞義作幾，幾是接近與差不多意思，因爲小狐力弱，後勁不足，在差不多快上岸的時候沒入水中了。本卦的濡其尾是緊接着既濟上六濡其首來的，上六濡首，是頭沒入水中，本卦初六濡其尾是連尾巴也沒入水中了，就是說從頭到尾整個身體都沉沒了。它與既濟初九的濡其尾用意不同。濟河到快上岸的時候，而致沉沒，其志雖然可嘉，但又有何用呢？故曰濡其尾无攸利。這是對有濟世之志，而無濟世之才者所致的惋惜之意。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柔應剛也。

既濟的彖曰：「初吉，柔得中也。」那是指六二得中言的，因六二居下卦之中，爻次在前，故曰初吉。本卦的柔得中是指六五言的，六五居上卦之中，爻次在後，故未濟之亨是在將來的，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接近登岸的時候而未能登岸，是未能出險之中，未能出險，便是未濟，故曰小狐汔濟。

，未出中也。不能渡險，以致濡尾沒身，這樣的行為，一無好處，這是因他無後繼之力去達到終點的原因，意思是說假使他能繼續努力的話，是不會遭此不幸的，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三個陽爻雖都失位，但都有陰爻相應，陽爲君子，陰爲人民，柔爲陰，剛爲陽，柔應剛也就是人民響應君子的意思。君子失位，故未能濟，然有人民的應援，終必獲濟。本卦六爻都失位，何以不言剛應柔，而言柔應剛？因濟亂是君子的責任，以剛爲主體，故曰雖不當位，柔應剛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燄向上，水流向下，水在火上，受火燄的燒煎，水便能熟爛食物，完成烹飪的作用，現在把火放在上面，把水放在下面，水火不相接觸，永遠不能完成烹飪的功用，如果作事像這樣的措置乖方，是不能成事的，故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見了這樣錯亂的行為之不足以成事，所以他們處理事情，必須審慎，使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去達成幹濟時艱的志願。故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在謝玄受命去抵抗苻堅的時候，都超預言他一定會勝利，因他日常生活中「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果如所料，謝玄得到了勝利。世俗以爲有宏志的人，不矜細行，其實那是豪客賭徒的作風，君子之幹濟世務，必自謹小慎微開始。

爻辭解：

初六：濡其尾，吝。

初本陽剛之位，今以陰柔居之，是以弱質而擔鉅任，而且首當險難之衝，竟不量力，想犯難往應九四

，結果便濡尾了。未濟的初六是既濟上六的倒體，兩爻義通，上六濡首，初六濡尾，是一身俱沒了，吝是恨惜之辭，誠齋易傳說：「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晉室八王之亂，引起劉聰石勒的侵擾，王室東遷，劉琨守并州，志滅聰勒，因力不足，便結納段匹磾，終於聰勒未滅，自己先被匹磾縊死，這就是有濟難的雄心，而無濟難的能力的濡尾之禍，像這種力不從心，以身殉國難的志士，是聖人所惋惜的，故曰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晉書稱琨善於撫懷，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無數，去者亦以相繼。及後受徐潤之譖而殺令狐盛，其母責之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不知極即不知弘經略，初六之濡其尾，便是因他不知濟難之略，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亦字的意思是太的意思，言太不知極了。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身在坎中，爲坎卦之主，是獨當險難之象。九爲陽剛之資，其力足濟難。二爲臣位，上與六五相應，是能勉盡臣節，以服事於弱主之徵。輪是車子，這裏代表着國家，曳其輪是挽着車子前進，此與既濟初九的曳輪相反，既濟是惟恐其進，故在後拖着輪子，未濟是鼓勇前進，故在前挽着車子，以示任重道遠，不辭艱鉅。一個有才力的大臣肯在國難當頭時，出任艱鉅，自是國家的幸福，但強臣弱主，又當險難之際；在存心不正者，難免不生乘危篡竊之謀，如果那樣便不是國家之福了，必須能任艱鉅，又能存心忠貞，才於國家有利，故曰曳其輪貞吉。因九二以剛處柔位，柔性陰邪，故以貞吉爲

戒。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性剛，剛則勇於負責，二爲坎中之位，身處坎中，是在險難之際不爲偏邪之行，中以行正即本着中正之德以行事，故九二之所以獲貞吉者，乃由其居中行正的原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與初六都是以柔居剛，才小而志大的人物，初六當險難之衝，不自量力以求濟，所以遭到濡尾之吝。六三居坎險之末端，雖有出險的可能，但身仍未脫險，才力既薄，身又未脫險，怎能擔負得了濟難的鉅任？但他位偏而不中，見有上九爲應，便欲冒險以求濟，可是險難是重任，上九相隔遙遠，這樣任重道遠的艱難之局，豈是才不當位的六三所能勝任？他如冒昧行動，必然遭凶，故曰征凶。征是行動的意思，也是往應上九的意思。但他既有濟難之志，如果能衡量自己的才力，不好高騖遠，就近親附九二中正的大臣來共濟艱難，對於解除國難，是有利的。因九二是濟難的主力，志向才力道德都足以濟，而六三又與之比近，若能捨上九而附九二以行動，便於事有濟了。故曰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質，處陽剛之位，這是才與位不相當。六三居坎上，位偏而不中，自身尚未脫險，而想往濟天下之險，這是志與位不相當，在未濟的時代，他不動便罷，動必遭凶。故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四爲陰柔之位，九以陽剛居之，本來是失位，失位理當有悔。但因四是近君之臣，臣性過剛，便有震主之嫌，今九不居陽位，而居陰位，是以柔約剛之象，用剛去濟難，用柔來奉君，正是一個肩負鉅任的大臣所應持的態度，九四這種態度是正當的，因其有此正當的態度，所以他能獲吉而無悔，故曰貞吉悔亡。九四在坎險之外，是本身已脫險，在離明之初，是文明的開拓者，可稱國家的重臣，由於他地位之重，就不免有功高震主之嫌，如果他能把這震主之威用去征討不服的外夷，便可內釋主嫌，外服頑寇，得到大國的封賞了。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鬼方是個頑強的外寇，恃其道路險阻，不服於中國，九四帥積弱之師，征討不服，也是一種道遠任重行動，所以直到三年之久方得平定凱旋，受國家的封賞，本爻的三年有賞於大國，即是既濟九三的「三年克之」的變語，高宗伐鬼方，是天子親征，克之歸來，只須告廟，無所謂賞，九四是臣，克之歸來，天子得論功行賞，高宗之伐是史實，九四之伐是虛設，小雅六月之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詠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的事功，正好作本爻的說明。既濟諸爻到九五便窮了，未濟諸爻到九四便享了。本卦從初到四列舉了各類濟難的臣工，惟有九四才是濟難的人選，這裏隱示了國運的窮通雖有命自天，但戡難致理，實在得人。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一個負責的大臣，在獻可替否時，不能無違君命，這種作爲是足以生悔的，但只要行不失正，雖有一時之悔，終必見諒，到了心迹證明之後，自然吉來悔亡，故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志行一辭在此是名詞，而不是得行其志的意思，乃是志行端慤的意思。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以柔行剛，居至尊之位，爲離明之主，也是未濟之主，由於他以柔居中，故不自見其能，專任大臣，虛己以聽，故在危難之中得羣下之協力，初六才雖不足，却濡尾不顧，九二身曳其輪，不辭辛勞，六三不應其私，比附九二，順承九四，以涉大川，終有九四之伐鬼方，內平外服，再造文明。雖五不是六的本位，但六能居中守正，不爲偏邪，用大公至正的美德以濟艱難，以撫羣下，所以稱貞吉无悔。離爲日，六五爲離之主，日之光爲萬民所瞻仰，國君在艱難危險之時，發出他的謙冲之光，是爲君子之光。君子之光是萬民昭蘇的希望所托，故曰有孚吉。言能孚民望，故吉。晉書稱中宗中興之業說：「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廻首朝陽，仰希乾棟，抑揚前軌，光啓中興。」與此爻之德，差堪比擬。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義爲日色，也就是光之散及於物者，六五以柔居中，爲離明之主，其光柔和，不似夏日之炎炎，其暉之及於物者，使人有冬日可愛的感覺，因此能得羣下的協力以濟患難，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到六五已成既濟了，險難已過，國家太平，上九便是這個時代的君主。上九失位，以過剛之性，主宰太平之世，常不免有殺戮功臣，陰害賢良之行，如此，則有導致衆叛親離，災咎再起的可能，若能君臣共享太平以酒食爲樂，便可免於災禍的再起，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言君臣推誠信於杯酒之中

，如光武之保全功臣，才得无咎。但人性往往放縱不得，君主初設筵宴，只爲慰勞功臣，但歌舞昇平，時間一久，便忘了過去的艱險，白日的暢飲不足，於是繼之以長夜之飲，最後是沉緬酒色，把腦袋也埋在酒杯裏去了，故曰濡其首。一個終日埋首杯中的君主，他還會治理國政嗎？在百政俱廢的政情下，過去所得的人民信仰盡失了，故曰有孚失是。是即飲酒。言在這飲酒生活中失去了民望。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人在患難中，所遭遇的都是驚心動魄，足資警惕的環境，故能不危而自戒；等到了安樂的時候，戒心去了，往往殺機在前，踏之而不覺，飲酒而致于亡國殺身，也就是不知節制，放縱太過所致，故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亦不知節，即太不知節。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便是教其要知節。由於既濟不知節，結果變成了未濟，假若既濟能知節，就不致成爲未濟了。足證未濟是爲警惕既濟設的，並不是與既濟對立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理解

作者=傅隶朴著

页数=547

SS号=12502650

DX号=

出版日期=1978.10

出版社=中华书局